



朝鮮群書大系續第二十三輯

東國李相國集下

朝鮮古書刊行會

大正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印刷  
大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會員豫約費一册金參圓  
會員外一册賣價四圓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六十八番地

朝鮮古書刊行會代表者  
編輯兼發行者

釋尾春栢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日韓印刷株式會社內

印刷者 金崎金平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朝鮮雜誌社

發行所 朝鮮古書刊行會

電話一千二百五十番  
振替口座京城一三一番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

印刷所 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朝鮮京城本町二丁目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日韓書房

東京神田表神保町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同文館

# 東國李相國集下目錄

卷第二十五

記

勝文

雜著

卷第二十六

書

卷第二十七

書

卷第二十八

書

狀

表

卷第二十九

表

卷第三十

表

牋

狀

卷第三十一

表

卷第三十二

狀

卷第三十三

教書

批答

詔書

卷第三十四

教書

麻制

官誥

卷第三十五

碑銘

墓誌

卷第三十六

墓誌

誄書

卷第三十七

哀詞

祭文

卷第三十八

道場齋醮疏祭文

卷第三十九

佛道疏

卷第四十

釋道疏祭祝

卷第四十一

釋道疏

後集卷第一

古律詩

卷第二

古律詩

卷第三

古律詩

卷第四

古律詩

卷第五

古律詩

卷第六

古律詩

卷第七

古律詩

卷第八

古律詩

卷第九

古律詩

卷第十

古律詩

卷第十一

贊

序

記

雜議

問答

卷第十二

書

表

雜著

墓誌

附錄

誄書

已上

# 東國李相國集下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五

記 勝文 雜著

### 王輪寺丈六金像靈驗收拾記

詳夫自佛法之波及三韓也。由中及外。列剎相望。至於像設。無寺無之。但諸佛一體也。凡像設所在。有顯靈應與不爾者。是凡夫思想未到處。其何以測之哉。雖然。諸佛菩薩之於神通方便。遊戲自在。無可無不可。亦不可以色相求之者也。然則其不顯光靈。非不爲也。姑藏其用而已矣。若時乎應機赴感。有以顯其靈應。是亦自然方便所示。而蓋至人之細也。然以世之凡眼見之。則安得不驚駭且異。而篤生精信之心耶。精信之心篤。則佛輒應之。而其靈應又益顯矣。是世所講傳某寺某佛像有大靈驗者之類是已。今夫都城之北有寺曰王輪。是海東宗恒轉法輪之大伽藍也。寺有毗盧遮那丈六金像一軀。聞昔有二比丘。曰巨貧曰皎光。同發願欲鑄成金像。作俗諺所謂棟樑者。其所謂棟樑者。凡浮屠之勸人布施。營作佛事者之稱也。巨貧主其事。皎光佐之。巨貧忽一日謂佐

者曰。事有不稱。吾意者多矣。加之年亦老矣。必不能卒事。當入皆骨山自焚而化。汝可捨吾舍利。持以勸人。則無有不樂施者。夫然後事可辦矣。言訖入其山。鍊道。至丙申八月十五日。於摩訶衍方丈北岫。生荼毗其身。皎公依其言。收靈骨。盛于箱。自負擔歸京師。勸人檀施。則自上方至搢紳士庶人。無不施財。如山積焉。板方里有散將官。窮不能施物。有女年可十三。願以此納之。俾供使役。皎公不得已受之。時城南有將軍。失其名。年老無息。願贖此女爲養息。因納布五百段。又星臺洞有寡婦。家貧無長物可捨。以所寶大鏡施之。因告曰。此鏡久歸於人。今猶未還。故不能以此時轍納。迨鎔金之日。方取而齎去耳。皎公唯諾。至其時。以日遠偶忘之。不告鏡主而鑄焉。及成。凡相好無不具足端嚴。唯心胸有虧決處。僧甚恐之。方議補鑄。鏡主聞像之已成也。大懷嗟惋。然業已捨之。故遂將其鏡往納焉。有以鏡置佛胸之隙者。其隙與鏡甚穩當相銜。因假置之。遲明日欲銘之。然後填補之。至曉見焉。則鏡已自合。宛若鎔鑄而了無痕迹矣。都城觀者如堵。無不駭異。此靈驗一也。像成輦入于寺。是日欲安於金堂。以戶庫不能容。期翌旦將去。上之限木。然後納焉。及旦見之。則佛已端然入座矣。此靈驗二也。崔侍中精安。常痛敬丈六像。以其宅之在寺之南隣。故每上官之時。則到寺門。輒下馬禮拜而後去焉。及退公。則至朝宗門。又下馬再拜。步過寺門。然後騎焉。凡所得新物。先奉之。而後敢嘗。又往往造于堂。手煎茶供養。如是者久。



焉。忽夢丈六告曰。汝事我誠勤矣。然不若寺之南里鷹揚府老兵之歸心也。公明日使人尋其家。果有一老兵在焉。公親往訪之。問曰。聞汝之常敬某寺丈六。信然耶。其敬之也。又別作何般耶。對曰。老僕自中風莫興。凡已七年矣。但晨夕聞鐘聲。則向其處合掌而已。安更有餘事哉。公曰。如是則老夫所以事佛者。其不若汝誠之至矣。由是大重其人。每受祿。輒以一斛賜之。此靈驗三也。又侍中受祿之日。有緇褐僧到門乞食。公賜以食。觀其飲啖。有異於常者。別炊飯一斗進焉。復嗅了無遺。公大異之。以祿一斛施之。使蒼頭負之而隨。及出門告遺奴。卽還。自負擔出歸。公聞之。急使大尋之。不得其迹。公親出追之。聞有負米一僧。入王輪寺門者。卽入寺尋之。又不知其所如。偶欲禮丈六。入金堂見之。則有祿一斛在佛香案上。於是大悟其僧乃丈六權化也。此靈驗四也。是皆故首座僧傑。傳之於宗門大士正林者也。正林後亦爲僧統。皆釋門老匠精信謹篤大和尚也。豈妄傳之哉。其古老所傳。章章播在人口者。則方丈六之入于寺也。以大車載之。輓者無慮百萬人。填咽道路。有豚市商人輩。亦隨發喜心。併力推轂。衆力如是。而車忽不行。典事僧恠之。登高岸望之。則有群豕夾轂而行。因悟惡業之爲礙也。禁其人不得與推輪。然後車乃得行。此靈驗五也。又以古今舉國人所嘗親見者言之。國將有變。丈六先出汗示之。丈六出汗。則左右補處泥塑像。及石刻華嚴經中。凡如來世尊佛菩薩字。亦皆濡濕。餘字則否焉。是亦丈六所

以護我國家。先之以警曉者已。此靈驗六也。皎公鑄此像。自成廟御宇八年。大宋端拱元年戊子始之。至丁酉歲凡十年乃成矣。按傑公所傳云。寺曾經回祿之災。凡文籍與丈六靈驗十餘條記。并爲煨燼。今貧道所傳。特遺漏餘也。以是言之。則靈驗不啻此耳。後復有記其遺漏者。追附于此亦可也。唯崔侍中齋僧事所說不同。傑公之言。則曰有緇褐僧到門乞食云云。業門者舊今之所說。則云公每趁日飯一僧。屬其奴曰。汝出求僧。先遇者是有緣僧也。必以是邀之。奴一日出求僧。有一僧衣裳縵縷。形貌極醜。奴避而不邀。更覓他僧。則又其僧出見之。如是者數四。奴嫌其醜。便不肯邀之。還以狀白於公。公怒曰。是吾所謂有緣僧也。汝速去邀之。奴出見。又其僧在焉。則邀致於宅。公賜以食云云。此說未知孰是。兩皆有異故存之。國家以丈六殿之頽殘。方命而修葺也。今相國清河崔公甚有力焉。公又聞佛蓋與幢蓋之多至殘毀。乃歎曰。此皆梵儀之眉目也。不崇飾。無以備佛儀之最巨者。尋命工營之。百寶光明。爛然奪目。眞古所未見也。公覽遺記。嗟歎不已。但以其所記皆方言俚語。而不可久其傳。故命予文之。小子敢再拜稽首爲之記云。時太歲乙酉十二月日朝議大夫試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李奎報字春卿謹誌。復讚之以頌曰。

清淨一體。月暎秋水。卽之朗然。攬之邈矣。毗盧境地。本絕思議。造像者夢。讚者亦爾。

## 夢驗記

說夢似恠誕。然周官有六夢之占。又五經子史。多皆言夢。夢苟有驗。說之何害。歟。予昔嘗掌記完山也。平時略不詣城隍祠宇。一日夢至其祠拜堂下。似若與法曹同拜者。王使人傳曰。記室上階。予登廳事再拜。王以布帽緇巾襦衣。坐南榮。起答拜。引之使前。俄有人持白酒來斟。杯盤亦草草。與飲良久。謂曰。聞牧官近者新印十二國史。有諸。予曰。然。曰。何不賜予耶。予有衆兒。欲令讀之。以數件見惠可乎。予曰。唯唯。又曰。官吏之首某甲者。可人也。請護之。予又曰。唯唯。予亦問禍福何如。王指路上車奔而折軸者曰。子猶是也。不出今年。去是州矣。俄自持鞋帶二事贈之曰。子當貴。請以此贖之。及覺。遍體流汗。時按廉使郎將盧公。使牧官新印十二國史。又官吏某有不愜吾意者。欲因事斥之。故有是語。明日召其吏。令印史二本遺獻。因貫其罪不問。是年果爲同寮者所愬。見罷。始悟車折之言。然投閑凡七年。未得調一官。困躓莫甚。復不信其言矣。雖歷踐華要。至登三品。亦未之甚信也。暨今進拜相位。然後乃大信當貴之言之正。若符合不遠也。噫。神道冥感。亦有時而信。豈皆虛也哉。時闕逢敦梓涂月日誌。

## 同年宰相書名記

予於大定三十年之庚戌。登進士第。同年凡三十人。而已後皆跨騰振拔。官至相府及華資顯列者。無若我同年之盛也。以兩府言之。趙相國冲。以相門子早

從仕。至守太尉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  
修國史上將軍判禮部事卒。年五十。俞相國升旦起自寒門。至金紫光祿大夫  
叅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判禮部事卒。年六十五。韓樞密光衍亦以宰  
相子累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使禮部尚書寶文閣大學士致仕。今尙無  
恙。年八十三。陳樞密湜歷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翰林學  
士卒。年五十八。予亦承乏。至守太尉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判戶部事太子太保。雖微分已足。亦未知終至何官也。噫於一同年  
中。宰相之至於五人者。雖國朝全盛之時。想未之多也。其餘或登三品四品。  
或躡制誥臺諫郎官者。凡十一人。雖未至叅官。或至七品八九品。凡六人。以此  
數之。其終於散官者。餘有幾人耶。凡以文鳴世者。亦多出於我同年。世言同年  
者。必以我同年爲稱首。是年李政堂諱知命主盟。任承宣諱濡副焉。世亦服兩  
公之取人如此。是實士林盛事。而若不記以示于後。則百世之下。誰復知之耶。  
聊誌之。以爲後之標識也。嗚呼。四十七年之間。皆已爲鬼錄。唯韓公與予存焉。  
耳。可不哀乎。時乙未某月日記。

昌福寺談禪榜

文以類附無  
所述先後

夫道之興替。皆係乎時。故禪法中微。幾至如綫。我晋康公扶而起之。力築潰堤。  
手廻狂瀾。有以維持。然後源流益漲。祖道大行於世矣。公大安三年。得古昌福

寺於城之東南。遂拓而新之。今上卽阼之二年。將大闢叢林。闡揚心法。先是公聞禪之司南。弁公遠遁深山。修真鍊行。嘗累徵不至。公欲卑辭屈致。或者曰。業已長往。其不迹人間久矣。恐不能易致也。公笑曰。諸佛菩薩。皆以廣度衆生爲意。安有悞法不傳。如人巨富。能積而不能散耶。必不爾也。遂聞于上。上遣使敦諭。果應命上道。一如公所忖度。法王鼎來。龍象知歸。凡結社精修。如眞公等高行之人。悉皆赴召。其餘宗門宿德。無不臻湊。其集如雲。禪席之盛。古今所無。是會也。弁公主盟。眞公副焉。說六祖壇經。徑山語錄。每夜談空。率以爲常。乃至五教。聞人韻士。亦得叅赴。分日得場。互談其教之宗旨。始也各執意相矛盾。雖聞禪法也。亦不甚心服。惘如也。及徐涉其趣。漸入蔗境。領得心要。然後慢山一破。翕然隨以定。自是摠衣請益。知禪之爲無上大法門也。達摩不云乎。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大哉禪之爲道也。雖智所不能及。言所不能窮也。大略以了心爲宗。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了。是爲眞了。了則是心。心外無佛。如迷自己分上。有靈光大寶。向人求索。終日奔忙。祇自苦耳。佛祖所談無易斯旨。今舉此最上勝味。飽飫士大夫。使入一妙眞源。下至庶人。游霧蒙潤者多矣。一搥手段。已做三韓萬世。則我國其可涯哉。開席凡二十有八日而始罷。其預會高流。咸列于左云云。

### 大安寺同前勝

夫浮屠氏之法一也。或稱禪或稱教何也。佛心謂之禪。佛說謂之教。教也者得法之具也。沿而得之。則筌蹄也。芻狗也。如或不然。桎梏文字而迷其指歸。則終身遑遑。求佛甚勤。而見効轉遲也。若禪者。佛與祖見性之一印也。夫靈源本覺。如月清淨。本無點埃。苟不爲妄情所染。有以迴光返照。懸解超悟。則自家已分。直趣菩提。其路甚捷。其功甚速。是禪之爲無上大乘也。由是。我太祖大王。因哲師秘要。崇信宗門。乃大闢五百禪宇。闡揚心法。然後北兵自却。無復寇邊。然則禪之利於世也。可勝道哉。後雖祖述舊章。燃燈不絕。道或因時否塞。故宗風祖脈。幾微不振。自爾國步連致。搶攘世莫知其端緒。獨樞密相國崔公。慨然發憤。思有以復振宗綱。重華祖樹。乃銳意叅禪。凡衲僧之藉藉有名者。雖在幽隱。無不屈節邀致。若中外伽藍演禪法之所。則月課殿最。賞勤詰慢。以激其鋒矣。力行如是。未及數年。而禪風復大扇矣。頑虜之入境。未幾自息。亦未必不由禪力之致然也。今夫鳳城之外。鵠嶺之北。有大安寺者。儲靈蓄秀。實三韓之根柢。本欲鎮宣智論。却兵壓災之地。而閱年寢遠。棟宇傾圯。殊不合先王創制之意。以是。上方命有司更創而新之。制度宏侈。無以復加矣。然立寺所以弘法也。寺立而法筵猶寂。亦義所不能忍視也。故我相國。悉以私錢。充其經費。肇自今年四月十五日。開大會。其餘鼻孔。遼天之輩。無不詣席。拈槌豎拂。辨駁西來之旨。凜乎機鋒。不可觸也。間或點破佛眼。語錄指明心要。於是乎自搢紳大夫至

于士庶。奔赴諦聽。膜拜踊躍。於其法味也。無有不浹肌膚。淪骨髓而歸之者。是豈三韓萬世太平極理之漸耶。嗚呼。世及下衰。風俗澆漓。爲公卿宰輔者。不可純以仁義禮樂化民成俗。必參用佛法。靜截人心。膏潤由生。於以鎮國。以作金城之固。此亦執政者之一段奇策也。今公處身富貴。不爲富貴所折困。耽嗜禪法。執志牢確。乃至輕財重法。汲汲於佛事。爲國家奉福如此。則其愛君享上安民濟世之志。淵乎不可涯也。非夙植般若種。智安能及是耶。赴會禪流。具疏于左云耳。

### 西普通寺行同前勝

夫道有顯晦。其所以顯且光焉者。蓋亦際乎時契乎人而已矣。所謂時也者。主英臣明。力護佛乘之會也。法於是乎際焉。則其顯之也可必。所謂人也者。法王僧傑。能紹祖統。傳佛心印者也。法於斯而契焉。則其光之也亦爾。觀夫心印之作也。源乎西竺。派乎中土。波及乎我國久矣。自太祖至後嗣。以聖繼聖。莫不痛信斯法。有以培擁國基。然未有若今之尤赫赫然大燭者。此蓋我聖上陛下銳於崇奉。而我叅政相國崔公。隨唱輒和。特立爲宗門外護。臯夔其身。璨忍其心。故搢紳士大夫。靡然隨之。咸以不涉心學爲耻。漸漬法味。流潤一國。此所謂法之際乎時者也。於是法雄僧傑。莫不揚鬣奮翮。騰蹂叢林。使祖燈光焰。炳炳與日月爭懸。是亦法之契乎人者也。况今國步稍梗。且復有強隣之覬覦者。勢不

可以無備。是以上方未嘗不與公卿宰執議其所以壓勝之術。而叅政相國乃以爲方祖聖之創國也。其於却戎鎮兵。則以闡揚心法。著爲甲令矣。夫繕甲兵以攘夷狄。不若以金剛寶劍。逆折奸萌。築金城以圖守禦。不若借本分鉗槌。鍛固邦基矣。轉資糗以餉萬軍。不若養一禪子。先省其費。本朝所以間三載設談禪大會於普濟寺。亦聖祖之貽範也。苟利社稷如此。則雖別開譚席。茲暢真源可也。何必待三年。而又何獨普濟寺而已耶。遂以是聞于上。上亦悅而肯之。尋勅有司。畫其經費。敕大會于三大禪宇。曰普濟曰廣明。此寺預其一焉。凡集衲子各滿指千。其若高人宿望之匿耀幽巖者。無不禮而致焉。至於居止燕息之所。灌嗽熏浴之具。無不特地潔新。蓋示心敬也。於茲寺則請禪之宗匠某公主之。或極談禪理。或點破正法眼藏。肇自孟炎二十二日。至首秋之下旬。凡八十有八日而罷。甘液所滲。霑洽三韓周矣。噫。禪法之爲岌岌最上宗乘。已不可容言矣。其却兵壓災莫斯之猛者何哉。以見性證智揣之也。禪無地位階等。超然直趣。故其路捷其効速。由此觀之。雖移之於他。其揆一也。以此却兵。何効不速。以此壓災。何功不捷哉。夫然則我國家之祚業。侷天比地。彌萬世長久。於此可卜矣。上堂所舉禪談祖話。已落衆聽。此不詳之。第悉法會所作之端倪耳。參赴禪流。具載左方云。

## 龍潭寺叢林會勝





夫祖駕西來。心法之行乎中國尙矣。然猶未及於三韓。暨新羅王子道義國師。航海入唐。求法於地藏和尙。得而東還。遂入定陳田寺。密傳心印。然後禪轍始輾于東土矣。及我太祖肇基王業。篤崇禪法。於是剏五百禪宇於中外。以處衲子。間歲設談禪大會於京師。所以鎮北兵也。九山釋子先其會一年。各以其山門占斷外方之伽藍。而開法會涉冬節。是之謂叢林。按禪記梵云。益陁婆那。此言叢林。因祖師舍那婆斯所住故名之也。今之叢林。豈其遺法耶。於是會也。長老輩相與琢磨志行。研覃心學。申之整頓宗門規繩。凜凜乎不可犯也。是莊嚴論所云。如是衆僧。乃衆智之叢林。一切善門。集在其中者是已。然叢林所嚮。其主人所以應接供奉。繁夥浩大。似不堪支。故凡住其寺者皆難之。況迦智於九山爲大。而衲子之輩。林會霧集。濟濟如也哉。若東道之禮。有不如法。則年少沙彌輩。呵責萬端。有不可言者。由是益難之。今丙戌叢林之會于龍潭也。住公湛伊篤實人也。自以爲凡爲浮屠者。其於營善作福也。雖遊行四方。勸學弘道。猶欲爲之。何況居國伽藍。得致同門學子之肯來一集。是天幸也。何有大不可。而輒形厭怠之色耶。於是罄倒儲偸。以充其費。雖至下座沙彌。敬若大賓。故學者之輩。如入勝房樂土。及其去也。尙眷眷焉不能無桑下之戀矣。自某月日開堂。至某月日罷會。其會上禪子若干人。具書于左。以爲之標表也。

華嚴律章疏講習結社文

代人作

夫生國君之士。食國土之毛。無芥子許有補於世者。貧道是已。環顧一身。無可効萬一者。但日夜思欲以區區微力。繡縫佛教之頹綱。以此奉福朝家耳。今國家崇信法門切矣。法門雖衆。華嚴圓教。最爲極唱。若談其旨。如譽天地之大。故於茲略之。所謂律者。梵言毗舍那。唐言調伏者是也。謂能調伏六根三表故耳。八萬四千法門。由是而生。是以如來十大弟子中。唯稱離耶能持律。則律之時義其大矣哉。故自祖聖。各於福地。輾此法輪。其所由來者遠矣。然陵夷至于後世。名在而實廢。器存而用弛。是貧道所嘗歎息也。且佛氏之旨。幽遠微妙。不可直悟。故於是有章疏鈔傳之學興焉。然由文句詰屈。不可易解。則必須師友以相磨。群集講習。然後是可以言道矣。比來學者。各立幔幢。自相爲賢。忌群居喜獨學者。皆是有執卷而難詰者。茫然不能往復酬酌。是亦貧道所歎者也。竊不自揆。痛欲興此二教。因與某等。共結精舍。廣招學子。使各根究佛法之宗源。此志苟遂。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凡欲入社者。咸來栖集。若斲於久住。有意遊方者。則聽其所之。不必局於一也。檀越之布施。量己之所堪。不必強其所不能也。其朝夕之供。則廉約爲先。不必妄爲糜費也。先約以三年。於其中增損之。不必拘於限也。此其立社之大槩也。

洛山觀音腹藏修補文并頌

代崔相國行  
今晉陽侯也

云云。洪惟東海之濱。洛山之上。有一勝境。清淨無塵。水月睟相。於是乎寄焉。嗟

乎憬彼頑戎。無知莫甚。方其橫行寇掠也。至於佛宇梵相。無不被其殘毀者。我大聖尊軀亦爾。雖形體僅存。而腹中之珍藏。盡爲搜露散頓。枵然其空矣。且至人境界本絕盈虛消息之理。則金剛眞體。寧且有毀滅耶。然在凡夫所覩。得不愴然傷心哉。況如弟子者。仰止之心。自昔滋切。乃今聞腹藏潰散之事。能不倍痛於人。而勇爲之補理耶。是用揆舊所藏。謹備心圓境二事。及五香五藥色絲錦囊等衆緣。以充其腹。完而復之。與昔無損。庸何傷乎。所願者云云。弟子頓首扣額。仍以短頌贊之云。

究竟不毀。金剛眞身。外之像設。成毀由人。人非一類。或敬或侮。彼侮而殘。我敬而補。如月斯缺。未幾復全。凡百士女。一心歸虔。

### 辛卯十二月日君臣盟告文

右下土臣某等。熏沐齋戒。謹頓首再拜。哀籲于皇天上帝。及一切靈官。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者以臣等不肖之故。天降喪亂于國家。彼達旦之頑種。無故犯境。殘敗我邊鄙。殺戮我人民。侵淫至于京畿。騰蹂四郊。如虎擇肉。我之被劫物故者。狼藉于道。君臣思所以捍禦之計。倉惶罔知所圖。但把膝環顧。長太息而已。且達旦嘗有恩於我耳。非有所憾者。而一旦更加殘虐如此。豈偶然者耶。向所謂臣等不肖所致然也。噫。既往不可追。庶幾從此已後。勿復行非法之事。以此請命于上天。天若不甚虔劉我國。則其終忍而不矜耶。所可得行而爲戒。

者。備載于文。底盟于上天。惟帝其鑒之。其所戒有十二條於此不錄

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

丁酉年行

國王諱謹與太子公侯伯宰樞文虎百寮等。熏沐齋戒。祈告于盡虛空界十方。無量諸佛菩薩及天帝釋爲首三十三天一切護法靈官。甚矣達旦之爲患也。其殘忍凶暴之性。已不可勝言矣。至於癡暗昏昧也。又甚於禽獸。則夫豈知天下之所敬。有所謂佛法者哉。由是凡所經由。無佛像梵書悉焚滅之。於是符仁寺之所藏大藏經板本。亦掃之無遺矣。嗚呼積年之功。一旦成灰。國之大寶喪矣。雖在諸佛多天大慈之心。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耶。因竊自念弟子等。智昏識淺。不早自爲防戎之計。力不能完護佛乘。故致此大寶喪失之災。實弟子等無狀所然。悔可追哉。然金口玉說。本無成毀。其所寓者器耳。器之成毀。自然之數也。毀則改作。亦其所也。況有國有家。崇奉佛法。固不可因循姑息。無此大寶。則豈敢以役鉅事。殷爲慮。而憚其改作耶。今與宰執文虎百僚等。同發洪願。已署置尙當官司。俾之經始。因考厥初。草創之端。則昔顯宗二年。契丹主大舉兵來征。顯祖南行避難。丹兵猶屯松岳城不退。於是乃與群臣。發無上大願誓。刻成大藏經板本。然後丹兵自退。然則大藏一也。先後雕鏤一也。君臣同願亦一也。何獨於彼時。丹兵自退。而今達旦不爾耶。但在諸佛多天鑒之之如何耳。苟至誠所發。無愧前朝。則伏願諸佛聖賢三十三天。諒懇迫之祈。借神通之力。

使頑戎醜俗。歛蹤遠遁。無復蹈我封疆。干戈載戢。中外晏如。母后儲君。享壽無疆。三韓國祚。永永萬世。則弟子等當更努力。益護法門。粗報佛恩之萬一耳。弟子等無任懇禱之至。伏惟炤鑒云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五 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六

書

## 寄吳東閣世文論潮水書

月日良醞丞同正李某謹再拜奉書于東閣大丈先生座下。僕不揆頑駘。自未冠時。已脫略同輩。喜與先生長者遊。然未有博大真儒如先生輩者。而得與之遊。日聞所不聞也。先生長我無慮三十餘年。則雖子畜之弟畜之。尙可。而乃許以忘年。僕安敢當之。日昨枉車騎。顧僕於蓬華之中。索僕近所著詩文。方垂覽之際。從容謂之曰。吾嘗著潮水論。未曾示人。子好學者也。異日過我。當以見示。僕聞之。自以爲。今之能文博古。老儒宿學。不爲不多。而獨以僕爲可教。將示以箱中之秘寶。如僕者。宜萬萬榮且感也。迨數日。造謁而請之。則翻然改口。吾之論不足觀也。子亦著若論。若說窮釋潮之所自。然後吾亦示之也。而卒不爲之借觀。僕初不知先生之有此論。以先生先及之故。不憚道遠。趨造於門墻。而反不許觀。甚恨甚恨。噫。僕涉學日淺。新進小生也。何足知潮之所以進退盈縮之理哉。如知之。又何必要公之論而痛欲見耶。夫鳥獸草木。常生常化之理。陰陽奇耦之數。寒暑往來之變。與夫天地所以立。黃日月所以盈昃。其道茫昧。宜若不可測知。然經傳子史。講之之詳。故凡老於儒者。雖未能洞然大曉。亦無有不

得其彷彿者。而僕尙矇然昧然者。徒以年少識劣。讀書未力。故爾。况潮水之源。雖古人猶或罕言。僕是何者。敢以區區之識。紛然辨列。使當世之士。撫掌大笑。耶。然而先生有以及此者。吾知之矣。此必料僕之決不能著書論潮。先論所難。杜塞來徑。欲勿出其論耳。意者豈以僕爲狂瞽無識。而不欲使之見耶。苟如是。昨之許以見示。特誑我也。戲我也。豈篤信君子與人勿欺之意乎。不然。僕豈昨日爲可教之人。而今日忽狂瞽無識耶。抑或以爲世無知者。而姑傳于後。將以俟來者之知耶。苟如是。先生忍不令同時作者。共甘滋液。而獨使異世之士。得前人所未得。嘗希世之味。而咀嚼甘芳。飲於口飽於腹耶。是大不然。想先生必不爾也。然則未識先生之志之何如也。若終秘嗇而不出焉。則非吾分所當得。是吾不復有冀矣。但仰問一言。要識其旨歸耳。伏惟先生聽之。先生立論。必有根據。據何書證何人而言耶。若以水經爲據。則水經已有其說。何更有先生之說乎。若以盧肇爲證。則其賦已詳之矣。先生之論。必不能更及也。抑聞釋氏有論。釋氏則因說法而證引耳。非必特地爲海潮而表量剖析也。况以釋氏爲準。則儒家之短也。儒先釋生通天地曰儒。儒必待釋氏然後言天地耶。是亦非所以爲證也。其餘古人所云。地游應海。介人呼吸。陽侯靈胥鼓怒所作。則尤無所可取也。以先生之宏識博學。當別有所論述。傳播士林。有以聳動衆聽。知世有博物君子宜矣。而何深閉固拒若是之甚耶。僕嘗以水經肇賦。私折衷焉。則水

經所謂鱖魚出入有候。故潮之進退有期。此則似爲賤近。雖僕亦未知的信也。盧欽州獨判然決疑。以潮之進退。因乎日。其盈其縮。與月同體。因自設十四問。隨而釋之。窮理盡性。妙入毫芒。其法與易象渾天脗合。吾以此爲確論。竊謂後雖有論者。殆未能過此。及聞先生有所論著。汲汲然求見之。滋切。如渴者之思飲。痒者之待爬。而未嘗須臾弛念也。伏望閣下。不惜秘蘊。還以一言見賜。指其所以證據之意。使小子拂髻披髻。粲然觀黼黻之文。鏘然聞韶蕩之音。則此亦大君子所以諭掖後進之一端也。不宣。某再拜。

## 答全履之論文書

月日某頓首履之足下。間闊未覲。方深渴仰。忽蒙辱損。手教累幅。奉翫在手。尙未釋去。不惟文彩之曄然。其論文利病。可謂精簡激切。直觸時病。扶文之將墮者。已甚善甚善。但書中譽僕過當。至況以李杜。僕安敢受之。足下以爲世之紛紛效東坡而未至者。已不足道也。雖詩鳴如某某輩數四君者。皆未免效東坡。非特盜其語。兼攘取其意。以自爲工。獨吾子不襲蹈古人。其造語皆出新意。足以驚人耳目。非今世人比。以此見褒。抗僕於九霄之上。玆非過當之譽耶。獨其中所謂之創造語意者。信然矣。然此非欲自異於古人而爲之者也。勢有不得已而然耳。何則。凡效古人之體者。必先習讀其詩。然後效而能至也。否則剽掠猶難。譬之盜者。先窺謀富人之家。習熟其門戶牆籬。然後善入其室。奪人所有。



爲己之有。而使人不知也。不爾。未及探囊胝篋。必見捕捉矣。財可奪乎。僕自少放浪無檢。讀書不甚精。雖六經子史之文。涉獵而已。不至窮源。况諸家章句之文哉。旣不熟其文。其可效其體盜其語乎。是新語所不得已而作也。且世之學習場屋科舉之文。不暇事風月。及得科第。然後方學爲詩。則尤嗜讀東坡詩。故每歲榜出之後。人人以爲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足下所謂世之紛紛者是已。其若數四君者。效而能至者也。然則是亦東坡也。如見東坡而敬之可也。何必非哉。東坡近世以來富贍豪邁。詩之雄者也。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錢貝盈帑溢藏。無有紀極。雖爲寇盜者所嘗攘取而有之。終不至於貧也。盜之何傷耶。且孟子不及孔子。荀楊不及孟子。然孔子之後。無大類孔子者。而獨孟子效之。而庶幾矣。孟子之後。無類孟子者。而荀楊近之。故後世或稱孔孟。或稱軻雄。荀孟者。以效之而庶幾故也。向之數四輩。雖不得大類東坡。亦效之而庶幾者也。焉知後世不與東坡同稱。而吾子何拒之甚耶。然吾子之言。亦豈無所蓄而輕及哉。姑藉譽僕。將有激於今之人耳。昔李翱曰。六經之詞。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若山有恒華。瀆有淮濟。夫六經者。非欲夸衒詞華。要其歸。率皆談王霸論道德。與夫政教風俗興亡理亂之源者也。其辭意宜若有相襲。而其不同如此。所謂今人之詩。雖源出於毛詩。漸復有聲病儷偶依韻次韻雙韻之制。務爲雕刻穿鑿。令

人局束不得肆意。故作之愈難矣。就此繩檢中。莫不欲創新意。臻妙極。而若攘取古人已道之語。則有許底功夫耶。請以聲律以來近古詩人言之。有若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李翰。李邕。楊王盧駱之輩。莫不汪洋闊肆。傾河淮。倒瀛海。騁其豪猛者也。未聞有一人效前輩某人之體。剗剗其骨髓者。其後又有韓愈。皇甫湜。李翱。李觀。呂溫。盧同。張籍。孟郊。劉柳元白之輩。聯鑣并轡。馳驟一時。高視千古。亦未聞效陳子昂。若李杜。楊王。而屠割其膚肉者。至宋又有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蘇子美。梅聖俞。黃魯直。蘇子瞻。兄弟之輩。亦無不撐雷裂月。震耀一代。其効韓氏。皇甫氏乎。效劉柳元白乎。吾未見其剗剗屠割之迹也。然各成一家。梨橘異味。無有不可於口者。夫編集之漸增。蓋欲有補於後學。若皆相襲。是沓本也。徒耗費楮墨爲耳。吾子所以貴新意者。蓋此也。然古之詩人。雖造意特新也。其語未不圓熟者。蓋力讀經史百家。古聖賢之說。未嘗不熏鍊於心。熟習於口。及賦詠之際。叅會商酌。左抽右取。以相資用。故詩與文雖不同。其屬辭使字一也。語豈不至圓熟耶。僕則異於是。既不熟於古聖賢之說。又耻効古詩人之體。如有不得已。及倉卒臨賦詠之際。顧乾涸無可以費用。則必特造新語。故語多生澁。可笑。古之詩人。造意不造語。僕則兼造語。意無愧矣。由是世之詩人。橫目而排之者衆矣。何吾子獨過美。若是之勤勤耶。嗚乎。今世之人。眩惑滋甚。雖盜者之物。有可以悅目。則第耽翫耳。孰認而詰其所由來哉。至百世之下。若

有人如足下者。判別其眞贋。則雖善盜者。必被擒捕。而僕之生澁之語。反見褒美。類足下今日之譽。亦所未知也。吾子之言。久當驗焉。不宣。某再拜。

與金秀才懷英書

某啓。昔者方僕與足下未第時。寄洪圓六十餘日。同學相磨。子尙記否。其後興王寺月師方丈。寫肝膽誓神交。吾今念之。子亦豈忘也否。足下淹貫史家。說唐漢事如昨所覩。吾久已服之矣。僕所著作。子亦未敢多排。必不以僕爲乏於文者。蒙前月某日所辱啓事。不得修答。又蒙今日啓事。復不能答。想足下。必不以僕乏於文。而不能修答。殆謂倨慢不遜。頑然不爲禮節。則計已獲罪左右。然僕之不答。亦必有謂。夫啓者。欲與人所賀謝陳請。或叙情而爲之者。與表箋同體。獻於上。則曰表。於太子王侯。則曰牋。贄於搢紳士大夫。則曰啓。因高卑別其名耳。要其體未始不同。今之人於表牋。則頗或倣古人體。於啓事。則率張大其詞。多用古人之文之長。且蔓者爲屬對。然後謂佳。不爾。必唾而棄之矣。此習林宗庇始倡之矣。故林公獻某官啓曰。落落高才。峴崙岡上千金難價之美玉。昂昂勁節。峨嵋山西萬歲不長之孤松。此則不甚長蔓。而詞亦信美。其多至二十許字。而詰屈難句。斷者亦衆矣。古人亦曰。古事無有不對者。有若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則已對以劉蕡不第。我輩登科。信哉斯言也。若暇缺於書史中。努力不倦。收拾搢掇。則何有不對者乎。是亦詩之集句之比也。且百家衣體。亦非古

人所甚尙。唯王荆公喜爲之。但貴卽席中急就者耳。迨曠日搜索古人詩集。然後爲之。何有不可乎。今人所以作啓。久已成習。不可克革。苟必用本文與古事。編列成章。則其所自創於心者。能有幾耶。僕欲反之。必爲所笑。若倣而爲之。必爲後世君子所笑。後世之笑。甚於今人之笑。寧被笑於今人。無爲後人所笑。又反覆思之。則所以投文於人者。欲求媚耳。反爲所笑。如勿投之。然則今人亦不可不懼。爲吾計者。不若皆輟而不作。俱免前後人所笑。是故非有不得已。干於王公大人者。則不爲也。故平生所著啓事。甚些小。後當覓而見也。幸吾子勿至深訝。而疑僕之倨也。吾輩親密間。若以詩或以手書往復。亦可。何吾子再辱啓事。若後生新進之求之於長者之禮耶。初暑。伏惟萬萬自愛云云。

代仙人寄予書

月日紫微宮使某甲。丹元真人某乙等。謹遣金童。奉書于東國李春卿座右。人間喧雜。甚苦甚苦。伏惟道用何似。傾佇罔極。吾二人。居帝之左右。出納天命者也。昔者吾子。亦爲上帝之文臣。掌帝之制勅。凡春而布和氣。煦育草木。冬而振寒令。肅殺萬物。其或雷霆也。風雨也。霜雪也。雲霧也。是皆帝之所以號令於天下者。制勅一出。子手無不稱之。帝用德之。圖有以報爾之勞者。俯詢於臣等。臣等議曰。暫虛天上之文官。遣作人間之學士。西掖北門。快草紅泥之誥。紫微黃閣。穩調金鼎之羹。澤潤生民。名振環宇。然後勅還天上。更綴仙班。如是儻可以

償其勞矣。帝卽肯允。於是輔子以冲和之氣。益爾以峻爽之資。凡載錄車百兩。馬萬蹄。踵隨于後。遣生於東海扶桑隅。日始出之邦矣。子去幾年。尙未聞調一官。除一名。著一奇跡。撰一大冊。以聞于帝耳者。吾等甚訝之。方欲使使詰其所然。適有自人間來者。問之則曰。所謂春卿者。困躓窮塗。阻霑一命。謫仙盃酒。頗事狂顛。元結溪山。空稱漫浪。腰未垂尺五之組。頭未峙三梁之冠。失水之龍耶。喪家之狗耶。特纍纍質賢一布褐之窮士耳。公卿搢紳。非不知名也。豈以其迂濶不切事。而不容揀採歟。言未終。吾等愕然彈指。尋讞爾國之嫉賢忌能者之罪。緘奏于上帝。帝已頷可。將大錮其人。而信爾之屈也。則子之翼將奮矣。子之步將高矣。玉堂有路。何深不入。鳳閣非天。何高不陟。紅塵下界。方酣一餉之榮。碧落故人。空望九還之就。瑤瑟兮生塵。將待子而弄。玉室兮無人。將待子而開。紫皇所賜丹露之漿。金霞之液。獨吾等日厭飫耳。久矣不得與吾子共酌也。宜速償於素志。復超躡於玄都。噫。功名不可不遂。富貴不可久貪。吾等所以勗子者此耳。勉旃。頓首再拜謹白。

呈尹郎中威書

月日某官某再拜上。短書于天曹郎中座右。僕是相國河東公之門下生也。拔出於千百人中。署爲第一。是可謂特達之遇矣。閣下於相國。爲玉潤。則宜遇僕如弟行。而凡相國所以待僕之始末也。閣下又宜知之。故言之不疑。相國方柄

用時。喜推轂後進。故士之沐膏潤露滋液者。不爲不多。僕居門下。獨不得與蒙斯恩者。非相國之過。而乃僕之自召也。蓋僕少時。嘗使酒放曠。因得狂易之名。則相國非不欲成就之也。蓋忌狂名不早爲之地。但以爲年少負氣狂之耳。行且自改。然後用之未晚也。及被病乞退也。俾予作三表。然後大加賞愛。不以僕爲狂。追咎往者之不用於蟻床中。裁筭子甚力。遂薦于上。上亦聞予狂名。竟不能用。以是窮蟄。至於是也。宗伯尙爾。況他人哉。自搢紳至于朋伴。莫不以狂目之。僕亦不堪衆人之口。因自號狂客。狂非虛名。亦誠有之。夫大丈夫。有才不奮。有蘊不洩。則氣汹汹如水之遇回曲而渟滯。吼怒不得發洩。及中酒然後氣發於胸次。到于喉吻。如水之決堤齧岸。崩騰汎濫。不能自止。盡洩然後已。是所以狂也。然此特失意之中。憑酒而狂耳。非若中風狂走者。若一旦得意。爲官爵功名所能銜勒。則雖以百計勸之爲狂。終不肯爾。何則。窮則薄其生。達則奮其身。是亦人之常情也。況士之自狂而反者。乃可爲致遠之器。盍觀夫馬乎。馬本在人家。馴服柔良者。則雖間有奇種。亦鮮見籥雲逐日之足矣。其若生長山林海島之間者。見人狂走若駭鹿。然不可遽捉。設捉之。亦不可易馭。幸縻而致之。養于人家。猶啖嚙樹木。不習芻粟。馭則赴坑谷馳淵川。迨馭者僵仆然後乃止。及日久稍狃於人。於是乎屢加銜勒。習以步驟。則足成千里之逸蹄矣。虎帝曰。泛駕之馬。跡弛之士。御之而已。蓋謂此也。嗟乎。一國之人。莫不以僕爲狂人。而及

閣下見之。一接笑談。然後知僕之不狂。卽以國士遇之。恨相知之晚。僕每造門。輒倒屣欣迎。促膝握手。朝不知日晡。晚或侵夜分。僕或被酒狂叫。閣下猶不以爲狂。而乃曰。此子實不狂也。但緣有才不奮。無所發洩。而爲此也。雖昔鮑叔管仲之相知。伯牙子期之暗契。亦何以加之哉。若爾則閣下之於僕。可謂密勿繾綣。心照神交者。而今幸當天曹銓選之任。似可拯拔。則僕若眞狂者。決自必於心。恃舊冒觸。略無疑忌。若不幸不如意。則反成怨恚。孤負從前繾綣顧盼之恩矣。僕不然。以愚心忖之。閣下特天曹之執事官耳。非領天曹而主張其柄者也。但因事乘便。微扣于執政相國而已。過此。想不能有所專輒矣。欲扣而無便隙之乘。則無可奈何。已扣而不見聽。則亦無可奈何矣。其得與未得。在一頃刻間耳。皆命也。豈敢多言。

### 上閣上侍湜書

月日某官某。奉書于騎省學士閣下。昨者事有必關。啓閣下者。造門納謁。蒙閣下欣然迎迓。賜以顏色。尋置酒酣暢。極歡而罷。方從容笑談間。再三日。予曰。士當以謙恭。畏慎爲志。近世有詩人林椿者。恃才傲物。竟不登一第。至窮餓而死。觀子之才。不後林生。常謙恭卑損。略無怠傲之色。又相貌充澤。必當遠到者。一言慰藉。有重千金。予非木腸。能不感泣。但念僕雖若怠傲者。其呈露于尊長之前。難矣。矧僕嘗窃恠挾文而自傲者。曰。夫挾富貴之勢者。赫赫焉堂堂焉。其威

足以服衆。其權足以制死生。故人其畏服奔走俟命之不暇。孰肯議其是非哉。雖驕傲尙可。然要其終未有不自躓者。挾過人之力者。其拳勇足以脅制人物。雖倨且傲。莫有誰何者。然未有恃力而能長且久者也。况文章者。特一小伎耳。雖有錦腸繡肝奇麗之蘊。除知已外。非人人所敬而畏服者也。若以此自負。凌侮人物。必遭毆擊拉折之辱。非特此耳。其陷不測之禍。亦審矣。是以禰衡傲物。終敗身於黃祖。嵇康負氣。果見枉於鐘會。古之人類此者。非一二。布在前史。炯若明鏡。然則凡鑒觀古人之成敗者。雖有所負。其謙恭畏慎。固出於自然。而如僕者。環顧一己。無一事可挾以爲怠傲者。雖折項俯地。不敢擡舉。縮縮然常若負大柞。固亦常理。而閣下有以此及予者。豈欲使予益痛折節。終保其身歟。愚雖不敏。敢不佩以周旋。書曰。謙受益。慢招損。語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此皆自甫學時。未嘗不習於耳。熏於心者。加之閣下之曉諭。若此。固當銘之座右。朝夕鑒戒。日繩其心而已。其遠到與未。皆天也。命也。雖然。苟有知己如閣下者。手挿羽翰。假以長風。則路亦何阻耶。不宣。某再拜。

## 上趙太尉書

月日某官某。熏沐齋戒。上書于太尉相國下。執事閣下。夫古之爲人君者。非理天下之爲難也。知人賢不肖進退之爲難。何則。穆穆至尊。深居九重。焉得人人而閱之。一一而試之。知賢與否。進之退之。升之降之。耶。在特置宰相之明。而爲



之耳目焉耳。宰相者。非錢穀鹽鐵獄訟征賦叢脞之事。是親而以爲己任也。專務推賢進士。上佐天子之明而已矣。今主上率由是道。處閣下以論思之地。閣下以宏瞻卓犖命世之才。代天子之耳目。作九流之司命。進退天下之士。則凡藏器把寶瑰琦英偉之士。無不以連城之璧希世之珍。求售於閣下者。如僕者特一妄男子耳。無一才一藝。有足備賢君明相之升進採用者也。夫然則理宜揣分量才。縮斂頭角。不敢望預瑰琦英偉者之伍。而有所僥倖矣。然閣下不知僕之不肖。過聽虛名。大加眷遇。嘗與兩府三相國。兩崔任相國聯名拜筭子薦達於明天子之耳目。乞補郡職。以作將來擢用之漸。俞詔已降。未及付銓曹。而忽若銀盃化羽者。朝廷士林。莫不知之。有彈指歎訝者。相國閣下亦曾聞之矣。僕猶倚閣下之剛明果斷。竊自以爲業已許之。豈以其詔書有無藉口。而負一言之重哉。遂確然自必矣。及頒政之後。寂然無聲。先笑後哂。反爲儕輩所笑。顏得無泚且赤乎。其後側聞閣下之言。果以詔旨不付天曹爲解。此亦不痛爲僕營救之辭耳。何必爾耶。若欲不待試外。直補京官。則以前無此例。故須必要詔旨矣。其若郡縣之寄。則按國家成例。凡登科者。不限年紀。直補外寄。故中古已往。自黃紙以上。有其年出補者。其次亦不出三四年而得之矣。但比來文吏之橫出。銳進者甚衆。而州縣之寄。不增於古。故其局於守株者。率淹延不進。積塞前路。有至三十年或二十八年九年而不見調者。僕若循蹈此輩之迹。計次而俟。則雖

白首未可決期也。閣下既不以常流遇僕。而將以獎答力學之功。則但越前勝者而用之耳。其限以年紀。本非國家之制。雖不須詔旨。亦不反於國制。况詔旨已下。而特幪形乍隱而已哉。噫。宰相所奏。固不可輕。宰相亦非一二公。而其所奏。亦本於薦一士。以勸百人之義。而意非淺淺者。若主上不允則已。上既允可。而中間云云。則是掌奏者之無狀也。罪必有歸矣。以閣下之威。居百官之長。非其勢不足以彈糾朝廷之違戾。宜以其時。詰其所以攘取筭子之由。議駁其罪。而閣下又不敢爾。則朝綱國憲。何由而正焉。天子之耳目。何由而廣焉。藏器把寶之士。何由而進焉。僕竊爲閣下惜之。昔人有問馬日食幾何者。馬主曰。給粟若干斗。曰。然則何瘦。曰。吾特許之而不與也。僕無奈類是而誠飢且瘦矣。閣下其忍不顧而不畢其賜耶。僕不佞。平生唯以諒直自許。凡所貯蓄。今盡輸寫於閣下。雖涉自譽者。亦無所讓。而無所隱也。伏惟閣下悉之。僕自九齡。始知讀書。至今手不釋卷。自詩書六經。諸子百家。史筆之文。至於幽經僻典。梵書道家之說。雖不得窮源探奧。鉤索深隱。亦莫不涉獵游泳。採菁撫華。以爲騁詞摘藻之具。又自伏羲以來三代兩漢。秦晉隋唐五代之間。君臣之得失。邦國之理亂。忠臣義士奸雄大盜。成敗善惡之迹。雖不得并包竝括。舉無遺漏。亦莫不截煩撮要。鑒觀記誦。以爲適時應用之備。其或操觚引紙。題詠風月。則雖長篇巨題。多至百韻。莫不馳騁奔放。筆不停輟。雖不得排比錦繡。編列珠玉。亦不失詩人之

體裁。顧自負如此。惜終與草木同腐。庶一提五寸之管。歷金門上玉堂。代言視草。作批勅訓。令皇謨帝誥之詞。宣暢四方。足償平生之志。然後乃已。豈碌碌鎖鎖。求斗升祿。謀活其妻子者之類耶。嗚呼。志大才踈。賦命窮薄。行年三十。猶不得一郡縣之任。孤苦萬狀。有不可言者。頭顱已可知已。然僕之行藏去就。以閣下爲司命。而卜之者也。其進退升降。亦關閣下之鑒採耳。僕尙何言哉。若萬一借一眄之恩。啓其路。授其綏。使登始從仕之級。則青雲萬里。行可高驥。何道遠日晚之是憂哉。且士之所以邀王公大人之眷顧者。非苟自謀其身。亦欲就王公大人之名也。方一扣再扣而不聽而已。則猶爲國爲閣下之名。爲己之性命。殆不得輕去。伺候請問。或庶幾乎卒相容許。不失下士之名矣。若三扣而不聽。僕本介褊。非朝夕進退。突梯求媚者也。寧深遁遠逃。甘與麋鹿。陔伏茂林。豐草之鄉耳。安能復造相國之門。立狗竇馬廐之側。爲塵糞所染耶。孟子曰。人未嘗不欲仕。仕不由其道而往者。鑽穴隙之類也。僕之自媒已甚矣。其又可效鑽穴踰垣之女子乎。失意之詞。類多激訐。伏惟閣下。先寬其罪。然後覽焉。輕觸尊嚴。不勝悚懼。不宣。某再拜。

上崔相國說書

十二月日門生某官謹再拜奉書執政相國大學士閣下。僕一昨展謁台階。伏蒙賜坐。慰勉備至。垂問比來所著幾何。并及玉堂承乏之言。驚聳震懼。拜謝而

退。僕誠無似者也。文不足備國華。才不能壓人望。而閣下過聽。至以文翰之任期之。踰分之榮。非所敢當。祇以爲愧。莫知其由。反覆尋譯。始得之所以然者。閣下之言。固出於理。然而亦猶晚也。何者。曩日閣下不以僕爲不肖。躬造闕下。拜筭子薦進。請例補外寄。然後以備將來文翰之寄。其意不爲不切。但時不幸而未果耳。其後僕已得經外試。則閣下適當國執柄矣。僕竊自以爲平日尙爾。豈手執其柄。而有不能用哉。然僕之零丁蹙散。其亦有年。而猶未蒙其賜。意者醜面濃粧。初若可愛。粉落質見。無所逃於明鏡之鑒耶。審如是則已。不爾。權可施也。恩可及也。方茲時。反未若向之拜筭子之日。故僕不揆才分。謂閣下之言猶晚也。以今之勢觀之。殆將終不用於世。計莫如歸田力耕。謀活其妻子。然又不爾者。顧自負於閣下。猶有須耳。譬如人有哀人之窮者。力不能自賑。惇惇告於富者之家。欲丐其毫釐。以濟其急。富者吝而終不肯與。及其人之富。與彼富者侔。則窮者自以爲向無賑救之資。猶欲丐諸人。豈其自富而有不及於我耶。金玉錢貨。必分其半。而與之矣。窮者之忖度如此。假使其人。偶忘而不與。則當其時勃然作色。而便去耶。小留而有待耶。未審閣下何以處之耶。在僕似宜小忍。須臾。卜其可否。及便忘。然後謝去。亦未晚也。雖然此亦僕之汲汲有及時之志。而計之大早耳。度閣下之心。何至使僕爲終窮者耶。何以度其然也。蓋僕嘗和閣下謝奇平章所餉熨石之什獻焉。閣下方飯。卽放匙輟饌。賞詠不已。致令

中饋叱僕御之進予詩者。此非人所側傳。而季嗣郎子親與我道之者也。以此取必。而度閣下之不終忘也。所恨者。犬馬之齒。迫將過半耳。且士之所以筮仕者。非苟欲自營一己之榮宦而已。蓋將以所學於心者。施於有政。振經濟之策。宣力王室。垂名於百世。期爲不朽者也。然計官爵之等級。約則九級。其詳不可言。所謂權務者。又不在此例。就九級中。亦有權假試眞。一般品內。有從與正。其若州牧守。倅縣令。鎮將。凡外郡之職。不預京官班秩。然外職要皆滿三年然後見代。則其與京官遷轉。愈疎濶矣。且人生百歲。七十者稀。男兒當三十。始登一級。猶謂之晚。况僕行年已三十有七矣。緣早衰多病。其在三十四時。已見二毛。鏞之復生。自爾相續不絕。白與黑。今已相等矣。譬若木之將枯。葉必先變者。僕之享齒能復有幾耶。以垂盡之年。尙未補九級外一權務之任。而顧官級之崎嶇。旣如彼。僕之輔國之日之短促。又如此。若四十已後。方得一官。則纔涉七六品。髮已盡皓。便了一生矣。况物之自外來者。決不可必。其所謂七六品。又不可必期。况敢到重官鉅職。振經濟之策耶。夫然則輔國之心。何所遂。讀書之勞。安所償。百世之名。安所垂歟。是僕之所以中夜三起。仰天太息者也。今閣下以水鏡之明。當銓衡之任。則士之賢不肖。皆呈于誠懸曲照之內。無敢以纖毫欺蔽者。况奎報之進。謁於閣下者。非一日。則僕之言行之枉正。皆已詳之矣。凡以文投贄者。至再三。則僕之文章之巧拙。皆已辨之矣。其若完山所理之迹。亦皆所

聞也。若謂之未滿期限則已。然其所以見罷。乃同寮者所誣。則其邪正曲直廉貪之理。已判然矣。不待僕之自列。想閣下久已悉之矣。然則寧復有所疑。而依違不果耶。伏聞翰直有闕員。若暫假其任。用試僕之所學於心者。有不稱副。似玷閣下用人之鑒。則擯之斥之亦可。予無所憾于心矣。夫不試而責其能。不若試之而後已也。僕亦不言而有悔。不若盡言而後有悔。是僕所以謔諛有是言。而亦望閣下先試其可否者也。嗚呼。僕之榮枯生死進退舒卷。盡在閣下之手。俟命而已。毋或如富者之便忘。使僕終至於窮阨也。戰灼惶悚不宣。某再拜。

## 投趙郎中冲書

月日某聞。豐肌膩理一笑千態者。天下之美女也。此則雖千百人媒之。媵之。尚不肯輕許。脫得嬖於鉅公貴人。亦不甚痛喜者。豈恃其姿色之靡曼歟。椎顙齟齬旁行。傴僂者。天下之醜婦人也。其所與嫁。不過滄父販兒耳。旺旺然丈夫。誤而一御。則彼婦人喜不自己。更加塗澤。益飾簪珥。常詫於人矣。丈夫聞之。不勝其耻。更遇焉。深矐且唾。莫肯一回眄而去。彼婦人不自知其醜也。日夜啼泣。聲殷鄰里。至令人環聚而唁焉。丈夫懼其不已也。更厚遇之。贈之以金帛之資。遂館而置焉。天下之有色倡婦。皆多其有信。各自謀曰。某丈夫御一醜婦。猶不忍棄。况如吾輩者乎。於是曳羅縠蘊蘭麝。爭先焉。猶恐其後。不數年。吳娃宋豔之美。皆萃於其家矣。今僕之凡庸固陋。不啻若椎顙齟齬之醜矣。明公之豪焰赫

勢不啻若旺旺丈夫之美矣。曩者明公不以僕爲無似。自妙年與之遊之甚款。至輸寫肝膽。約爲兄弟。僕窃不揆賤陋。增飾言貌。承意媚諛。意其交之已固。啖啖。嗒。嗒。常詭人口。士之受知於明公者。凡莫我若也。以是每一行一步。常若有扶之者。僕之自負於閣下也如此。未審果耻而瞋且唾耶。抑慮其不已也。而卒與之爲好耶。若終耻而不哂。則僕之啼泣怨訟之聲。日益殷。而明公之好士之名。不得不少減矣。如不忍遺舊。匿瑕掩醜。刻畫無鹽。借一言之雌黃。廓然開始。從仕之路。俾小子歷金門上玉堂。受調羹玉床之食。則彼丈夫之館置醜婦。厚以金帛之資。又何足道也。夫然後天下之士。皆高閣下之義。相與言曰。某閣下。遇一不才如某者。猶不忍遺之。其提獎如此。况若吾儕乎。於是錦肝繡心。襲德服義之徒。星奔影騖。猶恐後至。何顏騫曾史之不出於明公之門下者歟。明公接人下士之名。亦列于惇史。亘萬世不朽矣。伏惟明公以僕之是言。徼逮於岳公相國。則想必謂之何如耶。萬一笑而頷焉。僕之幸也。惟閣下裁之。恃舊煩聒。不宣。惶懼。

寄懷璨首座手書

月日某。頓首席端。法主丈下。僕近欲赴完山幕府。臨去。當往拜得受一杯大道漿。然後辭訣耳。前所囑護歸信住老事。已曾銘心。幸勿復慮。僕之理裝。雖歷丐於人。甚類浮屠之求人隨喜者。亦隨分辦得。已畫歸期。但僕在京師。每造丈室。

未嘗不陪輒話寫幽情。以此爲快耳。一行作吏。爲簿領所縛。當鬱悒時。顧與話者誰歟。迨三年。然後見之。未爾間千萬爲法自愛。不宣。某再拜。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六

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七

書

征東軍幕上都統尙書副使侍郎書

月日。兵馬錄事兼修製良醢令同正李某。謹裁書拜上于兵馬都統尙書副使侍郎閣下幕下。小生緣職係卑冗。常時雖吶吶似不能言者。苟事有當義。必須言而後得可施設者。則其可喑喑忍不吐耶。况幕中籌畫。集衆策而叅酌者也。其聽與否。在兩公之監採何如耳。僕豈敢故作沉深寡言之態。而有所隱耶。夫古之將兵者。不必要兵之犀銳。而以先得士心爲上策。蓋士卒解體。則雖有勝兵十萬。其如戰何。其所與士卒同甘苦。蓋亦以此也。昔唐太宗征外國。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及軍廻。集戰亡人骸骨。設大牢祭之。痛哭盡哀。軍士無不洒泣。競思奮礪。南承嗣之父死難睢陽。承嗣自襁褓超升爵秩。及征西河。承嗣願得身當一隊。効死戎行。予讀書至此。未嘗不捲卷雪涕也。且賤一男子病仆床褥上。死兒女子手中。其子孫猶乞米作飯。以供其祭。穴土爲塋。以營其葬。况大丈夫慷慨攘臂。從軍萬里。方交兵之際。飛矢如雨。義不顧生。極力而戰。不幸見敗。力窮乃死。則是死也。固萬萬倍於床褥之屍。然去國離家。客死天涯。雖有諸孫衆子。寧遽聞而遽至耶。是古之所以收骨設祭而悲之者也。何

則假使死者無精魄。魂靈之有知者。而莽莽也。昧昧也。其死君難。勢合可惜。則彼寧不知耳。我且無負於彼。況人之五精七魄。雖死猶存。苟得蒙收骨設祭之賜。則其不爲舞且抃於地下。雖死之後。猶生之時耶。今聞獻陽之戰。官軍多有力戰而死者。骸骨暴野。莫有收之者。况一盤一盂之祭乎。然不聞官給廩穀以祭。又不聞官收死骨以葬。又不聞錄其功勞如何者。其與古道甚不稱副。是僕所以不得不憤。敢伸吭而告訴者也。伏望元帥副使兩公閣下。議出一斷。出令軍中。其死亡之骨。則若論彼此。難於辨別。無官軍賊種。皆悉埋之。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掩骼埋胔。蓋不欲傷和氣也。今屬是候埋骨。甚合理。况死國之人乎。其祭官軍之物。故者。各以死亡多少。給官粟於隊伍。招魂而祀之。仍錄功之尤者。筆之簡冊。俾賞延後嗣。則非特地下之鬼感泣大恩。懷結草之報也。抑亦一軍之士。無不策激。有以一當萬者。戰卒如此。何憂不捷乎。嗚呼。褒死者勸生者。在此一政。實非細事。伏惟閣下商之。某職在叅謀。不可不言。輕冒威重。不宣再拜。上書後出租三百斛  
給隊伍又使埋骨

軍中答安處士置民手書

月日。某啓。僕自在京師。聞處士之名。滋久。路隔千里。無由相覲。第深傾渴而已。及去歲十一月。被征東之命。從軍非佳事。以得見處士爲幸。知會面有日。但此都亂熾。未的識好在。以此爲慮耳。及入都。急欲邀見。緣軍門壯鑰謹。誰何甚厲。

且處士亦此都人。若與相見，恐軍中有疑者，故未敢爾。昨於幕中簽判朴郎中所寓，值處士方與朴公話。僕素未識面，觀其鬚髮皓然，著緇衣時緇冠，如世所畫道客居士者，卽自認之，不問名諱，促膝接話，若舊日飽相與遊者。因得略詳其一二。其後於蒲池寺與朴公相際，特邀致處士，因置酒從容，各賦詩數篇而去。僕以兩日之覲，頗慰昔年積戀之懷。方欲致書叙所以深仰敬伏之意，尙稽延未先，忽蒙今月某日，首辱書教，累幅辭語高爽，飄飄有凌雲氣。予然後知真箇有仙風道韻，嘆伏絕倒。較疇昔加深，而感荷亦爾。但書中以僕比李太白、太白天人也，其語皆天仙之詞。僕雖耗渴精思，百日百夜方得一詩，猶不略侔謫仙昏醉中造次所占一語也。處士其不欲假僕以須臾之喘息耶？何簸以大語將飄去，吾平生么麼不盈眦之福歟？僕之向之比處士以文洋州龐居士者，蓋墨竹絕似與可，叅禪得妙，如龐蘊，故指的實而言耳，非出於媚諛者。處士尙遜避不敢當之。况僕之於太白，邈若霄壤相懸，而處士况之大過。若將誑戲者，愚心不能無小望，兼所曉捕賊事，尋已藏心，予豈輕洩哉？處士有婦與兒，得無慮日支否？幸有私蓄，以長腰若干斗餉之。雖小尙堪延一日，幸納毋拒。朴簽判約與予同遊佛國寺，處士亦相從否？此境多江山佳處，又賊兵小弭，當與處士野服遊歷。時或賦詠，稍遣鬱懷耳。軍中有所厚某甲者，聞予與處士遊，將絹素求墨竹甚勤，爲我一掃可乎？餘留面剖，不宣再拜。

又寄安處士手書

月日某啓。昨以所厚求墨君事。輕浼左右。惶灼俟罪。蒙掃與風竹數四叢。其人持以來示。叙謝甚誠。觀其枝葉活動。想聽騷騷爽韻。真得風中態。吾向以處士比文洋州。其不能中的也耶。復承過損。要僕近所著詩文。僕素習雖嗜詩。但常爲軍事所迫。又念若於貔虎叢間。喜常操筆哦詠。則必遭衆罵。故鮮有所作。雖未除餘習。或時有著。輒爲人取去。箱篋無見在一紙。其餘四六。皆禱佛祈神之文。不足煩採覽。故不敢錄呈。幸勿謂之。向寒。伏祝珍重自愛。不宣頓首。

答全朴兩友生自京師致問手書

某啓。蒙千里致問。驚奉手教。備認兩君雅履。動止佳勝。感慰交極。官軍今月某日。離東京入雲門山屯住。草賊亦小弭。軍中無餘事。但掘松下新菌。煨火中喫。啖甚佳。僕本書生。不閑弓馬。偶爲駢逼。以怯膽從軍。初甚股戰。漸習軍旅間。其所謂彎弓走馬。近亦稍稍若用。此播士林。必供一場大笑。但楯上草檄。緣煎爍矢石中。眊眊然不若平昔酣醉時下筆迅速。然亦不至遲鈍。粗免長官呵詰耳。有的便更通家信甚幸。廻使忙遽。不得悉意。惟冀萬萬各自愛。惶恐頓首。

軍還後寄兵馬留後朴郎中仁碩手書

月日某啓。別來未審台體。動用何似。傾渴萬萬。僕素狂。且非有祿仕所縻。一旦被駢迫。強佐軍幕。脫不遇知己。決棄身瘴地。不復踏京華矣。幸蒙閣下賞遇。大

縛其朝夕未曾離左右。論文飲酒。開口展眉。已不可勝言。至如護短扶長。以僕之行藏去就。未嘗不爲念。力欲成就之。雖父兄舅叔。孰有如閣下之愛我者也。身死骨朽。其可忘哉。在軍門。以閣下所庇。幾及三年。略無微恙。得不隨雲門屯壘之疾。廢軍士同斃。及軍還。已至惠陰院。暴得重病。其入京師。怳怳若大醉人。雖至家。尙不識何處。沉痛數旬。始得小間。脚力猶軟。杖而後起。公私展謁。至今尙闕。以是不得一往見賢嗣。問南音來否。何無狀如之。始予之被疾也。顧平生無所顧惜。雖不以死生嬰懷。但恐不得復謁閣下。奉清塵叙舊好。用是不得大無求活之心也。今者疾小間。計閣下之廻旆。又無幾何。則攀援當有日。寧復憂哉。近復聞閣下躬自擐執。與賊戰。生獲四十餘人。馳聞闕下。僕喜且忭。曰。果若吾言。固不云乎。夫愛生懼死。人之常情。貪賞畏刑。亦人之常理也。賞罰剛明。則士卒皆以爲進而不利死。退而受罰亦死。然退則必死。進則勝敗未可知。幸而得捷。旣免死。又受賞矣。於是爭先無敢後。以此當敵。何戰不捷哉。賞罰不明。則進退何有。懲勸而孰有損其所愛。趨其所懼者乎。日者閣下非不能知此。但佐元戎而未得擅其柄故也。今大兵方還。天子以公爲留後。一委兵柄。則所謂賞罰。何有不明。而以賊遺君父耶。賊滅無日矣。僕之此言。公所親聞。果中耶。不中耶。予始可誇之矣。其謂之廻旆無幾日。蓋以此自必也。餘種不久當就擒。勉旃。勉旃。夏熱。想手衣易腐。敢以此遠獻。惟冀爲國自重。精加調攝。以副傾祝之

望不宣。某再拜。

答朴郎中仁碩手書

某月日。賢姪朴夢周至。蒙辱書致問。因審起居康裕。兼悉戰捷事。喜慰交切。言所莫周。僕前者聞閣下生俘名賊四十人。馳章報上。尋修賀牘。因的便奉寄。其書達否。尙未知而又聞親冒矢石。窮日力戰。獲賊二十餘人。遣裨佐等詣闕獻俘。嗚呼美哉。是何大勝累捷之如是之頻耶。僕聞而喜之。若有得於己者。然未知戰何地。獲何賊。稍癢于心。及奉手教。頗得其詳。且憑朴夢周。備悉戰狀。則地莫險於梨川。賊魁莫捷於金順。俾其人先據其地。則雖萬軍。想莫敢當。而閣下能擒之。是豈公之文虎智略。有大過人耶。方嘆息未既。聞郎子之拜命內庭。益復欣慶。但東向再拜遙賀耳。皇甫叅軍。咸延壽。鄭克光等。亦崇資擢秩。官家之賞功答勞如此。是亦可賀也已。何時會合得細剖。想閣下亦爾。草草未盡懷不宣。某頓首。

答朴雜端仁碩手簡

某啓。奉今月初五日手緘。備悉動止康豫。頗慰深渴。所寄金槩城鎧裝戎靴等二事。一一祇領。已付姊氏家督送。然姊氏近理裝向槩城。恐此行方賚去耳。昨承辱召。緣事幹未卽趨造。尋聞有同產服。又未詣吊。此甚不近人情。雖萬被戮。固所甘受。僕已爲明時所棄。顧踈慢尤於世。邇來杜門守拙。亦不以人間請謁。

問候爲心久矣。惟閣下原之。方有微恙。益憚出入。迨瘳當負荆詣門謝罪。想服制亦無幾日。惟冀爲時自愛。不至憂瘠耳。不宣。某頓首。

寄妙嚴禪老手書

月日某啓。僕於世被狂名久矣。獨尹司業不以狂人待之。空門獨丈下亦爾。每相見。輒欣待不欲輕別。僕亦非不照此心。以俗緣深重。猶不得日與丈下相從。能不泚頰。但心交中有不能無小望者。丈下欲取僕詩文。憑宋歸舶。流播中國。此非厚予。而祇以揚其醜也。僕僅類中國之解書走卒耳。華人見吾詩。必曰如是而已耶。三韓詩人非止此耳。此獨來華。必其國之鉅者。鉅者尙爾。餘可知也。苟如是云云。則適彰國之短耳。請勿復及。但慮丈下齒臘甚少。不幸嬰沉痾。顏日以益瘦。雖道境不以生死介意。僕是世情。不能無恐。惟冀爲法自愛。勉加藥石。以副予輩與宗門祝禱之懇。餘留面剖不宣。某再拜。

答鍾義禪師手書

云云。承問備認法履清勝。欣慰罔極。前月二十七日被召。緣世幹所纏繞。便未造謁。方俟詞譴。今復蒙手教見喚。果責以踈誕。然復有與人約束。未可稽違者。又不得承稟。僕之逋慢。一至此。死罪死罪。古人思情親。或千里命駕矣。天壽距都城能幾步。而憚其往歟。但以業已爲世俗。未遽割斷世故耳。前詣方丈登松亭。飲酒甚樂。又於明燈下。煎臘前早芽。談道不覺夜分。此皆懸懸在念。往則當

復作此事。何憚之有哉。迨明日方造。幸勿深訝。謹白。

答李允甫手書

某啓。辱書教并示古賦一首。古詩十首。噫。風雅楚詞不作久矣。不意復見於今矣。非惟格韻警絕。其所諷興。足以激時俗。反之正者已。僕短於文。不爲時所推許。雖後生莫有袖其文而來贄者。足下於僕。頗有一日之長。可謂先輩也。過自貶損。垂示所著。以至求相磨琢。是何卑遜下人。若是之多耶。足下之辭較古人罕比。僕得見爲榮。更敢磨琢之。是冀耶。來教又推褒太過。兼及玉堂高步之語。此亦非僕所敢當也。僕曩在全州幕府。緣愚暗不更事變。從以己之無益之清。凌侮長官。爭公事忤意。每振觸虎尾。反爲讒搆所中。自入洛來。率杜門不出。謝絕交遊。圖全身尙不暇。又敢望仕宦高選之地耶。夫官署非以自高。以人而高耳。凡稱翰林曰玉堂。或號紅綃署者。蓋以才賢之所翔集。侈其名以寵之也。若以僕充此選。則夫所謂玉堂者。得不愧其名耶。如僕假得一馬曹。亦足矣。何必玉堂哉。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此意也。請勿以非分之語及之。惶恐不宣。頓首。

與全履之手書

某啓。前日晨起。偶閱吾箱篋中所貯詩藁。見詩卷中所載平昔與遊中輩行故人之姓字。一半已爲鬼錄。餘各飄散千里。耗音不相聞者亦多。念之不覺失聲。



驚呼。中間遇戚子真。吳德全輩數四君。爲忘年友。亦皆長逝。此則先輩也。理必應爾。雖少壯亦不可恃。人命脆弱。一何如此。噫。唯足下與僕。幸各無恙。日相與遊。未嘗睽折有間也。雖然。人生聚散無常。今日會合。不知明日又各去何處也。未爾間。但努力圖窮樂事耳。外此何與於我哉。前者飲李君家。甚快樂。至扶腋而還。醉中不知道何等語。足下尙知之否。但記半酣時。索素琴彈之耳。安和寺環碧亭。清軒兩度。飲中狂態何如也。吾家近日釀酒。頗香醞。可飲。忍不與君輩共酌耶。況今紅杏微拆。春風融怡。使人情惱亂。多感佳節如此。不飲何爲。望與李君朴還。古輩來飲。不然。吾家酒不數日。輒乾也。迨後見訪。但遭水厄耳。惶恐頓首。

上晉康公書

月日。右司諫知制誥李某。謹擇日齋戒。奉書于令公邸下。方面詰之際。局縮然不能辨列是非。退且有言。則真若追而飾之者。決未蒙採納矣。然性之孤直。與夫口之不給者。之不得自申於大人尊貴之前。固其理也。顧可代唇舌而得以明其義者。惟是不腆之文耳。以是略宣鄙蘊。伏惟察之。乃者事有邸下所曾論斷。而省中殊不知若此。有橫出異議。而大與邸下之意相戾者。邸下不得不怒。召椽吏詰其議之所自出。當此時。吏於雷威之下。股戰汗出。不知所言。及厲聲呵叱。強之使言。則雖怛然自失之中。亦思平日有憾於其心者。乃以僕對之。蓋

僕嘗以事切訶此椽故也。由是歸罪於僕。至今寢職停官。其亦有日于茲矣。僕誠震駭憂悸。幾死而方蘇矣。且議若出於僕者。此特公事耳。且復居得言之地。則其可與否。在邸下斷之而已。凡立議創端。乃省郎之職也。省中多置員寮者。欲令甲所未創於心者。乙乃創之而唱之。乙所未爾者。甲亦發而唱之。迭相創始。商酌衆議。然後國論行矣。若皆環顧相持。怯於首發。則國家之議論。何自而生焉。百官之違慝。孰先焉而彈理之耶。此實地職之當然。而非甚以爲罪者也。況議有所自出。而未始出於僕者。則僕非不能斥言其人。蓋不欲傷同寮之友。故不甚明白。訥訥而退。且罪有大於此者。寧我代受而已。義不欲移之人矣。此直公事之麼細者。而非關國之利害。又非果敢自斷者。雖得罪想不至大。僕豈敢要自逃遁。而指斥其人之名姓耶。僕嘗聞得喪升沉。莫不關乎天命。以僕觀之。今之遭此誣枉。其不能以自明者。徒以性之孤直。口之不給。與夫固執不傷寮友之意故耳。若一斥言則免矣。何必關天哉。昔有二人同行。一人善走。一人跛行。前有貴人來者。善走者罵之。未及其擡眼而疾走避之。貴人擬其跛者之所罵。乃收捕繫縛。大加捧捶而後已。僕無奈類是。而以性直口訥。坐人之所當坐耶。但念此議。若大有益於時。爲邸下所獎。當蒙顯賞。則彼豈默而令僕代受耶。是僕之所以雖不斥言其人。亦不甘於代受其罪者也。然事當久而自明。以邸下之監。更復詳味。收威怒爲陽春。則僕之暫廢。譬若木之未盡枯者。何詎不

得復活耶。何以知其然也。始閣下欲觀椽吏之有以操心者。使之言之。然後尋斥其吏。因謂之曰。諫署之吏。當以慎密不洩爲職。吾雖怒。非必置死罪者。而此吏斥言議之所出。理所不當。故斥之也。朝廷搢紳聞之。皆高邸下之義。莫不頌詠。由是度之。僕之罪亦不終至於大廢審矣。姑且待之亦可也。然月俸不繼。若舉家飢死。則一國之人。不可戶曉。烏知僕之不有大過而致此然耶。是僕之所以不得已而哀號者也。伏望邸下。察椽吏之緣私憾。欲中傷省郎之意。諒僕之代人受譴。不甚明白之義。亦憐性直口訥。不得自申明之情。以鏡察之。明辨其曲直。洗雪誣枉。而無使僕如跛者之枉受捧捶也。身糶糞土。俯伏俟命。繫僕之行裝是卜。正在今日矣。無任惶悚喘息之至。干觸嚴威不宣。某再拜。

### 與某書記書

月日。某頓首先生足下。昨因辭訣。枉騶騎于蓬華之中。酒薄日暮。叙別未厚。愧悔莫已。想素諳吾窮。不至深訝也。承辱問乃理郡孰爲最急者。僕笑之曰。傳不云乎。敗軍之將。難以語勇。僕是理邑未終者。其措顏何所而敢論政之緩急耶。雖然。吾子不謂僕愚。恣寡識。過貶損不自賢。以所疑咨逮。而僕若不以實告之。則烏在其答人親款之意耶。敢略以一言告之曰。凡理邑。要不過寬猛得中耳。曩僕之理全也。頗多苛名。聞於時者。而反以此告。固非僕之所以理之之狀也。然政非一揆。必先觀民性。然後商酌緩急。莫斯爲最。全古百濟。其性大悍。不可

以寬政理。故勉強用刑耳。非本心也。然不知者猶以酷名之矣。若地之不似全者。一於猛則民殘以攜。一於寬則民狎以緩。惟其寬猛迭用。然後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未有民之若爾而不理者也。此亦非吾子之所不能商酌者。但以僕之所自蓄於心者告之耳。然言之非難。行之惟艱。此言雖易。若欲行之於政。則莫有難於此者。子毋輕焉。兼取僕在完山所著表牋。緣當時不收拾貯蓄。故不得錄寄。幸寬之。但用所要。白鍊紙一封。良箭四十隻。姑塞贖行耳。惶恐再拜。

與朴侍御犀書

月日。大僕少卿寶文閣待制知制誥李某。謹致書于侍御君閣下。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僕平生有所受知於人。名雖爲知。其實未相知者有之。其惟轉風斤去鼻壘。精神暗契者。獨嚴君尙書而已。公生時。公友人有李杞者。亦一段奇人也。尤善寫真。嘗爲公畫像。甚肖公。再三持以示予。意若欲予標誌。予讓不敢當焉。一昨偶詣侍御家。覩向之遺像。方拜而望之也。則宛若平時燕居中申而予方造謁。未及升階。望見光彩之日也。其卽而對之也。則面色之充然。眉目之肆然。若將語笑者。俛仰之間。不覺墮淚。是日蒙見。借奉以歸于家。掛廳壁。凡幾日。朝夕敬拜。如禮佛菩薩像。感念疇昔。或嗚咽不自止者多矣。且文者。緣情而發。有激於中。必形于外。而不可遏止者也。是用緣感之所發。乃拾實撫芳。聊爲之贊詞。其始也貪公事業。爲文頗繁。及書緣幘子上。甚窄。要計字然後可書。

則刪之又刪。其省若此。噫。尚書天下英偉人也。其雄才大度。寬和豁達。文虎智略。英風爽氣。磊磊焉落落焉。雖盡南山之竹。猶不足書。況於一幅區區之地。豈得馳騁文辭。翫縷之周耶。第恐百世之後。日月寢悠。丹青漫暗。則雖雲孫。有不識誰像者。况他人哉。予所以贊之而略存標的者。凡以是也。文雖不厭閣下之意。蓋所自而作者。本期以不朽。而屬意非淺淺也。伏惟時或觀覽。有以慰罔極之思。不爲不可矣。未知閣下諒之何如也。不宣。某再拜。

與崔宗裕學諭書

月日。某頓首。崔君足下。僕聞足下詩名久矣。然未曾有一日杯酒之雅。有以親襲芳馨。加之年老寡友。又無好事者。肯以足下所著詩文見及。故未詳爲人何若也。噫。僕之老鈍。一至此。贖贖焉。眊眊焉。殊不類業文者之態矣。日者始蒙足下垂和。老生與俞侍郎唱酬之什。辭清語警。助之以妍麗。皎然若冰壺之映月。曄然如春林之敷花。雖未得其全。亦髣髴得其爲人。想英風爽氣。瀏然襲人。予然後益慙僕之知足。下大晚。顏厚不能無赭色。時大學韓尹皇甫三君子。亦和此詩。予欲奉酬。足下與三君子所貺。腹藁已成。緣眼暗不能自書。方倩人代手。尋被負薪之疾。其後復爲官箴所迫。因循姑息。不得奉答。大失禮常。甘俟罪責。今月某日。復承手教。驚惶聳視。則和古許彥國虞美人草詩凡七首也。足下所以和此詩者。蓋有芸閣讎校金台臣者。嘗以所著詩一卷贄予。李史館允甫。適

來見之。借其本而去。足下於史館家得見之。和卷首所著此作。因以貺予也。昔者李允甫嘗和此詩。稍清絕。督予同作。予知必不能吐一妙語。揆彼作。故辭而不爲。今已二十餘年矣。近見台臣所著。嘆伏良多。益知無所措手。今復蒙足下所著多至七首。押韻旣得優閑。吐辭又復警絕。末章雜以楚詞。足以繼古體。甚善甚善。予又不以時奉答者。凡僕之意所未到者。已不可言。其間儻可得道者。足下之七首。皆已道之矣。予於此時。方以溷波乾韻。強欲仰繼。則滴未周器。而源已竭。聲未到耳。而曲卽窮。必爲作者之所大笑。安敢有屬和之意耶。雖然。當閑吟寓興之際。萬一有得。則書以奉寄。猶未晚也。惟大度寬之。但和前所貺赤字韻詩。兼和三君子摠四首。聯寫以寄。季春所荷。季夏方答。何予踈緩若是耶。酷熱自愛。不宣。某再拜。

爲同年薦人崔相國書

六月日。某某等。謹奉書于相國閣下左右。某等聞古之人以階升名者。爲同年友。然則顧同出一門。義等兄弟矣。大抵一家有兄弟之衆多者。若皆不得顯達。則各自謀其已而已。又奚暇爲首尾之救哉。若兄弟竝都顯列。赫赫煌煌。聯華接曜。而有一人獨窮躓不自振。則兄弟莫不咨嗟。伋伋於營救。欲與之同榮。是人之情也。比年來。同年之多涉顯仕者。愚等庶幾矣。此皆相國閣下。造化所及也。有已踐兩府。其次亦皆至於郎官之秩矣。凡諫議二人而已。我同年今專之

制誥之任。無幾許人。而居是任者。常不下六七人。其餘亦皆得列於食祿之班矣。愚等往往屈指。向人用以爲夸談也。於此但二人。有可憫惜者。前監察御史申禮。蓋故宰相淑之孫。而故大府卿作孝之子也。失祿累載。其窮困有不可言者。奉御同正名克文者。故學士崔孝悌之子也。於同年。獨不得一官。年幾六十。窮餓尤甚。是某等所不可視如行路人。而汲汲於首尾之救。再以此冒黷明鑒者也。伏望相國閣下。當銓選之次。俾二子或復其秩。或得一權務之任。得食其祿。則非特同年之榮感也。閣下所以活人窮者之仁。與活昆蟲萬命同矣。輕觸尊嚴。無任兢惕僭越之至。

與俞侍郎升旦手簡

月日。某頓首。予自弱齡嗜作詩。想平生所著。無慮八千餘首。乃緣人取去不還。或焚棄或見失。掃箱篋無遺矣。由是無意於成編。近者愚息涵。不知乃翁無似。自謂有子而業文。不集父詩。大類無情者。於是窮搜貪索。或得於予所交遊儒家釋院。或得於新學兒曹。所蓄者凡集一千餘首。猶未分卷。但以一二三帙標之。予不能止之。任其所爲。僕嘗以爲言人詩病者。曠劫之父母。以是先以一二秩奉閣下。求有以潤色之。伏惟學士小加雌黃。則亦父母不貲之恩也。惶恐不宣。奎報再拜謹啓。

上崔相國書

月日。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李某謹上書于相國閣下。僕本妄庸。枉蒙閣下之知。自筮仕無幾年。而官已登於三品。至於學士制誥之任。無所不兼。則雖古人之得遭知己。被國士之遇。方之於予。曾莫之較也。非特獎遇之如此。又嘗有省飲之戒。是亦知予之不善飲酒。小過其量。則易至狂亂。故爾。雖諸佛菩薩之十戒五戒。父母之訓教子弟。其何以加之哉。僕宜奉以周旋。造次不忘。不敢以酒失。略聞於閣下之耳。固其所也。乃反不然。昨於入闕侍宴次。聖上誤以臣爲能飲。別自滿斟。繼之以宣勸。殷勤痛切。予始依違遷延。庶或僥倖免至顛倒。仰候上之辭色。不得不恐。因勉強罄醞。所以至於怱惚不省耳。非本心也。然此亦僕之苟貪天恩。不量小器所致。又誰咎哉。由是於再坐之禮。不得隨例詣座。至令有司喧騰。議論再聞于聖聰。議及閣下。則雖賜以萬死之誅。亦所甘受也。然賴閣下終始護短。一皆原貫。則是實天地不貲之恩。非一生所報也。且以予所犯言之。失侍臣之禮罪一也。忝閣下之知罪二也。忽閣下之戒罪三也。瑕垢之重。江水莫洗。雖幸蒙寬宥。將何面目。復立朝廷。備侍臣之數耶。伏望閣下。直於此時。俾解官職。退伏田里。誠大幸也。若又不爾。容之以大度。使復齒於朝列。則落三字之職。以避法從近密之班。斯又大賜也。此非妄飾。實出由誠。伏惟諒而裁之云云。

賀張侍郎自牧解職後拜大僕卿寶文閣直學士仍致仕啓



右伏審澤霑層霄。春還暮景。聖明所以優老者。舊莫不爲榮。竊惟有國已來。爲臣之禮。年甫滿七旬。則身雖解職。官不登三品。則祿未及家。故進而就列也。不辭夙夜從事之勞。及老而釋位也。未免朝夕奉己之患。孰於得謝居閑之際。致此崇資進秩之榮。嘉若異恩。始于大丈。恭惟學士閣下。襟期倜儻。器度汪涵。書是張芝之後身。文爲燕國之大手。夙登顯要。卓著聲稱。腰鞶帶也。已飾列卿之儀。掌棘圍也。已更座主之任。暨當退逸。反困食貧。昔日榮華。似罷邯鄲之一夢。餘生計活。翻爲顏巷之屢空。有識同嗟。無人不憫。然積其善者。慶不艾。種其德者。福所滋。果蒙牽復之名。忽擢高華之秩。奉車職緊。學士資清。實明公胡考之基。亦世嗣熾昌之兆。凡叨夙眷。盡罄欣悰。祿踰百鍾。豈高門之所獨慶耳。歲釀九醞。如吾輩者。亦與霑焉。抃擢之誠。述宣莫旣云云。

謝趙相國上筭子薦進啓

云云。才非卓犖。過煩薦鶡之書。感至銘藏。空洒泣鮫之淚。竊以都宰相之位。摠朝廷之權。職所首行。莫推賢之爲急。人難膚識。在考實之惟精。知而不舉。則頗類妨能。舉而不實。則未免招謗。惟物論之歸允。合人心之取平。如某者。學靡該通。性惟狂狷。早擢春官之第。不思官路之難。初欲直前而進焉。便登坦道。漸如自後而擠者。反落窮坑。凡閱八年。未霑一命。琴爲無聞。而絃絕。鳳髓莫連。劍因不試。而塵生。鵝膏難瑩。時乎晚矣。命也何如。豈圖眷遇之非常。俯憫孤寒之寡。

援曲收一介。仰達九重。苟被 皇上曰可之音。卽關閣下專斷之手。吾事可必。不占亦知。公道如鈞衡。而雖出無私。人情豈木石而頑然自若。恩將及於鮒轍。命已輕於鴻毛。苟有此身。其忘曷日云云。

上晉康侯謝直翰林啓

云云。紅綃禁署。素號仙官。白屋孤生。謬承寵典。竊思榮幸。蓋自甄鎔。伏念某。地寒門微。性介資穉。早年力學。蓋欲沐芳而彈冠。末路身窮。其如蒙垢而晦彩。已分泥蟠之困。絕圖水擊之心。豈無知音。列在顯位。自天水公凡閱三相。始將提獎而未終。登禮部試。無慮十年。其處奇屯者寢久。時之否也。世孰哀之。及賢侯汰國之初。補劇邑掌書之寄。緣愚暗未更於世狀。常抗直不屈於長官。果被巧讒。幾不自雪。不有仁明鏡察之智。孰分誣搆錦萋之辭。俾齒平人。勿加重責。其不嬰罪罟也。大幸。又安望爵級之斯躋。故屏迹而退藏。方杜門而自省。豈意令公閣下。恢弘大度。洗滌舊瑕。諒予孤拙而無他。意欲刮磨而試可。收驚魄於流涎之鰐口。霑滋澤於在轍之鮒鱗。過收無用之才。擢置代言之地。積年之屈。一旦方信。天地生我而未澤其身。父母卵我而未傳以翼。凡曰吾之喘息。一皆公所生成。噫。閣下所以用僕者。期有以文章小技。展微効於朝家者也。某敢不理塞心之茅。修汲古之綆。研精礪業。粗潤色於 皇謨。洗手奉公。免忝塵於明鑒。區區之蘊。訥訥難窮云云。

謝奇平章召赴禊宴啓

云云。美景良辰。方肆流觴之飲。下官末客。猥蒙折簡之招。退省僭榮。不勝厚慙。恭惟相國閣下。身生紈綺。職摠衡鈞。將相兼資。極門闈之燠灼。風流籍甚。寓泉石之逍遙。侔衡霍而鑿出奇峯。蹙江淮而疏開方沼。彩鴨浮沉於碧浪。翠禽嚶啖於雕籠。若此游觀。未曾聞見。及乎九陽令節。三月上除。追鄭國之遺風。方修禊事。慕蘭亭之勝集。特召嘉賓。豈繫圭竇之蹤。得與錦筵之末。伏念某。跼蹐之士。腐蘭之儒。乃緣居近於芳隣。亦被許叅於高宴。間青林而鋪座。環流水以送杯。瑤箏錦瑟之哀彈。絃將手語。雲髻月眉之絕艷。目與心期。輕風飄弄於舞衫。飛絮撲緣於歌扇。飲酣侵暮。倒載還家。醉夢方醒。忽若悞遊於仙府。宿醒未解。闕然阻謝於台階。第切感銘。益傾禱頌云云。

謝任秘監見訪啓

云云。車騎雍容甚都。忽枉相如之顧。庭宇蕪穢不掃。頗慙仲舉之居。恭惟學士閣下。博大真儒。寬厚長者。以貴而能下之志。訪貧也非病之身。騶馭方臨。里閭聳覩。所與來者。無非可人。可人何樂如之。是謂有客有客。但俎饌無六肴之美。樽醪非九醞之香。賓重主輕。酒薄顏厚。虛受貴人之過。徒爲後日之嗟。病莫造門。書不悉意云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七

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八

書狀表 隣國交通所製

蒙古兵馬元帥幕送酒果書

都省行

某月日。右謹致書于某官幕下。早春。伏惟鈞候動止何若。瞻企瞻企。我國久爲契丹侵擾。病在腹心。不能自除。豈意元帥閣下。將爲小邦。掃清醜穢。舉義遠來。暴露草莽。其在小邦。職宜早致犒師之禮。少慰勤苦。然初不知大軍入境之日。且係寇賊梗道。由是稽延。不以時修問於左右。竊思無狀。良用兢慙。惟大度寬之。始聞賊徒入江東城自保。小國乃以爲此已圈牢中物耳。不足患也。方遣人致謝。兼問起居。其使人未及上道。續有急報。果聞其黨出城自降。成就梟俘。舉國快心。異手同抃。此實大邦扶弱恤隣之義。而小國萬世一遇之幸也。感荷大恩。罔知所報。今者伏承王旨。略備不腆酒果儀物等事。特差某某官等。賚押奉送。其數目。具在別牋。幸勿以微薄却之。亦不以遲緩罪之也。惶恐惶恐。

蒙古國使賚廻上皇大弟書

某月日。使臣某至。奉傳鈞旨。備認皇大弟大王殿下起居萬福。欣慰良多。但來教。以小國不曾發遣女孩兒及會漢兒文字言語人。亦不進奉諸般要底物等事。督責甚嚴。聞令惶悸。不知所圖。上件人物。皆下國所乏。前已再陳所不能應。

副之由。輸寫肝膽。無所隱蔽。庶蒙炤悉。倘或矜恕。尙復徵詰不已。意者區區微誠。不足動大王之鑑耶。豈或慮矯飾之詞。而不之信耶。言若有飾。惟皇天后土知之。且小國勤事大邦。猶恐不盡其誠。況於贄獻之禮。雖不承嚴令。豈不欲務爲繁夥。浩侈以厭大國之心乎。然物之有無。豐瘠。係于風土。我國本介居山谷間。地甚磽确。雖有所產。例皆麤品。殊不合上國之用。徒以獻芹之意。歲備不腆般品。以修情禮而已。每枉鈞旨。徵索無既。小國其何以堪之哉。以有涯之用。供無既之求。決知不能。如以不能。獲罪於上國。亦乖依仰大邦。佇蒙撫恤之意也。其若青絲綾走絲等物。本非我國所產。此亦前所具陳。想大國已詳之矣。雖風土所生。隨時之有無。有進與未。況地所不產哉。其諸般名手匠人。亦如前書所陳。國無能者。故未能發遣。事輒違意。深恐深恐。伏惟大王殿下。挾大弟之貴。導天子之化。以綏靖四方。爲己任。其於遠人。時有以寬容。以示字小之義。實小邦之望也。所徵物件。雖不能依。數准備。粗竭帑儲。具如別錄。謹附廻使。俾所過州郡。交領檢獻。以此爲籍手之資。惟大王諒之。請勿以些小爲罪也。惶恐惶恐。

謝蒙古皇帝表

不行

云云。小邦無罪。久罹強寇之侵凌。大聖應期。特遣神兵。而汎掃。恩靈所及。疲瘵同蘇。伏念世承箕子之封。地攝契丹之壤。曾未有與我釋憾之故。奈今舉如此無名之兵。闌入封疆。大殘人物。願蜂毒之尙甚。出虎旅以莫除。豈謂皇帝陛下。

義篤恤隣。仁深字小。勅降鷹揚之衆。克平蟻聚之徒。僞王自斃於城中。餘黨悉降於鉞下。幽生再活。舉國懽呼。臣敢不祝天壽之無疆。少酬萬一。述臣職而嚮內。罔有二三云云。

蒙古國使賚廻上皇帝表

云云。星使鼎來。天書狎至。僂僕拜命。欣悚交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挺上聖之資。受昊天<sup>其</sup>之命。詔握樞臨極。居萬乘之獨尊。其下獨尊。天耀虎楊威。微一邦之不服。誕頒明詔。布及偏方。以文字之各殊。憑譯解而乃識。盛矣神兵之莫敵。靡然民宇之太同。伏念臣夙戴皇靈。恪供臣職。更沐自天之訓。倍深就日之誠。但千里限居於海陬。又一日難曠於藩守。倘離封境。邈越山川。容或蹈於梗艱。恐仰煩於惻恤。第增兢惕。滋切傾翹。云云。此已上蒙古以計契丹入境時所著

蒙古行李賚去上皇帝表 辛卯年

云云。自天降責。無地措躬。舉國震驚。同音號籲。中謝伏念臣猥將叢品。僻在偏方。曾荷大邦之救危。完我社稷。切期永世以爲好。至于子孫。寧有貳心。敢孤厚惠。忽承下詰。深疚中懷。事或可陳。情何有匿。其著古與殺了底事。實鄰寇之攸作。想聖智之易明。彼所經由。亦堪證驗。其再來人使着箭事。前此哥不愛僞作。上國服樣。屢犯邊鄙。邊民久乃覺其非。今春又值如此人等。方驅逐之。俄不見人物。唯拾所棄毛衣帛冠鞍馬等事。以帛冠之故。雖知其僞。尙疑之。藏置縣官。

將俟大國來人。辨其眞贗。今以此悉付上國大軍。則無他之意。於此可知也。又阿土等縛紐事。初不意結親之大國。乃無故加暴於小邦。擬寇賊之來侵。出軍師而方戰。忽有二人突入我軍。癡軍士不甚考問。捕送平州。平州人恐其逋逸。略加鑢杻。申覆朝廷。朝廷遣譯察視。以其語頗類上國。然後解械慰訊。兼贖衣物。隨譯前去。則初雖不明所致。其實亦可恕之。又哥不愛人戶於我國城子裏入居事。此等人嘗與我國邊人。迭相侵伐。其爲冤讎久矣。邊民雖愚。豈容讎敵與之處耶。事漸明矣。言可飾乎。其投拜事。往前河稱扎刺來時。已曾投拜。今因華使之來。申講舊年之好。伏望云云。乾坤覆露。日月照臨。翰實察情。苟廓包荒之度。竭誠盡力。益輸享上之儀云云。

## 國銜行答蒙古書 壬辰二月

云云。伏蒙手教。備認鈞候起居萬順。副吾常所禱祝。誠抃誠抃。加之俯問。耗息滋悉。不勝感荷。所諭淮安公趙大將軍褒賞之事。此人等善與大國。講和結好。功勤不小。故朝廷方議行賞。況今所諭如此。敢不祇稟。其邊封每城留置達花赤接遇之事。亦一一承命。但前來契丹漢兒等廻送事。本不多人耳。其罪早合誅夷。以子不忍之心。留置京師。因年年飢饉疾疫。物故者過半。或其中屢有逋逸者。捕送海島。亦皆飢死。唯有些小餘類。今聞大國之入境。妄意其本國兵馬。謀欲逃去依附。其辜負我叅養之恩。在所不忍。已皆誅戮。唯此不如所教。惶恐



萬萬。惟閣下恕之。言如飾也。天其鑒之。

同前答兒巨元帥狀

云云。某僻在海隅。聞高義之日久矣。但日夜傾仰而已。伏蒙手教。備認鈞候動止。康和萬福。不勝欣抃。噫。不意公之過自謙揖。曲垂問訊。有踰骨肉。非分所敢當也。且親愛之情。無間遠近。以予懸懸之心。知閣下亦不忘遺不穀也。惟冀珍重自愛。善保千金之軀。益護小國耳。無任惶悚之至。

淮安公答同前元帥狀

右某。辭違已後。伏想鈞候起居何似。忽沐手教。備諳雅履。康和萬順。其爲欣抃。言所未周。某頃者全荷閣下之保護。得完微喘。跋涉無恙。尋還本國。但日夜北望翹企而已。不意仁人之不忘疇昔眷顧之意。至辱榮問如此。非吾瓊瑣所敢當也。予無所倚。倚閣下如大山。惟冀爲小子。千萬自愛。享壽千秋。益加扶護耳。無任云云。

送蒙古國元帥書是年三月池義深費去

右啓。季春。緬惟元帥幕府節下起居萬順。馳戀之誠。靡須臾暫捨也。前所使陪送行李。郎將池義深。來稱貴國廻駕次。喻你等此去。須於春三月時。發遣人使。會得我國坐住處。今依所教。復差前使池義深及若干人等。發遣前去。其每來文字內所及諸馘事。圖踵後廻報。伏冀炤悉。又閱淮安公所蒙手簡。稱你國選

揀人戶。赴開州館及宣城山脚底。住坐種田。竊思大國所以割與分地。將使吾民耕食。則其義在所欣感。然我國每處人民牛畜等物。故損失者大夥。故遮一國區區之地。尙不勝耕墾。忍使輸爲茂草。況於千里邈遠大國之境。將部遣甚處人物牛畜等。使之耕種耶。力所不堪。理難強勉。惟大度諒之云云。

送撒里打官人書 壬辰四月

右啓。孟夏。伏想台候佳勝萬福。傾仰不已。前次所諭。進皇帝物件內。水獺皮一千領。好底與來事。我國於這箇物。前此未嘗有捕捉者。自貴國徵求已後。始以百計捕之。亦不能多得。故每次所輸貢賦。艱於准備。今所需索。其數過多。求之又難得。未堪應副。然旁搜四遐。月集日儲。猶未得盈數。粗以九百七十七領輸進。惟冀照悉。又稱國王諸王公主郡主大官人童男五百箇。童女五百箇。須管送來事。如前書所載我國之法。雖上之爲君者。唯配得一箇嫡室。更無媵妾。故王族之枝葉。例未繁茂。又以國之偏小。臣寮之在列者。亦未至師。師而所娶不過一妻。則所產或無或有。或不多人耳。若皆發遣上國。則誰其承襲王位。及朝廷有司之職。以奉事大國耶。若貴國撫存弊邑。使通好萬世。請蠲省偏方叢土。所不得堪如此事段。以示字小扶弱之義。幸甚幸甚。又稱諸般工匠遣送事。我國工匠。自昔欠小。又因飢饉疾疫。亦多物故。加以貴國兵馬經由大小城堡。以權害被驅者不少。自此耗散。而莫有地着專業者。故節次不得押遣應命。此

皆以實告之。伏惟諒情哀察。又於趙兵馬處所屬當義州民戶檢會物色事。已曾行下其界兵馬。委令根究。則告以其城守與民戶等。乘桴逃閃。因風沒溺。故便未得顯驗。請照悉之。其餘文字內所及。一一承稟。又貴國還兵次。所留下瘠馬。每處搜集。凡十五匹。卽令收管牧養。今此行李。并剪去奉進。無任云云。

答河西元帥書 壬辰五月

右啓。今月某日。貴國使介至。奉傳珍緘。備認鈞候起居萬福。兼蒙問訊滋悉。欣感交深。不可勝道。前發遣押船兵使人回來。稱阿每。幸值大官人閣下管領。故凡所違失。無不曲加救護。遂使畢事無恙。至於還國矣。聞之深感深感。噫。非仁人君子之恤隣扶弱。特地有營救之意。則疇及是哉。又所諭蒙古大官人文字內。高麗攻取海島船隻軍兵。無國王分付官軍名職數目。則其所送人物。乃於沿塞州城。方選揀訖。而時已迫急。無暇告覆朝廷。遂發去。以是不得覩縷名目。其界兵馬。亦以貴國親來押去。故不須具悉名職數目。此皆因時商酌所致。然耳。伏惟明鑒照悉。善爲辭焉。夏熱。惟冀順時自愛。益復救護小國。實愚之望也。云云。

淮安公答河西元帥書

某啓。今月某日。忽奉手教。具審鈞候動止佳勝萬福。其爲欣抃。手與心會。兼承過示謙挹。先辱榮問。至以華袞之褒。賁飾陋質。非予微分所敢當也。今者聳聞

節下承奉聖旨。收撫遼東等路。歡慶倍常。但以江山阻隔。靡由攀晤。第增瞻戀而已。炎序方仲。惟冀爲天下自嗇。以副予傾禱之心。幸甚。無任惶悚之至。再拜謹啓。

送某官狀

右啓。春寒道里阻脩。遙想行旆。跋涉佳勝。伏增瞻佇。近者淮安公件送節下。過分後來。傳台教。有要海船及軍人。限今年三月初三日。會到宣城山事件。卽命有司。指揮西北面兵馬。令募軍人及舟楫。選揀官員。管押前去。然水程風濤。不可預剋。但未識及期與否爾。惟節下諒之。不宣。謹啓。

答蒙古官人書 壬辰九月

右啓。今月某日。忽奉鈞旨。伏蒙幕府遠涉千里。辱臨弊境。首貽誨音。欣感欣感。但所詰數段事。實非我國本意。深以此爲恐。敢布腹心。惟冀大度矜之。其所稱你者。巧言語。說得我出去後。却行返變了。入海裏住去。不中的人。宋之章許公才。那兩箇。來的說謊。走得來。你每信那人言語。呵返了也事。我國與上朝通好久矣。頃有宋立章者。來言上國將舉大兵。來征弊邑。其言有不可不信者。百姓聞之。驚駭褫氣。過半逃閃。城邑爲之幾空。蓋雷霆一震。天下同驚。以是予亦不能無懼。又慮些小遺民。若一旦掃地皆逋。則恐不得歲輸貢賦。以永事大國。因與不多殘口。入瘴毒卑濕之地。以求苟活耳。寧有他心耶。皇天后土。實鑒之矣。

又稱達魯火赤交死。則死留不來。如今你每拿縛者事。右達火赤其在京邑者。接遇甚謹。略不忤意。大國豈不聞之耶。又於列城。委令厚對。其間容或有不如國教者。予亦不能一一知之。惟上國明考焉。其拿縛上朝使人。無有是理。後可憑勘知之。又稱你本心投拜出來迎我者。本心不投拜軍馬出來與我廝殺者。今聞大軍暴露原野。雖大國不諭之。其在小國。禮當親自迎犒。然樊邑之移于宵深偏地。本非上國所令。而顧不能無咎責。故且恐且惡。未以時展謁耳。其投拜之心一也。豈有二哉。且小國雖愚暗。既知畏服大國之義。其嚮仰有年矣。豈於今日。乃生叛逆之心耶。仰冀明鑒。赦過字小。撫存外蕃。實予之望也。無任云云。

答沙打官人書 壬辰十一月

右啓。忽奉鈞旨。伏審台候萬福。欣慰倍切。前者大國。以國王不出交大官人出來爲諭。小國如前書所載。雖畏懼大國。入處于此。以勤仰之心。有加無已。故不敢違忤嚴命。已遣大官人某。詣幕下方候寵答。而復以國王不出交。崔令公出來事及之。所諭踵至。如此樊邑。將若之何。伏望幕下。諒窮迫之情。小示以寬。以副傾企之望。幸甚。其所輸皇帝處國信。則雖竭力盡誠。勤於准備。方小國之移徙也。唯與不多人民。倉卒入於水內。所轉財物。亦爲欠少。故以微薄土物。聊欲表誠耳。今蒙鈞旨諭及。更罄所有。小添前數奉進。慙恐慙恐。趙兵馬宋立章發

遺事。叔璋自上國廻來次。不幸值心腹之疾。至今猶未安較。故未卽發遣。所謂宋上章者。我國之遷移。莫不因其言。而其後我國兩馭使佐。自上國還來。言立章所言。本非上國之意。不可謂的實。於是朝廷僉議。以爲此人。非特以浮說妄言。動搖衆心。亦使萬人逃閃。至令一國大遷于此地。罪不可赦。遂捕送深。篤海島久矣。今依來命。已遣人卽其所。將收拿發來者。伏惟炤悉。無任祈恩望惠。激切之至云云。

上都皇帝起居表

云云。箕封繫迹。邈居日出之邦。漢闕懸心。遙祝天長之壽云云。

陳情表

云云。下國有傾輸之懇。膠漆益堅。上朝加譴責之威。雷霆忽震。聞命怖悸。失聲顛號。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資。寄于荒服。仰戴天臨之德。舉國聊生。篤馳星拱之心。嚮風滋切。夫何徵詰。若此稠重。力所不堪。宜將誠告。言如可復。當以實陳。其詔旨所及。添助軍兵。征討萬奴事。繫僻土是居。弊邑本惟小國。况大軍所過。遺民能有幾人。在者尙瘡痍之餘。加之因飢疫而斃。故莫助天兵之用。無奈違帝命之嚴。罪雖莫逃。情亦可恕。其親身朝覲事。自聞啓統。早合觀光。矧外臣榮覲於九天。固所望也。然藩位難虛於一日。茲實恐焉。其出人戶使沙里打見數事。游舌所傳。大兵將討。在愚民而易惑。舉恒產以多逃。衆所同爲。勢難固禁。顧家

戶蕭然如掃。乃反爲茂草之場。若君臣子爾獨存。懼未辦苞茅之貢。庶收殘口。永事大邦。雖潛藏江海之間。猶夢寐雲霄之上。實畏懼之所致。冀聖明之不疑。心苟一於始終。地何論於彼此。伏望云云。廓包荒之度。垂字小之仁。存蓬艾之生。倘許全於一國。奉山野之賦。必不後於諸侯云云。

同前狀

臣某謹頓首再拜。奉書于皇帝紫微闕下。臣以一二所望事件。已具表言之。猶有鬱結於心。未盡陳露者。於表內不得備載。申以狀陳布之。辭義繁冗。恐煩聰鑒。誠恐誠恐。伏惟聖慈。一賜覽焉。契邑本海外之小邦也。自歷世已來。必行事大之禮。然後能保有其國家。故頃嘗臣事于大金。及金國鼎逸。然後朝貢之禮始廢矣。越丙子歲。契丹大舉兵。闖入我境。橫行肆暴。至己卯。我大國遣帥河稱札臘。領兵來救。一掃其類。小國以蒙賜不貲。講投拜之禮。遂向天盟告。以萬世和好爲約。因請歲進貢賦所便。元帥曰。塗路甚梗。你國必難於來往。每年我國遣使佐。不過十人。其來也可賚持以去。至則道必取萬奴之地境。你以此爲驗。其後佐使之來。一如所約。每我國輒付以國信禮物。輸進闕下。獨於甲申年。使臣着古與。不以萬奴之境。而從婆速路來焉。然依舊接遇甚謹。又付以國信前去。其後使介之來者。稍至間闕。小國竊恠其故。久而聞之。則于加下遮出中路。殺了上件使臣所致也。如此已後。于加下僞作上國服樣。入我北鄙。殘敗三城。

萬奴亦攻破東鄙二城。其服色亦如之。自是踵來。侵伐不絕。又萬奴與上國使佐之。向我國者。給言高麗皆倭國。慎勿前去。使佐不聽。且欲知真僞。遂便行李。則先遣其麾下人。僞爲我國服着及弓箭。遂伏兵於兩國山谷之間。潛候行李。出射趁殲。因令伴行人報云。高麗所作如此。背逆明矣。請停前去。固令還焉。然適有自萬奴麾下逃來。王好非者。細說其事。故我國得知之。無幾。何聞大兵入境。小國以通好之故。殊不意上國之兵。而久乃知之。然莫識所以行兵之故。帥府沙里打大官人移文言。倭國殺我使臣。着古與。及射東路使臣。何也。以此行兵聞罪耳。我國以曾知之。縷細。故具以實對之。更行投拜之禮。大軍亦詳兩人所詐。豁然大寤。遂許班師矣。方大軍之還國。尋遣兩馱行李。奉進國信禮物於皇帝闕下。而君臣因相賀曰。比來以道路不通。阻修朝貢之禮。大乖從前和好之本意。常以此爲慮。今既遣使達誠。則是固可賀。而又大國常以丐加下萬奴之罪歸于我。我國無以自明。懼代他人受誣。而賴大軍親臨根究。使上國之疑。渙然如冰釋。則吾屬知免矣。始可以寧心定慮。一專於奉事上朝之日也。未幾忽有宋立章者。從池義深行李。詣在上國。逃來言。上國將舉大兵來討。已有約束。百姓聞之。驚駭顛蹶。其逃閃者多矣。俄又聞北界一二城逆民等。妄諭其城達花赤。殺戮平民。又殺臣所遣內臣。此人是候上國使佐。值行李則迎到京師者也。而乃殺之。因以作亂。聲言大國兵馬來也。又聞上國使佐到義州。令准備。



大船一千艘。待涉軍馬。於是舉上下無不震悸。其逃之者又過半矣。逋戶殘廬。歷歷相望。鞠爲茂草。見之不能無悵然矣。君臣竊自謀曰。若遺民盡散。則邦本空矣。邦本空則其將與誰歲辦貢賦。以事上朝耶。不若趁此時。收合殘民餘衆。入處山海之間。粗以不腆土物。奉事上國。不失藩臣之名。上計也。蓋以心之所屬。不關於地。苟以一心事之。想上國何必以此爲咎耶。於是遂定計焉。然則我國之遷徙于此。不過此意耳。寧有他心哉。天地神明實鑒之矣。不意大國以浮說所傳。遣之以大兵。臨莅樊境。凡所經由。無老弱婦女。皆殺之無赦。故舉一國喪精失氣。顛倒怖懼。莫有聊生之意。且君是天也。父母也。方殷憂大戚如此。而不於天與父母。而又於何處訴之耶。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慈。諒小邦靡他之意。勅令大軍廻轅返旆。永護小國。則臣更努力竭誠。歲輸土物。用表丹悃。益祝皇帝千萬歲壽。是臣之志也。伏惟陛下。少加憐焉。無任望天延佇。希恩慕德之至。謹奉狀陳乞。以聞。謹狀。

送晉卿丞相書

右啓。冬寒。伏想台候清勝。萬福。瞻戀瞻戀。恭惟丞相閣下。以磊落奇偉。命世之才。際風雲之慶會。孕育周孔。吹噓高舜。檀文章道德之美。潤色帝化。發揮廟謨。使清風爽韻。橫被四海者久矣。予以邈寄海外。宵遠之邦。故猶不得早聞紫鳳紅鸞之出瑞於上朝。昧昧焉真可笑也。近憑小國使介。略聞緒餘。大恨知之之

晚。然在此幽僻之中。尙能邀聽風聲者。豈以其白玉騰精。而靈暉之所燭者遠矣。青蘭挺質。而餘芳之所播者多焉者歟。猶愈於聾者之便不聞金玉之音也。瞻望瓊樹。傾渴不已。兼聞閣下廼眷小邦。遇我賤介也。溫然如春。扶護甚力。遂使之遄還。不至淹久。銘感之心。言所不盡也。今者又遣使介。詣皇帝闕下。伏望閣下。益復護短。特於旒冕之下。乘間伺隙。善爲之辭。使小國可矜之狀。得入聰聽。永永安樊邑。則予雖不敏。敢不報效萬一耶。此言如飾。天日照臨。無任惶悚之至云云。

答沙里打書

右啓。前月某日。忽奉鈞旨。備認體候。動止萬順。欣喜倍萬。所諭皇帝處廻去文字事。一一祇稟。已具表章。尋發遣使介前去。伏惟炤悉。我國如前書所載。雖畏懼大國。入處山海之間。其所以仰奉上朝。尙爾一心。以是今聞大軍之入境。卽遣使佐。謹行迎問之禮。繼蒙辱賜鈞旨。申遣使人。賚不腆酒果禮物。勞問左右。則小國之無他。亦於此可知也。苟以一心事之。不關地之彼此。冀幕府不必以遷徙爲咎。待之如舊。則實小國萬世之福也。所遣詣皇帝處一行使人。先就幕下。聽取處分。其使人之進退。行止禍福生死。皆在幕府之掌握。伏望曲加扶護。善爲指揮。兼羨慕下使人。導達於皇帝闕下。永護小邦。則予亦敢不感至銘骨耶。其大官人投拜事。小國業已畏懼。入此幽僻之中。則雖大官人。心志耗喪。日

益以拙。月益以鈍。未遽趨造左右聽命。悼惶顛倒。罔知所裁。惟大度寬之。無任希恩望惠之至。不宣。再拜謹啓。

送蒙古大官人書 壬辰十二月

右啓。今月某日。我國使介至。伏聞帥府新統大軍。始開蓮幕。未及旬朔。先聲大震。凡列國之人。莫不拭目改觀。庶幾蒙被德蔭者皆是。況若區區弊邑。其欣躍之心。倍萬常倫也。兼蒙鈞慈。憫我國兩馭行李之久淹者。今悉放遣。此亦銘感罔極。言所不旣也。所諭予及崔令公之出來事。如前上舊帥府書所陳。我等既畏懼大國。入此山海之間。則其於出觀。日益滋怯。所以難之耳。傾仰之心一也。寧有他哉。伏惟閣下。諒情而寬之。兼所諭趙兵馬發遣事。其寢疾至今。猶未佳裕。故未卽依教。不然。叔璋之往來上國。慣矣。豈今憚其行哉。宋立章者。前已承舊帥府所及。其時卽羌人就所配海島。收拿發來。待之久矣。然以此時風水甚惡。邈無消息。故未卽捉遣。惶恐惶恐。前所遣詣大皇帝處。我國使佐之進退。專在閣下之指揮。伏望善爲之辭。導達於皇帝闕下。幸甚。無任戰汗之至。不宣。再拜謹啓。

答蒙古大官人書

右啓。今月某日。忽奉來教。備詳鈞候動止。萬順。欣喜倍常。但所稱皇帝處。廻去文字事。邇來久未審。皇帝聖體何似。禮宜忤問起居。况復蒙幕府所諭如此。予

亦豈不思奉答天子之休命耶。然年前大軍之辱臨弊境也。我國累次所遣使佐及其負擔下卒。輒蒙鈞慈。遂旋廻遣前來。故使者之往來絡繹。略無疑懼於心者。是幕府所鑒知也。今聞前所遣皇帝處兩馱使人。被寵命將還。適值大軍之方戾弊境。反見勒留未還。又小國聞大軍入境。卽發遣使介。謹行迎犒之禮。而其使人及負擔禮物人卒。至今未蒙放遣廻來。愚聞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則異於是。兵交非所意也。小國聞大兵之臨境。猶不敢稽遲。粗以不腆信餉。勞問行李之勤。而反被拘留。其在國人愚惑之心。得不疑且懼哉。然則其遣以大官人奉書于皇帝闕下。愈所疑懼也。伏惟諒之云云。

答東眞別紙

云云。夫所謂蒙古者。猜忍莫甚。雖和之。不足以信之。則我朝之與好。非必出於本意。然如前書所通。越己卯歲。於江東城。勢有不得已。因有和好之約。是以年前其軍馬之來也。彼雖背盟棄信。肆虐如此。我朝以爲寧使曲在彼耳。庶不欲效尤。故遂接遇如初。以禮遣之。今國朝雖遷徙都邑。當其軍馬之來。則猶待之彌篤。而彼尙略不顧此意。橫行遠近外境。殘暴寇掠。與昔尤甚。由是四方州郡。莫不嬰城堅守。或阻水自固。以觀其變。而彼盖有吞啖之志。以圖攻取。則其在列郡。豈必拘國之指揮。與交包禍之人。自速養虎被噬之患耶。於是非特入守而已。或往往有因民之不忍。出與之戰。殺獲官人及士卒。不爲不多矣。至今年

十二月十六日。水州屬邑處仁部曲之小城。方與對戰。射中魁帥沙打里殺之。俘虜亦多。餘衆潰散。自是褫氣。不得安止。似已廻軍前去。然不以一時鳩集而歸。或先行或落後。欲東欲北。故不可指定日期。又莫知向甚處去也。請貴國密令偵錄可也。云云。

和州答對境鎮州牒

云云。沐來文。該近爲逃人越境。羌人趁蹤至沿海路。逢行人奪衣物而廻。具由申移上司。除本人理罪施行外。今將元奪到衣服并所直信贓價直羌人責送事。卽申覆朝廷。取指揮到。貴國恩義可感。其我國人見劫衣服。當推本人以給恰好。但所送信贓價直者。是則本人衣服外餘剩之物。受之非理。苟非其理。雖一介所不可當受。如或受之。恐非兩國來往和親之意。故還之。宜管送。勿至拖延。朝旨如此。今羌人將秀前去。伏請炤驗領取云云。

上大金皇帝表

癸巳三月遣司諫崔璘去迷路還來

起居表

云云。路距玉京。未識幾千餘里。心懸藁闕。固非一二許年。區區之懷。吶吶難旣云云。

表

云云。朝天路阻。戀闕情深。感念古今。嗚咽寤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乾坤覆燾。

日月炤臨。應天順人。宅萬世無疆之地。柔遠能邇。得四方嚮內之心。伏念臣。權襲世封。愧叨藩職。自小國之基構。憂在戒隣。及上朝之撫綏。泰然無患。久荷大平之化。切輸樂率之誠。豈圖獷俗之猖狂。反致神州之遷徙。始而憚若。未詳京邑之攸都。久迺聞焉。又味道塗之安自。加以寇兵之爲梗。曠修歲信而展儀。况所謂獷俗者。旣已屠殘於庶邦。又將吞噬於弊邑。故豁拋其舊壤。遂入保於瘴鄉。奈緣今日之阨艱。益慕大邦之恩愛。每對賜書之堆積。不堪隕涕之霧霑。因念誠苟有加。事無不濟。行不避險。直凌江海以勉歸。往必有時。非若穹蒼之難到。肆馳賤介。聊達微情。仰賴天扶。倘得通於鳳陛。雖栖地僻。若已覩於龍顏云云。

物狀

云云。芹暄之賤。非所奉於至尊。山海之寬。亦兼容於微薄。前件物等。殘邦薄產。遠道輕賫。不堪頽面之慙。祇表丹心之懇云云。

密告女真漢兒文

密諭女真漢兒等官人。其每次所通事。一一知之。比來你每及回回阿萬等諸國人。厭隨蒙古投來我國者。袞袞不絕。其人等皆來傳你每所言云。阿每久爲蒙古驅逼。不堪其苦。又累載相從。細詳其本心。其猜忍莫甚。然今之不殺阿每者。非愛之也。凡攻破諸國城堡。欲借力驅使耳。若諸國摠亡。則必不存阿每

矣。是故頃者羊波奴甚憤之。方蒙古之伐東真也。率其屬往其本屯。盡殺了留。在男女。遂入石城自保。蒙古於癸巳甲午年間。攻其城。殺了底。自是後常疑吾屬者久矣。終必屠之可知也。聞高麗入都水內。地甚寬廣。又善遇異國歸降者。各給口分田地。使耕而食之。其居可樂也。欲於此時。逃出歸投。但難於出去。姑俟其隙矣。每來人所傳如是。其言不可不信。何者。且我國與你每國通好。僅百年。而略無嫌隙。况自未入水內時。於每處置投化場。以處你每之投來者。各給以上田。令耕墾安生樂業。其若官人者。許通仕籍。今於水內亦爾。則你每豈不聞之耶。其欲來投信然矣。果若爾言。則偕十人而來者。給廩食若干。金帛若干。偕百人而來者。加等三倍。次而上亦如之。非特賞賜如此。皆處以好地安之。慎勿疑也。豈唯你每而已哉。諸國亦然。

蒙古皇帝上起居表

戊戌十二月  
日以致仕述

云云。千里青丘。雖守區區之分。九重丹闕。想瞻穆穆之光。願天壽之無疆。獨臣心之所有云云。

表

云云。戴天無貳。指日可明。諒直之懷。披露迺已。中謝伏念臣。邈居荒服。叨據蔽藩。自惟僻陋之小邦。須必庇依於大國。矧我應期之聖。方以寬臨。其於守土之臣。敢不誠服。申以兩年之講好。約爲萬世之通和。投拜已來。聊生有冀。蓋昔已

卯辛卯兩年講和已後。自謂依倚愈固。舉國欣喜。惟天地神明知之。豈謂事難取必。信或見疑。反煩君父之譴訶。屢降軍師而徵詰。民無地着。農不時收。顧茲茂草之場。有何所出。惟是苞茅之貢。無奈未供。進退俱難。悼惶罔極。因念與其因循一時而姑息。孰若冒昧萬死而哀號。茲殫瘠土之宜。粗達微臣之覲。伏望皇帝陛下。仁深柔遠。德尙好生。但勿加兵革之威。俾全遺俗。雖不腆海山之賦。安有曠年。非上于今。期以爲永云云。

物狀

云云。僻土下臣。久曠俟藩之禮。殘邦薄產。又非天府之容。前件物等。品色未精。名般最少。雖有輕干之愧。尙憑大度之寬云云。

送唐古官人書

云云。冬寒。伏惟台體起居何若。不勝瞻竚。小邦事件。一如前之再三所達。曾於己卯辛卯兩年投拜講和已後。謂可聊生。舉國欣喜。亦天地神明所證知也。噫。小國之今茲情狀。皆帥府大官人所臨親見。予復何言。閣下其不爲小憐耶。恐懼顛沛。猶未遑安。伏望鈞慈。特於皇帝旒冕之下。善陳實狀。以一言之重。完護小邦。恩及萬世。則其爲欣感。曷可勝陳。謹以些小不腆土宜。輕贖尊嚴。惟冀檢納云云。

送晉卿丞相書



云云。季冬。伏惟鈞體佳勝萬福。予竊伏海濱。聞高誼之日久矣。今丞相閣下以公才公望。黼黻帝化。經濟四海爲己任。雖千里之外。想趨鼎席。倍萬瞻企。小國會於己卯辛卯兩年。投拜講和已來。舉一國欣喜。方有聊生之望。惟天日照臨。言可飾哉。其享上之心。尙爾無他。近因上國大軍。連年踵至。故人物凋殘。田疇曠廢。由是阻修歲貢。大失禮常。進退俱難。以俟萬死之罪。孰爲之哀哉。但丞相閣下。通詩書。閱禮樂。文墨位宰相。則其古人所謂修文來遠之意。豈不蓄之於胸次耶。幸今以土地輕薄所產。遣使介奉進。皇帝陛下。惟冀丞相閣下。少諒哀祈。以下國小臣可矜之狀。善爲敷奏。導流帝澤。更不遣軍興。保護小邦。俾子遺殘民。得全餘喘。則其嚮仰閣下。祝台壽萬年。烏有窮已。謹以不腆風宜。餉于左右。庶或領納。無任惶悚之至云云。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八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九

表

## 柳樞密公權乞辭職表

臣某言。臣久罹疾病。不得趨事奉公。乞解官職者。功未大而賞厚。難以久居。天雖高而聽卑。必從所欲。敢敷危衽。仰觸嚴威。中謝伏念臣。門地平微。才資拳曲。早從仕宦。幸得沐芳而彈冠。自守質愚。本嘗附熱而炙手。猥蒙 聖矜。過記微臣。擢升喉舌之司。常置冕旒之側。蓬山承乏。曾叨儒者之榮。銓部備員。亦越平生之望。徒糜芻粟。無補涓埃。俄轉秩於紫樞。又兼權於華省。帝王顧問之緒。軍國稠密之機。在捷手利刃而猶懼不支。豈綿力薄才之所能堪副。常恐挈瓶之易溢。每觀止水以自懲。有叔夜之七不堪。勉強從事。負孔戣之二宜去。因循在公。福過災生。憂深疾作。手足惰窳而未便於指使。支體委隨而幾至於蹶顛。此豈因寒暑之乖。亦非有霧露之犯。蓋由才微而任重。德薄而官崇。窃位已多。妨賢亦久。以積年之過幸。致今日之煩痾。悟雖已遲。退亦何晚。與其曠官而速誚。厚忝 主知。孰若揣分而退身。偷生 聖代。私情自迫。漏意難移。伏望 聖上陛下。推父母愛憐之心。廓天地包含之量。念臣未安於高位。諒臣實發於至誠。特降俞音。俾全餘喘。則小延日月。復觀大化之殷流。雖阻雲霄。烏有忠誠之暫

已。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昨因風病。具表乞解官職。伏蒙今月某日。特降手詔不允者。驚駭之力已疲。急於免軛。螻蟻之誠雖切。難以動天。本守不移。敢辭再瀆。中謝伏念臣。實緣資序。汙蟻朝廷。久貪優渥之私。果被沉嬰之疹。當夙夜在公之日。常戒滿盈之况。淹延伏枕之時。豈宜曠素。此又不退。何以爲顏。茲陳危苦之辭。願避高華之位。殘骸無益。上聽不廻。而不例委於掖垣。特自內降於手詔。方困頓中。扶掖廼興。伏見詔書曰。人惟求舊。又曰。圖任舊人共政。雖至人不遺於簪履。而小臣無補於絲毫。加又大明無遺察。而猶曰多忘。衆賢皆挾輔。而尙言孤立。夫何慰誨至此。綢繆病身。便於退安。故嘗觸冒。嚴勅責以辜負。茲獨震惶。陛下容無用之才。而尙不忍遣歸。微臣受過厚之恩。而豈不欲勉進。但劇位非臥理之地。而上天有可畏之明。雖然懷祿而飾讓。則斯謂好名。無疾而求安。則是亦近誣。如臣者。才雖至淺。性本不欺。在朋友之間。猶以誠信自許。况君主之側。安敢矯訐而言。誠以病莫能興。榮以爲懼。伏望 聖上陛下。霽雷霆之怒。廻日月之明。不奪微誠。使安老境。則揜揜斥鷃。樂自適於逍遙。得水傷龜。恩豈忘於頃刻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昨以癡疾。累表乞退。伏蒙今日。復降手詔不允者。匹夫難奪。敢沓貢

於血誠。嚴勅屢加。尙阻聞於頷可。周張失次。啓處不違。中謝窃以際會之間。進

退非易。上不以苛留爲惠。而露洩其短。下不以冒處爲榮。而蹶踣於終。然後上

下相知。情禮曲盡。朝無曠官之誚。人有遂性之宜。伏念臣。非以才昇。本緣幸進。

文雅不能絢飾。吏事經術。又未潤色。皇猷。翱翔要津。疣贅賢路。遽迫負薪之疾。

益懷覆餗之虞。王言温密。而慰訊滋深。御醫旁午。而診視不絕。淚盈襟袖。

感入肺腸。雖賴聖人之恩靈。苟延時月。自驚曩日之形狀。坐變朝昏。亮宜退

安。敢意復進。臣又聞在位之人。當平居無事。則略無求退之心。及一旦臨病。亟

求解職。此則非敢惡榮而止。自惜其身命而已。臣勢雖類此。實則異焉。常懲滿

溢以未寧。豈味歛收而早退。徒以上之優渥厚矣。臣之報効缺然。所致於君。唯

此身耳。苟循諸欲。其若恩何。故未勇於乞閑。但自努於竭節。今則體已瘠而無

拜跪之力。步已澁而闕趨踰之儀。既不得起守官班。又何宜臥腐公廩。古者廣

德稱病。而漢帝罷令就第。裴度稱疾。而唐皇許以在家。此皆國家之所庇依。帝

王之所倚注。雖惜其才賢。而不欲許遣。亦憫其老病。而不使逼來。况臣本無補

於經綸。復久罹於疾疹。有何冀望。而又遷延。病翼遲迴。久費浴池之惠。困魚跳

伏。驟思游海之心。伏望聖上陛下。示聖德之兼容。委天光之旁燭。俯從哀請。許

遂退藏。用茲俸祿之豐。畀以英豪之佐。必有異士。堪守劇權。區區之誠。天日

昭臨云云。

柳公謝賜石斛丸表

臣某言云。千金珍藥。特紆善救之私。六尺殘軀。已有更生之望。凌兢何措。奉戴失容。中謝伏念臣。昨罹風痺之交侵。乞免官班之非據。雖退適於蛙井。仰感天恩。尙未離於蟻床。臥更歲律。百方莫療。五氣相乖。惟石斛之名丸。實金篇之遺訣。補精益內。既著於方經。壯骨輕身。又聞於術士。如非內府之秘蓄。誠匪人間之易求。豈意至仁。俯矜舊物。命良醫而聘技。降溫詔而霈恩。未及拜承。更思平昔。顧尙味養生之術。致此沉嬰。又豈施醫國之言。有所裨益。無功可副。受賜自慙。庶圖飲啜之勤。立獲靈奇之效。行復邯鄲之故步。免爲晏子之蹙行。苟保餘生。曷忘後效云云。

齋祭使車公若松謝賜宴西京公館表

臣某言云。榮踐綺都。方稅星奔之騎。叨叅藻宴。遽蒙露漑之恩。俯伏拜嘉。感兢失措。中謝伏念臣。心素期於公耳。才不稱於使乎。戾平壤區。光秉漢家之龍節。凌大同水。擬乘博望之仙槎。豈意聖上陛下。俯矜靡盬之勞。遙賜示慈之禮。玉俎之八珍。綺錯雲疊之九醞。星浮臣敢不飽義飲仁。滌情洗慮。攝事惟敬。承無疆之天休。仗國之靈期。不辱於君命云云。

任相公濡讓樞密副使吏部尙書表

臣某言云。雨露無私。本不嗇汪洋之澤。瓶甕有局。恐自貽傾覆之虞。敢瀝危

驚期還成命。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玷官班。學不熟精。無竇攸對。麴之辨。性惟質直。慕石立書。馬之謙。幸沐厚恩。驟登重位。謬掌喉唇之任。略無輪翮之能。十年批鳳於唐麻。榮踰涯分。一日放鸞於王谷。望極生平。皆非由錐穎之才。第自託葭莩之幸。敢圖異獎。又集孱軀。俾綴樞司之峻資。復兼選部之重柄。若又冒處。必將疾顛。昔者庾亮受中書。乃拜章而牢讓。羊祜遷開府。亦抗表而固辭。此皆外戚之羽儀。群臣之領袖。非不任股肱之寄。猶恐生肺腑之嫌。况臣無德可稱。無勞可記。直以恩親而暴進。遽蒙官職之過崇。雖天意之至公。懼物議之喧沸。無補於國。有疑於人。伏望 聖上陛下。貞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度。追寢殊尤之寵。更推英偉之人。無令具臣。獨集群謗云云。

同前謝表

臣某言云云。天地之恩一於終始。父母之命惟所東西。祇服寵光。伏增欣悚。中謝伏念臣。受資淺鰈。臨事迺踈。少而藉山苗之有麻。早承門蔭。壯乃患海棗之無實。始涉儒書。然未能游刃有餘。但不至面墻而立。寅緣戚屬。揚歷榮班。以俗學無用之軀。挾衆人易疑之勢。每蒙除拜。輒越階資。所難杜者群言。決不謂之公選。顧糜俸祿。三歲至千。自計功能。萬分無一。此猶滿溢。常恐顛隕。敢圖鳳綵之優辭。又擢鴻樞之密地。申兼銓部。俾品人才。無德以堪。人雖指之不可。違命則忤。臣亦難於固辭。沐膏雨之霑滋。凜薄冰而兢戰。感深涕下。恩重身輕。此蓋

伏遇 皇上陛下。摠攬群材。裁成大化。體漢帝之爲政。雖周何加。法燕王之禮賢。自隗而始。故容拙薄。兼示甄收。臣敢不拂暗思明。竭愚生智。苟耳目之所及。當夙夜而克勤。負輓服轅。盡微力而後已。糜身粉骨。豈洪造之足酬。臣無任云云。

宗室沔讓守司徒廣陵侯表

臣某言云云。駝鈕定封。優授通侯之爵。鵷梁不稱。恐興彼子之譏。誠不堪當。亮非妄飾。中謝切以五等之設。百王所同。盤石既堅。式振漢家之業。維城克固。永弘周室之基。然無德而驟封。亦有時而或躋。如臣者。智無炙蹠。愚甚守株。造次必儒。慙非河憲之嗜學。端恭率禮。窃慕東平之檢身。幸托蔭於先朝。久叨榮於蕃邸。此猶已足。常以爲憂。復遭 聖德之天臨。又記親緣之葶薄。賜之泥檢。崇以茅苴。俾兼五禮之權。卓處三台之右。饗鷄鵠而設樂。徒自眩焉。使蚊虻而負山。非所勝也。撫躬自慙。瀝血求辭。伏望 聖上陛下。察臣無絲髮之功。知臣懼瓶甕之溢。追還成命。更選宗英。豈無麟趾之賢。克守犬牙之制。臣無任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明綸不反。固殊削葉之封。淺器易盈。懼過飲河之腹。省循非稱。愧汗交并。中謝伏念臣天質缺昏。人材樗散。徒託乾坤之造。粗免踣顛。坐糜祿廩之豐。略微報效。偶緣天幸。復被 聖知。自從蘭阪之遊陪。嘗紆縉眷。何意楓宸之邃密。

又記榮屏特崇旬服之班。俾陟信圭之秩。本非公望。又踐台躔。八政修而七政齊。何德可致。一命僂而再命偃。以榮爲憂。方拜章以乞辭。復降詔而敦勉。此蓋伏遇 聖上陛下。仁親九族。智燭群心。用人若文王之時。於周爲盛。裂土如高帝之約。非劉不封。肆收謏薄之資。庸賁寵光之美。臣敢不礪修鈍器。鞭策駑才。心戰淵冰。益勉諸侯之孝。身爲屏翰。力匡天子之家。臣無任云云。

琴秘監讓翰林侍讀學士表

云云。爵以寵臣。蓋生眷愛。人不稱職。祇速顛隕。撫躬靡寧。敷衽自訴。中謝竊以翰林地密。學士資崇。况復叅講讀之筵。尤難應奉。苟不負該通之學。曷易承當。如臣者。濫巾儒林。附贅仕路。文詞鄙朴。慙非縉鳳之華。學問荒唐。又乏癡龍之辨。端逢盛際。驟擢清班。顧瓌曠之實多。方譴訶之是畏。敢圖豐眷。過錄虛名。遽加芝檢之優詞。俾玷花輒之高選。自代言於詔誥。爲愧已多。更備問於燕閑。偷榮莫甚。雖欲勉強而冒處。其如謗讟之交騰。伏望 聖上陛下。諒臣本出於至誠。知臣實懼於非據。追收渙號。更擇異才。不惟愚分之獲安。固亦物情之歸允。臣無任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命出中宸。選高內相。榮生望表。喜溢情涯。中謝伏念臣。器庸虛。性資朴直。文非華國。僅同童子之篆雕。用不適時。徒守古人之糟粕。偶緣科第。早躡班



聯自神考之膺圖屢蒙器使及陛下之嗣統益荷甄昇顧惟俗學之短才多歷儒林之清貫芸臺承乏已慙王象之才蓬觀備員又愧董狐之筆復兼叨於三字皆大過於一生尙懼多言未遑啓處豈意璿霄之眷命更加玉署之榮資恩以幸加淚因感墮此蓋伏遇聖上陛下臨政願理用人取長兼收膚受之儒運云未學膚受特霈膏霑之渥臣敢不激昂夙志澡雪昏襟理舊業之榛荒造次必是守孤忠之矢志夷險不渝臣無任云云

### 琴諫議讓同知貢舉表

云云有命忽加俾貳掄材之任撫躬非稱懼貽代匠之譏輒露危悚切思追寢窃以詞賦之選古今所難才長者或局於對偶而騁氣未周識近者或工於剽掠而使人易眩苟不精於取捨卽有濫於賢愚如臣者記聞荒唐襟靈淺鰓汗青積學曾未造於淵源餽白戰文幸首登於科第寅緣盛際汗蠖清班備更儒者之極榮已越平生之素望敢圖渙號復委重權雖聖度之有容顧人言之可畏力辭至懇頷肯爲期伏望聖上陛下史決無留高明委照惟勝職之是急忘反汗之小嫌更擇宗工使持文柄得賢爲寶上旣充泛駕之求守分自安臣亦免負山之愧云云

### 同前謝表

云云棘圍考藝宜推博大之儒楓禁疏恩誤及庸虛之品靡容遜讓徒極感藏

伏念臣。識謝辨饒。才慙吐鳳。辛邁風雲之嘉會。得依日月之末光。驟沐寵靈。屢遷華要。玉堂承乏。叨忝內相之名。藥省崇資。猥備諍臣之數。獎褒優縉。識量迺踈。力雖策於疲驚。萬無一補。學亦幾於荒廢。十有九忘。披卷得詳。掩篇則失。每躡文章之任。不堪俯仰之慙。豈意至仁。曲收舊物。忽降絲綸於宸極。俾司旗鼓於文場。汗渙難迴。強顏自處。典選是書生之宿志。拜命爲吾黨之榮觀。此蓋我聖上陛下。護短取長。匿瑕藏醜。謂倘有露塵之效。故委以衡石之權。臣謹當仗旁燭之皇明。礪下愚之天性。利其斤斧。苟有得於良材。備以棟榱。庶助成於大厦云云。

趙祭酒冲謝三字表

云云。任重代言。本屬該通之學。恩容承乏。過推庸鎖之資。省己自兢。覲顏何措。中謝竊以。詞翰之職。詔誥爲難。華而小實。則不足以遐暢聖謨。朴而無文。則亦難以究宣主意。惟其有游刃之妙。殆不貽血指之慙。如臣者。涉獵未至於醇儒。篆刻僅類於童子。自侍書東禁。顧嘗奉於清光。及正位北宸。尙不離於嚴陛。勞無可採。職有不供。果喧群議之沸騰。尋被有司之彈理。凡骨難淹於帝所。恍若夢驚。丹心猶戀於君軒。潛然涕下。豈意雲霄之邃。尙矜簪履之微。斷自一心。別加三字。纔擯內廷之密侍。復叅法從之邇聯。叨榮則多。較舊何損。此蓋聖上陛下。至仁含垢。大度包荒。至收屏斥之軀。遽玷清華之選。臣敢不激昂宿志。鑽

味古書。鉛槧不停。少補右文之化。粉糜爲誓。益堅報上之心云云。

任秘監永齡讓起復表

云云。慈顏永闕。猶鍾號慕之情。渙汗俯加。遽辱殊尤之命。所難勉受。輒敢冒陳。  
中謝伏念臣。早失父嚴。獨依母愛。洪惟鞠養。何以報其劬勞。奈迫官司。尙未專  
於定省。積茲罪釁。遭此閔凶。雖云百日之周。尙爾一心之痛。幾於滅性。誓以終  
身。何泥檢之批詞。俾墨綬而從事。披胷訴懇。瀝血求辭。伏望 聖上陛下。曲諒  
愚衷。特紓大度。許其遂服。使跂及於通喪。移以爲忠。猶得申於後效云云。

奇平章乞辭位表

云云。月盈則虧。物忌大滿。日入而息。人不常勞。况冒寵而久居。雖有悔而何及。  
敢敷危懼。乞解重權。中謝伏念臣。謬以庸虛。早登華要。自明廟而至 聖代。凡  
事三朝。由樞府而踐宰衡。又踰一紀。無功可記。尸祿則多。在平時猶懼其不支。  
况弱質早衰於多病。目昏翳而幾不辨物。體清瘦而尙未勝衣。若此不辭。又將  
何待。雖 君上有包含之德。而宰相非曠素之官。伏望 聖上陛下。推哀矜惻  
隱之心。憫老朽尨殘之物。特垂俞詔。許遂退藏。則漱和氣於聖時。餘生足養。掛  
丹心於帝闕。一日何忘云云。

第二表

云云。病未有間。敢貢退安之請。仁無遺舊。尙稽開可之音。實鬱下情。更干高鑒。

中謝 伏念臣。蠢不更事。惟而少文。本興戴鶻之家。論思非任。謬處問牛之地。燮理無能。方茲滿盈。不早酌損。果被沉痾之作。已瀕垂死之隣。非唯目暗而喪睛。抑亦脚枯而無力。不以此時而辭避。甚於昔日之因循。茲拜囊封。冀迴天聽。何俯頒於芝檢。尙莫領於芻言。苟迫恩威。復安寵位。人必諂飾詞而罔上。臣亦涉僞讓以釣名。值茲咎責之併加。重以頓嬰之轉劇。雖欲自久。其何以堪。伏望聖上陛下。諒臣蹇短而不欲妨賢。知臣老鈍而不堪任職。俾釋肩於荷擔。得遂性而優游。臣當退伏里閭。勉加藥餌。苟少延於餘喘。倘可效於後圖。悽悽之懷。吶吶難既云云。

任平章謝守大師上柱國表

云云。愛之欲其生。斯加寵渥。榮也祇爲辱。必速顛隳。偃僕拜承。精爽飛越。中謝伏念臣。階緣戚屬。揚歷周行。坐糜祿廩之豐。但知飽暖。久塞論思之地。蔑有功能。此已播於多言。猶恐遭於衆燠。況去歲有遷資拜傅之命。在人臣是踰分過涯之榮。讓固畏違忤之誅。受亦虞曠素之誚。故遠巡而未斷。誠進退之俱難。然與其懼罪而遲迴。夫豈若陳情之懇迫。方乞免前恩之及。尙阻曰俞。遽復蒙後命之加。莫知所措。益難煩聒。輒敢冒居八柱之名。待有功而迺策。三師之號。苟無人則不充。願有何能。亦忝茲選。此蓋聖上陛下。烈光重葉。情篤外家。兼收無似之軀。驟賁不貲之寵。臣敢不礪修操履。鞭策駑頑。草木之微。雖未謝乾坤

之造。泠勺之淺。倘或裨河海之深。臣無任云云。

崔宗蕃乞赴東堂表

云云。右文明代。公選群英。新學小生。猥求自試。敢披精懇。仰冒聰聞。中謝伏念臣。性本崆峒。材惟拳曲。學雕蟲之伎。早有志於科名。無磔鼠之能。素未便於刀筆。偶緣門蔭。一被吏名。若不由儒學而立身。亦將何面目而從仕。况祖先皆從此途而顯迹。在子孫可將他路以干時。今伏遇國家。急泛駕之求。下如渴之詔。用精鑿而剖石。遍索殊珍。張巨縵以掛雲。大搜逸翮。得人猶漢之為盛。多士若周之思皇。是用不揆。謾聞。庶償宿志。得數峰之警句。雖未通神。奉孤竹之巨題。粗堪下字。伏望 聖上陛下。法道善貸。體天曲成。俾容鉛鈍之資。同詣衡懸之試。則作賦於叉手。縱謝庭筠之才。收科若摘髭。倘繼立奇之迹。臣無任云云。

為李侍中抗初度乞退表

云云。寵難酌損。已孤夙退之心。年至耄衰。益懼夜行之誚。敢敷危衽。丐解煩機。中謝伏念臣。用不適時。才非經遠。藉門蔭而從仕。無經術之飾身。幸緣際會之通嘉。進預論思之密勿。值 聖考之踐祚。厚沐甄升。及 陛下之膺圖。過蒙器使。驟陟上台之重秩。至登常伯之峻資。位則極於人臣。望不符於師尹。有妨賢路。無補王家。分固莫踰。本期引避。事難可必。坐積素滄。今則齒及從心。理當告老。寧有未盈之望。復懷冒處之情。伏望 聖上陛下。曲諒誠祈。俯垂頷肯。俾釋

珪裳之縛得從泉石之遊。則倦鳥飛還。樂自期於巢樹。疲馬退伏。心豈弛於戀軒云云。

二度同前表

云云。犬馬之齒已合歸休。螻蟻之誠莫廻聰聽。敢堅鄙守。再瀆嚴威。中謝伏念臣。性若方輪而動。昧推移。材如散樗而不中制度。既乏濟時之用。又無博古之能。幸遭罕遇之辰。驟沐不貲之寵。侍中一品之官也。臣已冒顏而處。冢宰百寮之長也。臣不量力而居。地極台衡。權兼風憲。受爵則若盡登階級。論功則猶蔑有毫毛。自惟曠職之多。宜早奉身而退。然頃者邊陲未靜。家國多艱。雖至草萊屏跡之人。罔懷寢席沾身之望。況爲國相。遽陳引避之辭。誰謂愚臣。不作自全之計。故難高謝。甘受衆譏。暨臨解綬之年。加有負薪之疾。若又不退。其復何須承。聖訓之悉。纖厚臣心之愧。慙矧于謹。孔光皆古之賢臣也。雖引以爲證。臣所不敢當也。伏望。聖上陛下。諒至誠之請。廓大度之寬。特降允俞。俾從閑適。則殘骸養氣。仗。聖德以不僵。餘喘偷生。祝。皇齡之曷。既云云。

三度同前表

云云。桑榆暮景。乞收耄矣之軀。綸綍優詞。申降溫然之諭。所難稟受。敢復顛號。中謝伏念臣。本無施廈之才。濫側秉鈞之地。虛蒙眷渥。訖寂勞能。雖拂暗思明。而欲答獎知。若負重致遠。而幾至顛踣。方朝廷之謀時。歛鋒縮氣。而莫當。及寵

祿之萃身。過器溢涯而不止。已極鼎台之上級。復兼臺閣之劇權。叨榮已多。受謗不少。曾未引年而退。其爲愧也尙深。况當告老之期。又可頑然自處。上章猶晚。下勅不俞。聖度至寬。雖若天容而未忍遽棄。衆口難杜。焉得戶到而使皆坦知。設迫承君命而留焉。必有指臣顏而笑者。伏望 聖上陛下。俯循微懇。俾就閑居。游泳 聖辰。作太平之逸老。逍遙晚境。盡餘樂於平生云云。

### 李樞密勸讓官表

云云。寵踰涯分。器滿則傾。聲殷顛號。天高可聞。中謝 伏念臣孤寒寡援。頑鄙少能。幼不學書。莫擊蔽蒙之性。仕而爲吏。諒無緣飾之文。歷踐官司。訖微報效。頃佐元戎之幕。出當強虜之兵。旣無勇力之褰旗。又乏奇籌之破的。尙蒙顯賞。超躡華資。初以軍功大捷拜承宣 以皤然白首之姿。侍赫若赭袍之側。進趨遲鈍。應對跌蹉。信難努力以勉居。方欲奉身而引退。敢圖異渥。復出常鈞。特宣綸綍之優詞。擢置樞機之密地。且無功虛受。已懷覆餗之虞。况居下越登。又懼積薪之誚。臣心猶愧。物議何如。伏望 聖上陛下。照悉微悰。廓懷曠度。追寢殊尤之命。更推卓犖之才。世不乏人。有副求賢之意。臣能安分。免貽曠職之譏云云。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九 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

表 牋 狀

王后及王子公主封册修制

在翰林受勅述

王后受册後謝太后表

與人分作故數目不具他封册亦同

妾某氏言。伏蒙睿慈。差降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刑部事太  
 戶部事太子太保李某。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刑部事太  
 子小保盧某。押賜竹册教書別錄各一道。册妾爲王妃咸平宮主者。椒宮正位。  
 宜求窈窕之賢。琮璽具儀。誤及賤微之品。省循非稱。愧汗交深。中謝伏念妾幸  
 遭 聖辰。濫陪宸極。素乏河雎之德。未符筐薦之祥。虛荷恩憐。訖微報效。敢圖  
 睿眷。不損箕箒之勞。驟霈洪私。俾受禕褕之寵。爲榮莫大。何德以堪。此蓋伏遇  
 王太后殿下。功茂塗山。賢躋大妣。早修婦道。備嘗內職之勤。雖至母臨。尙記  
 中宮之選。肆宣異渥。庸賁屏資。妾敢不念至憂勤。躬自菲薄。恪承慈範。申孝敬  
 於坤闈。動節禮容。免箴規於女史云云。

令公謝太后表

云云言。伏蒙睿慈。今日。特差降使某官。副使某官等。封臣爲某公者。十行寶  
 札。驟宣綸綍之辭。三尺微軀。遽玷盤維之秩。僂僕拜命。凌兢失圖。中謝伏念臣



識謝辨聰。質虧岐嶷。髻年已過。雖僅至於成人。乳臭猶存。顧未堪於立社。何意睿明之眷。曲收孱弱之資。特降恩章。俾昇侯服。乘綠車而煥彩。佩金鈕而增輝。此蓋伏遇 王大后殿下。慈惠爲心。柔嘉維則。篤生聖嗣。大開流慶之源。爰及後孫。致荷疏封之禮。臣敢不溫恭循度。勤儉率身。仰奉坤闈。第切壽昌之祝。力扶王室。益輸忠孝之心云云。

令公謝 御殿宣花酒表

云云。澤降雲霄。光生樽俎。倉皇拜命。奉戴知榮。中謝 伏念臣。識局庸虛。襟靈淺。鰾依天宅。炤虛蒙撫育之私。泛海迷涯。顧乏該通之識。豈意 聖上陛下。禮先理內。政尙齊家。分土與茅。旣峻侯蕃之典。賜花兼酒。更資賓席之歡。自知報稱之難。徒極銘藏之抱云云。

令公謝東宮牋

云云。命出九重。爵崇五等。循涯有溢。覩面何施。中謝 伏念某。學謝成麟。智昏梓象。偶緣天幸。濫叨肺腑之親。猶有童心。罔意脈膳之禮。夫何豐眷。特出常鈞。導宣汪濊之恩。俾受厖鴻之册。此蓋伏遇 王太子殿下。溫姿玉裕。茂德川冲。羽翼已成。雖同鴻鵠之絕海。首尾相應。尙念鶴鶴之在原。至使連枝。與蒙優澤。某謹當能順而悌。終和且平。承覆萼之華。不惟鞮鞮。託庇根之葛。其永綿綿云云。

公主謝 御殿表

云云。賜書狎至。温然曲諭之辭。禮册驟加。厚矣不貲之惠。無由遜避。徒極銘藏。  
中謝 伏念妾質謝柔嘉。儀非婉孌。因心資孝。但知君父之嚴。受性無良。罔服保  
阿之訓。况甫免於髻亂。猶未勝於衣裳。豈意宸衷。尙加褒典。旣峻宮闈之號。仍  
疏脂澤之田。此盖伏遇 聖上陛下。德務展親。義敦立愛。念椒房之弱息。勢可  
哀矜。崇銅縷之盛儀。恩宣優渥。妾謹當勉循內職。益激愚悰。草木之微。雖絕謝  
生之路。岡陵之祝。誓輸歸美之誠云云。

公主謝 御殿宣花酒表

妾某云云。使星忽降。恩雨隨霑。顧光華之實多。在庸陋而奚稱。中謝 伏念妾植  
根瓊苑。飲粹瑤津。自省孱微。乏周室王姬之美。遽蒙眷愛。叨漢家公主之稱。方  
顯册之來宣。有嘉賓而式宴。豈謂 聖上陛下。雲霄降命。花酒侑歡。眞四照之  
仙葩。實九霞之濃液。爲榮莫大。增萬目之聳觀。祝壽無疆。指一心而自誓云云。  
公主謝 王后殿牋

妾云云。鳳綉温詞。特降殊尤之命。鸞闈微息。遽叨褒顯之名。靜省僭踰。伏深戰  
懼。中謝 伏念妾資虧朗實。齒尙駸癡。託質王宮。素欠慶雲之瑞。叨名帝女。愧無  
望月之稱。豈意誤恩。驟加懿册。此盖伏遇 王后殿下。精分軒曜。德應關雎。配  
左蠡之尊。旣膺大號。崇右駢之寵。又及么軀。妾敢不節以佩環。專於釧組。鑒觀  
女則。動無越禮之譏。奉戴坤元。不負資生之德云云。

公主謝物狀

云云。湯沐疏封。既加禮冊。篚筐實幣。繼錫珍頒。前件物等。內府奇琛。殊方名產。物維多矣。累鈞石以難量。受言藏之。固緘滕而永秘云云。

王師封冊修製

受勅述

初度讓封王師表

沙門臣某言。伏蒙 聖慈。今月十一日。特差降某官。奉傳國書一道。將冊臣爲王師者。禪栖僻陋。忽迎使者之華。聖訓丁寧。將致師哉之禮。顧僭踰之已甚。豈冒昧以敢當。守以力辭。期於頷可。中謝伏念臣。性靈至淺。戒行素虧。早業宗乘。心未傳於祖髓。歷持名寺。口徒費於土毛。每緣國主之眷恩。至躡僧門之峻品。虛蒙雨露。無補涓埃。掛想山林。常有拂衣之志。貪恩輦轂。尙稽飛錫之遊。豈意宸衷。適遵舊典。過錄朽殘之質。欲崇體貌之儀。自顧孱資。福本微於盈眦。如當大任。禍可畏於生胎。茲益爲憂。罔知所措。况疾病老而彌劇。故身軀日以益衰。雖欲勉從。實難耐處。伏望 聖上陛下。廓乾坤之度。迴日月之明。知臣非矯飾之詞。諒臣實誠心之請。追還成命。更擇異能。世不乏人。當有彌天之德。臣能安分。免貽代匠之譏。臣無任祈天俟命。戰灼兢懼之至。今因使迴。謹附表陳讓以聞。臣某云云。

三度謝表

云云。囊奏緘詞。期寢已行之命。泥函降詔。繼宣曲諭之辭。凌兢失圖。殞越爲懼。  
中謝伏念臣。早捐俗累。粗襲祖禪。摘堊索塗。學未臻於窮理。刻舟求劍。性不解  
於徇時。固甘陸海之平沉。絕覬僧門之遠致。偶緣厚幸。屢玷大名。病樹逢春。優  
荷九天之澤。閑雲出岵。訖微一雨之功。合歛跡以退藏。猶強顏而冒處。敢圖異  
眷。夙出常鈞。頻紆綸綍之言。將展几筵之敬。自惟缺爾。益用赧然。昔者漢帝設  
杖於桓榮。燕王擁篲於鄒衍。茲乃崇儒而下士。宜其屈體以忘尊。如臣之愚。無  
德可取。豈敢以鶴骨枯槁之態。而坐受龍顏禮貌之儀。情所未安。理當固避。然  
念居君之土。受國之恩。苟執意以違天。卽容身之無地。勢不得已。雖從訓勅之  
嚴。老無能爲。曷副師資之重。但當益礪戒行。無怠熏修。仰憑千佛之慈。永祝一  
人之壽云云。

五度謝封崇狀

除臣後  
以狀行

云云。命出楓宸。光生柰苑。撫分涯而非祿。封形影以猶慙。伏念某。生稟慳恫。幼  
從剃度。禪門游刃。本未至於恢恢。選席吹竽。僅免逃於一一。徒以因緣之幸。累  
叨優渥之私。上不能荷擔宗乘。下不能諭掖後學。動有啞羊之愧。方思疲馬之  
休。豈意聖衷。復崇師禮。特降褒封之典。遽加懿太之名。帑賜便蕃。天香薰馥。仰  
揆推尊之意。第深感戴之誠。山重之恩。一生難報。嶽呼之懇。萬歲爲期。無任云  
云。

謝物狀

云云。華袞示褒。既加優禮。漏泉垂澤。復辱多儀。前件物等。製作精奇。名般繁浩。奉翫忽驚於溢目。感銘有至於淪肌云云。

代曹溪宗賀王師牋

私請作

云云。甘露慈深。久種群生之福。太山望重。蔚爲萬乘之師。凡屬庇麻。悉均慶抃。恭惟王師法尊丈下。心珠瑩澈。法器宏深。衡嶽風高。與能公而朐合。崆峒道在。宜黃帝之膝行。果應推崇。儼加模範。某等攀龍有素。附鳳爲榮。造庭獲覩於盛儀。賀厦悉踰於常品云云。

公主下嫁嘉禮修製

受述

公主謝下嫁表

妾言。伏蒙 聖慈。以今日。許令妾嬪于河源伯。至三日。差降朝散大夫金吾衛大將軍高宗揖。賜教書一道。仍頒禮物者。三命丁寧。特舉授綬之典。十行密勿。復優出綵之辭。慶賜便蕃。使華旁午。撫襟靈而增悸。覩面目以何施。中謝伏念妾。質謝猗蘭。姿虧穠李。託仙源之濬。早費生成。依聖日之昇。例蒙恩賞。腰懸銅縷。口食膏田。望已過於分涯。固難論報。身不離於左右。誓篤承顏。豈意宸慈。曲循古制。遽納委禽之聘。遂成占鳳之祥。此蓋伏遇 聖上陛下。政尙齊家。化先理內。念人倫之端始。莫重婚姻。賁息女之賤微。俾諧伉儷。妾敢不心虔帷薄。

步節佩環。率禮無違。事舅姑而思順。因嚴致敬。奉君父以竭誠云云。

公主謝王后表

云云。后掖推慈。親莅施繫之禮。侯蕃作配。克成合昏之歡。俯仰增慙。周章失措。中謝伏念妾精非婺耀。派接天潢。早違母育之恩。繼奉坤貞之德。養均已息。雖深撫育之情。性弊下愚。罔服柔嘉之訓。夫何睿眷。及此薄軀。導宣帝命之優。遂正人倫之始。此盖伏遇 王后殿下。慶膺沙麓。功邁塗山。光配至尊。既協符於鷲石。尙容末質。亦得耦於鳳臺。妾敢不勉服女箴。修成婦道。委身外邸。縱忘執櫛之勞。注想中宮。第祝倒松之壽云云。

河源伯謝東宮牋

某言。伏蒙令慈。以今月二十五日。許令某尙壽寧宮主者。北闕疏恩。特備嗣親之禮。東宮推惠。克成歸妹之儀。拜命之嘉。撫躬以愧。伏念某。性惟輪蔽。身本菜孱。早蒙裂土之封。久玷鈕金之列。涓埃無效。尙慙國廩之糜。雲日連光。况望天姻之託。豈意仁心之下眷。導令淑媛以降嬪。榮靄里閭。慶均宗戚。彌劇銘肌之感。敢言炙足之辭。此盖伏遇 王太子殿下。德茂元良。情深敦穆。俯記賤微之品。孤若舞鸞。伯再娶故云許諧嬿婉之求。和如鳴鳳。某敢不温恭蹈禮。謙儉束心。仰承貳極之尊。當罄千齡之祝云云。

晋康公二妃封册修製

受勅述

晉康公謝册二妃爲宅主表

云云。宸衷獨斷。命出於雲霄。婦爵驟崇。光生於門戶。恩榮稠疊。喜愧交并。中謝  
伏念臣德謝經邦。才非緯世。乘時奮義。偶成社稷之功。開府置寮。早處藩維之  
寄。子姓並都於高秩。宗親皆列於顯途。况聖考以婚姻之故。而款密有加。及陛  
下念擁立之庸。而眷憐滋厚。凡加禮貌。示特異於列侯。雖至壺闈。亦許容於二  
室。故自天而降勅。遂同日而疏封。星使甫臨。芝函載煥。既錫光華之甲宅。申頒  
膏沃之上田。齊拜寵嘉。共深感戴。此蓋伏遇 聖上陛下。乾坤大度。日月至明。  
俯記微勞。誓已深於帶礪。特宣茂典。賞又及於帷房。臣謹當更激初心。勉圖來  
效。後天之壽。偕伉儷以同祈。報國之誠。質神明而永勵。云云。

王氏謝 太后殿表

云云。女爵疏封。宜待柔嘉之德。慈闈推澤。遽加微薄之軀。遜避靡由。感兢交極。  
中謝 伏念妾生賦庸質。本無淑姿。年甫及於首笄。雖歸侯邸。儀未閑於步玉。動  
缺婦容。但司巾櫛之勞。粗守閨房之法。豈圖眷眷。曲記孱資。特宣溫厚之辭。寔  
講褒嘉之典。懿名顯號。粲然刻璽之章。美宅良田。副以實筐之幣。榮生望表。喜  
溢情涯。此蓋伏遇 王太后殿下。仁合母臨。德侔坤載。曲費撫憐之惠。如己之  
生。俾膺甄獎之恩。從夫而貴。妾敢不敦修履行。勉服箴規。益輸孝敬之心。小答  
生成之化。云云。

任氏行同前表

云云。有命自天。過賁褒封之禮。措躬無地。實深慙赦之懷。中謝伏念妾素乏蕙心。又無瓊質。藉世家之餘慶。幸適侯藩。遵閨壺之成規。虔共婦職。恩覃九族。籠集一門。茲已過於初心。本未期於顯賞。夫何異數。又暨微軀。驚金印之騰輝。眩泥函之煥彩。此蓋伏遇 王太后殿下。塗山翼夏。大妣興周。特崇定策之臣。優加體貌。燕及執巾之妾。俾玷榮光。妾敢不常鑒女箴。恪承慈範。寸心自誓。敢孤造化之私。頃步不違。永祝壽昌之慶云云。

王氏行謝別宣表

云云。訓書疏爵。慶洽一門。宣醞霑恩。榮生四座。中謝伏念妾素無婦德。枉配侯蕃。遽蒙曠世之異恩。誤及婦人之微品。對 天子之使。既受褒章。勞使臣之來。方張宴豆。繼頒飫賜。增侑嘉歡。真千日之奇香。信九霞之濃液。酌言成禮。以樂嘉賓之心。感實由誠。請祝 聖人之壽云云。

任氏謝物狀

云云。恩章華縟。甫錫顯備。慶賜便蕃。復宣異澤。祇承優渥。伏積感兢。前件物等。魯縞齊紈。吳苞蜀產。求諸九市。實爲難得之珍。傳及千孫。永祝無疆之壽云云。

私代撰表章

晉康侯謝駕幸茅亭曲宴次賜 御製表



臣某言。昨蒙 聖慈。御臣所構茅亭曲宴次。宣示 御製者。玉色示慈。曲賜宴  
邀之好。雲章擣藻。特宣典麗之詞。奉戴感兢。神魂飛越。中謝伏念臣。本無遠識。  
生幸盛時。五等叨封。久荷蚊山之重。一區卜宅。粗期蛙井之跳。惟此小亭。頗宜  
遠眺。萬景莫逃於眼界。四方堪撫於掌中。負暄欲獻於至尊。計雖疎矣。禊水幸  
當於嘉節。忍可負旃。故忘僭越之誅。敢貢游觀之請。過蒙宸睠。許枉天臨。妙舞  
清歌。悉徵來於國色。宗親邇輔。惟叅侍於賓筵。舜樂方諧。高鍾屢罄。緣聖情而  
播詠。灑御墨以成篇。縹鳳詞華。回鸞筆勢。顧尙榮於聳觀。敢妄意於賡歌。勒以  
黃金。掛諸華閣。二十八字。宛同列宿之騰光。百千萬年。烏有靈珠之韜彩。姑藏  
眞蹟。傳示來孫云云。

任平章謝 御殿赴曲宴表

云云。肆筵天殿。別開式宴之儀。忝席鼎司。亦備寵招之數。退思榮幸。徒極凌兢。  
中謝恭惟 聖上陛下。體天無爲。法道尙靜。當萬機之閑暇。許一日之遊遨。召  
宗親於五侯。不過近屬。喚邇輔於兩府。曾無幾人。如臣者。器淺斗筭。職叅鈞軸。  
作酒維蘂。慙非殷相之賢。食野之苹。濫側周賓之列。歡情方洽。宣勸愈多。沐零  
露之漑兮。聽鈞天而恍若。感恩易醉。扶路言還。竊惟奇遇之非常。雖盡微生而  
曷報云云。

禁內文儒六官謝 宣賜表

在翰  
林作

臣某等言。臣等伏覩 聖上陛下。駕幸晉康侯茅亭。御製之聖什。謹依天韻。各和成二首。奉呈宸陛。伏蒙宣賜酒果者。鼓缶俚音。仰繼薰風之曲。出綸明命。遽推潛露之恩。僂僕拜嘉。凌兢失措。恭惟 聖上陛下。文思天縱。制作日新。當國家閑暇之時。樂天地清和之節。擁紫霄之仙仗。將幸離宮。駐丹蹕於侯藩。賜同典宴。龍顏溢喜。鳳藻摘華。繫六義之根源。掩三辰之文彩。刻成玉字。堪方禹穴之書。流入鳳簫。當配舜庭之樂。伏念臣等。恪居禁署。聳觀宸章。自忘缺爾之才。敢續煥乎之作。日月出矣。雖慙不息之微光。乾坤廓然。曲示有容之大度。仍加異獎。繼以珍頒。味兼風莆之嘉羞。酒實霞觴之滋液。顧惟何幸。忽被茲榮。飽已至於屬厭。飲亦周於既醉。感恩涕下。拜北闕於九天。祝壽情深。指南山之萬歲云云。

王師乞下山狀

具銜云云。豐號大名。豈宜久享。殘年暮景。固合歸休。敢布危悚。仰干聰聽。伏念某。襟靈暗劣。戒行迂踈。命與時來。夙躡禪門之峻級。識兼機淺。莫窮祖海之深源。曩遭聖考之中興。誤採僧流之末品。特崇師禮。勅去臣稱。如茲貶損於帝尊。盖欲延洪於壽筭。以老髡之無狀。致仙路之促期。顏厚十重。罪當萬死。其不受顯懲也大幸。又未能自責而退藏。豈意 聖上陛下。篤勤善繼之孝誠。無棄前朝之舊物。尙容孤迹。久贅榮途。虛承象養之豐。蔑有潤滋之利。包羞不退。被謗

亦多。今則齒已迫於耄衰。病復乘而陵觸。進不克謹。趨於禁殿。退或艱例。轉於伽藍。擬卜幽栖。以圖終老。伏望 聖上陛下。廓廻大度。曲諒哀祈。俯宣曰可之辭。許遂言歸之請。則林餐雲臥。倘延一日之生。夕火晨香。敢忘萬年之祝。無任云云。

謝下山狀

依所住  
下山

云云。下情自迫。敢以實陳。上命曰俞。俯從誠請。悼惶拜命。欣悚交懷。伏念某。釋苑殘僧。先朝舊物。勢若已陳之芻狗。狀如弄罷之木翁。昔叨聖考之尊崇。訖無片効。更沐 皇朝之容許。枉費厚恩。久玷名藍。得存餘喘。林泉幽勝。而最宜栖息。薪水瞻足。而不至乏窮。自惟耄矣之軀。合作終焉之地。若循成例。當課限期。其在老髡之尪羸。曷隨常調。而轉徙。茲披衷懇。仰冒嚴威。豈圖詔綍之丁寧。許釋名韁之拘迫。祇應慰藉。彌極銘藏。老境心安。苟得容身之所。餘生日用。無非視壽之場云云。

敦裕三重謝首座表

云云。龍綸新命。霽天上之優恩。鹿苑殘僧。玷席端之高選。省循非稱。欣悚交深。中謝伏念臣。素稟昏愚。幼從剃度。旣披僧服。固當韜晦於山中。奈迫世緣。尙爾徘徊於輦下。早得登名於批筆。又嘗費食於名藍。但因直性之守株。莫獲業門。

之推轂。久淹一級。坐閱幾年。後輩着鞭。競臨頭而踐蹂。陳人歛袖。常居尾以盤桓。敢期詔檢之優詞。遂擢緇流之巍品。退思榮幸。徒極感銘。此蓋云云。德厚包荒。仁深護短。雖至尫殘之物。俾蒙渥洽之私。臣敢不備三千儀。益修梵行。指億萬歲。倍祝皇齡云云。

賀新雪表

在省行宰日都表

云云。首冬開候。膏澤應期。凡屬照臨。舉增慶抃。中謝恭惟聖上陛下。仁霧民宇。德動天心。氣順四時。允協在衡之政。花飛六出。寔呈盈尺之祥。霑周農畝之蘇。飄趁賀班之舞。伏念臣等。論思忝位。變理無能。幸觀大有之徵。第頌難名之道云云。

謝賜祿陳表

上同

云云。賜賤忽降。廩給周霑。亘百辟以歡欣。叩九閭而拜稽。中謝臣等以斗筭之器。當鈞軸之司。三百取屢。從被詩人之刺。九四覆餗。常虞易象之災。復此荷恩。祗益爲愧。臣等敢不當食念參養之厚。期報主恩。代耕思稼穡之艱。莫爭民利云云。

同前表

云云。半幅華陳。羣命攸係。數行感涕。異眼同零。中謝伏念臣等。用不適時。職叅論道。常負曠官之誚。愧無肥國之能。自省食浮。方虞器溢。更濫潤賢之賜。益懷

竊祿之慙。臣等敢不作殷帝之羹。雖難調味。就高皇之砥。痛切礪心云云。

康宗大王忌辰慰表

臣某等言。伏覩 聖上陛下。以今月某日。康宗大王忌辰。輟常膳。哀痛者。弓劔一遺。星霜屢換。愴宸衷之彌劇。避正寢以不臨。恭惟 聖上陛下。孝篤奉先。德敦追遠。值寧考乘雲之日。軫君子履露之悲。凡荷生成。悉均悽慘。伏念臣等。位叨作相。心切愛君。願寬舜慕之情。俯答高封之祝云云。

賀新登寶位後三萬僧齋表 代曹溪宗行

云云。顯握天符。肇踐龍飛之位。光崇僧寶。旁迎象步之流。真風所加。環宇同慶。中謝恐惟 聖上陛下。德侔高哲。仁合佛慈。圖延松麓之丕基。篤信竺乾之正教。設一百寶座。諦聽玉音。飯三萬墜衣。普熏雲供。沙門臣某等。機鋒甚鈍。戒行俱虧。濫叅釋子之行。獲觀盛事。仰祝 聖人之壽。實倍常倫云云。

賀 聖節日表 代曹溪宗行

云云。皇天降聖。適丁載誕之辰。率土賓王。咸造駿奔之列。中謝伏惟 聖上陛下。聰明稽古。曆數在躬。懷斗應符。儼作四方之主。流虹紀旦。益膺萬歲之祥。沙門臣某等。迹寄曹溪。心懸魏闕。阻側默踰之伍。徒傾鼇抃之誠。臣等無任瞻天賀聖云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

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一

表

## 謝右正言知制誥表

臣奎報言。昨奉制命。伏蒙聖慈。除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拾遺職要。掌制地親。拜命稠重。撫躬戰懼。中謝竊以演紫泥之詔。非典麗無以敷聖謨。立文石之階。非剛正不足陳國論。惟其有淹通之識。然後免猿曠之譏。如臣者。世系平微。襟靈淺鰾。自童孺唯耽於文字。無須臾暫輟於諷吟。發策決科。方覲通衢之騁。投閑置散。久勞窮轍之呼。然守性直行。而不解機宜。故與人寡合。而本無介紹。以此奉身而退縮。固甘沒齒以平沉。幸邁昌期。遽玷紅綃之署。榮遊清禁。擬登白日之仙。入朝未及於七莢。越序旋遷於六品。超七品受司宰丞失一句方懷顛蹶之虞。罔佇甄升之典。敢圖明聖。曲記庸虛。特紆渙號於訓書。驟擢清資於法從。恩榮不次。人言無級以昇天。寵祿暴加。臣恐促鞭而覆乘。涕緣感下。身與命輕。此蓋伏遇聖上陛下。至德包含。深仁覆露。雖大陽所炤。不因燿火以增輝。謂厦屋之成。亦集衆材而致廣。故容塞質。與沐鴻恩。臣敢不磨鈍生銛。策駑希驥。夙夜匪懈。益堅國耳之心。夷險不渝。恪守臣哉之節云云。

## 謝禮部郎中起居注知制誥表

云云。命出宸居。優畀與縻之爵。恩霑江郡。召還謫宦之臣。傴僂拜榮。周章失措。中謝伏念。臣性資椎薄。器局庸虛。文章不能以潤色。綸言謨議不足以繡縫。袞職端遇文明之代。方叅侍從之聯。衆燦橫生。孤根易拔。果陷風波之謗。出司嵐瘴之鄉。政拙心勞。食貧口衆。雖官閑而事簡。奈地瘠而民殘。皮腊僅存。鬢毛渾白。朝天路阻。難跳一箇之身。戀闕情深。空灑千行之淚。豈圖宸眷。許復朝聯。崇緊秩於禮曹。擢華資於諫掖。申甄制職。增耀士林。清與要俱。本是待賢之地。恩無幸際。反加無用之軀。徒極銘感。莫知報稱。此蓋伏遇 聖上陛下。滌瑕蕩垢。棄短取長。謂言涓滴之微。倘補江湖之廣。肆宣寵渥。過賁頑蒙。臣謹當夷險不渝。益礪懷霜之節。始終自誓。永堅匪石之心。臣無任云云。

讓寶文閣待制表

云云。儒林高選。宜推卓爾之才。宸極異恩。誤及叢然之品。力辭至切。領肯爲期。中謝竊以處文籍之司。待 帝王之制。非有該通之學。曷承顧問之辭。任既稱難。自先朝屢虛此職。間或有授。閱數代猶無幾人。如臣者。學本涉獵而未析毫芒。文亦浮彫而略無氣骨。四十強仕。晚叅文翰之官。九五時升。端遇 聖明之代。再玷掖垣之清切。久叨法從之禁嚴。顧屢遷華要之資。皆不落制誥之職。此猶溢望。恐或招尤。敢圖聖慮之至仁。又擢詞臣之緊秩。感恩則切。撫己非宜。况以亞卿之聯。僭加三品之服。臣猶自愧。物孰不欺。伏望 聖上陛下。諒臣非妄。



飾之言。知臣有不稱之懼。追還成命。更擇可人。則騏驥見縻。來當六轡之馭。鷓鴣守分。自適一枝之安。臣無任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職清書閣。世號仙官。寵渥驟加。青雲生地。光榮藉甚。白日昇天。中謝伏念臣。頑鄙寡能。孤寒無援。材不中榱椽之用。學未窺閭奧之深。幸際明時。獲從臚仕。八年翰苑。曾撫翼於鶴天。七載諫垣。濫栖身於鷄樹。顧乏詞臣之望。屢更儒者之榮。虛荷恩榮。訖微補益。豈意至明之鑒。復宣特異之褒。鞋帶映腰。而儕輩改觀。黃裾引道。而里閭聳觀。才躡亞卿之秩。已侔八座之儀。自恠何才。得忝茲選。此蓋伏遇 聖上陛下。爲政若張琴之緩急。用人如制木之方圓。故收謏薄之資。兼畀殊尤之獎。臣敢不激昂素志。勉礪鈍鋒。老不廢其學焉。庶或裨於文德。臣所有者忠耳。以此報於 聖恩云云。

讓監試試員表

云云。衡鏡擇能。本屬儒門之大手。絲綸降命。過加俗學之頑軀。豈苟貪僭越之榮。而忍受衆多之謗。敢敷危衽。仰冒聰聞。中謝伏念臣。門地孤寒。性資昏蔽。昔署名南省。頑石偶壓於鼈頭。及放榜東都。驚蹄果殿於驥後。文詞則椎朴鄙野。而十體俱缺。術業則荒唐蕪廢。而一經未窮。如茲已短之莫攻。又可人才之是品。以此取士。得無失賢。敢圖宸極之誤恩。遽受文場之重柄。顙天自列。伏地莫

興伏望 聖上陛下。諒懇迫之情。軫哀矜之念。追還訓勅。更選英賢。則物莫欺。照膽之明。臣亦免汗顏之斲。臣無任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掄材任重。授柄人難。有命諄諄。自天假手。省躬懍懍。無地措顏。中謝伏念。臣賦性迂疎。爲人遲澁。早年嗜學。對螢案以忘疲。晚歲牽名。掩蠹篇而懶講。及典演綸之職。更尋束閣之文。其服膺經術之痛勤。若求舉場屋之平昔。尙緣衰耄。多至遺忘。豈圖稽古濬哲之心。猶記讀書勤苦之力。特加寵訓。俾闢文闈。顧無皮裏之陽秋。曷辨眼前之朱紫。讓莫廻於上聽。始則心兢情已激於 聖知。忽焉涕出。被人所羨。知身益榮。此蓋伏遇 聖上陛下。欲網羅天下之衆才。先獎飾邇聯之末士。旣厚以豢養之澤。又畀之品藻之權。仰惟此恩。何以爲報。考藝知人。則雖臣之所短。得賢助國者。卽今也。其時。但當努力竭精。礪朽磨鈍。積塵成岳。庶培千仞之高。披沙揀金。倘得雙南之寶云云。

讓朝議大夫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表

云云。望峻賢關。尤重師儒之任。職親內署。莫高學士之榮。惟其人而敢當。非若臣之得處。聞命隕越。撫躬震惶。中謝性本蠢愚。識非該博。學雖篤志。未免爲章句穿鑿之儒。才不適時。安敢備朝廷器使之用。端逢盛際。驟躡清資。四年待制於書筵。十載代言於誥院。凡閱文章之高選。大過夙心。訖微翰墨之片能。仰裨

神化敢圖異眷。又採虛名。特除壁水訓導之司。申以銀臺講讀之地。雖欲冒受。得無愧容。况躡衆超躋。懼涉積薪之議。故叫闈自訴。期還出綍之言。伏望 聖上陛下。俯諒愚誠。追收渙號。自邇臣而精簡。至寒士而旁搜。則國不乏人。有副上心之虛佇。臣能安分。免遭物論之喧騰。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峻級清資。蓋待不羈之士。謏聞寡見。遽叨非據之榮。靡獲遜辭。徒深驚愧。中謝伏念。臣器能淺近。家世平微。少也浮夸。妄有鵬鷺之志。晚猶淹滯。久興雌伏之嗟。已過盛年。方霑微祿。以得免顛隲溝壑之爲幸。又安思騰躍風雲之是期。及遇昌朝。得都顯秩。掖垣出國論之要地也。曾補缺於七載。文閣承聖問之秘曹也。凡竊寵者五朞。方憂瘼曠之譏。復躡高華之秩。董青衿之挑撻。不範何宜。侍楮案而討論。無才可稱。冰銜方掇。雨涕橫流。此蓋云云。爲政若貞觀之初。禮賢自郭隗而始。肆收庸品。與沐異恩。臣敢不益礪初心。勉思舊業。苟有愚夫之一得。小酬洪造於萬分云云。

讓右諫議大夫表

云云。墮眷中宸。備員西掖。地兼清要之選。宜足自榮。官以諫議爲名。曷當是責。撫己惶駭。叩闈訴號。中謝伏念。臣學識空疎。性資近淺。幸邁通嘉之會。過蒙甄獎之私。步驟銀臺。徒被私人之誚。優遊壁水。謬叨師氏之稱。豈意上心。復豐褒

典。遽降芝函之明命。擢除藥省之華資。寵過尋常。理難忝竊。雖欲冒顏而受。可堪交口之譏。伏望云云。俯諒哀祈。追還渙號。以藹然之多士。更揀英才。令蕞爾之微軀。少安愚分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諫署選高。誠非曠瘼之地。嚴宸勅厲。莫容遜避之辭。省分非宜。覲顏何措。中謝。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迂疎。拔自孤寒。幸際會於千載。擢登侍從。掌制誥者十年。方懼鵜梁之刺。復叅鳳沼之遊。自惟何才。屢涉斯地。顧乏一言之補。凡叨三入之榮。官班斗峻於當年。俸祿過豐於今日。情由中激。涕自外零。此盖云云。得士多於維周。禮賢始於自隗。故令庸品。亦荷優恩。臣敢不鞭策。駑資。研磨鈍器。盡傾素蘊。苟可報於上知。何惜微身。有不陳於公論云云。

讓同知貢舉表

云云。世稱鉅儒。至掄材則未免視眩。臣以短識。其臨試也。決若醉昏。勅雖有嚴。理豈冒受。中謝。伏念臣。蔽蒙之性。涉獵之儒。講業未精。若廢耕而求穫。著詞多誤。恒操末以續顛。少本寡於聰明。老益加於遲鈍。粗將膚受之末學。妄播翰音之虛名。至忝聖知。夙叅朝綴。祭酒儒林之美職也。已曾閱過。學士內翰之昵官也。尚爾冒居。出入諫垣者。或幾九年。優遊誥院者。亦僅一紀。豈意仁明之眷。俾提選舉之權。昔嘗典試於成均。世多譏者。今復主盟於宗伯。孰曰宜哉。苟貪

自榮勉就斯任。雖欲不迷於揀採。固難遽革於昏愚。士林之騰謗也。猶可任聞。聖朝之失賢也。實非細事。過如忽至。悔可能追。伏望云云。忘返汗之嫌。寢出綸之命。更擇精強之鑑。佯當奔跼之求。則必不漏於魁才。仰足裨於文德。臣亦安分。心專守官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棘院試能。本屬衡懸之鑑。楓宸降命。誤加墻面之軀。靜省顛蒙。伏深兢愧。中謝竊以知人不易。自古非今。娟嬈長短。則見之可知。枉直賢愚。則意所難度。豈以才藏於貌。智隱於心者歟。故張詞律之科。欲試胷襟之蘊。然文是而質非者有矣。或才虧而行備者在焉。不惟臨紙之時。終日反覆而自惑。抑亦放勝之後。畏人毀譽之何如。如臣者。附贅朝聯。索塗文苑。學無根據。而浮虛不實。命與時來。而騰躍敢前。每越資階。歷更清要。制誥學士之重任。無不荷肩。場屋座主之劇權。亦粗染指。然其時不能無失士之譏。臣之無所措顏者。至今宛如昨日矣。豈圖明聖。悉滌瑕疵。復加掌選之權。更重遺賢之誚。讓不獲可。退莫寧心。此盖云云。政尙右文。仁能護短。至使衰遲之物。得叨僭越之榮。臣敢不力所可當。心不暫弛。入山而擇衆木。非大匠雖難判分。過市而見奇珍。在常人猶知愛悅。苟有可觀之作。亦何終昧而棄焉。得一英材。少益明代云云。

讓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左散騎常侍寶文閣學士表

云云。位峻黃樞。本號高華之地。命宣紫檢。過推鷲猥之才。省己靡宜。緘辭自訴。中謝伏念臣。天資拙訥。人品妄庸。爲文多狂蕩。浮夸之辭。行己寡矜持。慎重之態。世皆目薄。行之輩。臣亦無遠到之期。久莫除官。徒有戢鱗之嘆。晚方從宦。尙稽驥首之驅。幸邁昌期。始叅要職。每沐甄收之渥。不離侍從之班。雍容藥省之游。密勿花甌之步。或玷泮宮之師席。或司秘閣之天書。此皆踰分之榮。縱難謬處。旣曰業文之任。幸或得居。若其帷幄預謀。台衡亞體。本欲待經綸之佐。未宜容腐爛之儒。况復珥於貂璫。而獲陪於輦乘。臣本無所効。何有此除。因反覆思之。則臣唯於國之與達旦交好已來。專以文翰委之。常耗竭精思。粗修不腆書牘而已。若考績則此特弄筆通戎之薄勞也。不足爲功。及受賞則乃與褰旗平賊者同昇。而彼反在下。辭無可藉。顏得無慙。苟冒昧以敢當。卽顛躋之隨至。伏望云云。知臣實懼盈而思遜。諒臣非飾讓以徼名。追寢明緝。更求英器。則銜勒之下。豈無騏驥之縻。藩籬之間。自守鷓鴣之適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中樞地密。西省資華。邈若雲衢。謂一生之難到。叢然蓬質。乃今日而得躋。退省僭踰。恍疑夢寐。中謝伏念臣。忝不諳事。直難離方。文拙速而訖無好詞。人或妄許。書泛觀而未至精析。世豈盡知。由此得其虛名。夫何逮於上聽。入官無有幾歲。歷位已踰列卿。一千載之遭時。實惟嘉會。十九年之典誥。可謂榮遊。三

忝諍臣再叨學士。以所閱詞林之清選。尙足償男子之夙心。矧茲機密之司。本非凡庸之望。敢圖異渥。遽及微軀。霜髮兩垂。縱曰形容之枯槁。金衣雙引。忽爲途巷之光華。臣之得至於斯。物亦未之擬也。此蓋云云。發揮睿智。駕馭英雄。要開賢路之恢恢。并採庸材之謏謏。臣敢不益研素履。更滌昏襟。所貢於君。唯有歲寒之節。苟渝此志。一如天鑑之明云云。

讓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戶部尙書集賢殿大學士表

云云。命出紫霄。位崇黃閣。自初頒制。無所措顏。不待歸家。尋已形於憂色。豈宜貪寵。忍不訴於愚衷。中謝伏念臣庸鄙寡能。孤寒少援。虛讀古書。而學難淹貫。不護細行。而名涉輕狂。故當鼎盛之年。未免平沉之歎。及晚從微宦。望不過於郎官。雖稍進顯途。意敢期於宰相。幸遭明旦。屢沐優恩。居侍從之邇聯。掌制誥者累載。古人以三入承明而自詭。小臣凡五忝省郎之爲榮。况復歲方半而進。忝帷幄之謀。臘未終而又擢鈞衡之地。入中樞無幾月而超受。人亦指爲非常。越先進許多員而躡登。臣豈安然無愧。雖欲濫處。其如疾顛。伏望云云。曲徇哀祈。追還誤寵。當富賢之代。所乏者非人。得鳴世之才。何嫌於改命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器盈則傾。乞避論思之位。汗出不返。申加慰藉之詞。祇服訓書。唯知感涕。中謝伏念臣受資褊狷。臨事迺踈。所自業者文章。猶未擅雕龍之手。矧不閑於

軍旅。何嘗有汗馬之功。環顧一身。略無片效。既不適方圓之用。又莫斟進退之機。晚涉末寮。已甘微分。豈謂尫殘之物。得遭明聖之朝。凡荷遷除。輒超資級。故立登於要路。得徑到於巍階。方佩銀章。光拜鴻樞之寵。遽腰金印。超叅鳳閣之遊。坐席未溫。頭銜忽改。况學士之稱大。本書生之所高。顧有何能。獲叨茲選。此盖云云。求善如不及。用人取所長。至令疲曳之軀。與沐殊尤之命。臣敢不夙夜匪懈。夷險勿渝。叢爾之材。雖棟梁之莫中。確然之志。與金石以不移云云。

讓知貢舉表 甲午年

云云。批詞芝檢。假手棘圍。在明主汲汲之求。所欲得者賢耳。以愚臣區區之識。詎可汰其選歟。非所承當。急於辭避。中謝伏念臣性資蒙弊。記問空踈。少尙寡聰。不能舉一而三反。老益加鈍。無奈在十而九忘。端遇盛時。驟躋華秩。凡以文章而爲任。無不歷叨。至如場屋之主盟。亦嘗再忝。此已溢平生之望。尙足酬篤學之勞。豈意至明。曲收殘質。俾復當於重責。而不考於僉言。昔也取才。已不辨紫朱之混。今雖努力。豈遽廻水鏡之明。決必失賢。祇自速誚。伏望云云。俯矜哀懇。謫降俞音。改命有孚。苟擇懸衡之鑑。得人爲盛。盡收蘊櫝之倫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分桂之權。實關大手。出綸之命。誤及么軀。退省恩榮。竊深欣悸。中謝伏念臣爲儒腐爛。賦性慳惓。弱冠策名。愧莫書於金榜。中年筮仕。幸得玷於玉堂。雖



然上絕卑學士之班。下不及供奉之屬。鬢幾變鶴。腰未縮犀。及遭聖日之昇。始展天衢之步。久居制職。未嘗斧藻於訓謨。再闢選闈。又莫網羅於英俊。敢圖廓度。不責舊愆。方除宰府之官資。旋委文場之題品。世所許爲儒匠。有未一經。臣獨負何奇才。凡今三忝。此蓋云云。政先顛俊。德尙修文。謂愚臣頗力於讀書。奈今日俾臨於試士。臣謹當研精考藝。倘收抱璞之家。盛飾入朝。有補垂衣之化云云。

讓知貢舉表 丙申年

云云。國之取士。意必在於得賢。朝豈無人。臣獨專於操柄。自知大過。期以牢辭。中謝伏念臣。爰自童年。獨攻經術。業誠勤矣。勞矣。志尙茫然。雖然。人負多可。則施必旁通。士拘一端。則用亦偏係。以小臣唯事于學。而當世誤認其能。一鼓虛聲。便擡善價。故每歷朝廷之任。未嘗離翰墨之司。此已素餐。不堪深懼。况宗伯揀能之寄。是士林越分之榮。大抵雖已至於巍官。不幸違其宿望。遠則學如王度。國儉者。猶未得一經斯地。近則才若升旦。良鏡者。亦不過再掌其權。顧惟何人。常領茲選。矧衰耗日加。而月益。卽心靈朝取而夕忘。雖欲自強。得無大濫。伏望云云。廓揮英斷。曲徇微誠。追收綸出之言。更命鏡明之鑑。使蘭蕭莫混。朱紫易分。然後國不失賢。臣亦知免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句當小事。再斯容或有差。揀選群材。一尙未知其可。况臣至暗。掌選大類。力所難堪。讓非妄飾。未獲曰俞之旨。反蒙曲諭之音。中謝伏念臣。蹇短之材。記問之學。宰相本非所期。而寅緣至此高位。詞賦雖所自業。而虛薄靡爲醇儒。枉承睿哲之知。屢涉品題之地。勝出之後。衆隨以欺。白汗未乾。又當斯任。顏顏更厚。莫識何爲。俯伏拜嘉。周章失措。此盖云云。護人之短。容物之微。至令寡識之才。授此擇能之柄。臣謹當披文相質。爲國求人。倘得搜山海之遺珍。庶少補朝廷之利用云云。

乞退表

丙申十月十六日上表二十一日內侍某至奉傳聖旨所上表留中仍敦諭起視事

臣某言。臣本生年。已當告退。又纏疾恙。乞解機務者。久妨賢路。已虞任責之非輕。更迫耄年。寧有藉事而敢處。罄披愚懇。乞解繁機。中謝伏念臣。業本未精。才無可採。遭稀闊難逢之嘉會。雪淹延久屈之宿心。目未熟於紫樞。身已登於黃閣。在臣之分。爲榮莫加。但國家多難之時。居宰相非據之地。旣不得出奇制勝。掃戎醜之腥涎。又未能贊化調元。協陰陽之和氣。無功可錄。維祿是糜。退也猶遲。留之何益。知臣心者謂宜高謝。媚臣意者徒有慰言。然或秘其生年。卽已誣於上鑑。豈幸其案籍縮書之歲。而廢却朝廷告老之期。矧衰病之交攻。顧昏蒙之大甚。步鼓側而幾至踣地。體清羸而僅能勝衣。假若強顏而冒居。孰非指目而相笑。伏望云云。大明委炤。剛斷無疑。特垂開可之音。俾遂優游之樂。則如釋

負擔餘生自力於攝身。雖伏里閭。一日何忘於徇國云云。

丁酉年乞退表

云云。年當乞退。望解機務者。老而不退。是豈出於夙心。事未必期。乃久恬於巍位。上章稽晚。伏地悼惶。中謝伏念。臣動昧機宜。唯守孤拙。曾淹宦路。若推壑以下之。及遭聖朝。類搏風而上者。歷更津要。進詣機衡。身都相位。而未聞乎論道經邦。名竊儒臣。而所欠者。以文華國。糜費廩祿。養妻兒。顧自爲謀。則殆幾其於補世也。何有。以茲無用。復當告老之期。豈可貪榮。坐積妨賢之誚。故去歲有歸休之請。而上心難遽棄之爲。特遣內臣。曲傳宣語。誠愧賤微之品。仰煩慰諭之勤。命旣莫違。縱不獲已。而就職。國有成例。猶恐自今而廢常。有口皆譏。無顏可措。今則老病交劇。步履猶艱。雖欲自強。又可耐處。伏望云云。至仁篤護。大度兼容。察臣懼羣議之沸騰。諒臣連兩年而控告。俾還官政。退伏里閭。魚見放而泳游。亦足以樂。鳥知還而栖止。訖可少休云云。

二度乞退表

云云。昨具表乞還官政。蒙降教書不允者。匹夫告勞。許釋兩肩之負。老馬方倦。可停千里之行。臣欲退安。義與此類。卑情自訴。俞詔尙稽。中謝伏念。臣學本空疎。性惟褊躁。歷四朝而至我代。始叅奉引之聯。登兩制者無幾年。驟擢論思之地。以章句浮虛之伎。居朝廷機要之司。其在平時。尙難堪處。方國家厭虜之際。

是廟堂料敵之時。書檄不能曉無知之戎。智略不得施制勝之策。虛提寸管。何益前籌。况復過歸老之齡。夫豈欠冒居之耻。然無功而妄食。則甘受衆責。其滿限而未去。則亦非本情。蓋陛下前以臣政簿誤年勅留。而臣不得違忤。故爾今伏奉詔旨。又如前諭。而申以不病不老及之。病豈僞稱。臥已更於百日。老非自飾。年正屆於七旬。雖聖度有所示寬。顧人言亦豈無懼。其已聞者足矣。又可使之多歟。退也已遲。雖或廢本朝之成例。今而得謝。猶不違禮典之明文。勢誠迫於茲時。詔何淹於日可。前既未遂其請。今又不解而歸。非獨一時之譏。亦爲萬世之笑。伏望云云。憫耄衰之甚。憐號訴之勤。俾脫牽拘。得從願養。皇恩所庇。苟延墳壑之期。天鑑斯臨。曷怠戀軒之念云云。

三度乞退表

云云。昨再具封章。乞解機務。蒙降教書。復不允者。芻言再貢。淵聽靡迴。敢將三黷之煩。覬荷一言之肯。俯伏以俟。凌兢罔寧。中謝伏念。臣事莫通變而蔽于執方。文不據古而失在率意。徒以遭逢之幸。謬叅寅亮之司。門地之孤寒也。人所素輕。言行之燥辨也。世亦備識。暴起而相。衆噪孔多。但憑聖主之至仁。粗保人臣之卓位。恩命之優渥。厚矣。朝廷之寄託。重焉。固當耗竭筋骸。憂勤寤寐。罄倒一身之有。少酬萬乘之知。然本惟鈍蒙。申以衰耗。夙心尙在。雖不移金石之堅。淺器易盈。訖莫效涓埃之益。宜告休而早退。尙緣督以剩居。寵祿大過而災

由是生疾病交侵而身至漸殆。故自去冬而哀訴。莫蒙寬詔之遣歸。茲敢復陳。期於得請。何久鬱江河之決。未遽捐草芥之微。顧若負其片能。理或存於少補。寧不作安身之計。猶不妨爲國而留。然才之謏。謏也。既若茲。而老益昏昏也。又如彼。豈可以尫殘無用之狀。乃敢有貪冒竊位之情。伏望云云。特垂從欲之慈。俾就養痾之地。優游化日。得爲閑適之人。歌詠 聖功。助播泰平之頌云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一 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二

狀

全州所製

入州日呈大守遠狀

叨叅蓮幕。方邇花封。瞻覲匪遙。傾依愈切。恭惟大守侍郎。風神峻秀。門地高華。早彈貢禹之冠。踐更朝綴。出芟召公之樹。頒布詔條。聲聞九重。威行百里。伏念受符重禁。掌記雄藩。雖無一扇之風。助弘宣暢。庶仰二天之化。知有庇庥。

六月巡屬部監獄答諸官遠狀

火鑣烘暑。巡觀非所之纍。冰繭摘辭。遠辱過涯之間。筆無舌巧。書以膚陳。

斫木行次答屬部遠狀

倒壑傾山。行選千章之杞梓。濡毫泚墨。遽貽滿紙之珠璣。行道忽忽。占書草草。

冬至賀狀

上延昌侯

吹葭導協。候陽律於黃鍾。獻襪踐長。陳縵儀於朱邸。恭惟令公殿下。金英敷秀。璿派分流。遵法奉藩。優躡沛王之善。修學好古。雅師河憲之賢。適臨日至之辰。茂集明來之吉。某等伏限分符之守。阻趨飛蓋之遊。

廣陵侯

氣復黃宮。灰飛緹室。禮亞三元之會。樂宜五口之從。恭惟令公殿下。宗翰疏榮。天潢宅粹。筆下學鳳尾。諾率爾便工。箱中有蠅頭書。愛而自秘。適臨令旦。茂集純禧。伏念某等。限守棠陰。阻趨蘭阪。

昌化伯

天正紀候。始知嚙管之長。威里稱觴。想祝莊椿之壽。恭惟令公殿下。靈源毓粹。瑞玉挺姿。鎮重撫封。守懿藩而作固。雍容樂善。敬愛客以忘疲。俄臨陽長之辰。倍擁日新之慶。某等。叨携郡印。阻側賓筵。

趙平章永仁

一丈三尺。堪占圭景之寢長。異口同音。競祝鈞齡之不老。恭惟某官。元精鍾秀。大雅秉彝。體東壁之主文。雌黃政教。幹北斗而酌氣。調燮陰陽。茂對嘉辰。益綏休祉。某等。限左符之有守。趨東閣以無由。

奇平章洪壽

星正昴躔。杓迴子位。方一陽之敦復。歛五福之來臻。恭惟某官。萬仞金山。百圍鐵幹。一生雙美。兼令狐將相之權。仍世三公。繼楊震衣冠之盛。甫臨亞歲。益享遐齡。某等。顧緣蛙井之拘。阻陟龍門之險。

正旦賀狀

上延昌侯

天經左轉。朔統右行。想蘭阪之迺祥。酌椒觴而薦壽。恭惟令公殿下。貴聯天族。望重國維。蓄思沉深。早壓象船之智。率身儉約。不娛鴈沼之遊。茂對端辰。誕膺純祐。某等恪守黃堂之寄。阻陪青邱之遊。

廣陵侯

玉管灰飛。勻動縠羅之覆。金觴酒溢。細斟椒栢之香。恭惟令公殿下。瓜瓞聯榮。梓材播美。雅性嗜縑紉之學。千金購書。餘事精服餌之方。百藥濟衆。公嘗自造藥施人有德不飲。受福何涯。况臨五始之辰。宜享萬齡之壽。某等官箴有繫。造賀靡由。

寧仁伯

夏正肇立。高曆方頒。顧衆甫之皆昌。應三春之伊始。恭惟令公殿下。清姿玉潤。淑德蘭芳。共輦同衾。夙荷一人之愛。苴茅割土。驟躋五等之封。適對佳辰。優承景鑠。某等限居南海之僻遠。阻側西園之謙遊。

趙平章

歲月日之始。肇紀嘉辰。德爵齒之尊。益鍾君子。恭惟某官。望魁朝綴。名藹儒紳。嶽生甫於周家。早勤補袞。帝賚說於商室。果副和羹。百辟取平。四方注意。適屬鱗時之首。益延眉壽之祺。某等限守符於一方。第馳賀於千里。

奇平章



青籥朝吹。驗人正之首啓。朱門曉闢。想賀客之肩摩。恭惟令公閣下。文虎兼姿。安危攸繫。春波正暖。亮宜浴鳳於苟池。陽氣方和。何必問牛於邠路。順迎朔統。滋集乾休。某等限身繫於魚符。莫躬趨於龍阪。

崔叅政誥

雄筭換舊。驗陽律之方調。雌閣迓新。擁天休之滋至。恭惟某官。貴傳門戟。名在帝瓶。學業專家。胷中有國子監。精英下世。天上無大白星。蔚爲石畫之臣。大合巖瞻之望。首春啓始。覲齒無疆。某等顧迫戴星之勞。阻申披霧之喜。

賀正廉察使

人統甫廻。適啓首春之始。使華尙遠。莫親壽酒之斟。恭惟按部相公。器度汪汪。風神落落。登范車而巡問。威震方州。當高歷之肇頒。慶叢幕府。某等猥分憂寄。忝屬仁麻。但緣身繫於佩符。未獲膝行而奉履。

北朝客使迎接修製

翰林行

與察員分作數日不具

賀聖節日使到館日勞問狀

塗路險艱。實勞跋涉。館居湫隘。未合燕閑。仰冀精調。以符勤疇。謹修狀諮問。伏惟炤察。

到館翌日送酒果狀

方初稅駕。未獲趨風。姑陳饋問之儀。聊助笑談之樂。庶無揮却。且許容留。

二度送酒果狀

館粢甚微。常欠腆豐之饋。樽醪雖薄。庶資閑燕之歡。時復中之。固所望也。

大宴送衣對狀

宴以合歡。幸接酢酬之禮。貨將爲好。粗輸贈勞之誠。所有末儀。具如他幅。

請停謝合食狀

食無五味之珍。深慙草草。書備八分之體。枉示謙謙。在禮已煩。自今勿復。

再屈宴送衣對狀

有酒與肴。申講宴邀之好。贈衣及帶。續陳微薄之儀。庶紆山藪之藏。勿責芹暄之獻。

二辭不允狀

方諧披霧之期。尙勤仰止。何促朝天之路。遽告歸歟。不敢稟承。庶其稽緩。

布哀使到館翌日送酒果書

詔檢未宣。徒佇王君之瓊樹。酒齊甚薄。曷頹叔夜之玉山。雖甚輕微。庶或容受。

請停謝侑食狀

侑食表誠。粗備主人之禮。占書敘謝。過勞君子之謙。所不敢當。請無復及。

三度送酒果書

館廬寂寞。得無爵爵之懷。樽俎輕微。聊表區區之素。倘一歡之可助。冀大度之

容留。

辭退宴送衣對狀

情深叙別。不堪分袂之悲。禮備贖行。聊奉賁身之服。所陳輕浼。幸示兼容。

初辭不允狀

亦既覲止。方欣攀晤之歡。是何言歟。遽有睽違之志。所難忍受。請且少留。

二辭不允狀

幸成良覲。無幾日之從容。雖告過行。尙何心而聽受。固難承稟。請許稽留。

三辭依允狀

行驂方弭。坐席未溫。不容東道之留。已決北轅之志。挽留無計。悵別增懷。

私進收領狀

肅將訓勅。遠騰星使之光。別示牋題。遽賜天都之產。感藏良劇。宣述曷周。

賀節日使行次吊皇帝升遐

此狀當詣院述之  
上命小臣立進呈

叙別已後。忽稽對境移文。伏聞大行皇帝。奄棄天下。震悼顛踣。罔知所措。但以天車侍郎。已離館上道。未獲親吊。第深涕泗哀痛之至。謹修狀諮問。伏惟炤察。

王師封册客主往來狀

受勅  
述

王師呈册使狀

鳳闕深嚴。親奉泥函之命。雞園寂寞。將紆玉樹之光。其所欣榮。悉難宣剖。

冊使答狀

祇承上命。將詣下風。未成丈室之叅。先辱尺書之問。其爲心感。曷可舌宣。

上册使屈宴狀

榮承芝檢。辱臨容膝之居。略備茶筵。將代銷腸之飲。幸廻高躅。暫許清歡。

贈物狀

使華方戾。幸攀河目之姿。宴貨是將。聊奉沚毛之薦。別牋所具。麤品曷言。

三度冊使上遠狀

肅持玉節。嚴騶哄以過行。淨掃金沙。喜光塵之漸邇。傾心所切。覲面粗陳。

冊使答狀

宸闈受命。將趨庭栢之陰。禪榻占書。首辱溪藤之問。感藏良極。頌詠奚殫。

屈宴狀

光奉芝函。忽枉惠然之顧。肅張草具。佇成衍爾之歡。庶許從容。以孚傾渴。

贈物狀

車騎甚都。幸接清揚之表。篋筐又實。粗輸懇悃之誠。物薄良慙。情深可貴。

五度冊使先呈

王師狀

已封崇後冊  
使先呈狀

承命宸居。將布春溫之詔。嚮風禪榻。想瞻月朗之儀。拜稽匪遐。欣歡罔既。

副使行同前狀

久聆禪韻。猶傾髮籍之心。叨奉王言。將展膝行之禮。努加鞭策。忙卽門扃。  
王師答册使狀

玉轡金羈。降自九天之路。華牋寶墨。首貽十部之賢。賞味至三。銘藏倍萬。  
答副使狀

鷓鴣持詔。將臨十笏之房。螺墨濡毫。先辱千金之翰。過承慰藉。第切兢榮。  
册使上屈宴狀

乘車擁節。特宣詔命之溫。掘井蓋柴。粗備饌羞之潔。庶廻玉趾。以副棗誠。  
副使上同前狀

八尺僑居之室。幸枉皇華。一杯大道之漿。庶資歡緒。肯焉母拒。喜可能言。  
使上贈物狀

幸攀清裁。獲成雲霧之披。續奉薄儀。誠愧芹暄之獻。庶乎無棄。廓爾有容。  
副使上同前狀

禪居僻陋。幸攀簪履之光。宴侑薄微。愧欠襜褕之贈。仰惟大度。勿責輕干。  
宮主封册客主狀

受勅  
筵伴令公行上副使遠狀

彤陛凝嚴。光膺帝命。朱衣導引。漸卽賓閔。欣聳良多。述宣奚既。  
副使行上筵伴答狀

肅將命綽叨貳使車。式遣其行。顧未遑於禮問。何謙之過。遽先辱於賢書。想爾披承。曷勝喜幸。

讀冊行上筵伴狀

布冊中闈。叨榮下介。趨風伊邇。佇瞻龜鈕之光。挹德滋深。先致鯉書之問。傾翹所切。覲縷奚窮。

筵伴行上副使贈物狀

祇對使華。既接宴邀之禮。聊將侑貨。粗陳勸勞之誠。

皇子公主封冊客主狀

筵伴行使上遠狀

顯膺君命。將宣渥澤於天枝。叨伴賓筵。佇奉清光於星節。先修鯉信。聊達鸞軒。

筵伴行勸花使上遠狀

仙宸受命。將花酒以侑歡。神筆摘辭。枉蒲蔕而貽問。欣榮所至。剖析曷周。

筵伴行副使上贈物狀

幸攀月角之姿。禮同式宴。聊奉吐毛之饋。信表可羞。所冀容留。毋嫌微薄。

筵伴行讀冊使上贈物狀

肅啟賓筵。愧欠昌鹽之享。繼陳宴貨。慙同第塊之投。物雖微焉。誠可尙已。

桂陽所著狀

初到官上按察使狀

謫來卑濕。茫若墮空。仰止高明。確如倚岳。恭惟按部使臣。長才經遠。淳德鎮浮。夙荷聖知。依日光於漢殿。出爲天使。流星彩於蜀都。思如春之溫溫。威不寒而凜凜。某。謬分憂寄。幸託仁麻。苟可謁於征軒。豈辭重繭。顧有拘於官守。未得奮飛。

答江華縣令崔將軍狀

墮自層霄。出臨澤國。履雙鳧之舄。猶占仙曹。傳一鴈之書。先貽寶翰。恭惟某官。相門貴胄。鬻舍舊身。黑槩揚威。驟作千夫之長。青雲蹶足。暫爲百里之師。翻覆本如鬪碁。胸襟寧有滯芥。某。佇及趨風之日。方諧披霧之期。

答金浦縣令狀

出司郡印。無幾晨晡。遠致郵筒。問予息耗。受言聳觀。感至深銘。

答安山監務同前狀

黃堂視事。叨叅五馬之榮。朱篆封書。遽辱雙魚之問。慰訊滋悉。欣愧交深。

答喬桐監務同前狀

出從諫掖。雖深謫官之悲。居近仁隣。方有願交之志。遽辱緘滕而先唁。不堪涕泗之無從。

答屬郡賀冬至狀都行

柝冰開荔。方迓嘉辰。摘藻爲春。遽貽榮問。心之所感。口不能宣。

答江華尉初到官狀

昵造楓宸。榮承詔命。出臨花縣。端占風流。方欣珠潤之旁輝。遽貺錦章而先問。區區之素。嘖嘖難言。

代作

爲某人上北界營主狀

蘖闔雲深。受鳳綸之降命。榆關草綠。擁豹轟之有光。四牡所臨。萬家相慶。恭惟某官。金山屹屹。鐵幹淩淩。八座資崇。方佇鹽梅之用。三邊寄重。暫司斧鉞之威。伏念某。蒞事伊初。望風滋切。一隅之繫。但限有拘。百舍之勞。豈予所憚。

爲同前人上分臺狀

金闕九門。曾奉出綸之命。玉關千里。肅騰持斧之威。凡屬管臨。悉深禱頌。恭惟某官。學鞭楊馬。詞倒曹劉。瑞錦毛新。當浴鳳池之波暖。貞松節勁。先叅烏府之霜寒。暫出班心。行巡國尾。某。叨承外寄。竊伏下風。想瞻戴豸之光。彌切攀龍之志。

爲遂安縣令晉公度上按察使狀

光奉鸚綸。夙振風馳之令。叨紆墨綬。先傾山仰之心。恭惟某官。皮備陽秋。器恢天地。自鳳池之婉婉。乍輟英遊。持龍節之光華。實勞巡問。春廻恩顧。凍合威行。



伏念某符竹佩腰。錦刀傷手。昔年禁署。濫陪玉樹之光。今日江天。又屬陽春之煦。其爲榮幸。曷可剖宣。

爲某縣令賀仰部大守初到官狀

紫闥分憂。黃堂宣化。仁風所扇。物意同春。恭惟某官。生自相門。備更朝綴。金蟬珥首。行襲世家之榮。銀兔佩腰。暫臨方伯之寄。某等備員下邑。寄命上官。倚若大山之高。佇蒙時雨之化。

爲陵城倅賀羅州大守到官狀

分萬乘之憂。與民爲母。制一方之命。於我是天。恭惟某官。奉綽九門。專城百里。穎川作雨。不害爲傳說之霖。南國芟棠。行必關孫弘之閣。州符暫屈。台陛當信。某。叢爾庸資。庇于仁蔭。自惟拙政。懽緩急於事機。仰止上官。寄死生於威化。一

爲某州守呈祭告使狀

雲霄承命。原隰耀華。行色所巡。謠謠遍洽。恭惟某官。邈從天闕。夙駕星輶。載馳載驅。信賢勞於王事。克禋克祀。亦與沐於神休。燕及生民。均蒙陰賜。某等謬叨憂寄。愧乏吏能。自逖聽先聲。願一得覲止見止。及迫臨樊境。實萬倍顛之倒之。暨接清塵。粗伸素蘊。

同前呈馬場使臣狀

天使之臨。孰非傾仰。儒仙所莅。倍切欣歡。其爲巷歌。實若家曉。恭惟某官。江河

器度。錦繡肝腸。縱轡通衢。早奮凌雲之氣。乘軒列郡。巡觀逐日之蹄。勢同揀選。於人材。行必品題。於天部。某等。分憂小邑。待罪下風。竚瞻玉樹之光。祇奉錦綵之問。

冬至答外官賀狀 此已下自行

慶叢蓮幕。既講亞元之儀。問及藥階。亦兼伴食之老。爲貺過矣。何榮如之。

元正答北界兵馬使賀狀

營柳搖金。方迓首春之候。溪藤鍊雪。遠移手墨之華。恭惟某官。邈自雲霄。出臨關塞。鎮如山重。天子無復北憂。威若雷行。胡雛不敢南牧。適丁令旦。丕擁美祥。某。變理無能。論思忝位。方欲修於賀牘。遽先及於賢書。奉戴已還。欣榮交切。

同前東界兵馬使

冀曆頒時。椒觴稱壽。方勤禱頌。首問寒暄。恭惟某官。昴宿英精。金天雄氣。九重推轂。分閫外之劇權。千里揚旌。轉幕中之奇算。適屆二元之候。茂膺百福之鍾。某。無理物之能。處贊天之任。恭承榮問。益祝遐齡。

同前答外官狀

日躔青陸。甫迎鱗序之首時。書墮黃堂。遽辱繭牋之手蹟。備認謙勤之旨。第深銘刻之情。

同前狀

陽律布和。大合二天之化。春華摘藻。忽貽十部之賢。其所感榮。悉難宣剖。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二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三

教書 批答 詔書

柳光植讓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尙書右僕射判三司事不允教書  
云云。宰相之寄。安危所係。所任惟賢。四方蒙潤。不則民有受其害者。可不慎哉。朕以卿嘗掌喉唇。昵陪左右。故親得其爲人。寬和而容衆。有長者之風。嚴毅以臨人。得大臣之體。憂國之心。形乎色。愛君之志。形于言。朕所寓目而自試者。其尙如茲。人之交口而更揚者。焉知有幾。是之相也。孰曰非之。茲疏越等之榮。擢置經邦之任。俾兼端揆。亦判計司。是豈私於卿歟。將以勵其能者。毋煩牢讓。往宅乃司。所讓宜。不允云云。

蔡靖讓樞密院副使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 不允教書

云云。鴻樞地密。必資慎重之臣。騎省班清。須待瑰奇之輔。至若學士之任。承旨爲高。唐制翰林學士六人。高年重德者爲承旨。獨承密命。德宗好文。尤難其選。況以一身而兼任向之數者。其非有磊落過人之度。殆不堪其職矣。卿王佐之才。皇居之寶。恭謹則石君之書馬。學識則竇攸之辨麗。累涉重官。動有休績。西土之人。古稱難理。爾之司鑰。則非不革心。北方之俗。性本孔頑。卿之杖鉞。則無有干紀。夫忠義之心。臣所守也。卿既有而無愧。爵賞之柄。君所司也。予何惜而

不施。故使總機要之司。帶文章之任。所欲報爾勞者此耳。其不服朕命而讓爲云云。

李得紹讓中大夫國子祭酒知制誥 不允批答

云云。祭酒士林之美職也。朕聞挾策之士。自始讀書。無有不志於此者。故官雖過九卿八座。猶以不經茲任爲恨者。豈非資清選重。精汰慎簡。而不妄授人者歟。爾稟賦聰敏。器度宏深。學洞貫於九經。見聞輒記。表能施於五字。制作可觀。久勞三禮之司。俄轉七兵之地。動有升聞之譽。副予虛佇之懷。故除師氏之宮。以徇書生之望。何未體於眷意。而遽抗於讓章云云。

任永齡讓同知貢舉 不允批答

云云。夫領宗伯之任。搜舉子之賢。惟其有衡石之平。水鏡之鑑。然後媚媮不能眩。輕重不相欺。未有己之不足。而能品人之優劣者也。卿早中科名。累更華要。其下筆成章。則如江海之深。而涯涘不可測也。其通今博古。則若日月之明。而罅隙無不照焉。故選之儒臣。委以文柄。朕豈知之未詳。而命之耶。以已試之效。觀之。嘗掌司馬試也。所得皆當世聞人。朕未嘗不嘉嘆焉。且主張試席。其揆一也。豈工於彼而拙於此。智於前而愚於後耶。毋拘小節。更欲牢辭云云。

劉貂讓中大夫判將作監事 不允批答

云云。官局之務。各有司存。然厥務之或廢。由主者之不良。朕閱之久矣。思得才

吏董之。況今之將作。古之繕工。務叢事鉅。其任尤重。若委之非其人。則其何事之有濟耶。汝自彈冠於仕路。嘗游刃於吏能。截劇刺煩。多多益辦。開物成務。綽綽有餘。使乎延譽於東南。公耳忘勞於夙夜。曾貳計司。則籌算若唐之延朗。及居選部。則品裁如晉之山濤。不有異恩。曷償殊績。故除三品之秩。得領九工之司。當體眷懷。毋煩固讓云云。

崔球讓守司空柱國 不允教書

云云。事有義均勢等。理不可不爲者。朕觀宗室諸侯之子。雖未勝衣。例拜司空。尙矣。由是言之。臣有大功。列於侯者。勢等宗室。然則參用其子爲司空。甚合於義。此所謂理不可不爲者。朕惟乃父佐命尊王。輸誠濟難。重廻日月。再造乾坤。罄天地不足較大功。勒金石不足揚盛烈。自三韓已來。未曾有也。朕有功臣。能復幾人。而獨不使汝。特蒙顯賞耶。況汝聰明天賦。學問日新。妙句麗詞。頌在人。口。清才美行。屢聞朕聰。子而不司空。誰得爲司空耶。是用擢置三公之資。兼崇八柱之秩。朕猶以爲不足。汝將遜避不受。可乎云云。

門下平章上將軍金元義乞致仕 不允教書

云云。禮經所載七十致政者。似爲曠官具位之臣。貪榮嗜寵。至老耄而不能知退者耳。其若識深慮遠。經國緯世。不可一日不與共政者。則彼雖知足畏盈。汲汲於乞退。豈必拘以禮制。而領其請耶。卿翼亮五朝。砥修一節。謙恭檢己。有古

君子之風。勇敢蓋人。負烈丈夫之氣。廟謨剛果。將略沉深。國倚之爲長城。朕寶之爲元鑑。况今卽位伊始。求理甚勤。方憑光輔之功。用致大平之慶。何遽厭黃扉之樂。而欲從綠野之遊。愛一身而求解繁機。是則卿之私情。猶或可奪。爲萬民而圖任舊德。茲乃國之公論。詎敢有違。朕耳難傾。卿言勿復云云。

樞密院副使朴玄珪乞退 不允教書

云云。大夫當七十歲而乞身。雖則禮之常也。人主有一二臣而圖政。尤所寶者。賢歟。苟或許以毛皮。譬自剪其羽翮。卿越從先代。逮事寡人。道直行方而趣尙不爲雷同。經明識博而論議皆有根據。累涉班聯之貴。歷司臺諫之權。義有可行。則扼腕中臂而直進無疑。事有堪陳。則明目張膽而極言乃已。故先試樞機之任。將擢升台鉉之司。朕之佇聽嘉謀者。固非一端。卿之進叅密地者。猶無幾歲。何自徇身全之計。而遽稱病篤之辭。况今胡羯肆淫。官家多故。是縉紳憂國之日。非宰相求安之時。姑俟大平。方圖退逸云云。

桂陽守孫得之讓起復 不允批答

云云。夫人子之欲終喪制。固其情也。禮也。宜若不可奪之。然仲尼所以制墨縗從事者。蓋亦順變適宜。而非必薄於親者也。汝早擢龍頭。榮叅鷺序。忠義之誠。貫乎日。遠不忘君。孝敬之性。資諸天。勤於事母。頃從西掖。出守南州。方興有袴之歌。遽致枕苫之患。坐移流景。已踰百日之期。宜假吉儀。往徇一方之愛。夫何

泥古而守志。不欲割愛而從權。况桂陽殘邑也。頻遭歲儉。民有菜色。非若爾之廉平。孰能撫吾疲民哉。雖以情陳。固難領肯云云。

崔甫淳讓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同修國史判禮部事  
不允教書

云云。夫代天理物。貳王行政者。宰相之任也。國以之重輕。民由之肥瘠。以人爲鑑。唐宗保魏徵之明。用汝作舟。商后倚傅說之濟。如非遠量。曷副輿情。卿該通天人。諳練典故。業文而資之虎。體柔而濟以剛。精神折衝。弄敵人於掌上。論議有據。藏國子於胷中。貞松不爲寒暑變其容。良玉不因燥濕渝其性。舉國安危。而是託。非卿德望而孰當。是用直越鴻樞。擢登鳳閣。申峻史臣之職。兼崇書殿之資。用茲西省之新榮。雪爾南曹之舊屈。大抵王者之用人也。雖未嘗究閱其爲人。苟僉言之皆允。猶柄用而不疑。况如卿者。在昔納言密邇之時。朕已親試。置斯當軸論思之地。誰復異詞。毋執小謙。更陳牢讓。所請宜。不允云云。

柳彥琛讓正議大夫監門衛攝上將軍  
不允批答

云云。朕觀魏黃初中。獨以曹眞爲上將軍。唐高祖亦置天策府上將軍。其後遂省。唯我國所以恒置上將軍者。其意若曰。若將軍有功。則可以大將處之。大將有功。則將何以復加。故設斯爵。以答大將之元功茂烈耳。豈宜人授其職耶。卿生長名家。熏習善訓。檢身持法。勿墮乃父之風。寫字綴詞。不讓文臣之手。然不



喜腐儒之挾策。乃獨希飛將之立功。早戴鶡冠。久陪龍仗。當東都之犯順也。麾百騎而出平臯獍。及北虜之肆淫也。尹千人而往掃犬羊。載惟積累之功。何吝甄崇之典。茲加峻級。用示異恩。秩視八座之資。班在九卿之右。是猶慊爾。何以讓爲云云。

崔俊謙讓千牛衛攝大將軍 不允批答

云云。虎之猛。憑爪牙之利。宅之固。因垣籬之防。王者之有國亦爾。能得果毅之士。寄大將之任。以捍禦非常。則何爪牙垣籬之足道哉。汝體貌魁梧。風神勁邁。早作千夫之長。望重山西。備經百戰之場。功高塞北。遇人也實恂恂。長者臨難也真烈烈。丈夫入率巖郎。嚴郎一作久陪禁仗。失句一朕寢賴而安寧。行宮晏然清溢。是惟努力宿衛之效。時乃操心謹愿之由。且積其勞。而久於職。則士無以激情。知其功而嗇於賞。則人誰不解體。宜加優等。用答膚公。肆宣出綽之恩。爰講登壇之典。朕尙慊然若不足也。汝何疑而欲勿受耶云云。

故叅知政事鄭克温配享 神宗大王教書

云云。君畢喪而祔神主。是國家不易之規。臣有功則配廟廷。實今古相沿之制。卿昂躔毓粹。嵩嶽降精。氣雄韓信之登壇。早紆將印。略邁張良之借筭。密轉軍籌。當寧考之承圖。掌中樞而佐命。暨叅大政。逮事寡人。故及見爾之平生。真可謂古之遺直。朕曩遭憂釁。深軫哀傷。地隔九天。雖未還於仙馭。禮終三載。將奉

入於宗祊。顧侑位之難虛。與群寮而廼議。當代之佐。未必乏其人焉。衆論所歸。顧無易於卿者。爰舉追崇之典。俾躋與享之聯。鳴戲不以生死而有異者。君之寵恩。無以幽明而有間者。臣之忠義。朕將嘉乃丕績。誓萬世之不忘。卿亦相我先君。佑三韓之永固云云。

平章事柳光植讓起復 不允教書

云云。壺室畢喪。雖或存於古制。墨綵從事。蓋亦徇其時宜。卿飾行私門。服休朝列。奉君竭力。朕所飽嘗知之。事母盡心。人亦無間言者。頃丁憂釁。幾滅性情。百日已周。例可居於舊職。一封遽抗。固欲守於常經。此則拘迫細行。而非所望於卿也。况卿逮鶴髮之在堂。入龍池而拜相。茲又孝之極也。尙何憾之有哉。宜抑擦傷。往膺寵命云云。

朴信侯讓通議大夫左右衛大將軍仍令致仕 不允批答

云云。夫父之賢。非子之功。然父有顯名。則子必蒙其蔭。況子者。父所醞釀成就者也。子之賢。廼父之功。然則用其子而遺其父。可乎。爾才堪經遠。而官纔涉於中郎。勇足蓋時。而位不登於大將。是朕之所嘗嘆訝也。今爾子弘毅。以萬人之敵。當千騎之胡。聞戰鼓而輒呼數聲。激其士氣。薄戎圍而無却寸步。折彼賊鋒。雖古烈將。何以加之。是汝訓練之有漸也。褒其身。不足償其功也。是用不拘資級。登爾于三品。仍許在家食祿。將以勸其能者。無煩遜辭。祇服訓命云云。

宋安國讓尙書左丞 不允批答

云云。漢制左右丞。助令僕。惣理臺事。寢及魏晉。獨左丞得彈奏八座。故稱朝之司直。居是任者。不其難哉。爾莊重寡言。而足鎮躁人。剛明果斷。而堪濟大事。出從戎幕。久佐軍籌。載惟擢執之勞。宜示甄收之典。是用畀左轄之任。惣中臺之權。夫爵祿所以報功也。以爾屢戰之功。雖越序而遷。不爲不可。况爾之居四品。凡閱累稔。而固當轉秩。則茲授也。特以例遷。而非以功躐也。爾何疑而讓耶云云。

慈州副使崔叔必讓起復 不允批答

云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也。然中古所以從權卽吉者。本爲金革之事。而朕已付爾以北方分憂之寄。夫北方者。接於強虜之邦。當時尙爲用兵之地。今則胡騎橫行。倏來忽往。故邊城守令。無有投戈解甲。方晝夜戒嚴之時也。汝於斯時。將以親喪爲解。而其不務忘家徇國之計耶云云。

禮部郎中宋就讓起復 不允批答

云云。據禮經而欲畢通喪。雖人子慎終之義。迫王事而權從吉制。亦朝臣順變之宜。蓋由古而行之。非自今而始者。汝頃遭憂。憂深軫哀傷。一心猶矢於終天。百日已周於過隙。合循成例。復卽舊官。何遽陳牢讓之辭。而欲避已行之命。義不孤慈母之惠。孝則可謂無虧。業已爲寡人之臣。忠亦似難偏廢。毋堅一執。以

遂兩全云云。

司空左僕射文孝軾三度乞致仕 依允教書

云云。賢固罕逢。意則眷憐之無斁。章凡三上。言誠迫切而難違。卿生縉紳之門。得宰相之體。久淹南省。未入中書。茲特繫於親嫌。姑俟時未晚也。何遽稱於齒。臺其求去尙勤哉。考之仕籍。則猶未滿期。閱爾來言。則曰當告老。此必厭繁機。圖早退之辭耳。決非實也。然拂衣高謝。蓋將矯世以激貪。若挽袖苛留。無乃傷廉而害義。勉從乃請。非出予懷云云。

申宣胄讓千牛衛攝大將軍 不允批答

云云。朕觀大將軍之職。自漢晉已下皆置之。至李唐始設十六衛之號。以冠其職。其所謂千牛者。掌執王刀。宿衛侍從。多以高蔭子弟年少美容儀者補之。故時人目爲貴門之高選。居是寵者。不曰榮歟。爾生二代之相門。擁一時之人望。志略雄邁。有國士之風。姿貌魁梧。負丈夫之氣。夫有大將之器者。不可以偏將處之。況今虜氣熾盛。內外戒嚴。宜得勇敢之士。爲之爪牙。以備非常。故朕選諸在列之臣。崇以登壇之禮。是則物議所同。而非朕之私恩也。毋多謙讓。驟服恩榮云云。

樞密副使朴玄珪乞退三度 依允教書

云云。古者大臣有乞骸之請。則不可拘以春秋。而輕許可之。其若身衰病篤。告

之以不任趨事。則亦不可強其所不堪。而傷其性也。卿早中巍科。歷更要職。身無擇行。飾禮義爲羽儀。事不舜難。蹈艱梗如氈毯。處諫垣而彈糾百辟。則權豪莫不落膽。叅密地而毗翼萬機。則人民庶幾息肩。是真古大臣。而朕所不忍去左右也。然以厚於利物。而薄於攝身。急於醫國。而緩於養性。肆嬰多病。屢乞退安。言固出於誠衷。理已難於牽迫。降茲俞制。副爾高懷。夫養老乞言。政之本也。朕不以卿爲已解機務。而如有疑議。輒咨決焉。卿亦毋謂不居朕前。一日不爲國計也云云。

崔宗蕃讓監試試員 不允批答

云云。朕以詞賦之科。網羅人林久矣。凡文墨位宰相。作予良弼者。皆從此塗而出。則豈可謂章句之技。而輕品藻哉。考之惟精。則楚山無泣。璞之寃。閱之非寶。則齊庭有吹竽之濫。主張是選。不曰其難。卿有祖之風。幹父之蠱。胷中學贍。洪溟巨浸。不足況其淵源。筆下詞雄。震電驚雷。亦莫方其神速。早叅侍從。累歷清華。師席示嚴。望高於璧水。書筵承問。譽洽於玉堂。况茲場屋之主盟。須是文章之司命。得人於此。非卿又誰。以爾水鏡之至明。自然朱紫之易辨。寧有疑於心者。而遽陳其讓歟云云。

判司天臺事文緯二度乞退 不允批答

云云。古之王者。皆立日御。攷陰陽時日。以叅酌時事。然身在人間。心了天上。難

莫難焉。故其爛然若攬鏡鑑面者。各於時代。能有幾人耶。有如此輩。告老求退。則不必限其年而肯可也。何獨日官哉。凡才而益時者亦爾。卿早窮家業。累歷朝聯。其素精推步。則已若良弓子之能世其傳。抑旁涉文藝也。又如巨富人之兼他所有。可謂人才之備。固非日者之流。今而乞歸。能不動意。前既不俞其請。又何再奏之爲云云。

崔正份讓寶文閣大學士 不允教書

云云。署閣曰寶文。蓋宋所制。而我朝亦置之。選當代名儒。以充學士。其以宰相處之。則加大以別之也。苟有瞻識宿望者。樞密亦得兼焉。是爲特異之恩。而求之近古。無有幾人矣。卿文能華國。德足經邦。以輪翮之長才。處樞機之重地。身已縮於金紫。手不釋於縑緇。其晝夜讀書之勤。若少壯隸業之始。達位之篤學如此。寡人於今日見焉。詞句之勁峭也。何止作五言城。記識之淹通也。實可謂九經庫。然文章之任猶闕。在眷注之意何如。是用特崇書殿之資。蓋示詞臣之貴。以此答稽古之力。又何必抗章而辭云云。

權濬讓樞密副使 不允教書

云云。職親紫禁。是曰中樞。禮抗黃扉。故稱內府。爲任旣重。得人愈難。卿器局泓深。風神峻秀。早邁通嘉之會。累更權要之司。振風霜於憲府也。糾彈肅嚴。提水鏡於選曹也。銓叙平允。出司戎律。克耀軍容。載惟積累之功。宜有甄升之命。而

况爾祖以文章而感動中國。芳躅猶存。乃父辭爵祿而逍遙古園。高風可尙。其後必大。非爾孰當。秩雖重於南曹。班稍疎於內署。故擢登於機密。將以示其眷恩。卿將遜辭。誰復稱副云云。

崔正華讓樞密副使 不允教書

云云。亞調鼎之司。號本兵之地。帝王之命。皆所對揚。軍國之謀。靡不叅斷。宜遴斯選。求得其人。卿早以世家。擢登朝著。寡辭沉默。常不露於鋒鏃。臨事恪勤。率皆徇於邊幅。其若南都司鑰而入處秋部。左轄提綱而遷拜冬曹。動輒優閑。誰敢議駁。矧爾外祖。相予先王。憫諸赴邈之軍。露宿山野。凡所止屯之處。列營館居。是三韓軍將所幸蒙賜。而至今稱頌者也。以汝服休之勞。有茲積善之慶。宜厚寵恩者久矣。故將機密以處之。是授猶遲。何疑而讓云云。

金弁讓中書舍人 不允批答

云云。內史之司。舍人爲重。故得五花判事之美。至有一佛出世之稱。苟非其人。曷稱斯任。汝文章博瞻。志節軒昂。凡歷位於清華。輒揚聲於顯赫。臺綱所振。朝列皆稱。糾彈蔑私。不寒而慄。議論無滯。其決如流。况乃者以一介之身。掉三寸之舌。往諭强虜。如弄孩兒。非汝之膽大於身者。孰捐性命之鴻毛。自試死生於虎吻哉。功其卓爾。賞未副焉。如或循次而官之。何有與人而異者。故擢從烏府之下列。而超授鸞臺之峻聯。猶有歉心。又何多讓云云。

庚敬立讓監試試員 不允批答

云云。甚矣人之難知也。若夫身之脩短。則揣而可知。貌之妍醜。則察而可識。至於才也行也。智也。藏於心。蘊於性。固不以身貌知之。故於是有章句詞藝之選。以此取人。猶有紫眩朱哇。亂雅欺冒。有司者。是以榜出之後。考官之免受人謗者。鮮矣。其任豈不重哉。爾寅緣科第。揚歷清華。官爵之早顯。則似可言於世家。文章之夙成。則是豈繫於門地。由是觀之。官爵亦專以才華。而非必由閥閱也。草予制勅。真古典謨。詞爲汝詞。意則朕意。簡而詳麗。而實則燕許之手也。安有己能若是。而未能精品人才者耶。故朕選簪紳之列。假衡石之權。必欲使杞梓之才。並收。騏驥之種。盡繫。嶺無亭菊。谷絕幽蘭。是朕之期於爾者也。其藉何辭。遽陳茲讓云云。

晉陽侯封册教書

以宰相奉勅述

云云。朕觀自古異姓而侯者。非若宗室之例封也。必命世傑出。功豐望重者。然後册之也。是故世亦希有矣。然則有國已來。其豐功重望之如卿者。能復有幾人。而朕獨不使卿得享茅土之封耶。故嘗有疏封之命。以卿確讓。寢不行。然一國非可戶曉。安知不有人以予爲刖印者乎。不唯朕意之未安。殆必衆情之猶鬱。且卿之所以。擢立予一人。定策佐命。是則朕之帶礪不忘之功也。當獷俗之往來也。料敵制變。知幾如神。尋率民遷都。完保我社稷。至於剪滅叛逆。復振朝



綱是則三韓之功也。天下所同。若者達旦統軍撒里打也。由卿奇算所及。斃於一箭。使萬國同悅。是則天下之功也。噫於朕於三韓於天下。有此奇偉不常之功烈。求之古今。無有儔匹。而朕若重違卿志。持而不斷。則非特三韓也。天下其謂朕何。况早襲父爵。於理大可。然讓而不受。廉也。及己之所自樹立。充滿物意。然後受之。則以德不以世。與夫斟酌取捨。無不允迪。流爲千載美談。不曰嘉哉。賞難久稽。時不可失。宜講登崇之典。少孚中外之心。今遣使金紫光祿大夫守大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工部尙書崔宗峻。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兵部尙書上將軍金叔龍等。持節備禮册爾爲晉陽侯。鋪張德業。而粲載筠編。增華家藏。署置員寮。而盛開蓮府。連耀賓簪。兼所頒物段。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冬寒云云。

太子封册

教書

以幸奉勅述

云云。蓋聞太子天下之大本也。易不云乎。主器莫若長子。其是之謂歟。朕德不類。自一索得汝已來。揣汝有元良之德。知不墜祖宗之基。由是愛之重之。有加無已者。雖出於父子之天性。蓋實爲宗廟社稷之重耳。茲朕汲汲望成人。日俟月俟。以至於今。得見汝之旣冠。則何喜如之。而其於立儲也。有所忽耶。當崇鷄戟之儀。驟正龍樓之位。矧今端月啓三春之始。荐雷驚百里之初。相時卽嘉。象德亦爾。故特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册爾爲王太子。汝能居少

陽而貳正體。流潤海而福群生。其不曰休哉。

太子嘉禮

教書

以宰相奉勅述

云云。夫婦若天地兩儀之常。莫斯爲重。帝王垂子孫萬世之統。亦於是關。故婚姻本乎大倫。蓋古今所以親迎。爾生鍾岐嶷。夙賦聰明。既加元服。以成人。當得賢妃而作匹。眷言淑媛。挺自深閨。內則享國千年。紫卯王孫之世家。外焉定策兩代。丹書功臣之慶。壺則可尙。婦儀無虧。合將偃月之姿。升儷少陽之位。雖以尊勢而選之多矣。若此嘉耦者。得亦難焉。適生此時。來配乃體。是謂天合。夫豈人爲。禮甫成。銅禁之中。喜已洽。綿區之內。宜宣密命。曲諭欣。故於第三日。特遣使某官某等。備禮問訊。兼賜例物。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想宜知悉云云。

大孫誕生三日賜大子

教書

同上

云云。朕以祖宗積累之德。膺受丕圖。撫有三韓久矣。嘗自以爲。朕雖不逮。苟得有嗣。續之良。克昌厥後。則足以無負於祖宗。無愧於社稷矣。果得爾爲子。册以儲副。方慶之之未暇也。爾復以岐嶷之資。得配淑媛。猶未及朞年。而又得元子。則爾之於祖宗。亦可謂不負矣。然後知朕與爾之能不墜先王無疆大曆服。永永傳于萬世明矣。夫復何憂哉。况婦人之免身。難莫難焉。爾子之生。易於反手。不拆不副。無菑無害。則是豈偶然耶。必天所保佑然也。宜勉加鞠養之慈。俾克遂元良之德。今於開福日。特遣使某官某等。備禮獎諭。以示予悽悽之意耳。所

賜物件。具如別錄。至可領也云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三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三十三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四

教書 麻制 官誥

李延壽爲守大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金義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崔瑀爲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吏部尙書判御史臺事史洪紀爲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尙書判工部事

教書

云云。夫宰相者。人主之所仰成。百官之所取平。而天下之理亂。未嘗不係於宰相。宰相維其賢。則人主逸。百官正。夫然後天下不足理也。古之人君。孰不欲任賢使能。垂拱無爲。以享大平極理之休哉。其所以未爾者。蓋得人之難。得而用之之難。用而致之宰輔。以賴匡濟之力。斯亦尤難。故爾。今朕得卿之賢。猶恐用之之遲。而卓授經綸之寄。責以來效。則家國之理安。儻可佇而俟矣。今授卿云

麻制

門下樂得賢立邦基。大平無憂。不致有奮庸熙帝載。好爵吾與爾縻。况宰衡論道之司。是朝野注意之地。宜登偉器。誕告朝廷。

某官李某。幹局沉深。風神峻邁。直諒之性。居暗室而無欺。清廉之心。酌貪泉而不易。立朝嚴毅。則凜凜然難犯。臨事剖決。則恢恢乎有餘。累提攬轡之權。貪吏落膽而莫敢喘。出播褰帷之化。疲民拱手而無不歌。至若地肅憲臺。資華選部。凡曰重人之高選。悉皆莅職而允當。朕自昔年。素聞英譽。及委納言之寄。益詳行己之全。尋擢置於鴻樞。便登庸於鳳閣。帝賚予弼。夙彰爰立之徵。民具爾瞻。果合是維之望。宜示眷恩之命。用酬光輔之功。是用升鱣服之上司。轉鸞臺之峻級。仍委品題之職。佇推奇偉之人。可特授云云。

某官金某。軀膽酋酋。襟靈浩浩。挺燕領虎頭之表。從鵝冠魚服之行。方在偏裨。倜儻有奇志。歷勤宿衛。純謹無他腸。及登上將之班。資常作寡人之扞禦。時方討虜。諸將迭出而戰。征卿獨侍君。累稔不離於左右。略不形於懈色。真可謂之賢勞。觀其有經遠之才。規欲始秉鈞之漸。故先試樞機之要。而旋除輔相之聯。叔向在朝。古之遺直。子產爲政。人不忍欺。合加甄獎之恩。用答忠勤之效。肆轉中書之秩。仍兼司馬之官。可特授云云。

某官崔某。蓋代功名。軒天量宇。橫一柱而撐拄王室。繫朕倚以爲安。闢大爐而陶冶生民。舉國無不受賜。比來世習之奢靡。莫有禁條之防閑。編戶齊民。或飾牙條而緣履。富商大賈。有將文繡以被牆。及卿弼亮之初。憫世因循之弊。斟酌折衷。而以禮爲界。沿革有度。而以法爲隄。雖至飲醑之間。一從簡約之制。不待

參辰之改次。易俗移風。復分涇渭之混流。揚清澈濁。家藏金穴者。擯抑而不用。節礪冰壺者。拔擢而特褒。開東閣而迎賢。杜西園之成市。公道所啓。人才易求。邊民之放蕩也。侮慢百狀。而爾實沮懲。隣使之往來也。徵詰萬端。而乃能扼制。國有所急。卿輒敢當。抑又失火生於宮闕之傍。嚴城蕩爲灰燼之末。國之防也。縱難暫曠。役莫巨也。猶重改營。卿乃竭私帑而充其費焉。驅門客而任其勞也。咄嗟而就。宏壯則加。顧功烈非言可宣。雖以重賞而難報。然爵位唯朕所有。豈因自歎而不頒。肆霈優恩。俾叅大政。天官是九流所關也。使之摠柄。夏部是七兵所出也。亦以委權。更加風憲之威。申以階資之峻。茲循物議。非出予私。可特授云云。

某官吏某。生自相門。夙陪禁仗。除拜不拘於常調。鞫鞫驟躡於通衢。恂恂似不言。常袖濟時之手段。綽綽然有裕。廓揮料物之心機。領千夫而往討東都也。俘獲甚多。叅七人而入直西掖也。論議有據。雖被富貴之迫逐於己。常以恭謹而抑損其心。命或中屯。未免流離之患。道不終否。適承徵召之私。仍舊榮班。統予禁衛。蹇蹇有大臣體。溫溫眞君子人。必須處以論思。然後副爾器度。旋陟本兵之重地。將階當軸之劇權。或問樹而不言。果能慎密。汝作舟之是命。堪託輔毗。是升東寺以預謀。亦判九工而掌繕。兼以銓衡之柄。更崇金紫之階。可特授云云。

鳴戲君臣如魚水之歡。貴同一德。宰相是龜鑑所係。摠訓百寮。未有君臣都俞而民不和。豈聞宰相約敕而人不化。勉膺朕命。恪守爾司云云。

改封壽春侯沅爲桂城侯 教書官誥

教書

云云。夫骨肉親愛。情之所鍾。故自古據人君之勢。封立子弟。則至於乳齒髫年。猶使之腰垂斗印。例奉朝請者。理之然也。况者年舊德。鬱爲宗室之賢。華組光圭。曾躡侯蕃之秩。盍更封於美邑。示特異之優恩云云。

官誥

云云。懿親重德。當以名藩處之。徒食改封。載諸前史多矣。宜循舊典。用獎宗英。具官某。量宇泓深。神姿溫裕。弘雅樂善。蹈東平之蹤。嚴矜有威。得沛憲之體。身雖生於紈綺。手不捨於縑緇。制作叅造化之機。學識洞天人之際。象船構思。難窺智略之淵源。馳鈿定封。夙峙邦家之屏翰。頃者忽值風波之駭。暫侵嵐瘴之熏。金經鍊而愈佳。祇益貴耳。月遇虧而旋滿。庸何傷乎。召復已還。眷懷彌渥。更峙苴茅之典。期爲固蒂之圖。太尉二公之魁。漢省司馬然後置。柱國四等之極。楚與令尹而同尊。如匪其人。曷堪是任。可特授守太尉上柱國桂城侯。鳴戲卿本是恂恂長者。朕不必惇惇訓之。然勞謙有終。是君子之德也。斯須不可離。制節謹度。迺諸侯之孝也。朝夕慎所履。飭躬不怠。流裕無窮云云。

崔愈恭爲正議大夫興威衛上將軍判大府事

官誥

云云。掌機務而納言。尙書謂之喉吻。董軍師而謹衛。上將譬則爪牙。雖支體之用。惟均顧防捍之備。尤急。須選百夫之特。益崇萬乘之威。具官某。嚼鐵剛腸。凌雲壯志。學子房書一卷。素自秘於心機。彎顏高弓六鈞。未嘗露其手段。仁必有勇也。故剛柔相濟。才堪經遠也。故文虎兼資。爰自先朝。昵陪密仗。及尹千人而軍政肅。坐令霸上爲兒。出師百里而仁化行。復見南陽有父。方憩召公之樹。入登韓信之壇。乃者當頑胡蹈境之時。受陪邑統兵之寄。築城百雉。而不日能辦。則賊難思犯。提率千羆。而倍道兼進。則虜輒見俘。玆西土之完固也。惟爾之功。抑東鄙之守禦也。繫卿是賴。載嘉顯烈。擢置峻班。俾兼錢府之權。佇瞻國泉之用。可特授云云。

鳴戲怙寵不戒。則若捨轡馭駿而欲行于遠。居位能卑。則如計級升梯而徑登於高。宜勗乃心。無替予訓。

故寶鏡寺住持大禪師贈諡眞國師教書官誥

教書

云云。夫至人之境。生不以爲樂。死不以爲戚。褒之不以爲榮。貶之不以爲辱。希夷湛寂。非強名所到也。然昔者佛氏之出也。爲世所尊。故曰世尊。爲天人所師。



故曰天人師，且佛之德，非以此豐替，而其稱謂如此者，蓋名隨實著，出於自然，故也。師則道全德備，表儀當世，故追崇以國師之名。夫王師者，特一王之攸範，國師者，廼一國之所資，實既充中，名可逃外，宜揚厥號，永耀方來云云。

### 官誥

門下朕觀披禪服迹禪門，口談佛祖之源，疊疊然可聽，胷括人天之際，浩浩乎無窮，斯若僧中之傑也。然似是而非，捨眞卽妄，以至將佛覓佛，騎驢見驢者，何哉。蓋心本自淨，客塵斯覆，照之惟難，悟之不易，故耳。其能昭然獨照，迢爾直悟者，求之當世，唯我禪公一人而已。盍冊鴻名，以孚輿論，故寶鏡寺住持大禪師承迥，慧解疎朗，法器泓深，早業宗乘，欵飛揚於選席，忽懷高想，厭羈絆於名韁，猶恐入山之不深，追嗟避世之不早，拂衣長往，枕石自娛，身唯骨而兀坐於巖巔，名無翼而飛落於人世，越從先代，累降徵書，業已退藏，故雖勿欲反心，義不獨善，故亦難於強項，火煨黃獨，初不領於銀鈎，杯駕蒼流，俄忽迴於金錫，法王鼎至，僧寶益尊，王公皆跪膝而趨風，士女願布髮而籍足，或赴法筵於禁殿，或受檀施於侯門，縻之以僧職，而不力辭，處之以名藍，而勿固拒，一彼一此，適往適來，是達人應萬物之大權，豈曲士泥一隅之細節，所居成市，請益如林，伏卵傅翼者，咸得翱翔於釋林，霑乳分甘者，莫不飽飫於道味，人不卜景星而見公爲之瑞，朕不保長城而倚公爲之防，隣敵之不復窺窬，國步之幾至帖泰，未必

不由於法力也。其或開話則病牛奮迅。說法則旱雨滂霑。朕耳尙聞。人言豈飾。頃者託以遊方而騰裝南國。曾不爲朕而暖席上都。脫袴期來。登床坐逝。巖石剝裂。草木焦枯。嗟法棟之云摧。在禪林而安仰。來也如雲出而澤周天下。去忽若月側而光掩人間。朕早奉緒餘。久勤翹仰。何以酬於梵德。但追贈於懿稱。是豈私恩。實惟公議。可特授云云。鳴戲以公之得法眼藏。以師之傳佛心燈。決成萬德之身。已躡一真之境。幸推餘蔭。永祐丕基云云。

中書令晉康公圖形後功臣齋唱讚 教書

云云。自先哲后。獎大功臣。贈書券以傳家。雖使世蒙餘慶。至丹青之畫壁。又焉人寫其容。但特待奇偉不世如卿者耳。卿負經天緯地之才。有汰世澄時之意。一劍掃乾坤之氛翳。九霄開日月之光明。奉寧考而踐至尊。可謂定策國老。輔寡人而纂丕統。實惟佐命大臣。享上之誠。則罄輸心腑。故主不疑。董衆之制。則一出條例。而人莫犯。作君元鑑。爲國太山。加又須當虜騎之侵疆。剛斷廟謨而破的。邦基之再造也。繫卿是賴。王業之中興也。惟爾之庸。以身當國者。二十四年。以功膺號者。一千餘字。自商周已來。寡有譬。雖伊且復生。何敢當。旱作雨川。作舟。民到于今。受其賜。山如礪。河如帶。予嘉乃德。曰不忘。託彩繪以圖形。期典刑之森眼。霞旋鶴駕。漠爾雖遐。河目龜文。宛然如在。每紀春秋之序。伴張香火之筵。緬惟烈烈之魂。諒我區區之懇。鳴戲翼亮之志。死生靡殊。相列后之在天。

佑三韓於永世云云。

丁公壽爲神虎衛上將軍 官誥

云云。由霸以降。用虎之邦。董千軍之勇也。不若選賢將而任焉。責萬人之效也。孰與賞元庸之最者。具官某。早懷康濟國家之志。動有扇揚中外之名。出百里而芟召棠。民蒙膏潤。按一方而攬范轡。吏挾霜寒。屬金國剖分之時。當朔郵守禦之寄。疾游兵之行掠。則盡俘而汛掃。哀窮將之來投。則親唁而賑賙。彼旣生還。德爾大惠。凡有事則輒報。其爲利者亦多。名爲他國之防。實吠我家之盜。是汝之權時講好。致然也。肆擢置千人之尹。職帶烏臺。未幾除三品之資。權兼鳳省。尋提節鉞。復鎮邊關。或轉籌油幕。而坐折姦萌。或馳檄氈廬。而捕還逋俗。是實奇功之卓爾。豈將常調以答之。故越諸先進。而超授官階。肅爾庶寮。而申以風憲。果騰茂實。克副精掄。茲降命於中宸。俾卽眞於上將。可特授云云。鳴戲爵爲砥而礪世者。朕之柄。忠貫日而事君者。臣之心。勉服寵榮。益堅操守云云。

益莊元伊淡靈大歇各爲禪師 官誥

云云。至道居標的之外。眞人非寵辱所驚。譬若純白守眞。不期黼黻之賁其色。大音本寂。勿貴笙簧之鼓其聲。然己自貶者。人必褒焉。况實固充。則名之召也。不有冲虛之奧。曷當懿顯之稱。某職某崖岸峻高。機關沉邃。早脫名韁之拘束。遂投巖竇之韜藏。廣心地莫若汎觀。故凡諸聖諦無不探源。見自性必由懸解。

故獨於禪法尤若合契。廻靈光於本分。得覺照之常存。如茲僧寶之奇。當與天下而共。鴻冥萬里。雖若避於網羅。龍襲九淵。無奈吝其雲雨。顧自爲計。則尙可。其將澤物也。如何。肆予嘗敦諭而徵來。此亦徇衆情之痛仰。果符物望。克荷宗乘。佛日爲之重暉。祖燈於焉更耀。是所謂肉身菩薩者歟。宜峻空門之品級。用增梵德之尊嚴。可特授禪師。鳴戲國君之迎禮。高人也。蓋期霑丐餘膏。法王之出現當世也。固必紹明正眼。勉膺訓命。永福邦家云云。

華嚴業僧統都行 教書官誥

教書

云云。夫國家所以設釋門之階品者。其意以爲若時乎。有僧中龍鳳。魁然挺出。其德也望也。皆爲人之所莫抗對。而無稱謂以別之。則其與庸流有何等級耶。是以前德之宜居席上。則謂之首座。德與望之合統沙門。則謂之僧統。此其極選也。雖本於尊道所稱。而未嘗關於名利也。然亦有高下差等。故其浸也。稍如朝堂班爵之例。則固不可不澄汰其人。然後授之也。師以法王。洪闡圓教。爲衆所歸久矣。朕何惜其選。以孤福利邦家之效歟。今云云。

大官誥

云云。道隱冥筮。唯碩德廼傳於正法。名爲重選。雖空門莫尙於休稱。衆所尊而奉之。禮當區以別矣。盡崇極品。以表英標。某官某。慧解疏通。心機沉邃。蓄無盡

藏。雖胸吞萬法之源。由最上根。獨吻合十玄之味。以荷擔大乘。而自任其陶鑄。後學者甚多。常居講席之主盟。可謂教育家之司命。國奉戴爲大和尚。身約敕猶貧浮屠。歷住名藍。其室若懸磬。再登批筆。於己如浮雲。境地自如。褒寵所絕。雖然。梁唐有國師大師之號。齊宋置法主僧主之呼。望苟稱於表儀。位宜居於首領。肆循公論。俾躡巍階。於戲珠玉錢貝易耗也。不若僧寶之爲足支。城池溝塹易危也。莫如法力之爲足恃。體茲眷注。勗爾精勤云云。

律業首座都行 官誥

云云。儒以禮而約。敕人倫。如帛之邊幅。釋用律而維持佛教。猶水之隄防。有得究毗尼而守焉。斯可謂苾芻之高者。宜加厥號。以寵若人。某官某。戒行熟圓。機限猛利。痛慕東林之遺迹。夙追南岳之高風。謂縱披三善之衣。得叅釋子。如不假四分之藏。曷蹈聖門。遂窮經論而深造乎微。旁貫誥訓而增潤其識。登壇度衆。付餘膏於幾人。傳法利生。霑甘露者累紀。弘益多矣。褒優歉然。想爾謙卑。雖不欲卓居於人上。以師德望。其無奈合處於席端。茲徇僉言。特加高品。鳴戲斯五部之文。則知之若易。其一字之義。則行也甚難。無怠爾修。永光于道云云。」

教書

云云。大抵大夫以縱心之年。據經乞退。是雖禮之常也。其若才足幹國體。智足

以贊政經。以左右予一人者。則其在人主貪賢之意。固挽而留之。於理不爲不可。若卿者是已。然卿以齒邁。不任從事爲辭。其志確然。有不可奪者。如是而猶強焉。斯又理之不可也。且臣以禮進退。則君以禮待之義也。其所以優其禮者。唯是區區增秩進爵之一段事耳。朕可剗印耶。此之授也。豈其意歟云云。

官誥

云云。龜德元臣。非重官則莫符群望。鴻樞繫列。作單使者能有幾人。汰而授焉。受亦榮矣。某官某。生缺慶闕。夙涉要津。備更中外器使之官。動適方圓幹局之用。嘗掌天臺。則百揆允叙。再司廷尉。則五聽無淹。鎬邑臨民。褰賈裳而宣化。參墟按吏。攬范轡以馳威。頃復以虜兵之寇邊。適出知戎政而却敵。况爾之外祖某。規模宏大。斟酌詳當。特因赴塞之戍軍。不堪暴露。肇立寓屯之公館。以備幘幪。積善所鍾。有孫唯肖。擬欲置宰衡之地。先擢升機密之司。朕既用之不疑。仰成滋切。卿以老而爲解。乞退甚勤。如不獲已而領之。期有以寵其情耳。肆卽本官而增秩。俾成逸境之願神。於戲上之厚下也。不以遠近移恩。臣之忠國也。不以進退易調。祇膺予命。益勉後圖云云。

盧之正金吾衛上將軍 官誥

云云。京邑爲衆大之居。不可無備。金吾掌徼巡之職。以禦非常。統茲驍勇之兵。選必英豪之士。某官某。剛腸嚼鐵。清節礪冰。疾惡面折。則張目敢言。見善心服。

則扼腕絕倒。歷位多矣。雖已作巨官豐祿之身。居室淡如。常自爲逸士高人之行。曩奉一麾之命。出專百里之城。摘發如神。吏莫能測。公廉守法。人不忍欺。及還宿衛之班。累荷甄升之寵。凡事上之忠謹。孰與汝之勤勞。非朕獨嘉乃能。抑其推轂者衆。考績亦當例轉。又可剗印之爲。肆登上將之班。蓋徇輿人之意。可特授云云。嗚戲朕不以城池爲固。而保於良將。爾亦期金石其心。而輔予冲人。唯命之承。其祿不旣云云。

崔傳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右散騎常侍 官誥

云云。位亞黃扉。地親紫禁。凡所圖機密之政。惟一二臣得與聞。雖以予器使之賢。復千萬選然後授。某官某德爲人範。世襲儒門。幹局識度之皆兼。得大臣體文學德行之無缺。有乃祖風。曩提南國廉按之權。廼奮昔日澄清之志。有劇賊敢圖非望。漸至枝繁。若當時不早爲謀。幾成根固。由爾策先折其銳。故官軍得以易擒。卿實有力。而覆爲他。功賞則未聞。而反遭橫議。有識所嘆。惟朕亦知。故頃者拔自亞卿之聯。直除三品之秩。西掖獻替。屢陳藥石之言。南臺糾彈。肅振風霜之憲。宣威蓮幕。則犬羊莫近我境。典選棘圍。則鸞鳳舉集爾門。眞卓爾非常之才。宜待以不次之遇。是用擢置本兵之地。申兼陪乘之榮。躡衆遷升。是亦似乎超授。較卿才望。猶未足以相當。可特授云云。嗚戲朕自比金。以卿爲之良匠。汝惟作楫。俾予濟于巨川。勉服訓詞。往膺寵命云云。

朴文備上將軍兼戶部尙書 官誥

云云。位登上將。威摠禁軍。非唯作朕之爪牙。由嚴警備。抑亦爲邦之藩蔽。直折遐衝。苟非其人。曷勝竝任。某官某。虹盤豪膽。鷹麟雄姿。自始涉於仕途。未嘗離於內仗。早自蓄經綸之志。豈專爲虎勇之臣。往出守耽羅之舊邦。無奈復黃霸之理最。以爾有當時之遺愛。復令諭茲邑之逆徒。龍節始臨。鷓音旋革。及得補將軍之任。痛欲成蓋代之功。督戎兵而鎮邊。頑戎不敢窺塞。從帥府而征虜。勦賊無與抗衡。跨歷三年。辛勤百戰。俄拜登壇之命。累提杖鉞之權。或迎勞達旦。而俾過復其居。或交好東眞而使一依所教。南宮司會。恢若有餘。東閣節儀。粲然可覩。朕方柄用。理豈反擠。何忽因無妄之災。久勞于外。是必以登庸之漸。先苦其身。凡再更江郡之喧卑。輒能掃島夷之侵寇。雖居左宦。尙竭孤忠。天命豈宜久屯。人望不可終棄。故徵以羽林之峻級。復兼茲版籍之巍司。可特授云云。鳴戲金鷲。愈精玉琢。更美。由備嘗於險阻。又深得其老成。凡百處心。苟益操於謙柄。在一舉足。卽便躡於台階。祇若予言。同底于道。

李頤樞密副使右散騎常侍 官誥

云云。鴻樞爲機要之官。得叅帷幄。騎省極高華之選。必挿貂璫。非人無得妄加。自古尤難斯任。某謹愿篤實。而有鎮浮之德。沉深弘雅。而負經遠之材。爰自先朝。出從始宦。方剖符於郡寄。已游刃於吏能。歌范之謠。遍騰於一境。徵黃之命。



降自於九重。因荷異恩。久陪邇列。及寡人之卽祚。採舊代之積勞。歷置周行。以觀優效。秋曹平憲。五辟不私。重輕。天部掌銓。九流多所甄別。當官辦事。則釐革得其體。將命奉使。則寬猛折其衷。分司北塞也。繩懦吏而肅振臺綱。作守西州也。繕守備而能禦隣敵。南國雪登車之志。東蕃宣杖鉞之威。爾能有餘。朕用不匱。知可託腹心之寄。遂委予喉舌之司。進止詳華。敷奏明敏。朝夕左右之與昵。既得詳其爲人。官職陟降之攸宜。何必疑而咨衆。是用置茲密地。兼以諫司。可特授云云。鳴戲設官所以褒忠。遇主然後行志。得賢爲寶。朕既待爾以非常。憂國如家。卿亦匡予之不逮。祇膺予訓。永孚于休云云。

始興伯伋爲淮安公 教書

云云。我國之於戚里。設公侯伯三等之爵。蓋殷制也。卿以宗英。夙膺伯爵有年矣。以爾之德望。雖早以公侯處之。不爲不可。但稽違未果耳。今者夷狄之爲患甚矣。顧力不能扼制。則其勢不可不與之講和結好。小緩其心。苟必欲如此。非遣懿親茂族。未知其可。而宗室之中。無若卿之文彩。足以夸耀異方。威重足以壓服頑俗。故以爾命焉。則宜大其位。以重其權。亦且寵其行也。是用超躡舊資。優加公爵。以副汝之德望也。汝往諧哉。戡定國難。俾朕無墮聖祖之休命。不曰良哉云云。

同前官誥

云云。百王之制。尤崇盤石之宗。五等之封。莫峻桓圭之秩。惟國與家之所以爲固。非親且賢則無得以居。某官某。挺秀宗支。作蕃王室。禮議詳審而不失尺寸。言行端方而動中準繩。非特疑謀之可咨。亦堪大事之是託。氣豪膽足。雖雄入九軍。必不疑。器碩才宏。使坐食萬戶。猶或歎。尙淹伯爵。有愧朕心。今者憬彼戎胡。侵吾封境。狼貪之欲滋甚。虎噬之毒無厭。亟馳使介而難諭。以和。須遣宗親而示加其厚。當此行者。捨爾誰歟。位不高則未足鎮衆心。權不重則無以稱大任。故授以上公。而崇其資級。又中以大師。而作予表儀。可特授云云。鳴戲夷險一節。是爾所守也。此則已無疑焉。終始完名。在卿之慎也。庶幾益自謙耳。勉承茲訓。往服乃司云云。

淮安公爲守大師尙書令余如故別宣麻教書官誥

教書

云云。夫尙書令。百官之長也。地峻位極。故無其人則闕焉。時或以謔親置之。然非有重望元功。亦不可妄授。故雖宗室之中。得闕斯任者。無有幾人矣。卿方國家艱棘之時。赴戎狄縱橫之地。鎮之以威重。和之以語言。果令醜種頑戎。北首班師。則可謂奇偉盖世之功也。噫。當此時。微卿幾無今日矣。且功豐則賞宜醲。器大者位必緊。肆擢置論思之地。欲益資經濟之庸云云。

官誥

云云。國君封懿戚茂親。雖獨以公侯之爵。宗室有元功大烈。亦得兼宰相之權。况朕之置中臺。猶天之有北斗。孰當斯任。今得其人。某官某瓊樹挺姿。璿源毓粹。在家樂善。雅師河憲之賢。履法奉藩。復躡沛王之善。加又襟靈沉邃。世皆知早蓄壯心。氣節軒昂。朕亦諳可託大事。頃者上夫降孽。頑虜侵疆。既逼驅遐。邇之人民。又求索君臣之子女。啖厚幣。不足以悅志。馳膚使。不能以講和。擬煩肺腑之親。往結漆膠之約。選於戚里。無若爾斗膽之英雄。授以上公。使赴彼氍毹之屯聚。卿於是蹈艱若易。赴難如歸。謂濟世在吾此行。故捐身莫以爲懼。示麟趾振振之信。動罔不孚。雖獸心蠢蠢之徒。尙能知敬。果使戎兵而豁去。遂令吾俗以再寧。實卓然不世之功。宜賞以非常之寵。尙書乃樞機之司也。令爲之長。大師是模範之任也。君所尤尊。茲二者尙劣於元庸。予一人猶歉於私意。然人臣之資級。無過是官。以今日之頒宣。頗爲異渥。可特授云云。鳴戲效殷王之命說。朕何望焉。體鄭伯之相周。汝所勉耳。矧自今摠政之繁劇。非若昔在邸之燕閑。敬服乃司。無替予命云云。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四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五

## 碑銘 墓誌

故華藏寺住持 王師定印大禪師追封靜覺國師碑銘奉 宣述

夫道本自如孰抑揚是要之世與人而已矣。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固難得而閱千百世儻一值焉。則世與人二者相須而後道行焉。况道之最者曰禪。非若膠於文句者。而直見自家所有一靈印耳。降及叔世。妄執鉗固。不知佛是吾物。捨而之外。認賊爲子者多矣。道不終否。世將復古。於是乎有真人出焉。與道吻合。得正法眼藏。陶鑄生靈者。繫我國師是已。國師姓田氏。諱志謙。字讓之。系出靈光郡。太祖功臣雲騎將軍。諱宗會。而光廟朝擢第龍頭。官至樞密院使。諱拱之。之六代孫也。皇曾祖諱漑。檢校太子詹事。皇祖諱德普。大倉署令。皇考諱毅。檢校太子詹事。皇妣南宮氏。良醞令榮之女也。母夢梵僧至家請寄宿。因而有娠。及生骨相峻爽。機神英邁。弱不好弄。常若有思念者。忽遇異僧曰。此子塵中無着處。師自是斷葷腥。年甫九歲。懇求出家。十一就禪師嗣忠祝髮。明年就金山寺戒壇受具。師天資警悟。淹貫外典。以此潤色。故凡於問對。詞辯捷疾。如機發箭激。不可遏已。一時公卿名儒韻士。想望風彩。願與之交焉。自少已有宿望如此。明廟卽祚元年。始舉禪選。時內侍鄭仲壺掌選。夢神人告曰。明日

得王者師。是日師中焉。舊諱學敦。是年遊三角山。宿道峰寺。夢山神告曰。和尙名志謙。何用今名。遂改焉。大定己酉。始住登高寺。明昌四年。批除三重大師。七年。加禪師。泰和四年。又加大禪師。師既名聞四方。凡內外有開禪會。輒請師主盟。師亦以荷擔宗乘。傳法度人爲己任。承安四年。移住郁錦寺。是年進禮郡設禪會。請指南者。上命師赴焉。是會也。縣令李中敏。夢天人告曰。淨佛國土。何圜不空耶。及覺。遍體流汗。躬至獄門。罪無輕重。皆原之。聞者莫不驚歎。泰和戊辰。旱甚。上迎入內道場說法。至五日不雨。師憤之。乃禱佛曰。佛法不自行。須憑國主。今若不雨。靈應何存。無幾何。甘澍霽。時號和尚雨。師至孝。凡得檀施。苟有異饌。先送孀母。然後敢自食。一日聞母亡。遂於帝釋前禱曰。母若算窮。願以子壽代之。未幾家僮馳報。夫人已起。時以爲孝感所致。泰安辛未。移住國清寺。崇慶二年。康王卽祚。循祖宗舊例。欲得釋門重望爲師。時晉康公當國。爲上遴選。凡於兩宗五教。求可以承當大任者。無出師右。遂以師薦焉。上遣重臣請行。搆衣之禮。師上表固讓。上復遣使敦諭。至再三。師不獲已。受請。上特遣上將軍盧元崇等兩使。就所寓普濟寺。備禮封崇。受册訖。遂入大內。親受師禮。上以廣明寺近帝闕。請住焉。申以居頓寺。爲本寺。充香火之費。秋八月。上不豫。師亦發背疽。門人等請禱。師厲色曰。上體不安。而予幸有疾。切欲移之身。汝將禱耶。上升遐。今上嗣位。以寧考師。復崇師禮。恩遇益縟。晉康公亦割捨愛子。剃度爲門

人其餘士大夫亦爾。門弟之盛。近古未之有也。貞祐五年。忽謂門人曰。吾起寒門。至爲王者師。於分足矣。豈可貪冒恩寵。久留輦轂耶。遂上書乞退。甚篤。上不得已允之。以花藏寺境地清勝。薪水贍足。請下安於此。將行也。晉康公邀餞。公出拜親扶掖上階。及上道。贈寶馬。又遣門客等衛行。師雖在千里。上之眷意不已。屢遣近臣問安。其贍餉亦無虛月矣。下寺之十二年。己丑六月十五日。震雷暴作。大石崩落。是日師示微疾。七月二日。晨起盥洗。召門人玄源。裁書三道。屬國王及今相國晉陽公高僧松廣社主。告以長邁。寫訖良久。曰。今日行未便。迨後日。廼別。遂就寢。至八日。忽起告衆曰。定光寂寂。慧日明明。法界塵寰。臍輪頓現。有僧問故人云。後夜月初明。吾將獨自行。作麼生。是和尙獨行處。答曰。蒼海濶白雲閑。莫將毫髮着其間。言訖。叉手當胷。愴然坐逝。顏如傅粉。唇色丹潤。遠近無不奔赴瞻禮。上聞訃震悼。命近臣將作少監趙光就及日官等。監護喪事。遂茶毗于寺之西崗。拾靈骨葬于登禪山之麓。仍降制贈諡靜覺國師。享年八十五。僧臘七十五。國師爲人。略無緣飾。因性循理而已。雖歷住大伽藍。每至齋時。先衆而出。手擎鉢立待。麤食淡羹。與衆均味。而未曾別開饌食。其精勤佛事。雖盛寒酷熱。略無敬傾倦怠之色。此皆老境所難。而能行之。嗚呼。眞化身菩薩歟。其感應靈異之事。則雖或多焉。皆道境之細。而又恐後人。以爲恠誕。故於此不載。門人大禪師廓雲等聞于上曰。師沒久。碑猶未立。是臣等所深疚。請爲文

者鑿諸石以永其傳。上命小臣文之，仍賜額曰某碑。臣未敢辭避，謹再拜銘之。

曰。達摩傳心兮靈光東耀，後學倒見兮背鏡求照。焯焯國師兮揭日以行，缺廓烟氣兮民矇皆暝。法王出世兮祖月重暉，覺路司南兮學者知歸。門弟林林兮親哺以乳，又翼其轂兮放之使飛。種福滋久兮流潤罔極，天子屈尊兮北面請益。生爲帝範兮卒作國師，龜鑑斯亡兮安所取則。上命小臣兮期以不晦，臣拜刻銘兮與山作配。來者去者兮騎行則下，寧不拜佛兮惟碑是拜。

曹溪山第二世故斷俗寺住持修禪社主贈諡真覺國師碑銘 并序奉

宣述

刻石改以地窄請刪於此仍故二本不同

夫自有心法已來，凡衲子之鼻孔遼天者，原其靈臺，孰不欲與霜月爭潔耶。然至於宗門之名品升降，則有不能大忘情者。於是以此爲嫌，遂深遁巖谷，潛修心要，切不欲嬰其名累，而名自逼逐者，孰是歟。如我國師當之矣。况自妙齡業已從事於文章，未幾旋擢賢關，則學非不精也。命非不偶也。若小忍須臾，便登桂籍，長驅前途，不失爲名士大夫，而反割棄垂就之名，猶以不早落染爲恨。其超然出世之心，亦於此可驗。求之於古，蓋法融天然之比也。國師諱惠諶，字永乙，自號無衣子，俗姓崔氏，名寔，羅州和順縣人也。考諱琬，鄉貢進士。母裴氏，夢天門豁開，又夢被震者三，因而有娠。凡十有二月，乃生焉。其胞重纏，又如荷

袈裟狀。及拆。兩目俱瞑。經七日乃開。每飲乳後。輒轉身背母而臥。父母恠之。父早薨。從母。乞出家。母不許。勉令業儒。然常念經持呪。久乃得力。喜毀斥淫巫祆祠。或往往救人病有效。承安六年辛酉。舉司馬試中之。是年入大學。聞母病。遂還鄉侍疾。於族兄裴光漢家。歛念入觀佛三昧。母夢諸佛菩薩。遍現四方。覺而病愈。裴氏夫婦亦同此夢。明年母卽世。時普照國師在曹溪山。新開修禪社。道化方盛。師徑造叅禮。請營齋薦母。因乞剃度。國師許之。是夜阿舅夢師之亡母升天。始師之謁國師也。國師見之以爲僧。更見則非也。先是國師夢雪竇顯禪師入院。心異之。明日師來叅。由是益奇焉。師嘗居蜈山。坐一磐石。晝夜常習定。每至五更。唱偈甚厲。聲聞十餘里。略不失時。聞者以此候旦。又居智異山金臺菴。宴坐臺上。雪積沒頂。猶兀坐如枯株不動。衆疑其死。撼之不應。其刻苦如此。非夫與道凝精。外生死遺形骸者。孰至是哉。乙丑秋。國師在億寶山。師與禪者數人。方往謁憇山下。距菴千餘步。遙聞國師在菴中喚侍者聲。作偈其略云。呼兒響落松蘿霧。煮茗香傳石徑風。及叅禮。舉似此話。國師頷之。以手中扇授之。師呈偈曰。昔在師翁手裏。今來弟子掌中。若遇熱忙狂走。不妨打起清風。國師益器之。又一日隨國師行。國師指一破鞋云。鞋在遮裏。人在什麼處。答曰。何不其時相見。國師大悅。又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因續舉大慧杲老十種病問之。衆無對。師對曰。三種病人。方解斯旨。國師曰。三種病人。向什麼處出氣。師以手



打窓一下。國師呵呵大笑。及歸方丈。更密召與話。乃喜曰。吾旣得汝。死無恨矣。汝當以佛法自任。不替本願也。泰和戊辰。欲命師嗣席。卽退安圭峰。師固辭。遂去智異山。絕跡滅影者數載。大安庚午。國師入寂。門徒聞于上。承勅繼住。師不獲已。入院開堂。於是四方學者及道俗高人逸老。雲奔影鶩。無不臻赴。社頗隘。康廟聞之。命有司增構。屢遣中使督役。遂闢而廣之。又遣使就賜滿繡袈裟磨衲各一領。并茶香寶瓶。因求法要。師撰心要以進。今行于世。自是公卿貴戚四岳方伯。聞風慕道。或遙禮爲師。或親趨下風者。不可勝紀。凡禪講之負氣屈強。自謂莫己若者。及一見。莫不愕然改容。猶師事之不暇也。今門下侍中晉陽崔公。聆師風韻。傾渴不已。屢欲邀致京輦。師竟不至焉。然千里相契。宛如對面。復遣二子叅侍。凡師之常住資具。莫不盡力營辦。至於茶香藥餌珍羞名菓及道具法服。常以時餉遺。連亘不絕。今上卽位。制授禪師。又加大禪師。其不經選席。直登緇秩。自師始也。叅政崔公洪胤。於未相時。嘗掌司馬試。師出其門下。未幾公入相。師住曹溪。相國稱弟子。願登名社裏。以書致意。其略曰。佛光樂與於白學士。親授大乘。嵩岳欣迎於賀秘書。密傳妙旨。師答之。其略曰。我昔居公門下。公今入我社中。互爲賓主。換作師資。聞者傳以爲勝事。貞祐己卯。詔住斷俗寺。累辭不允。明年入院。然以本社爲常栖之所。癸巳仲冬。在本社示疾。晉陽公聞之大驚。遂聞于上。遣御醫某診視。春徙處月登寺麻谷入室。師曰。老漢今日痛。

甚。谷曰。爲甚麼如此。國師以偈答曰。衆苦不到處。別有一乾坤。且問是何處。大寂涅槃門。師豎起拳頭云。遮箇拳頭也。解說禪。汝等信否。遂展掌云。開則五指參差。握拳云。合則混成一塊。開合自在。一多無導。雖然如是。未是拳頭本分說話。怎生是本分說話。卽以拳頭打窓一下。呵呵大笑。甲午六月二十六日。召門人囑事。謂麻谷曰。老漢今日痛忙。答曰。未審道什麼。師云。老漢今日痛忙。谷茫然。師微笑。跣趺而化。明日茶毗於月燈寺之北峯。拾靈骨還本山。上聞之震悼。贈諡眞覺國師。乙未仲炎。葬于廣原寺之北。遂立浮圖。上賜額曰圓炤之塔。享壽五十七。臘三十有二。自師之示疾生緣處。山石崩落。又群雀滿洞飛鳴者十餘日。嗚呼其異哉。其平生冥感神異。則有龜受戒蟾聽法。慈烏含籌。特牛跪途等事。皆世所傳。門徒所記。又非儒者所說。故於此不詳云。師性冲和碩實。旣自儒之釋。凡內外經書。無不淹貫。故至於談揚佛乘。撰著偈頌。則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不如是。安能迹不踐京都。而坐享一國所仰若是哉。噫。眞可謂禪門正眼。肉身菩薩者歟。嗣法禪老夢如。亦法王也。請逸庵居士鄭君奮。草具行錄。以立碑。請於晉陽公。公曰。和尚住世。利人多矣。樂石不可不立。遂聞于上。上命小臣爲之銘。其詞曰。

微笑已後。傳心著誰。於我三韓。國師得之。生荷袈裟。其兆已奇。果得正眼。超視當時。自見是性。傳人曰辭。不有傳法。迷者何資。上堂舉話。亶亶其說。舌是佛心。

心是佛舌。默固自然。談亦可悅。身遁深巖。名從何洩。學者趁追。雲蒸丈下。左右扣之。應接靡暇。曾不放我。片時閑坐。五教來叅。熏染般若。列岳躬趨。痛求入社。王公遙挹。謂若親炙。三十二臘。膏液所及。有許多人。飽飫周洽。法棟云摧。萬眼同泉。上甚哀悼。玉色慘然。贈終孔纒。寵典靡讐。仍命小臣。豐碑是鐫。此山寧騫。此石不遷。

登仕郎檢校尚書戶部侍郎行尚書都官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尹公墓誌銘

予爲文至碑碣銘誌。苟不誠其人信其實。固拒而不受。心竊道曰。南山之石。其有何辜。忍雕損貞姿。書溢美之辭耶。及尹公之卒也。旣得誠其人。又得其實。故不可以不叙。公諱承解。字子長。樹州守安縣人也。三韓功臣內史令明義公尹逢之七世孫也。曾祖檢校大子詹事諱衡。皇祖大樂署丞諱壽。皇考檢校戶部尚書行尚書戶部郎中賜紫金魚袋諱裕延。皇公實尚書府君第二子也。少力學。年十八。中司馬試。一科再舉。春官不捷。以門蔭從仕。調補知水州事判官。水州號俗阜。率爲人求得。故鮮克清廉。政皆姑息。吏狃成習。頗緩弛無紀。公到官。一切以法繩之。吏畏憚莫敢正視。凡約束一如條禁。無敢犯者。以政異聞。秩滿除立德宮錄事。尋遷左右衛錄事叅軍事。俄出爲珍島縣令。清約一如水州所理。威愛則加焉。縣在海中。腥陋有蠻獠風。凡應對賓客。不似沿路他郡。奉使者

苦之。公悉更革。使如巨官大邑。又民恃魚鹽。不甚力農。公督令歸畝。始也。民有憚色。及得其入。然後顧樂趨之。雖歲儉不匱。入爲神虎衛錄事叅軍事。癸巳歲。輦下兵起。衣冠搢紳。無不逃竄。公獨守官確固。神色自若。上聞而嘉之。召見面。獎曰。昔聞若之忠勇。今見其實。改授神虎衛別將。公以虎職非本情。故不受。後拜閣門祇候。旋擢監察御史。出爲西北道分臺。先是成州豪傑。擅殺官妓。前後奉使者。初欲窮理其狀。延及平民。無不械縛。闔郡騷擾。未幾置而不問。由是常爲貨賂之藪。公入州。鞠按詳審。得首謀與手殺者。誅之。餘悉不理。一州安之。內外俱慶。入爲尙食奉御。賜緋魚袋。又遷尙書都官員外郎。賜金紫。上嘗遣諫官宋端南方探訪。十年來前後典郡者之政績優劣。水州以公所理。舉爲最。凡三十年矣。宋公曰。朝旨以十年爲界。此甚遼遠。恐違詔條之意。吏民曰。天子所以遣使臣。第求異政耳。尹公遺愛至今未嘗去。民心尙如前日。故舉之。豈論遠近耶。皆伏地叩頭。其請至痛切。宋公頷而奏之。上益嘉嘆。有司亦不敢訾焉。某年月日得疾卒于第。年若干。某月日葬于某山。夫人張氏。大府卿諱忠義女也。生子男二人。曰松筠。曰松竹。松筠嘗倅密城。以清苦嚴毅聞。松竹尙爲散官。女一人未適人。公爲人資。端直敢言。所至率清素。家無甌石之儲。凡不問家事。怡怡如也。旦夕但以奉官守職爲志。眞朝廷之正人也。而官不過員郎。惜哉。子松筠等。叙公之世系官爵。因人之與予有舊者。來請銘於予。予不敢拒者。以予先君

嘗與公同寮。每見訪。袞袞接話言。予雖未測淵源。頗窺畔岸。又所書遺跡。則皆播在人口。而非其嗣之列。以來請者。是非誠其人。信其實者耶。故執筆而銘之云。

遺子百金。惟禍之召。公獨以清。萬世之寶。有鬱斯岡。窾安宅兆。公保於此。廼子孫之保。刻銘納竈。爲後之考。

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上將軍金公夫人印氏墓誌銘

夫人姓印氏。某縣人也。某官某之孫。左右衛大將軍諱榮寶之第二女。而今叅政相國金諱元義之配也。旣笄歸于金公。夫人自在家。事父母甚篤。友兄弟甚穆。及嫁。移所以事父母者。事舅姑有禮。而加敬焉。移所以穆兄弟。而惇夫之族。加厚焉。其御婢妾。寬重不苛細。故下雖畏而不厭。叅政公起自將官。凡征戍裝。賚及隨例。醕醪宴飲之費。煩浩不細。夫人皆手親之。無不精辦。略無倦容。公之歷位至宰相。夫人有內助焉。家本饒財。然不以富故。手離女工。子姓諫止之。夫人曰。紡績蠶織。婦職也。類若輩之文書筆硯。烏可須臾離也。及公之至相位。然後輟而不親。一委妾侍。晚節奉佛尤精。嘗讀金剛經。生子曰公粹。進士登第。今爲入內侍監門衛錄事叅軍事兼直翰林院。次曰某。爲將官備宿衛。女子適劉昌緒。今爲將軍。公粹以與予同寮內翰。故來乞銘。銘曰。

肥其家不係財。秉德之靜專。功於國不必身。有子之才賢。嗚呼。男子之無羨。夫

人其有焉。

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判禮部事鄭公墓誌銘

某月日。叅知政事判禮部事鄭公薨。方葬也。夫人泣謂典喪事者曰。葬不可無銘石以識于隧。然無子姓之圖。有以顯後世不朽者。痛莫甚此。予雖婦人。聞正言。某是能文者。若等可爲妾奉書。往乞銘詞。某日。予自西掖待午。漏方出。夫人書至。閱其辭。有足憫惜。則吾豈惜鄙文。以孤其意乎。於是序之曰。公諱克溫。全州尙質縣人也。興威衛中郎將諱某。於公爲祖。皇神虎衛大將軍兼大僕卿諱元寧。於公爲考。皇公始籍山東。爲良醞。令同正。召入內侍。進止詳華。又奉職恪謹。上甚器之。先是有征西戰功。未賞也。上以其功。改授金吾衛散員。累轉至神虎衛郎將兼尙書工部員外郎。皆仍內侍。又累至興威衛將軍兼禮部侍郎。會江南賊熾。朝廷出三軍討之。公以所領軍赴戰。素得士心。至是益訓練卒伍。每戰俘獲居多。賊遇公軍。輒却無敢當其鋒者。入爲大將軍兼大僕卿。凡所歷重官。自大將軍循資爲上將軍。轉秩爲尙書右僕射。掌機密。爲樞密院副使。帶風憲。爲御史大夫。入南臺爲守司空左僕射。登鳳閣爲知門下省事。於鳳閣遷資爲叅知政事兼判禮部。階自朝散大夫。正議大夫。至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詳也。公所臨不露圭角。故當時無赫赫大名。及去皆有遺愛。凡攬轡南方。秉鉞北塞。威愛得中。人皆便之。至今頌詠不輟口。嗚呼。

公之平生也。謹愿仁和。宜享壽也。而不得究。隱德陰功。宜其昌後也。而卒無嗣。是所未信於冥兆者已。夫人田氏。良醞令某之女也。公之卒。實貞祐三年二月某日也。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三日。勅有司襄事。百官會葬。贈諡曰某公。申以誄詞寵之。以某月日葬某山。予則銘其墓曰。

顯允賢考。勇虎洸洸。仍世戴鷖。皆奮而揚。至公大振。鬣鬣歛張。風雲感會。遠步超驤。出將入相。手鉞腰章。機關秘邃。人莫窺量。翼亮四朝。舊德彌芳。云何不淑。豐棟云僵。伯道無兒。天意茫茫。孰承家廟。以奉蒸嘗。何以慰之。國典其喪。百官奔葬。祖道有光。男兒若此。無子何傷。相彼山阿。松檟鬱蒼。宜公之宮。萬世之藏。哀哀夫人。泣涕霑裳。乞銘勤勤。有惻于腸。鐫詞樂石。幽壤焜煌。

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尙書左僕射太子賓客田公墓誌銘

夫士方未顯。喜議駁朝廷大臣之出處去就。及身居其地。有不能如其言矣。况官高而志益卑。富貴而能知足者。實今古賢士大夫所難。而非喋喋議駁者之所到也。誰其有之。吾於僕射府君田公見之矣。公諱元均。字真精。全州泰山郡人也。曾祖諱某。祖某皆爲郡司戶。至考諱寵文。始入朝仕。至朝散大夫神虎衛大將軍兼禮賓卿。以公貴。追贈尙書左僕射。母許氏亦系出泰山。以公故。累封至泰山郡大夫人。公生而穎異。自童年已有老成體。人固已奇之矣。年十七。舉成均試中之。後因門蔭入仕。嘗以不第爲恨。然博古綴文。自老儒宿學。皆自以

爲不及。庚寅，明宗卽祚，召入內侍，凡指使皆稱旨。上才之，屢以賞寵之。大定二十年，拜權知閣門祇候。壬寅，以殿中內給事賜緋。出知陝州。清廉不受苞苴。其撫細民，未嘗不拊循哀惻。實出由誠，及繩猾吏，鋤理甚威。發奸摘伏如神。一州敬憚。決獄尤詳審。雖受棒楚者，皆曰：「田君決之，吾何怨之有。」入爲試閣門祇候。遷監察御史。俄拜左司員外郎。尋改吏部員外郎。時怙權橫恣者，求其子入仕。理有不可，公竟不聽。其人深憾之。後遇道上，怒罵毆擊。至蹴墮溝中。雖憲司，佯若不聽。然聞者不以爲辱，而壯公之守正不撓也。累歷侍御史、刑部左司郎中。皆賜金紫。未幾，拜將作少監。明年，以戶部侍郎出知西京留守。西都劇邑，稱難理。公抑強扶弱，威愛相濟。闔都稱頌。無有敢欺。自近世司鑰，未有出公之右者。秩未滿，拜爲衛尉少卿。凡按廉春州全羅慶尙等三道，褒清發贓，皆物議所歸。允。凡有興利除害者，無不勇爲之。輒疏聞之。上皆允可。歷御史雜端、刑部侍郎。泰和二年冬十一月，東京義庇之黨與草賊巨魁勃尤等起兵。多殘敗州縣。將有犯順之意。上命三軍分道討之。選公爲中軍兵馬副使。凡幕中計畫，多出公之謀議。故中軍之擒斬賊魁義庇勃尤及名賊，不可勝數。公實有力焉。嘗屯雲門山也。公獨完葺廳事，施曲欄倚檻，蒔瓜其側。無慮百本。或告以爲此非種瓜之所。公笑不答。莫知其故。公密謂幕佐曰：「賊忌官軍之先據要險，利其速徙。屢驚擾之，故將示以毋動，以絕賊望也。其方略皆此類。終賊滅，竟軍雲門山。」



固。癸亥在軍中。就加吏部侍郎。明年凱還京師。除拜判將作監兼大子中舍人。乙丑。出爲西北面兵馬使。北俗性剛悍難化。自公下車。略不敢干紀。上嘉之。擢爲樞密院右承宣兼大子庶子。特遣內侍閔瑄宣召赴闕。丁卯。因公事見劾。出樞密院。爲光祿大夫判大僕事。知御史臺事。知臺勢埒承宣。人愈榮之。而公亦不以爲嫌。戊辰。進拜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大子賓客。以親嫌改臺衙。爲左散騎常侍。未幾。遷知院事。吏部尙書。大安三年。拜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尙書左僕射。司空一品也。公自登是職。嘗喟然嘆曰。吾起平微。無文華虎功。有以輔相官家。徒以刀筆吏官至一品。此已足矣。留之何待。遂引年稱疾。告退甚篤。上不得已允之。公得謝。然後欣然肆意。退居于城西之莊。葛巾野服。逍遙偃傲。每與親舊置酒盡歡。以遂揮金之樂。越戊寅某月日。感疾卒于第。享年七十有五。公性慎密。凡政事施爲。其機張鍵閉。人莫窺測。及設而後知之。無敢更議者。敦篤忠信。嘗以卑謙自牧。與人言。開豁坦蕩。莫有哇吟。人樂而忘倦。然內強毅。臨大節有確然不可奪者。娶某官桂氏女。凡生四男四女。男曰甫龍。登進士第。爲內侍大官署令。曰得良。祝髮爲僧。緇秩至三重大師。曰甫龜。爲金吾衛郎將。曰甫麟。爲管絃坊判官。中軍錄事。女一適內侍弓箭軍判官安某。一適內侍開城牧監直文某。一適守宮署丞李某。一適隊正李某。皆衣冠搢紳之嗣也。甫龍等。旣卜兆于某山。先葬日。具公之行狀。屬予爲銘。蓋以予嘗從公干

征東幕府。得公之詳。故以爲託。而予可辭乎。敢灑泣濡翰。而銘之曰。  
世薄民偷。天嗇賢士。假如生之。不假以位。道屈莫信。民未蒙利。獨於司空。豁斷  
厥意。載爵輦祿。悉輟以畀。公受而有。如荷重器。畏盈忌滿。若擎盤水。翼翼忘勞。  
服勤王事。旣肥其國。顧瘠其己。南符西綬。民受其賜。出入臺閣。爲邦之紀。品登  
一品。猶背負刺。軒裳得釋。四體方肆。退逸于莊。城西之里。幅巾以遊。一杖雙履。  
願言圖形。寫真孰似。身沒名芳。輝映青史。公死猶生。吾不謂死。新宮之寧。子孫  
其熾。勒銘貞珉。與山終始。

殤子法源壙銘

沙彌法源。吾子也。捨吾姓。而從釋氏者也。年十一。投禪師規公。祝髮爲衲僧。事  
師甚謹。性警悟。凡使令。輒迎導其意。不須頤指。故師最愛之。在寺暴得病。至吾  
家臥一宵。明日而化。間三日瘞于山。噫。何其倏忽也如此。歲金龍月黃鍾。荆度  
年水馬律。夾鍾反眞。爲僧凡一十六月耳。予遂爲銘詞。刻三尺木板。納于壙。寓  
哀而已。其身與銘。不如速朽。何必鑱諸石。壽其傳哉。銘曰。  
僧其服一日足。况二冬一夏。汝死猶可。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五 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六

墓誌 誄書

京山府副使禮部員外郎白公墓誌銘

歲甲申月孟秋。京山府守白公。卒于理所。夫人至京師。既襄事而將葬也。知予於君爲舊執。使其孤希諗叔明等。來泣乞銘。予於是論次而識之云。君爲人敦篤謹愿。不抗以自高。不婉而苟順。實醇厚正直君子也。少力學。工屬文。年十九。舉省試中之。是戊午夏之五月也。至六月。又舉春官擢第。大抵連月再捷。士所難得。而君又年少。故人益異焉。泰和六年。籍屬內侍。居近密者。十有九載。以幹事貞固稱。我朝成例。凡禪教選席。使近臣之能文者主之。故上以曹溪之選。委君焉。君精汰遴揀。所得皆一時名衲子。後多爲法王宗匠。騰蹂叢林者。又西海經契丹寇擾。凋弊尤甚。上遣君爲蘇復使。君以便宜賑貸。所活不可數。民於是幾骨而復肉矣。凡闕官自旬覆院判官。歷補秘書校書郎。衛尉寺注簿。少府寺丞。五遷至閣門祇候。未幾以禮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拜宣州防禦副使。病不克赴。間一年復出守京山府。到官數月。病復作。遂不起。享年四十六。以是年九月某日。葬于某山。鳴戲以君之聰明才幹。得官爵壽命止於此。而文章不得以潤色。皇猷道德。不得以康濟時用。是尤可惜者已。君諱賁華。字無咎。清州藍浦。

郡人也。故朝議大夫判秘書省事翰林學士知制誥諱光臣之子。而故大僕卿贈三重大匡諱司清之孫也。娶尙書左僕射林諱惟謙之女爲配。凡生二男。曰希諱。祝髮爲浮屠。曰叔明。甫冠未仕。君晚喜禪法。自號叅禪居士云。銘曰。鳴戲白君。止此而已耶。束髮飛騰。意在千里。孰云暴顛。賫志入地。宅兆孔寧。維子孫之祉。

銀青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致仕庾公墓誌銘

觀自古士大夫。其始未嘗不以廉恥操心。滿盈爲戒。而及富貴方酣。率翫惜日月。恬不知退者多矣。我僕射府君。大異於是。年六十有四。已登端揆。則其去台鉉。能有幾級。而未踐其地耶。但先六載引退。求避溢寵耳。不然久已升極秩。而猶有餘矣。此易所謂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歟。庾氏源于錦城之茂松。在版籍爲甲。而公其出也。公諱資諒。字湛然。曾祖諱某皇。檢校太子詹事。祖諱某皇。檢校太子大師。考諱某皇。配某廟功臣門下侍中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贈恭肅公。母張氏尙衣奉御諱贊之女。此公之世系也。公爲人。中和毓粹。莊重寡言。仁信足以感人。清儉足以律世。此公之受之天也。方毅廟時。山東寢盛。公年十六。與貴門子弟約爲交契。公欲引虎官。御牽龍行首吳光陟李光挺等與焉。衆莫肯之。公挺然議曰。雖私遊中。文虎俱備亦得矣。何有不可乎。後必有悔矣。衆咸以爲然。於是使之叅焉。未幾庚寅亂。文臣幾蕩盡。凡入交契者皆得免。以

吳李二將營救甚力故也。此公之自少。已有知幾之量也。年若干。以宰相子直補守宮署丞。尋遷大樂署丞。俄出爲龍岡縣令。其爲政。諳鍊理體。摘發如神。一方稱之。此公之始莅郡也。累歷御史尙衣奉御侍御史戶部郎中御史雜端。賜金紫。大府少卿兵刑部侍郎大府卿知三司事判大府司宰事。大子詹事判閣門知茶房事。階皆正議。尙書右僕射。階光祿。此公之所歷官序也。其或廉察東南。秉鉞東北。則威風所及。無不股弁。然濟以仁信。故民便之。此公之奉使延譽也。夫三品正秩。入相可冀。而公之判司宰也。反乞郡痛切。以戶部尙書。出知南京留守。此公之辭滿忌盈也。公常以選軍使聽軍政。其廳事上鼓柱自立。時譁傳以爲異事。此公之公平無私所感也。其帥關東也。到洛山禮觀音。俄有二青鳥。含花落衣上。又海水一掬許。湧灌其項。世傳此地有青鳥。凡謁聖者非其人。則不見。此公之惇德至信所致然也。越崇慶二年癸酉。引年乞退甚篤。上不得已。允之。以銀青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得謝家居。與當時卿相之退逸者爲耆老會。時或置酒盡歡。凡優游養性。十有七年。此公之懸車閑適之樂也。歲己丑八月七日。詣耆老會。從容宴飲。還于第。明日方忽覽八戒文。夜盥浴。尙安然就寢。及日呼家人問時。然後幡然而化。享年八十。此公之終也。先是人有死復生者。自言死至一處。宮觀甚嚴。守者曰。此庾僕射至處也。其說雖荒唐。考公之行已無愧。及其終如此。則其言亦不可不信。公之生善處也必矣。娶左承宣金諱

存中女。凡生子三女二。長曰某。爲國學學諭早卒。次曰某。今爲判大僕事。知御史臺事。寶文閣直學士。知制誥。季曰某。爲內侍某官。亦先公卒。女長適某官某。早寡。季適某官某。今寡。方葬也。知臺君具公之行錄。託予以銘。予奉書泣且曰。嗚呼。古之遺直也歟。吾不復見仁人君子之若公者矣。銘其敢辭乎。遂銘曰。顯允端揆。惟邦之紀。民方注心。遽釋其位。位不至極。公所自避。公則自避。人歎其意。黃髮壽考。公所不斲。公雖不斲。天固相之。正直感神。柱立鳥馴。於公爲常。惟者維人。嗚呼。舊德云亡。模範疇倚。有山巖巖。水灌其趾。是公之宮。吉祥止止。鑱石納竈。眉目萬祀。

壁上三韓大匡金紫光祿大夫守大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致仕琴公墓誌銘

大抵天之報施。與其角者不傳之翼。故凡士之得龍頭選。而能遠到者鮮矣。公則不爾。旣首登金榜之科。又極踐黃扉之貴。加之壽考。哀榮終始。俱無缺焉。則此豈無得而然哉。蓋必有天所不得不厚者。而雖取之多焉。天與之不厭者歟。公諱儀。字節之。舊諱克儀。後改爲儀。系出三韓功臣諱容式之世譜。而桂陽之金浦縣。卽其桑梓也。曾祖諱某皇。神虎衛散員。贈上將軍。祖諱某皇。檢校大子少保。贈左僕射。考諱某皇。昌安宅衙典。以公故。贈左僕射。母徐氏皇。檢校軍器監諱淑之女也。以公故。贈利川郡大夫人。公少力學。工屬文。乙未入大學。連赴

舉方未第。出理清道郡。痛礪節清廉。以剛正不撓爲政。一方號清道鐵相公。秩滿旋補八開寶判官。明年舉春場擢第一。遂籍內侍。上器使之。積官至將作注簿堂後官。遂除拜閣門祗候。其清華權要之任。則歷閱尙書吏部員外郎直寶文閣左司郎中起居舍人知制誥刑部郎中天子司經國學直講御史雜端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兵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東宮侍講學士尙書右承右諫議大夫大子贊善大夫。公嘗帶雙學士。至是又兼三大夫。朝廷榮之。公之居諫職也。有非其人而受叅官者。公與諸郎執不可。當國者不悅。悉出省郎補他官。公亦例出爲將作監知閣門事。執禮號最難。公雖始試斯任。其進止詳華。踰舊爛熟者。才之無施不可如此。未幾又拜爲左諫議大夫判秘書省。尋除樞密院右承宣。皆仍諫職制誥學士。循資知奏事知吏部。公累載管喉舌。凡奏對應奉。甚稱上旨。上倚以爲重。政事多所咨逮。壬申大金使介至。欲入自正門。我朝不許。使重舌人往復詰難。客人猶不肯之。是日大雨。群臣皆霑服立待。上命公往諭。公先問曰。天子之巡狩侯甸。自古有焉。若你國皇帝枉蹕小國。則當入自何門耶。曰。天子所出入。捨中門何自耶。曰。然則人臣而欲入自君之正門可乎。彼大服其言。遂入自西門。其臨機設方略。出人意料。皆類此。上大嘉賞之。癸酉進拜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事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乙亥。入相金紫光祿大夫政堂文學左僕射寶文閣大學士修國史。丁丑。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

戊寅。門下侍郎修文殿大學士。嘗於八關會。其獸臺之輾動。有不如法者。憲臺椽往扼隊。正喉矜折辱之。於是軍將呼噪狂顧。遂擲瓦礫于御史臺宴幕。有飛石或過宰相幕次。公大怒。遽下庭特立。厲聲大號曰。若等在君臣上下俱備之國。敢爾耶。苟爲亂。先殺老僕可也。如是者再三。然後軍情稍沮。亂遂不作焉。其臨危不懼。亦此類也。公凡廉察。春州道。繩吏甚嚴。一切皆革。民弊。百姓賴焉。嘗典司馬試。及三掌禮闈。所得皆當世聞人。玉笋之盛。近古未有也。庚辰。以壁上三韓大匡守大保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解位家居。與舊德元老。爲耆老會。日相從宴遊。以遂揮金之樂。庚寅正月二十六日。稍有微恙。然是日。使子姓圍棋觀之。至夕。尙從容談笑。及夜寂然而化。雖傍侍者亦不之覺也。是豈偶然者乎。享年七十八。上聞訃甚悼。命有司襄事。葬于鳳凰山之麓。贈諡曰某公。公之爲人。美風彩。莊重峻整。方妙齡。宋客莊天覺善相人。視之曰。後必到宰相矣。果一如其言。性剛果。與人面折無所諱。以是人多憚之。或相謗毀。然心地坦夷。雖當時詬罵。後皆棄之。略不芥滯。故卒能保其身。可謂豁達大度君子也。娶樞密事金諱光軾之女。凡生男子五人。女子三人。男曰耆。戶部員外郎。先公歿。曰揆。工部員外郎。曰心正。剃度爲禪師。曰暉。左右衛大將軍。先公歿。曰禧。閣門祇候。亦先歿。曰祺。雜織署令。女一適內侍保勝中郎將尹惟孝。二適戶部郎中李德載。先歿。三適閣門祇候咸景均。子揆等具公之行狀。乞銘甚切。故



受而銘之。銘曰。

孰相皇朝兮大鳴一國。猗我大保兮寔人之特。步驟臺閣兮奮髯正色。奸吏屏氣兮顛倒蒲北。正門言言兮人莫敢厠。戎使迹穢兮欲蹈其闕。公則往諭兮一言中的。彼雖獸心兮豁然自釋。廟謀密勿兮以手指畫。綠野歸來兮任性閑適。霞駟安往兮雲路遐邈。舊德云亡兮于誰取則。鳳凰之山兮有騫其翼。土肥泉甘兮灌木植植。於焉相攸兮是公之宅。納銘隧道兮流耀罔極。

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使御史大夫李公墓誌銘 并序

予嘗論之。勇不必以力。而先以氣爲本。以義爲主者也。何則。生重於義。則其氣怯。氣怯則雖鶻冠猛士。有臨陣而股弁者。義重於生。則其氣激。氣激則雖緩帶君子。有雄入九軍。略無懼容者。是理之常也。夫所謂義者。有可以濟國難。活萬人。則以身當之。奮不顧生者。是已。誰其得之。維樞密相國李公一人而已。越貞祐五年丙子。契丹犯境。上命三軍討之。以公爲右軍兵馬判官。及與虜戰於貫花驛之南壤。虜乘勝進擊。我軍皆奔北。無一人反顧者。公獨瞋目直前。手殺數虜。然後遂叱衆俱進。賊衆遂却。是日微公。官軍幾殆矣。明年轉左軍兵馬副使。復與虜戰於廣灘。公先登大捷。俘獲甚衆。上奇其勇。除左右衛將軍。公固辭不受。尋改將作監。出爲慶尙道按察使。會朝廷勅諸道按廉使。各率管內軍士。赴三軍爲羽翼。三軍亦欲待以爲援。屢督促之。時虜兵遮屯要會。元帥密傳以勿

由其路。公曰。所以赴戰。固敵是求。避敵非勇也。行由徑路。似恟也。遂直衝虜屯而行。虜果出圍之。公與戰大勝。斬馘不可數。獻俘于元帥府。元帥大加咨賞。未幾。又命公以所部軍士。押轉軍資於順州。虜自殷州出於不意。公唯與麾下百餘人。與戰却之。元帥自城上望之。嗟嘆至垂涕。己卯三月。以尙書左承被召。是年賊稍平。餘種入江東城自保。朝廷鍊銳兵。以公爲都統。公固辭領兵。以單騎赴之。以其界兵士。悉討平其賊。仍留爲東北面兵馬使。明年以樞密院右承宣召之。蓋公嘗固辭將軍。故以喉舌貴官寵之也。公諱績。其先砥平縣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監門衛大將軍。追贈尙書左僕射。公始屬茶房。出爲猛州倅。及代凡八年未調。明昌某年。復屬茶房。旋移籍內侍。累歷官至閣門祇候。出爲高州守。入爲尙舍奉御。闕都官兵部二員外。又遷至軍器將作監吏部侍郎。尙書右丞。樞密院左承宣司宰卿判大僕事左散騎常侍。貞祐十年壬午。擢樞密副使。甲申。遷院使御史大夫。明年卒。享壽六十四。公先娶某官某氏。而無嗣。後娶某官女。又無嗣。公爲人端平簡直。平和恭謹。人未嘗見慍色。雖至貴官。常獨處一室。淡然若書生。措大略不以家事掛意。平時姁媿柔弱。似無膽勇者。及臨戰陣。其勇敢之過人。拔群如此。則豈可以常調論之耶。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者歟。凡歷官內外。其清廉礪節。與夫興利除害者。不可勝紀。然以公之忠義勇烈功業之卓然者言之。此則公之細也。故於此不具焉。養息某官某。來乞銘勸。

勤敢受而銘之云。

君子之勇。必本於義。義生於情。激之者氣。氣以激之。又輔以智。以此當敵。何懼何畏。寧我捐身。活人是貴。活衆故軍完。軍完故身全。捐身得全。是所尤賢。烈烈我公。智勇兼焉。一國之城。三軍之天。云何不淑。奄若逝川。有焯其名。日月同懸。伯道無兒。天意茫然。刻詞貞珉。光于九泉。

宗室司空柱國肆諫詞 在省受勅述

某年月日。守司空柱國某薨。爰殯于地藏蘭若。越八月某日。葬于五龍山之麓。禮也。公神廟第二子。襄陽公之冢嗣也。於今上爲弟行。神姿溫裕。玉質夙冲。自幼年游心文雅。好賢樂士。恂恂有古賢王風。人皆曰。是必爲宗室之羽儀矣。矧相貌奇虜。似若享祿無疆。而殊不類。早世者。然年方弱冠。其夭如此。甚哉天道之難知也。上震悼。遣使吊贈。勅有司典喪事。仍贈諡曰懷敬公。乃命小臣爲之誄。其詞曰。

天子之孫。上公之胄。瓊漢聯源。瓊林託秀。慈和惠友。寔自天授。位躡三公。冠方加首。貴固自有。所乏者壽。瞥然長辭。間不容手。夜舟朝露。比之猶久。嗚呼。蘭方秀兮。暴悴。苗未實兮。先僵。天理莫測。孰詰其常。上心哀悼。六膳輟嘗。寵行孔纒。九壤有光。俾臣執簡。誄以揚芳。

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子少師蔡公誄詞

夫大丈夫之生於世。官至宰相。七十得謝。願神養性。克享天年。令終有俶者。求之古今。不可多得。我少師蔡公。其有之。公諱順禧。系出光州。考諱某。任至某官。公毅廟時。籍內廷。至明宗禪位。猶不離近密。上嘗居壽昌宮。賊臣曹元正石麟等。謀爲不軌。夜踰垣而入禁中作亂。是夜內直近臣。聞難驚怖。皆越堞奔避。公獨入侍紫宸。無須臾去左右。上嘆曰。昔人有云。疾風知勁草。子之謂矣。逮仕至五朝。歷踐華要。至今上某年。進位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子少師。乞身退逸。逍遙琴酒之間。凡閱若干年。大期奄臻。蟬蛻而化。所謂哀榮終始。皆備而無缺。是可稱大丈夫者。性寬和容衆。未嘗見慍色。雖古之吐茵容吏。翻羹恕婢者。其何以加之。然曹石之亂。有以見臨難不懼。耿介特立之節。此豈仁者必有勇耶。訃聞。上哀悼輟聽政。勅有司備明器。函簿葬于某山。贈諡某公。申命小臣。掇實以誄之。其詞曰。

王佐之才。先卜以器。暨暨我公。負器固異。曹石構亂。夜撞禁門。內臣鼠竄。越墻並奔。公獨入衛。神色不移。後凋之節。歲寒乃知。有守如此。宜貴而榮。果相五聖。望峻台衡。急流勇退。名全德邵。天其不吊。國棟斯撓。宸衷軫悼。贈終禮備。孰揚厥美。小臣作誄。

金紫光祿大夫守大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將軍修文殿大學士修國史判禮部事趙公誄書

嗚呼貞祐八年秋九月三日。大尉平章事趙公感疾薨。仍殯于私第。以是月二十八日葬于某山之麓。禮也。公諱冲。字湛若。橫川人也。考諱永仁。仕至門下侍中。時號名宰相。公自幼嗜學。工屬文。年二十。擢進士第。以相門子。早踐仕途。召入內侍。自始官至三品。尚不離內廷。幾三十年矣。貞祐六年。拜國子監大司成。寶文閣學士。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凡侍臣例不居星官。公喜曰。吾歷位多矣。未嘗得文翰之任。綴班蛾眉。今日之授。實符吾志。於是益專精經史。力於爲文。凡高文大冊。皆出其手。俄遷禮部尙書。進拜樞密院副使。翰林學士承旨。上以公有文虎之才。特除上將軍。文臣兼上將之任。自文相國克謙始。而中間遂寢。至公廼復矣。是時契丹犯境。上命滎陽相國鄭公爲元帥。以公副之。往屯江西。未幾元帥以持軍無狀見劾。公亦例免。實非其罪也。明年復起爲守司空左僕射。政堂文學。修文殿大學士。虜日熾。官軍懦弱不克制。朝廷復授公斧鉞。敦促遣之。軍令嚴明。秋毫不犯。虜褫氣。入江東自固。時韃靼與東眞國大舉兵入境。以破契丹。救我爲名。然韃靼於夷狄最凶悍。且未嘗有與我通好之舊。以是中外震駭。疑其非實。朝議亦依違未報。遂稽往犒之禮。公獨量其勢可勿疑。馳聞不已。達旦怒其緩。呵責甚急。公隨勢從宜。輒和解焉。久廼得朝廷之報矣。達旦俗好以鈇刃舉肉鬻啖人。往復不容瞥。我人皆有難色。彼帥之於公亦爾。公獨偃肆自若。承迎如宿慣者。彼帥又善飲。將與公校優劣。約不勝者罰之。公引滿。

輒釀。雖至許多爵。略無醉色。及闌舉一杯不飲曰。非不能飲。若勝而如約。則公必受罰矣。寧我見罰耳。主人而罰客可乎。彼重其言而大悅。由是深加挹敬。其遇東真之帥及我軍之巨官大將也。狎弄戲謔。無所不爲。至見公。雖愛且昵。不得陵犯。約以公爲兄。俾居己右。公雖託以意所難者。輒曰。吾兄命之。敢不承稟。及訣。執公手泣下。嗚咽實誠而非貌也。東真國帥頗知人。謂我人曰。你國帥奇偉非常人也。你國有此帥。天之賜也。公嘗被酒枕其膝而睡。東真帥恐其驚寤。略不得動。其左右請易以枕。帥終不肯之。嗚呼異哉。古之真人。有能馴猛虎。擾毒蛇者。達且禽獸也。其惡不啻若猛虎毒蛇。而公能制服之如此。豈其忠義恩信之能感動異類。若古之真人者乎。虜平。入拜守大尉門下侍郎。平章事。修國史。卒。享年五十。公爲人魁梧。外莊重。內寬和。博聞強記。諳練典故。早縮銀黃。揚歷清要。三掌文闈。所得皆當世聞人。凡遇士無貴賤。愉愉然不施戟級。士有造謁。輒置酒盡歡。率以爲常。一時之士爭歸之。宰相之好客。當世莫若也。平時莅事。未嘗露稜角。故世徒知寬厚豁達長者。而未窺蘊蓄之幾許。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知有蓋天塞地磊落不常之器矣。然此亦公之細也。若小益以壽。則焉知不有奇功異跡之萬倍此者乎。上聞訃。震悼。命官庀喪事。輟視朝三日。贈諡曰文正公。仍命小臣。誄以發揚其詞曰。

石門鐵鎖。城堅且峙。重扉複戶。宮室嚴邃。斯謂國耶。子曰非是。有賢言言。如我

大尉。矩步廟堂。謨謀論議。不爾出將。令嚴籌秘。叱咤羗戎。使之風靡。於以鎮安。然後曰國。山有猛虎。人莫採藿。國有賢人。隣敵自却。烈烈我公。邦之柱石。黃鉞紅旗。威震西北。達旦剛戾。如角狼虎。一忤其意。翻覆跋扈。公以仁信。披示肺腑。獸心知感。號泣愛慕。微公之力。魚肉吾民。公實活之。賜首與身。三韓之業。公復創新。天胡不吊。大命奄臻。哀哀我公。棄世大早。來既爲民。去何之暴。搢紳工庶。癡童駮老。聚手彈指。莫不相吊。股肱云違。弟意彌悼。寵終豐縶。窀穸有光。仍命小臣。誄以發揚。臣拜稽首。摺掇遺芳。綴茲鄙詞。焜耀無疆。

東宮妃主諡冊文

維大歲丁酉十月朔己卯初七日乙酉。王若曰。天不畀年。愴矣英靈之奄逝。諡能成德。欲其芳跡之不揚。咨爾敬穆賢妃金氏。千年故國之王孫。三葉功臣之侯閥。夙將婉孌。升配元良。謂成內助之功。增耀重暉之德。何遽嬰於危頓。曾不假於須臾。脫可挽牽。奈此迫忽。始來兮猶月未滿。倏往兮如花易凋。不圖至斯。何嗟及矣。噫。閱世猶無幾歲。况入宮纔及數年。既得生男之祥。尋臻誕女之慶。凡事大早。惟朕自疑。果於乃齡。而有斯故。嗚呼。禮莫爲重。宜豐送往之儀。行所由生。將舉易名之典。今遣大尉具官某。大常卿具官某等。備禮冊命。贈諡曰某。汗青筠而灑翰。代彤管之流輝。二字之稱。萬世之美。貞魂如在。懿冊是膺。嗚呼哀哉。

同前哀冊文

維大歲丁酉七月二十九日戊寅敬穆賢妃金氏感疾。薨于社堂里之私舍。卽移殯于京南之本第。越十月初七日乙酉葬于嘉陵禮也。龜兆叶時。鷲軒戒道。捨爾金屋。卽于松阡。禮視后儀。光生國路。念儲闈之標擗。增予志之痛悲。何以寵之。唯此詞耳。其詞曰。

天降金櫃。慶源肇啓。的脈相承。爾則其裔。外家維何。世誓帶礪。積善所鍾。流芳不替。婉婉淑媛。柔順且惠。如蘭之秀。如玉之麗。儷體元儲。符會神契。謂宜承家。而克永世。云何不祿。倏然長逝。二七來嬪。二八廼去。其間相距。能有幾許。一剎那頃。哀榮皆備。亦旣爲國。篤生繼嗣。孰又擠之。奄忽至此。噫。要其賢德。人天一揆。帝豈有命。遽迫致耶。嗚呼哀哉。行色不停。壽原漸邇。聽嘶挽其齊揚。望搖旌其曷指。風淒切兮相哀音。煙慘澹兮增愁思。吁。可言哉。從此邈矣。伊朕之痛如茲。元子之志何似。嗚呼哀哉。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七

哀詞 祭文

吳先生德全哀詞 并序

濮陽先生吳世才。字德全。中古名學士諱學麟之孫也。家世以儒顯。兄弟三人。曰世功。曰世文。公其季也。世功世文。皆當世名儒。而公實白眉之良。二兄亦自以爲不及。學士李知深。以女妻之。間或負氣偃蹇。李公愛其才。不敢訾焉。尤精力耽六經。盡誦周易。餘經雖不期於誦。其背文而誦者。亦幾乎半。蓋熟於口。而不覺出吻故耳。嘗手寫六經。謂人曰。百讀不如一寫之存心。爲詩文得韓杜體。雖牛童走卒。無有不知名者。少疎雋小檢。晚節登科第。始折節刻勵。恂恂然禮法君子也。尙不容於世。蹇躓不振。嘗以書干趙柳兩公。其辭哀切悲壯。抑揚婉轉。真有古人風。讀之不覺涕下。然而猶不得被薦。則甚矣世之迫隘之如此也。先生度終不爲世用。於是。有長往之志。東京外祖所出也。意欲歸老。以路遠難於徒步。遂求爲祭告使祝史。乘驛而往。因留之不復京師。東都亦無有力護者。卒以窮困死。前死日。有友人夢見公乘白鶴盤旋者。明日謁之。先生已化矣。嗚呼。昔屈原賈誼。雖被疎斥。其始莫不被君寵遇。頗伸蘊蓄。李太白亦爾。杜甫雖窮。亦得爲員郎。公獨卒不霑一命而死。天耶命耶。果天也。其忍使才賢薄命如

此是何理耶。昔公之未東也。始訪予於城西之莊。留浹辰。論懷款密。予年方十八。猶未冠。公已五十三矣。予欲以丈人行事之。公不肯焉。許以忘年曰。古之人論交。但論志之何如耳。不必以齒。吾才雖不及嵇康。以子爲阮籍可矣。自是嘗與遊詩酒間。每於名流廣會中。以得予爲誇。或譏以爲先生老大師儒也。安用此孺子爲友。而驕其心耶。公輒曰。非子輩所知也。此公之所以賞予於頭角未露時者也。從遊僅三稔。雖不能盡襲蘭芳。其漬餘膏亦多矣。昔陶潛死。門人私贈諡曰。靖節先生。予之以稚齒被先生斷塹。不啻若門人。以是私贈諡曰。玄靜先生。遂爲哀詞曰。

有猗夫子器涵涵兮。鳶肩方口頰而髯兮。文詞游刃有餘銛兮。六經粹奧宵搜探兮。人難有一公獨兼兮。胷中恢廣混包含兮。文場虎攫視耽耽兮。李杜爲敵一接殲兮。抱寶不售分固甘兮。塊然獨居守窮閭兮。獵纓正色貌矜嚴兮。高官豐祿豈不足擔兮。鱗鱗得水躍江潭兮。戢鱗泥淖龍晦潛兮。刻畫自媚盡無鹽兮。西施布袂衣不縑兮。朝臣不薦得無慙兮。有吻莫啓孰施鉗兮。才賢蹇躓其視恬兮。朱門煌煌勢徒炎兮。屈平賈誼雖被讒兮。始於國政無不叅兮。嗟若先生老窮巖兮。寸恩滴澤猶不霑兮。崎嶇世味備嘗諳兮。奮然獨往天之南兮。江湖卑濕不可淹兮。想昇碧落鶴爲驂兮。不爾逍遙鼇岫三兮。縹霞紅霧擁仙龕兮。欲往從遊予骨凡兮。安得輕舉挹子衫兮。綴芳薦諡欲寄緘兮。翩翩青鳥倘

來衡兮。

國子司業尹公哀詞

有奇偉博大真人。天水尹公。諱威字某。系出故元帥侍中諱彥頤。而奕葉門地也。始隱居山中。自號碧松居士。然以明月夜光。不可藏之於暗。故不得已出而從仕。歷踐華要。官至國子司業。其爲人仁厚醞藉。方正廉約。德行文章。皆備而無缺。飲酒至數斗不亂。嘗自言自娶妻來。不犯他色。此亦人所難者。凡舉措略苛碎。節目存其大體而已。世因以爲有宰相器。皆必其遠到。不幸出爲西都留守。竟未復而薨。嗚呼。天之布施也如此。公之被斥也。有潛扇之者。雖公亦未甚詳也。予掌記全州時。爲同寮所疾。公出爲廉察使。以嘗厚予。故至是慰遇滋縵。而待彼甚薄。由是衡之。後因事有以微中之也。此不可終秘者。公之卒。如喪昆仲。詞以哀之曰。

蟬聯家兮奕葉煌煌。或秉黃鉞兮戡定戎羌。慶源流長兮波及子孫。落落我公兮負氣軒昂。始肥遁兮如龍之蟠。忽儀兮如鳳之翔。望之儼兮凜莫犯。卽之溫兮煦如陽。繩墨是蹈兮不泥而隘。豁達其度兮不泛而溢。飲至數斗兮神色自如。淘寫高懷兮一以雄筆。文典兮遒勁。詩放兮橫逸。人謂公兮望允台輔。四海渴仰兮霖雨是期。官司業顧不卑兮。階此遠到兮猶未遲。孰簧其舌鼓駭機兮。俾公西兮屈於留司。天之沮喪是其非兮。折翼去兮竟不來歸。瑤林玉樹淪晶。

暉兮。猶有遺詞兮。堪被金絲。昔陽城出刺。以此官兮。諸生詣闕兮。訴者其稠。言雖報罷兮。其義可嘉。激時之澆兮。礪人之浮。公之去兮。學者安在。哀哉世薄兮。誰其乞留。爵孤墳兮。果隕生。九原冥漠兮。誰與遊。嗚呼夫子之不幸兮。始若有爲兮。卒以跌嗟。粵予之志兮。捨公孰知。質已去兮。輟斤以嗟。雷予聲兮。痛哭。公不聞兮。可奈何。清風爽氣。猶若襲人兮。予爲此形容兮。無詞以華。

全履之哀詞

吾友全坦夫。字履之。惇信明敏。能文人也。仕至中軍錄事。先吾以仕。而至予之已踐遺補。猶未遷秩。貞祐某年。佐元戎幕府。出征契丹之犯境者。方遷八品。遂隕命戰場。予悲之。爲著詞云。

古有儒將。統三軍兮。制服戎虜。如小兒兮。想夫子之非不爾兮。奈幕下之官卑。謀難專斷兮。勇非所蓄。宜乎隕命之如斯。軍旅之未曾聞兮。仲尼有以著辭。胡吾子之習俎豆兮。遭茲鋒鏑之蹈危。援松指水。有舊盟兮。淚橫墮兮。哭以悲。已哉。更不得覲兮。吾與誰兮。論詩。豈無余子。尙可同兮。獨子之詞兮。簡而能披。

文禪師哀詞

吾道友大禪師。惠文字彬彬。俗姓南氏。固城郡人也。某年至京師。落髮禪宗。迦智山門。爲名長老。年餘三十。始中空門選。累緇秩。至大禪師。越壬辰歲。遙住華岳寺。嘗寄居京師普濟寺。傳法。是年國朝因避虜遷都。師以本寺亦在寇兵屯

會之藪。遑遑無所歸。遂至門弟禪師某所住雲門寺。居三年。至闕逢敦梓之歲。感疾而化。師爲人資抗直。一時名士大夫多從之遊。喜作詩。得山人體。嘗題普賢寺。其略云。路長門外人。南北松老巖頭月。古今人多詠之。因號月松和尚。由是著名。予自弱冠忝交分。聞訃悽悵。爲詞以哀之。

有髡其首。而僧其衣。服則是矣。心或有非。惟我禪師。是真大士。旣僧其服。又僧其志。戒行無虧。清淨心地。餘事爲詩。下筆不怠。至其得意。清警可愛。門徒索寔。數三沙彌。孰表其隧。孰編其詩。嗟哉我公。已而已而。

祭李平章光挺文 代希禪師行

維年月日。具銜謹以肴饌清酌之奠。敬祭于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公之靈。大抵人之賦分。不可多得。冒榮則拘。其樂未極。好樂則放。取榮也薄。譬之於虎。不傅以翼。獨我夫子。摠而有之。出而爲將。豹轟紅旗。入而爲相。玉鉉黃扉。將相之榮。惟公兼資。列屋蛾眉。竊窕嬋妍。日擁珠翠。吸簧按絃。雖至懸車。旅力不愆。聲色之嗜。不減壯年。公謂子姓。浮生倏然。毋固溷汝。汝速擊鮮。野服以遊。往來翩躚。男兒之樂。唯公極焉。予昔遭難。艱阨辛苦。兔竄鼠伏。狼狽失據。繫公是賴。以至今日。每一念至。忽焉悽慄。嗚呼哀哉。有公如父。有姊如母。公今云亡。如喪我考。何以辭訣。一觴薄酒。公其醉止。慰我心疚。

祭閔平章文 代夫人行

月日云云。嗚呼哀哉。文章蘊蓄。非妾所窺。公之遇主。千載一時。風雲感會。奮鬣揚鬣。位極冢宰。摠領百司。乞身退逸。尙十餘朞。洪範之五福純備。汾陽之終始無虧。大期莫道。今也安之。於公無憾。生者之悲。婦人所有。唯是涕洟。送不得越門。去不得執紼。不知何山之趾。何兆何穴埋爾玉樹。沉光永滅。嗚呼哀哉。猶有二子。雙飛天路。妾有所依。幸勿爲顧。妾亦老矣。生復幾何。酌酒以侑。已矣嗟嗟。」

祭父文 代人行

月日云云。父昔在南。予學京師。百舍雖艱。往則覲之。今之所寄。北山之垂。其距都城。無幾許步。俄頃可往。往亦何覩。竟此一生。更見無所。言欲出口。哽咽難吐。唯此薄觴。表予情素。嗚呼哀哉。

祭李紫微諒文 代子壻崔君行

月日。子壻某官。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外舅中書舍人李公之靈。嗚呼哀哉。公之德望。太山北斗。學士崔公諱誥。銘以覲縷。大手摛華。足爲不朽。英英我公。耿介自負。紫微掌制。居帝左右。驥首雲衢。逸足方驟。孰擠而排。暴躋其步。伊予不肖。早忝婚媾。一啜一飲。皆仰于舅。毫銖莫報。含玉在口。予昔與妻。提挈孩幼。女戲我膝。男哭母脰。予笑謂妻。速翼汝轂。爾女旣長。爾男旣秀。歲時伏臘。血肉鼻酒。率爾孩息。拜爾父母。卷鞢蹠脚。奉觴上壽。爾子奉學。我酌我手。爾與爾女。射受遞授。平生若此。何羨貴富。妻笑謂予。是固予守。嗟乎痛乎。此志莫就。

身後百饌何益之有。聊以寓哀。一觴薄酒。嗚呼哀哉。

祭俞學諭文 代希禪師

月日云云。久矣造物者之莫信兮。茫兮昧兮。吾竟未究。其將誑而戲耶。抑以害且妬兮。蘭茝何爲兮。易摧。蕢蘇何爲兮。易茂。玉何易折兮。石何堅。回何短命兮。跖何壽。物特特兮。難長。人英英兮。莫久。是自古所歎兮。天豈爲君兮。獨詬。嗟嗟若人。士族領袖。年未二十。鸞冲驥驟。成名兮。何早。棄世兮。何暴。謂天不妬兮。何致之天死。生與死第先後耳。孰不至乎如此。酌一杯而爲訣。冀明靈之歆止。

祭大府卿李公惟卿文

代子壻行今冢宰崔公也

月日云云。猗我明靈。豁達大度。天付斯量。若日遠步。胡不畀壽。而奪之暴。大抵官尊則愛其身。祿腆則貪其生。要欲畜養。圖究遐齡。是理之常。亦人之情。公則不然。不以性命爲重。不以官爵爲榮。視身如寄。與物無營。以手指口。此可飲酒。日飲無何。寧顧脇腐。人飲其酒。徒嗜其味。公寓於酒。故自昏耳。以不自愛。隕生大早。嗟嗟已矣。尙忍道耶。祭無珍羞。惟酒之馨。心之所嗜。不問幽明。公其醕之。答我哀情。

祭廣陵公文 代人行

云云。温温我公。宗室羽儀。一行一步。罔蹈匪彝。愛客接士。哇眡莫施。補以文章。河憲是迫。兼精藥餌。如大老醫。以博濟而爲任。凡幾活於傷痍。妙極丹青。如宿

畫師。手自摹其佛像。常嚮仰之母疲。有過兮。己自當。有善兮。人之推。考公行爲。天若相之。胡不昇年。遽促大期。嗚呼哀哉。九天隔兮。鸞馭遠。百日周兮。隙駟馳。骨寧可朽兮。名不隳兮。行潦之薦。維以寓悲。

祭

康宗大王文

主上行翰  
林所製

云云。嗚呼哀哉。安安之德。克邁唐高。則高之享壽。宜可較。翼翼之心。有過周文。則文之受命。想可期。何奄捐萬乘之尊。而未保千年之祚。豈今之異古。善莫有徵者耶。嗟予不良。爲子無狀。方出居於別館。暫違問於寢門。豈謂斯時。已嬰于疾。忽然棄世。間不容毫。所以手未親進藥之勤。耳不聞馮几之命。嗟嗟此恨。永永奚終。人誰無喪考之悲。世孰有如予之痛。鶴駕來迎兮。曾不少假。龍髯永斷兮。曷其更攀。日掩九霄。天崩萬國。眞也妄也。夢也覺也。吾猶未知。號之泣之。思之慕之。肯可得見。徒抱無窮之思。聊斟不腆之觴。許以允歆。慰予摧裂。

晉康公園寢迎神入大廟文

嗣子相  
國行

云云。惟靈應期命世。鎮國安民。事君之節。則雖一於累朝。定策之烈。則獨高於前代。復辟明后。旣無愧伊尹相太甲之功。殷薦先王。宜可襲魏徵配文皇之禮。洪惟聖主。追錄舊勞。遷豆備儀。將合食於宗祏。絲綸降命。俾升侑於前寧。實千孫永賴之休。亦萬世美談之始。曰予遺體。叢爾庸資。藉積善之基。致此位高而身貴。聞與享之慶。無奈喜極而涕零。方仙寢之迎神。修信祀而注懇。庶歆潦薦。



速枉飈遊。陪先君九廟之中。佑後嗣百世之下。

祭從兄將軍文

此以下  
私行

云云。年三十而將軍。吾固懼其暴至。孰疾驅兮不顛。果殞身兮倏爾。嗚呼哀哉。我無同胞。惟兄是倚。今也云殂。孤根安庇。朝淚未乾。暮眼如水。酌酒兮永訣。情鍾兮曷已。

祭張學士自牧文

月日。良醞丞同正李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大僕卿寶文閣直學士張公之靈。張氏之族。自古尤拔。公能世家。擢秀芳枝。得詩於杜。得草于芝。得燕國之筆。得九齡之辭。十年掌制。皇謨敷施。既典而實。亦擘而猗。嗚呼官惟止於侍從。位未踐於鼎司。所以澤不加於民。用不周於時。人所同嘆。寧獨予悲。我昔弱冠。果敢自負。蒞藜在前。直前不顧。論人是非。到口輒吐。搢紳士夫。橫目瞿瞿。雖蹈其門。輒鑰厥戶。公一見之。似昔有素。登堂與語。輸示肺腑。亟命家童。設酒與脯。隔牆喚客。其人能笙。吹笙佐歡。屢釃巨觥。月下扶掖。顛倒衣裳。自爾連謁。見輒忘形。與之賦詠。罔嫌後生。贈之三詩。玉鏘其鳴。詩既奔放。草復縱橫。花開之春。葉脫之秋。雨雪之夕。雲陰幽幽。靡不呼我。陶寫幽憂。心照神契。捨公誰求。嗚呼哀哉。皇天兮奪我文師。詩壇兮孰主其籌。糾纏兮難窮。天理兮悠悠。世無老成。吾誰與謀。拭淚痛哭。公尙聞不。想爲星兮列彼天。寧汨沒兮隨流。庶或枉駕。歆我信

羞。

祭鍾義禪老文

月日良醞。令同正李某。謹以茶果之奠。祭于禪師義公之靈。惟靈佛隴之嗣。尤溪之宗。全德法器。既豐而充。行修而峻。道盈而冲。餘事文章。龍獰虎雄。揮翰洒紙。風淒雨濛。坦然曠達。多可旁通。昔敦牂之紀歲兮。始傾盖而從容。甌山之阿。往來憧憧。往來伊何。問道談空。問道伊何。是空假中。維是文句。爲我擊蒙。惟師之故。開我昏聵。至若竹窓夜雨。松院清風。燈明圍棋。不覺日紅。不爾賦詩。交相磨礪。飲我以酒。沉醉百鍾。枕我以膝。睡息噴虹。脫略碎節。披豁心胷。同遊國清。岸挾丹楓。竝轡甘露。綠水冲融。陟巘觴酌。啜醇吮醲。載哦載咏。其樂融融。嗚呼哀哉。人生聚散。易別難逢。一從睽拆。俱若轉蓬。我官于南。師去舊峯。師還洛師。從軍我東。出入違背。社鷺秋鴻。率然相遇。旋別忽忽。舊歡不可再兮。奈聞此訃。凶水逝兮。不復雲去兮。無蹤法棟云折。學者安從。道境之一生死兮。予何爲此。忡忡。師豈沒沒隨庸流兮。其所之兮。兜率天宮。我如踵往。一笑相同。煎臘芽兮。是薦。姑表我之慳慳。

祭外舅大府卿晉公文

葬所

月日。直翰林李某。敬祭于亡舅大府卿晉公之靈。惟靈沉靜寡言。韜光內照。明于步緯。不自表表。毅然膽氣。不露其微。嗚呼哀哉。品登九卿。官不爲少。年餘七

旬。壽不爲夭。其得暴疾。是所傷悼。一言莫宣。瞑目長逝。粵予早孤。無我敢教。及來于公。親炙訓勵。能奮爲人。公助其翥。嗚呼哀哉。古者親迎。婦嬪于壻。其賴婦家。無有幾許。今則娶妻。男歸于女。凡己所須。婦家是據。姑舅之恩。有同怙恃。嗟嗟岳公。篤我周備。棄之而殂。吾將疇倚。何以厝兆。名山之趾。落石一掩。永訣於此。猶有英魂。歆我薄祀。

祭俞丞相文

代守其首座行

嗚呼哀哉。文章德行。今古一人。如譽天高。此不敢陳。公之行止。始屈終信。帝昔龍潛。公實爲師。風雲感會。雪舊屯奇。縱轡疾驅。驟登鼎司。龜鑑斯存。上方倚用。國棟遽顛。孰不爲痛。富貴暴逼。吾固已恐。由是然耶。何忽奄爾。室無伉儷。誰哭內次。伯道無兒。孰奉廟祀。嗚呼哀哉。惟昔僧選。公主張之。擢我巍品。榮已溢涯。畜我如子。恩又不訾。暨臨病篤。召予以囑。曰彼上天。絕我嗣續。豈無同胞。亦有踈屬。揆厥行爲。俱莫稱意。知予之心。唯爾而已。吾今沒矣。汝主後事。予讓不受。公莫肯聽。然後再拜。稟茲理命。自受遺言。佩服以敬。以予迂闊。凡事不閑。窀穸之事。無一可觀。公若鑒之。得無覩顏。嗚呼哀哉。光陰不留。百日已回。旣張佛事。仍奠茗杯。嗟嗟相國。諒我哀摧。嗚呼哀哉。尙享。

祭妻文

代人行

三言

云云。年二八。歸于我。壺則閑。婦儀雅。予所指。輒迎迓。事舅姑。鮮微過。謹蒸嘗。無

小情方艱難。同坎坷。家稍潤。命不假。奄爾徂。花忽謝。天使然。無可奈。腸已裂。淚隨墮。酒既薄。盈一罍。諒吾誠。一啜可。嗚呼哀哉。

迎魂文 四言

云云。其在天耶。抑在地耶。邀斯至耶。尙延佇以俟。

送魂文 三言

云云。迎與餞。雖不面。一作見。曰戾止。稍慰意。曰去兮。悵莫如。

祭神文 全州祭城隍致告文 無韻

謹以蔬果清酌之奠。致祭于城隍大王之靈。予吏于茲。蔬茹猶不續。而有獵夫致一鹿于門。予徵其由。則曰。此州自古。每月旦。使吾等貢一鹿。若雉兔充祭肉。然後衙吏等受公之俸。備酒饌。致祭于城隍。此成例也。予怒而鞭之曰。汝何不稟於吾。而爲是耶。凡不拒乃州之苞苴饋餉。而致山之麋麋。狎兔熊。踏象白之肉。海之鮫。緇鯁。鯉。晨鳧。露鵠之羞。崇積於前者。不忍獨享滋味。其獻于大王宜矣。豈以予蔬食之窮約。月殺生物。圖神之肥。而積罪予躬耶。神若正直。亦不予是望也。因戒衙吏。自今不復奠肉。其蔬果酒饌之設。則任爾爲也。予之約束如此。未審大王。諒之何如也。伏惟寬之。毋以予頑然不遵舊典也。

全州祭龍王祈雨文

一國之旱。則在朝者羞。一方之旱。則守土者罪。惟此南方。歧爲二界。羅帶于陬。

全襟其會，何彼境之得滋。獨吾偏之未溉，天豈有私，而爲是歟。殆因吾輩之政穢，天怒不可干兮，敢先黷于爾神龍。天之澤，惟龍所導，龍之請，天豈不從。在斯時而得雨，非吏之效，而乃龍之功。歲不至於飢歉，何報祀之不豐。

### 全州重祭保安縣馬浦大王文

維年月日，某官謹遣同年進士黃敏仁，致山鹿一首兼清酌之奠，申祭于馬浦大王之靈，正直之神。人所敬思，清廉之吏。民所畏之，以茲較量，孰尊孰卑。加又予吏完山，一方攸附，神職馬浦。完山所部，以長官之吏，對下邑之祇，不拜而揖於禮固宜。以是擲筭，神則諾許。吾不曲膝長揖而去，其於祀設，不肉而蔬，方離祠宇，驅馬徐徐，有鹿蹶蹶，似將狂觸，吐血而斃。馬驚且仆，其祥可駭。思之反覆，神豈以予祀不饋肉，又豈警予報謝之遲。此可代牲，遣獻于祠，神其享之，莫我敢訾。

### 祭松岳文

云云。予以行身，俯仰無愧，不喜黷神，僥幸其賜，以我大王，一國所倚，不敢慢怠。累繭方至，且念倚仗無常，糾纏何異，禍淫莫憑，福善奚恃。予保其白，有黑點止。予怙其清，有濁浣矣。幾微之漸，防豈予智，逆折其萌，須神之衛。所望于神，唯此而已。

### 桂陽祈雨城隍文

云云。予以無能。尹于茲土。本是書生。不閑綏撫。其所弛張。動與民忤。一方旱暵。職予之故。凡有罪責。寧丁我軀。生民何知。遭此旱枯。我行于野。省彼稻苗。十分八九。大抵皆焦。黏塊而仆。如屈針腰。朝夕不雨。卽無今秋。我慙且嘆。有泚如流。拱手以立。甘俟天劉。然主郡者神。牧民者吏。郡之遭旱。雖吏之耻。民若荐飢。神亦乏祀。况吏之居郡。但三年耳。神食茲邑。無有窮已。斯民暴殄。神復何恃。憂民之心。與吏孰至。若雲雨之權。非神所專。以吏之訴。傳訴于天。天豈茫然。而不矜憐。惟冀大王。馭氣寥廓。馳訴于大微紫極。促雷鞭與電策。賜三日之澤。潤我黍稷。俾克有穫。則吏之報於神。亦固其職。言不可食。

又祈雨城隍文 無韻

云云。亢旱滋深。天惟不雨。召此者旱母。太守自謂也。何者。自予到郡。上無以承流宣化。下無以興利除害。此至無隨車之雨。動輒有爍石之旱。所非旱母而誰歟。於前月某日。責非悔過。敢禱于大王。因擲筮。詰其緩速。則曰不出三日。必有甘澤。僕承之。日夜望雲。漢卜陰晴。翹首延佇。至五六日而後。方得小雨。神豈誑我耶。草木憔悴。水泉枯涸。此誠民之生死存亡之時也。若三日不雨。則稻穀不登。六日七日不雨。則五穀不登。過是而不雨。則百穀皆不登矣。百穀皆不登。神將何食。民將何生。吏將何仰。而充國賦耶。大王之食茲土久矣。其恬然不恤。則安所託命耶。若導宣天澤。小加霧潤。是神之職也。吏之幸也。民之命也。

又祈雨國師大王文

云云。巖巖維嶽。維神主之。民有呼籲。吏或禱祈。神輒饗答。曾不移時。今者天降大旱。乾裂厚地。微雲不興。杲日逾熾。生民拱手。立待飢死。是誰使然。罪在守吏。然國師所宗大雄釋氏。以發露懺悔。曉諭迷類。吾儒所師大聖孔子。以過勿憚。改垂于傳紀。予是以暴揚瑕玷。痛自責己。惟冀國師。赦我積垢。導宣天澤。普潤田畝。則非特吏顏見民無厚。神亦於民。得不孤負。

告大歲神文

云云。大歲何神。今居何地。予昏不知。鵠之不似。犯于無忌。惟心所使。繫予之爲。天亦不訾。予非自高。愆直是恃。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七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八

道場齋醮疏祭文 東京招討兵馬所製

奉恩寺告 太祖眞前文

云云。聖祖龍興。肇集自天之命。醜邦蟄結。妄懷撼樹之心。伏念臣等。素乏軍籌。謬司戎律。非以蕞然之品。所可易勝。敢祈赫爾之靈。曲加默相。致令軍容益盛。士氣增揚。鼓而敢前。順風直驅。於旗尾。兵之所指。逆魂先落。於劔頭。云云。」

臨津沙平通行龍王祭文

云云。神得水居。妙用不常於顯昧。道由津濟。大兵可卜於東西。方戎陣之啓行。展精祀而告懇。仰惟靈應。曲借冥扶。收風浪之震驚。利有攸往。得橋梁之平易。無所不通。云云。

天皇醮禮文

云云。有所感則通。是曰天尊之妙道。不得已而用。實惟王者之義兵。嗟彼陪京。蠢然頑俗。如虎而翼。寢成擇肉之貪。盛血于囊。漸作射天之計。然我克寬之后。不欲輕用其刑。尙稽大辟之加。只示溫言之諭。祇益稔罪。略不思悛。故命將以是懲。豈佳兵之所致。今者日輪見恠。星度失行。未知天意之何如。尋仰靈麻而斯籲。致令災萌。遄息賊氣。自摧。如李晟之東屯。功能存社。若馬豐之西伐。師不



延時尋馳露布之書。坐致大安之慶云云。

黃池院法華會文

云云。甘蔗氏之大慈。沿機現化。妙蓮經之正法。趣實自權。願因違命之民。謬管興師之律。恐彼蒂根之漸固。雖有是行。如令玉石以俱焚。本非吾意。庶仗仁庥之善護。坐看賊種之自消。茲啟熏筵。載揚寶典。伏願先聲纔及。舊染惟新。肉袒素車。乞降於麾下。壺漿箪食。爭犒於軍前云云。

黃池院龍王祭文

惟神宅于深淵。有是玄德。飛潛無常。變化莫測。人有所禱。胡求不得。今我受命。出征逆賊。旗尾東指。將踐其域。庶幾至靈。借以猛力。俾我軍師。不日獻馘。豈唯吾儕。克有成績。龍亦有功。永食于國。至誠可歆。侑此洞酌。

浮石寺丈六前願文

云云。今者東京逆類。猖狂跋扈。結根寢固。日益滋蔓。國家尚不忍加誅。再降溫言。喻以禍福。猶頑然罔有悛心。益肆吞噬。致有今日問罪之師。是自招也。又誰咎哉。然我君之本意。不欲多傷人物。苟其民悔過請罪。咸與惟新。則皆赦勿誅。使復齒平民。其好生惡殺如此。若賴佛力神通之助。兵不血刃。受降獻捷。奏凱班師。則非唯我君之意。亦如來愛衆生之本願也。今遣某官。獻淨衣一領。用表微誠耳。伏惟云云。

太一醮禮文

違命則征。本司馬九伐之法。主兵所在。惟太一十真之威。昔新羅之向衰。困百濟之肆虐。方甄氏之銳卒。逼以重圍。微太祖之救兵。幾無噍類。及舉國而內屬。亦受賜之不貲。夫何獷俗之無知。忘我先王之德。一受人飯。而有不負其恩者。可爲國民。而其若是之甚乎。謂天誅之可逋。陷塗迷而不復。罪難可赦。神亦豈容。當師律之是陳。冀威靈之不佑。寔嚴信薦。仰扣冲聞。伏願白刃一揮。見巨鯨之就戮。長弧所射。無孽狐之敢逃云云。

基州 太祖眞前祭文

云云。於穆太祖。聰明神聖。鎮星表祥。有文在鏡。龍興鵠嶺。寔天所命。新羅慕義。納款自嚮。嘉彼來降。置州曰慶。何其子孫。忘我先恩。橫行叛逆。鼓動禍門。罪不容忍。出我三軍。非我聖祖。其孰予援。基州古縣。遺像宛存。遣以寮佐。敢薦蘋蘩。惟冀冲靈。諒我敦敦。剪滅元惡。無使滋繁。俾我社稷。萬世彌尊。非特天祿。在于後昆。先王血食。永永惟臚。

祭一善津龍王文

云云。在天在淵。莫測飛潛之變。探澗採沼。敢陳蠲潔之禋。惟冀幽靈。曲加陰相。致令陟長橋之虹跨。蹈險如夷。得脩路之砥平。有通無礙云云。

智異山大王前願文 副使以下行

某等俱以非才補元戎之寮佐將問罪東都夫軍之生死成敗皆係于統軍譬諸人身統軍如首寮佐如手臂軍卒如足安有首之有恙而手臂足之安然哉今師次于善州統軍尙書金公某忽有微疾節宣頗爽意者山行野宿觸風犯霧之病耶或不知有異故而然耶一軍憂恐莫知其由敢發衆誠虔禱于我大王之靈若借以神力保持救護俾金公勿藥有喜立復康和則非唯三軍之福也大王之威靈益顯豈不佳哉先以衣襯一事姑伸微懇迨病瘳續遣使致祭報恩之萬一者

### 更行尙州離營祭文

云云反躬自悔則能保其躬有罪不謝則祇益厥罪追記離州之曩日竊思微福於諸神已具小牢將陳血祀何宰人之不謹在中路而見攘靈威密助之使然盜雖自露軍令不嚴之所致予亦敢安旣懲其人又責于己申備刑生之奠遙伸如在之誠惟冀正聰僉加歆飫致令病媒頓息災兆不生指麾虎步之師蕩掃蜂屯之賊云云

### 天皇前別離文

云云將以伐下國雖云舉義之王師如欲得天時敢不徼福於上帝徵前史之遺記考東京之厥初方太祖受命而勃興有金傅納土而自附是豈攻城而後取良由慕義之所然嘉乃忠誠册厥君於尙父之位存其舊國崇茲號以留

守之司。何後世之民。忘前代之好。非特亂紀逆常之已甚。抑其殘民害物者。滋多。拒我上都。雖無異螻蟻之怒臂。原其虐迹。不奈如豺虎之流涎。故罄其罪以將征。非實。我君之本意。人所怒也。天其忍諸。聊陳洄酌之儀。仰乞至靈之助。冀歆明信。遄降顯威。大兵所臨。若礮投卵。群賊自熄。如火燎毛云云。

祭公山大王文

云云。一女一男。謀安其身。蝦肩稻飯。尙克事神。誠苟有至。受福綦綦。况我一人。以南面貴。事神孔勤。情禮悉備。凡曰名山。皆有常祀。豈有求然後始事。嗟爾頑民。磨牙吮血。斬刈人物。流播腥蟻。驅擾平民。鹿駭蹶蹶。所經城邑。無不陷沒。焚殘聚落。比屋灰滅。罪固盈貫。理當往伐。是故受命。恭行天罰。聞我公山。四方所仰。享國血食。其來者尙。國之於神。既恃有素。有事卽禱。於禮不阻。神亦於國。受祀繇古。倉卒有難。胡忍不救。玆將薄薦。敦遣信使。以不肖故。設莫助予。國不可負。其終棄歟云云。

開泰寺 祖前願文

云云。臣等聞昔甄萱。以強兵勁卒。大伐新羅。其鋒不可與敵。我聖祖以一萬兵救之。其兵却退。不然新羅之民。子然無種矣。然則其父兄子弟妻妾之得全首領。蔓葉繁支。以至今日。誠我聖之力也。今其子孫。辜負先王之德。擅興兵刃。叛逆官家。是背恩棄義。不忠不孝之人也。其在先祖之慮。得不敷聞上帝。

導降雷霆之怒。而忍令此屬敢搖。我聖祖草創之邦業耶。伏望借以神力。俾臣等擒滅逆類。不日効捷。復築我邦家太平之基。則班師之日。當以某事報稱者云云。

### 正旦行天皇醮禮文

云云。福物之至。屬歲月日之元。兵家所先。得天地人之助。伏念某等。恭承嚴命。出討頑民。彼所行罪惡之原。宜不保須臾之命。夫何偷幸。尙爾逋誅。閱歲律之已周。雖慙無効。及年華之纔動。庶克有成。益罄丹悰。仰塵玄鑑。敢覬無私之道。默廻助順之威。致令順斗柄之指寅。東摧賊壘。向宸居之負坎。北奏捷書云云。

### 山海神合屈祭文

云云。不誼之人。天地所棄也。至誠之薦。山川其捨諸。爰有下都。敢成左計。諭集幸災之遺盜。擅侵無罪之小城。謂永州也緣此爲階。至今作梗。茲欲加於天討。垂已卽於戰場。主嶽主河。若有神之靈者。同心同體。宜借力以扶之。寔舉明禋。佇承陰相。致令秋毫不犯。東降吠主之徒。春雪未消。北首朝天之路云云。

### 太一醮禮文 三軍都行

云云。名非常名。神則與道同體。義伐不義。天其以手借人。某等。各摠兵機。甫臨賊境。利在速戰。雖知振旅以邁征。死不復生。猶恐無辜之同斃。故執剛柔之柄。徐觀逆順之機。夫何無識之徒。終未體予之意。復從草竊之盜。自速巢焚之災。

彼計墮茲是我幸也。不以此時而得制。其於後悔也曷追。迫此下情。聒于冲聽。惟冀高高之鑒。過加赫赫之威。致令誅滅頑凶。致首梟而正律。撫循父老。解面縛而受降云云。

蔚州戒邊城天神祭文

云云。邈千年之古郡。有巋然之孤堵。惟靈神兮鎮壓。行人不敢唾路。本從天以降精。豈瀆鬼山英之是偶。紛士女之祈求。朝而告兮夕以報。况國難之方興。豈安然而不救。吁彼東都之逆寇。犬狺狺兮吠主。將振旅以徂征。望至神之陰助。遣信使兮駿奔。孰憚道途之艱阻。苟精誠之上格。應必疾於枹鼓。使天兵兮有聲。使賊徒兮如掃。方海草兮未綠。奏凱歌兮盈道。功必歸於我神。國之報兮傾囷罄府。茲一酌兮雖薄。庶歆信而不歆其臭云云。

北兄山祭文

云云。愚等非禦捍之才。受將帥之寄。鑿凶門而出。統義兵而至。捐生赴戰。凡爲國耳。神食茲土。亦國之賜。義等吾儕。職當振救。宜與三軍。應響奔赴。其於旗尾所指。馬足所遡。一進一退。一行一步。神其趁追。是衛是護。俾掃頑民。旋馳露布。方茲未陣。先以此告。神之聽之。副我攸愬云云。

慶州東西兩岳祭文

云云。嗚戲以國不幸。逆賊崛起。然非特國之不幸。亦神之恥。非唯恥爾。神之不

幸亦至矣。何者。國以我神威靈可倚。故崇以大王之號。饗以春秋之祀。所冀者。鎮衛國家。屏惡興利。如是而已耳。脫上國有不利。四方將有事。神威所及。無有遠邇。宜以陰靈。遏絕禍始。何況雞林之舊邦。實大王所食之地。孽徒肆虐。聚黨如蟻。亂紀逆常。違命棄義。神若有靈。理宜梏止。夫何不然。使至於此。嗟乎。國家平昔事神之功。大王所以鎮國之意。安所置耶。若爾而神不耻歟。設使其民。偷延年紀。馨其黍稷。豐厥牲飴。勤事大王。無所不備。以我大王之正直。當不享不義之祀。况其罪惡。天地所棄。宜當斬戮之誅。寧保須臾之齒。若一旦邑滅人亡。祠宇荒圯。則大王獨何憑而有恃。國亦以大王有何功力。而割玉帛之枉費耶。彼此乏祀。羈遊無寄。是所謂神之不幸也。爲大王之計者。孰若俾我官軍。擒滅渠帥。餘悉原之。驅于耒耜。使煙火不絕。與昔無異。則大王血食。永永無旣。豈不喜哉。神其諒之。副予所冀。

### 祭蘇挺方將軍文

云云。夫外國之不賓中國久矣。太宗將臣伏萬國。混一文軌。使將軍統師。侵軼我高麗。將軍不幸駐騶騎于我國。便未西轅。故有遺祠在茲。且外國不賓。常理也。文皇帝猶憤然怒作。使勞師遠役。迺至自將而經略。是將軍所識也。况東京者。是我國之陪邑也。敢舉兵叛國。呀喙吠主。爲狗畜所尙。不爲未識將軍之意。其視何如也。伏望酌今古所以伐下國輕重之宜。奮將軍昔日虎步鷹隣之威。

俾官軍汛掃醜俗。不日班師。則將軍雖以客魂。得食於此無愧矣。

獻馬公山大王文

云云。惟神毓秀鍾靈。擁衆山而作衛。乘雲馭氣。想帝所之朝眞。某等久握兵符。未成捷効。須借大王之神力。堪擒兩地之賊魁。輟此蘭筋。獻于藻宇。名雖爲之。賤畜。精則應於列星。仰冀冲靈。俯垂優納。致令指麾戰卒。更鞭奔逸之雄。衛勒元凶。能制强梁之力云云。

疾疫祈禳般若法席文

云云。三千界之慈悲父。無如我釋尊。十二部之殊勝經。斯謂之般若。宣揚苟切。饒潤滋多。顧吾軍皆効於從征。何一士不思其努力。禍生所忽。病莫能興。凡司統領之權。宜急鎮禳之術。張皇梵采。召集名緇。特於軍壘之四隅。閱此眞詮於七日。一毫所締。圓鑑卽通。伏願化謳歌於呻吟。勿藥有喜。策疲驚爲趨捷。所向無前。盡覆賊巢。遄還京輦云云。

七鬼五温神醮禮文

云云。注病重輕。惟帝所命。酌人善惡。廼神之權。敢沿機勢之可矜。仰覲正聰之斯諒。赴予戰壘。孰匪勇夫。皆從王事而勤勞。固合天心之保護。何嬰沉頓。莫効奔馳。且一士容失其朝餐。猶欲輟甘而相恤。况大疫多行於軍伍。其能安坐而忍觀。茲展信羞。寔申精禱。庶令凡百從役。無一告疲。釋去宿痾。猶陰雲之廓卷。



洗清汙俗。若春雪之旋消云云。

### 太祖前別祭文

云云。人墮阨窮。必呼父母。惟我有邦。實聖祖所構。既構其初。寧忘厥後。于今不幸。遭此逆寇。嗣孫之憂。廼聖祖之疚。我聖在天。忍不是救。如其不然。國非我有。先王血祀。能復存否。毋謂臣微。假臣以手。臣若滅賊。於國無負。生死存亡。惟命是受云云。

### 天皇別醮文

云云。天得一以清。默翰真樞之不測。戰有五可勝。亦須陰助以廼成。敢陳懇倒之誠。再瀆高明之鑑。有頑賊類。久違天誅。成言欲降。而實抱詐謀。外示以弱。而內蓄銳氣。奈軍師之追迹。曠歲月以無功。徇國忘軀。萬人之勞。憊尙可。轉資餉口。一日之糜費。幾何。顧未雪其憤情。輒復聲其哀叫。冀歆明信。盍借真麻。致令算無遺籌。役勿再舉。坐降群賊。示善戰不陣之威。旋晝歸期。無曷月予還之歎云云。

### 東京西岳祭文

云云。昨者東京元惡義庇之受戮。實亦大王之賜也。何者。賊之逃遁。非無他所。然義庇入匿西岳。爲我所擒。是豈大王之使然耶。予昔剖竹東都。嘗事大王。及捕孝心之黨。又嘗受大王之賜。今復統軍。自受命離家之日。心語口曰。西岳大

王顯有靈德。况復有舊於予。是行也必蒙大賜。克成元功。及入東都。躬造祠堂。以祈陰助。果承力援。獲此元凶。嗚呼大王之於予。可謂不負矣。敢遣信使。肅展精禋。是薄禮也。不足容歆。若復放神通之力。使草賊巨魁勃佐。受誅於我軍。則當以琴瑟鍾鼓歌舞倡優之樂。以報洪恩。言不可食。神其鑒之云云。

東岳祭文

云云。人與人相知。恃舊相歡。則其所蘊蓄。無不顯陳。神明之分。亦不遠人。如其有素。寧視如新。曩者予以無似。剖符茲土。常事兩岳大王。其所賴固不貲矣。及捕孝心之黨。予又從軍。累更歲月。亦受大王之賜。獲全首領。以至今日。皆大王之力也。然則大王之於予。不可謂之無素矣。今者逆賊蜂起。叛逆王命。國家不能容忍。命愚等討之。自入都之口。親卽祠宇。畢露深衷。佇蒙陰授。西岳大王。果顯威靈。諭致東京。元惡義庇於祠下。使我軍獲之。其不負如此。豈不嘉哉。獨我大王。嗇威吝德。不以赫然靈迹。報宿昔之歡。私心不能無望。然東京元惡。則以義庇爲最。草賊之巨者。無有如勃佐者。今義庇雖死。勃佐猶在。若大王速顯靈威。使勃佐及其支黨。就我麾下。面受誅戮。則是日也。予當大統軍師。親謝祠前。以琴瑟鍾鼓倡優之伎。樂我大王。大王其不享歟云云。

戒邊大神謝祭文

夫人之一行一步。非有神明之衛。猶恐顛蹶。况兵有不測之變。戰爲必死之地。

其成其敗。皆冥然所使。孰有恃衆違神。而能得其利者耶。愚等自興師之日。聞我天神。鎮此一方。不遠千里。躬叩祠堂。一申微素。覬荷恩光。果靈應之不遐。致賊魁之梟首。禮當叙謝。恩不可負。今者仲秋初吉。時節淒清。籩豆斯設。鍾鼓斯鳴。是之不享。予面有禎云云。

戒邊天神前復祭文

云云。爲天所命。鎮百里之雄州。與國同憂。掃一方之劇賊。某等過承明勅。出討頑民。亮非人力之足憑。須借陰功之不測。故披丹府。再叩玄關。曾於夏初。義庇勃佐。頭落於劍下。未及歲杪。山角得光。尾搖於穿中。傾巢穴以蕩焚。致方州之靜謐。皆所使也。吾何有焉。旣受賜之不貲。其在禮也。宜謝。恭尋皎誓。聊薦菲儀。惟冀正聰。俯歆懇素云云。

東西兩岳合祭文

云云。氣鍾萬粹。擁衆嶽以鎮臨。威定一方。合群心之傾嚮。某等仗我大王之陰助。討茲一境之頑民。禱西岳之方勤。未幾囚義庇於祠宇。怨東山之不報。俄而致勃佐於我軍。連獲賊魁。豈非神賜禮則宜於當謝。盟固難於敢渝。茲取良辰。俾陳薄薦。旣有功而受享。雖伐德而無嫌云云。

正旦行天皇醮禮文

云云。天何言哉。行四時而不忒。歲之元也。合萬福之來臻。伏念某等。久統軍師。

謾延時月。山栖野宿。誠一日之猶難。陽長陰消。况三年之又及。雖賊魁之僅滅。顧餘種之未殲。庶迓首春。盡擒支種。仰觀高明之鑒。垂歆哀切之誠。致令與物惟新。掃汚俗之舊染。迨冰未泮。奏凱歌而言旋云云。

公山大王謝祭文

云云。今月某日。賊魁等克就擒獲。授首于我軍。是日也。幕府寮佐輩。槌牛擔酒。大設公宴。將以賀我也。於是自偏將至于士卒。桓桓赳赳。熊步虎視。卓紅旌。豎白刃。鳴鍾撾鼓。吹笙鼓瑟。申以百戲之伎。鋪列軍門。序立旅進。將以樂我也。予憮然遏止之曰。若等以賊滅歸功於我耶。此則公山大王所以爲國家。辨列于皇天上帝。假手於官軍使然也。予豈敢貪天之功。攘神之力。奪三軍之勞。自尸大美。首享茲樂耶。遂麾而却之曰。乃等先以牲幣黍稷之奠。陳樂府軍容。悉如今日所排比者。用樂我大王。還以享予。則予亦快意受若之宴。勞不辭也。於是寮屬等。逡巡而退。先齋三日。歲此典祀。以報我。然後遣以心腹之使。致敬祭于大王之靈。大王忍不享茲誠耶云云。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九

佛道疏 翰林修製

佛頂道場疏

云云。世雄希現。優鉢華之開敷。法藏最尊。摩尼寶之照耀。眷惟眇質。叨襲丕基。安定厥邦。顧乏恭明之德。歸依於佛。佇蒙覆護之慈。涓選良辰。灑清梵宇。峙方壇之四角。祇展香科。披戒服之七條。競揚秘句。耳纔經玉音之妙。頂若受金手之摩。伏願甘露普霑。眞風遠暢。如山益固。享祚業之靈長。置器不危。擁國家之帖泰。

國卜北斗延命度厄道場文

玉毫現相。瑠舌吐言。爲一切人。暢眞功於六甲。是東方佛。譚勝力於七元。苟罄歸崇。尋蒙度解。顧惟孱弱。叨據重艱。陰蕩陽摩。當八節四時之會。晨兢夕惕。考五占三兆之同。宜愼愓於初冬。必依依投於妙蔭。肆於淨宇。敝此熏筵。招迎大展之戒流。宣振旁行之密藏。伏願憑覺麻之覆露。荷靈府之保維。身其康強。永享無疆之曆服。民用和穆。誕延有截之寰區。

西京興福寺講華嚴文

等慈妙覺。顯億化於十方。滿字圓音。融萬殊於一味。炤高山之是喻。盡大地以

難量。言念前寧。篤崇內教。廼眷東明之古國。立此精藍。寔弘西竺之遺風。資諸梵福。顧先願之有至。豈後嗣之敢輕。茲遣使軺。伴開熏席。恭迎毳衲。披屈胸於狻床。仰對玉毫。演貝多之虬藏。精修允集。妙鑒必通。伏願慧日旁輝。法雲廣被。邊陲靜謐。永無鷄檄之飛。宗社安榮。寢享龍圖之久。

同京重興寺說金經文

長身現相。圓萬德之莊嚴。廣舌吐音。極一乘之微密。梵王讚雲蓋之遍耀。信相從金鼓以得聞。眷惟眇眇之資。夙纘丕丕之緒。御茲神器。若涉于春冰。仰止覺天。佇資於甘露。涓令辰於羽籥。騁膚使於翼京。祇扣奈園。宏張檀席。瞻依睟相。營勝采於六時。剖析雄詮。演真源於二妙。誠之所至。感乃必通。伏願借以慈麻。暢爲和氣。禾稼稔而穀價如土。兵戈戢而虎庫生塵。

同京興國寺諸魂利往說金經文

六道群生。著苦輪於業幻。三身大覺。冲義駕於經王。眷慈留鑰之都。自昔尋戈之地。想多覆沒。猶有冤術。莫非土莫非臣。斯未忘於一日。自歸佛自歸法。庶追責於九原。爰遣朝紳。往投寶刹。集三千儀之淨侶。講破靈編。仰入十種之慈客。虔陳妙供。伏願諸魂等。永除封執。高蹈真常。速拋熱惱之區。有如脫屣。徑躡清涼之境。其若還家。

同京重興寺佛像點眼文

等空絕想。一真體之自如。對境起因。億化身之皆現。敢憑像設。誕發信心。眷我先王。卜茲勝地。開阿蘭若之寬敞。立宰堵波之巍峩。曩經回祿之災。盡爲煨燼。旋命般錘之手。申備奩輪。顧曠日歷年以方興。何卒雷暴電之大震。天機莫測。雖稽慶席之張皇。梵相猶存。宜飾熏科而崇奉。寔傾霞懇。虔點蓮眸。伏願覺蔭。遒加。慈冷旁潤。增延曆數。厥基永孚于休。燕及生靈。無物不得其所。

### 鎮江寺五佛齋文

清淨真身。應多天之共讚。神通妙力。廻大地以非難。邈彼鴨江。介于鴈塞。役萬人而堤築。莫禦橫流。投五佛之慈悲。庶資博濟。方臨春序。爰遣使華。修雲供之熏科。禮金臺之睟相。伏願他心洞鑒。慧援周施。鎮壓狂瀾。拓我疆於有截。懷柔遠域。播王化於無垠。

### 西普通寺行別例談禪文

心法西來。傳一窠之佛印。頓門東峙。分萬派於祖源。苟無數於談揚。卽有資於福利。眷惟涼德。早迫樂推。職此重艱。乘國風之澆薄。稽于術數。遇法算之奇屯。加又星躔多變。於上天。水戶適衝於大歲。將何修飾。弭厥災危。宜憑覺蔭之清涼。極演宗乘之微密。茲投禪宇。特敞道場。洋乎杭舌之言。契彼鏡空之照。伏願遒承保護。不擁吉祥。和氣致祥。七政叶璣衡之正。生民樂業。四方無鞞鼓之鳴。一穆親殿行災變祈禳華嚴法席文

一音妙說。無非微密之法門。三譯靈編。獨極圓融之性海。譚揚苟篤。饒潤叵涯。伏念弟子。謬以眇冲。託茲艱大。念祖功之積累。用敷遺後人休。履天位以凌兢。無違。曰今日樂。然政刑解弛而不能振起。抑風俗搶攘而尙未維持。積此陵夷。居常惕懼。况閱術家之諗。不無天數之屯。加又察諸地理。則可虞水戶之災。觀乎天文。則屢見星官之譴。若茲變異。何以祓禳。宜營最勝之緣。仰丐大悲之援。斯消良日。特掃內闈。招迎鷲嶺之真流。敷演虬宮之聖典。願輪方轉。覺鑒已通。伏願。逾沐慈麻。誕膺純嘏。六氣不忒。陰陽和風雨時。四方咸寧。弓矢韜干戈戢。

宮主封册祈恩麗正宮行般若道場文。

風形四方。關雎是后妃之化。理極十地。般若爲佛法之宗。念膺正宁之臨。將定中閨之位。在禮爲重。必開嘉會。以備儀畢。事無虞。須扣妙門而乞援。茲集三千儀之緇侶。俾揚十六會之靈詮。勝事甫周。他心卽照。伏願。懿名克正。遍宮掖以騰歡。陰教所加。亘寰區而蒙福。

藥師殿行香文

界若瑠璃之靜。有大醫王。光踰日月之明。照諸刹土。自于先格。安我尊容。罄陳供養之儀。來者尙矣。仰賴慈悲之蔭。利其博哉。茲率貽謀。寔嚴妙範。辦熏熏之信饌。燒種種之名香。庶仗勝因。尋蒙善護。緝熙于嘏。茂延胡考之期。安定厥邦。永保盈成之業。



北弘景院行鎮兵金經藥師道場文

金鼓所揚。是信相親聞之極唱。綵囊斯秘。惟藥師本願之雄詮。尊閣苟勤。保持無導。念眇然之質。臨蠹爾之民。政如膠柱以調琴。罔知其變。國若抱薪而置火。幾至于危。况今回祿興祆。而倉庾斯焚。玄冥戒候。而電雷猶震。未識若茲之變。終爲何等之災。宜託妙門。弟資梵蔭。斯集毳衣之眞侶。俾繙貝葉之微言。仰冀慈悲。曲垂保護。韜兵不用。永無奸究之竊窺。比屋可封。寢致生靈之不變。

天變祈禳五星道場文

天出異以示人。蓋將曉喻。佛隨機而說法。庸可議思。歸誠有加。消患未睽。伏念承祖先之慶。擁廟社之權。位無安事。無輕雖勤。勵翼德不綏。明不燭。動有闕遺。由紀綱風俗之搶攘。召寒燠雨暘之乖僭。此猶滋甚。嘗未遑寧。夫何木曜之失行。迺與火星而同舍。益深憂畏。切計禳禳。宜憑最勝之門。盍借大慈之蔭。茲沿淨範。式啟熏筵。邀迎媵衲之高流。宣暢貝文之靈典。絲毫營締。影響感通。伏願災沴潛消。吉祥沓至。兵絕自焚之禍。載戢載韜。國延不拔之基。可長可久。

典獄行空獄後般若道場文

蓮花寶座。如來爲兩足之尊。貝葉雄詮。般若極二空之旨。歸崇允篤。報應過加。顧循眇眇之資。司牧元元之類。惟刑是恤。竊思伯禹之泣辜。諸罰所加。恐有冶長之非罪。况盛夏敲蒸之節。豈生人楚毒之時。尋命有司。盡寬庶獄。冀託空門。

而乞援。永燭肺石之受辭。茲啟熏筵。俾揚靈典。庶有加之愜愜。格無尋之照詳。不惟囹圄之空虛。清淨以理。抑亦國家之閑暇。優游爾休。

國卜二十六分功德道場文

夢授秘文。異矣神僧之勸囑。心生正念。遍諸靈府以護持。顧以眇躬。臨于大寶。常懲酖毒。尙無一日之安。况考龜謀。當愆三秋之節。斯投正法。覲借丕麻。招五德之眞流。轉十方之聖號。伏願仰承覺力。更仗神威。消患未然。善涉鱗時之代。降年有永。益延眉壽之祺。

東林寺行疫病祈禳召龍道場文

眞乘最妙。佛與佛以護持。善囑猶存。人非人而歡喜。苟勤熏奉。尋沐恩慈。顧時令之傷和。巨民居而被疫。后非衆罔與守。敢寬矜恤之心。天作孽猶可遠。竊計禱禳之要。宜投法寶。用丐梵麻。陳覺席於鴛廬。演靈文於虬藏。伏願眞風所作。環宇同加。將樂將安。永絕陰陽之寇。旣繁旣庶。咸躋仁壽之鄉。

西京興福寺本國世尊齋兼講華嚴文

法身清淨。莊嚴日月之光。聖教圓融。包括塵沙之界。自先王而崇奉。延景祚之綿洪。肆予寡人。式是成訓。當首冬之令序。遣膚使於陪京。祇仰慈麻。嚴六時之熏範。仍開講席。演九會之極談。庶諒純誠。適加妙援。措邦基於鞏固。無疆惟休。巨民宇以安寧。有截其所。

同京重興寺說金經文

龍王歡喜願

二妙眞源。一乘極致。弘深微密。爲四佛之護持。宣暢敷揚。遍群龍而歡喜。念惟涼德。叨履丕基。早勤向內之誠。歸依於法。佇荷無邊之福。康濟斯民。茲遵先祖之貽謀。爰取孟冬之良日。特馳膚使。祇扣精廬。旁招毳衲之流。俾演貝文之說。伏願潛鱗薦祉。導風雨於不迷。黔首樂生。舉室家而相慶。

同京金剛寺文豆婁道場文

化不可思。廣被恒沙之刹。力無能勝。莫尊神印之門。言念寡躬。叨承景祚。憂深慮遠。尙微綏馭之長謀。隙發間生。恐有侵陵之獷俗。庶憑妙援。逆折遐衝。遣華使於別京。敝香筵於淨宇。召迎眞侶。宣演秘詮。仰惟方便之私。曲借神通之應。兵戈韜戢。永無外侮之虞。社稷靈長。坐撫中興之慶。

鎮江寺五佛齋文

水失性則爲災。自古所患。佛隨機而應物。無求不從。眷彼大江。攝于隣國。歲漂流其民戶。日腴削於我疆。以人力之區區。固難障塞。投覺慈之浩浩。佇借神通。茲遣朝臣。伴嚴齊範。辦天厨之淨饌。燒海岸之名香。伏願甘露普霑。狂瀾永息。農桑千里。永無蹙國之虞。烟火萬家。盡遂安生之樂。

國卜延壽神王道場文

千百億化身之慈尊。廣宣妙藏。一十七神名之聖典。普利恒沙。言念冲人。叨臨

大寶聚門同域。莫窮禍福之源。旋缺正基。倅考吉凶之漸。謂屬秋行之季。宜防月厄之萌。斯扣覺麻。式陳梵采。集毳衣之淨侶。繙玉軸之靈詮。庶仗勝因。篤承慧援。釋災危之未兆。若冰渙然。享曆服之無疆。如竹苞矣。

典獄行空獄道場文

佛爲事時一現世。廣演法音。后非民罔與守邦。貴行仁政。念循眇質。奄御群生。厥德靡常。雖不孚於心服。惟刑之恤。切欲至於訟衰。茲下勅於有司。悉縱囚於非所。庶蒙梵蔭。永不用於金科。祇敵熏筵。俾特繙於玉軸。洪惟覺鑒。盪借慈麻。民趨淳厚之風。無干國禁。世致秦平之慶。永固邦基。

望山樓上雲雨道場文

覺皇救物。演茲甘露之門。早魃爲災。借以大雲之蔭。念循否德。叨荷丕基。廼緣刑政之差。屢感陽陽之氣。自春不雨。吝若屯膏。入夏愈乾。赫如觀火。呼蒼天而莫聞。覩赤地以長吁。當始種而失時。已無可奈。在旣耕而望耨。猶有庶幾。茲扣等慈。佇蒙洪濟。召集滕衣之侶。敷揚貝牒之編。庶諒誠虔。僉加扶護。旣霑旣足。克宣三日之霖。實粟實堅。終叶千箱之慶。

十員殿行香文

以心傳心。雖絕有爲之法。惟佛與佛。亦開應供之門。自先格南面以還。嚮祖師西來之意。直於禁宇。置此道場。譚向上之宗乘。資無邊之梵福。式至今日。不愆

舊章。茲涓選於良辰。特蠲嚴於淨饌。仰千輻輪相。痛罄瞻依。拈一瓣檀香。虔申熏奉。至誠所格。妙蔭卽加。延曆服之綿洪。永于多享。措邦家於康泰。終然允臧。弘慶院行阿吒波拘威大將軍道場文

佛慈廣大。開利物之勝門。神力猛嚴。現護世之靈應。伏念乘時季叔。襲位艱難。業未應於一千。限幾臨於百六。况歲行正。壓於城都。而金木相剋。抑時令不孚於法曆。而陰陽屢愆。嗟予蕞爾之資。鍾此顯然之變。夙夜憂懼。淵冰戰兢。庶憑善救之私。逆杜未萌之患。敝法筵於寶宇。宣貝藏之微言。伏願甘露普霑。眞風旁暢。戢干戈。燹弓矢。四方無虞。保社稷。和人民。萬世永賴。

奉恩寺燃燈道場文

梵雄出世。廣開利物之妙門。空域繞城。始唱燃燈之淨範。自先格而崇典。泊後葉以流光。言念冲人。式遵成訓。卜良宵於春籥。嚴覺席於金園。蕙炷千缸。爛若光明之海。珍羞百味。靄然供養之雲。所締勝因。卽通他鑒。伏願禎祥滋至。曆服彌長。措國步於永寧。固如定鼎。亘民區而同慶。熙若登臺。

王后殿還願佛宇通行齋文

妙鑒難思。曲遂祈求之懇。至誠所格。敢愆報謝之儀。言念眇躬。圖寧內壺。方春伊始。投奈苑以歸心。卒歲于今。見椒房之享福。爰踐皎盟之旦。且益輸素信之區區。祇按淨科。聿嚴熏席。仰冀神通之應。更加攝護之慈。俾爾熾昌。保壽祺於

千載又當輔佐播風化於四方。

西京重興寺說金經文龍王歡喜願

蓮臺妙覺開秘藏以演宣。水府潛靈聞微言而歡喜。念登君位祇率祖謀。涓玄籥之令辰。維其時矣。輟紫樞之邇輔。予以送之。佯扣精廬。式張熏席。邀六和之淨侶。暢二妙之眞源。舌本所揚。鱗宗同慶。陰陽不僭。迎協氣之橫流。風雨恒調。致嘉生之大稔。

修文殿行佛頂道場文

希有世尊。廣演三乘之海藏。最尊神呪。獨稱千葉之蓮華。苟切奉揚。尋加保護。念承祖統。圖保邦基。民所息肩。雖或關乎朝政。佛猶加頂。莫如崇此法門。祇率舊章。寔張熏範。仰止慈悲之鑒。轉茲微密之言。庶諒精修。卽加妙援。膺受多福。茂延久視之期。阜成兆民。永撫不平之業。

疾疫祈禳召龍道場文

云云。如來攝疫之門。應病投藥。仁主恤人之政。若己納隍。苟尊閣以奉行。卽靈承於護蔭。念循涼薄。叨襲重艱。常以百姓而爲心。庶無一物之失所。年其饑歉。猶恐鄒民之轉溝。暑或敲蒸。尙期周后之扇暘。况復有罹於疾病。可能忍視於須臾。期託等慈。仰祈善救。俾暢眞詮之最勝。庶令靈府以同歡。伏願扇以大和。掃里閭之沉頓。篤于純嘏。致家國之寧安。

康安殿季月大歲道場文

三身覺帝。開妙藏以演宣。百部靈官。聞微言而歡喜。眷惟冲眇。職此艱難。天吏相循。常懼虞疑之漸。后祇方王。益憂發洩之災。招集緇流。暢弘聖典。伏願佛所護念。神罔怨恫。爰處爰居。永擁康寧之慶。可長可久。益延胡考之休。

法王寺八關說經文

三舟一月。雖諸法之同歸。五水千瓶。獨八關之淨戒。自先祖而深信。著甲令之不刊。言念後侗。式遵前典。當仲冬之令月。張盛禮於廣庭。顧鍾鼓之畢陳。非以自樂。欲人天之同悅。因啓太平。茲卽香城。寔嚴梵事。邀鷲峰之開士。演龍柱之靈文。伏願承佛力之加持。亘民心而康豫。致庶邦之丕享。無遠不懷。保萬世之慶基。垂裕罔極。

醮疏

本命醮禮三獻文

初獻文

天高也。星遠也。不顯其機。道生之德。畜之所因者本。祇嚴法醮。覬借靈歆。

亞獻文

剖裂元情。夙荷生成之化。薦羞明信。寔陳蠲潔之儀。冀諒純誠。僉加景貺。

三獻青詞

天乘氣而立。雖宅至虛。人受命以生。敢孤洪造。念循寡昧。叨守盈成。若將隕深。雖愼艱難之寄。無曰在上。尙勤寅畏之心。况臨資始之辰。宜罄由中之素。茲崇典祀。佇枉真遊。仰惟杳默之精。過借提撕之力。致令災危水泮。福履雲臻。予一人輯爾邦。享年有永。與百姓同其利。爲世尤長。

祈恩直宿拜星文

馭陰陽之氣。著象上穹。隨甲乙之行。管人下界。言念眇微之品。幸依臨炤之光。加精致誠。特展齋明之祀。稽首拜手。佯伸祈叩之儀。庶枉仙遊。曲歆信薦。自天保佑。俾膺滋至之休。享國久長。丕擁太平之慶。

國卜十一曜二十八宿醮禮文

星宿騰精而列于天。人所瞻仰。神明應變而通乎物。信可薦羞。輒貢危辭。敢干聰聽。伏念臣。以眇冲之質。承重大之權。念至於憂。雖軫臨深之抱。禍生所忽。尙圖杜漸之方。况憑龜兆以稽疑。合屈鸞驂而徼福。茲循道範。式峙法壇。庶歆苾苾之儀。僉墮高高之眷。則篤斯慶。延景命之無疆。永孚于休。保昌圖於可久。一

星變祈禳十一曜消災道場文

州國官宮之象。著在乾文。貌言視聽之差。動爲天譴。宜披精懇。仰乞陰休。伏念臣。猥以無良。尹于有衆。王綱漸弛。不堪解紐之憂。國步斯危。常有綴旒之懼。况受日官之察變。屢言星度之失常。茲乃出於愛人。欲其修省。苟不深於罪己。曷



可消除。斯瀝虔悃。特嚴法事。集黃冠之道侶。諷紫笈之靈文。伏望曲借居歆。僉加孚佑。三辰軌道。更無陵犯之災。方四迓衡。寢致榮懷之慶。

先告祝

仰觀于天。深懼丁寧之譴。洞酌彼潦。將迎杳默之精。惟冀香官。導臨法醮。

內殿行火星醮禮文

主禮主視。爲德最尊。作災作祥。報人不僭。眷言眇質。仰止眞麻。可畏惟威。常軫嚴恭之素。必視所在。庶無乖戾之行。漢書云。雖天子必祝法星所在。何涂月之紀時。向房星而犯度。稱爲法使。雖出入之無常。謫示人君。欲飭修而有省。茲深危懼。切備禴禋。敢依金籙之科。祇展琅庖之薦。伏望享一純之禮。表三徙之休。兵革載韜。永絕四方之警。宗祧不拔。增延萬世之基。

春例高燈醮禮文

至神不測。據玉境而宅虛。小智自私。掛金釭而湊懇。雖甚微之一炷。庶欲通於九門。今屬仲春。式遵前典。祇潔雲壇之醮。仰邀颺馭之遊。冀借格臨。過加歆允。致令梗災招福。永延壽考之祺。濟世安民。克保盈成之業。

忠州大一醮禮三獻文

初獻文

仰察靈躔。直異維而垂曜。適當令節。消辛日以薦馨。幸墮眷於層霄。俯歆誠於

洞酌。

亞獻文

至道之精之極。雖絕窺思。明信可薦。可羞。式陳菲薄。庶紆歆格。優錫吉康。

三獻文

天何言哉。默管萬生之禍福。神最貴者。主行八政於陰陽。眷惟眇眇之資。謬襲丕丕之緒。思念朝夕。顧無一日之宴安。輯寧邦家。須賴十眞之保護。迺下炤臨之地。寔陳蠲潔之儀。庶借居歆。適加孚佑。致令六氣不忒。風雨節寒暑時。三農有成。茶蓼朽黍稷茂。干戈韜戢。海宇晏清。

福源宮行天變祈禳靈寶道場兼設醮禮文

災異譴之。蓋欲省愆而痛勵。神明彰矣。尙容瀝懇。以宗祈。言念眇躬。叨承景緒。命惟休亦惟恤。斯無厥位之安。應以實不以文。常畏彼蒼之鑒。然由事統之多闕。迺致乾文之示祓。火度犯大微。上將而便入於天廷。月行陵輿。鬼積尸而復侵於女御。况屬水官之用事。又聞雷鼓之發聲。怒其甚威。意若有謂。曰帝居甚遠。猶曉告之孔明。故臣意未安。將祓禳之是急。爰投仙宇。伴敞道場。旁迎鍊氣之流。寔揚靈蘊。仰佇排空之馭。兼薦信羞。伏望寶曆。適加繁祥。沓至。邦家帖泰。百祿是摠。是道。兵革韜藏。四方無侮。無拂。

北斗下降醮禮文

天清而上。鼓一氣於混元。斗轉于中。括萬生於下界。厥監不遠。有信可羞。顧惟冲眇之軀。叨荷艱難之寄。神所勞矣。雖非愷悌之資。命不易哉。常畏高明之鑒。况彼泠然之馭。適于降止之辰。宜罄頽悰。仰徼玄福。按冲科於仙籙。嚴法事於靈壇。惟冀高真。俯歆卑素。降年有永。登玉籍之長生。垂裕無窮。保蘿圖於不拔。

九曜堂行天變祈禳十一曜消災道場兼設醮禮文

災象過而告人。各因類至。天棐忱而佑下。宜以實祈。言念眇資。實惟涼德。早承丕統。式克至今。日休庶保。永圖不敢。替上帝命。然由言貌之有失。加以政刑之多愆。民心未孚。乾變隨見。咨彼歲星之行緩。迺爲火曜之追陵。况天使飛流而騰迹於文昌。抑雷公憑怒而發聲於玄月。且悔吝存乎介。當軫殷憂。故思念至于勤。佇資陰騭。祇投仙館。想覩靈光。招素券之先生。諷吟秘簡。備玄壇之法醮。羞薦菲儀。伏望愜幅潛通。吉祥荐集。七政協璣衡之正。不忒不差。四方無枹鼓之鳴。寢昌寢盛。

祈雨大一醮禮文

食爲之命。一穀不登。則飢神感于誠。五經莫重於祭。以予否德。召厥咎徵。自夏以來。久致乾焦之沴。而民何罪。已懷餓殍之憂。茲軫焦勞。未遑宴逸。至誠不息。曾陳祈叩之儀。小信未孚。尙阻汪洋之澤。間雖滋潤。未至渥優。宜高哀籲之誠。期聞聽卑之耳。斯循秘籙。式展精禋。伏望呼召神龍。驅除旱魃。五風十雨。允孚

時若之休。萬廩千廂。終叶年豐之慶。

眞武醮禮文

水位秀氣。金闕眞尊。雲騎神鋒。耀明威於六合。靈符寶誥。贊妙化於九天。越惟眇末之資。佇荷保持之力。篤披精懇。嘗切瞻依。况青陽禊水之辰。是白日升仙之日。爰循祕訣。特展明禋。敢期不息之誠。儻格至立之鑒。佑冲人之未逮。俾躬處休。保景業於彌長。維命不已。

神格殿行天變祈禳靈寶道場兼醮禮文

天不言以喻。蓋指象之甚明。道善貸且成。尙冲靈之可扣。眷惟不穀。叨襲丕基。夙夜以求以思。雖勤於臨政。貌言作肅作乂。未協於叙倫。比聞日御之告災。無奈月行之失度。與熒惑歲星而同舍。不其異乎。入旄頭羽林以交綏。亦可懼也。况金曜之猛怒。逼大微之巍峩。遂卽西蕃。突于大將。觸曰犯居曰守。豈惟械劍之間。漢書注云械函也食不甘寢不安。茲軫履冰之懍。庶憑陰相。終杜禍胎。佇九霄之列眞。敬邀冷馭。集三景之高第。朗詠靈篇。仍峙仙壇。式陳法醮。幸諒傾輸之懇。曲加保佑之私。軌道無差。五緯若連珠而表瑞。戢兵不用。四方如按堵以致寧。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四十

釋道疏祭祝 翰林誥院并

大一醮禮文

初獻文

云云。陟降三台。常處最尊之位。亭毒萬物。潛施不宰之功。敢陳酌潦之儀。佇枉乘風之馭。云云。

亞獻文

反時爲災。天將戒耳。精意以享。神必福之。幸借顧歆。湔消變異。

三獻青詞

變化無方。常善救物。吉凶不僭。職竟由人。苟傾祈叩之誠。卽荷昇矜之賜。以予過舉。召厥咎徵。當盛寒之戒時。有恒燠之爲沴。况雰霧終朝而閉塞。或雨潦連日以侵淫。寔深兢灼之懷。佇借高明之佑。致令陰陽常順。無冬愆夏伏之災。符瑞竝臻。有天降地升之貺。

年交道場兼醮文

窈冥莫測。道無古而無今。消息不停。年有終而有始。念臣微薄。襲位艱難。夙夜憂勤。猶未安於一日。陰陽推代。况欲及於三元。宜憑佑下之私。用集履端之慶。

茲沿仙籙。聿峙法壇。邀羽服之高流。諷琳編之秘蘊。仰惟靈鑒。邁界真麻。頓消未兆之災。若冰將泮。丕擁惟新之福。如日方昇。

順天館天皇堂修理後保安醮禮文

有精甚真。宅玉宸於天上。救物無棄。留瓊館於人間。頃因棟宇之傾頽。尋命工徒而營葺。茲移法仗。有動常居。及力役之方終。揀日辰而還妥。仍陳典祀。祇叩冲麻。庶臨菲薄之儀。曲借顧歆之賜。復真游於華構。既保靈栖。墮寶眷於重霄。益綏多福。

立武門望北郊醮禮文

天生蒸人。意豈欲其勦絕。國有闕政。時或降之旱乾。苟謝過以哀祈。卽應誠而孚佑。顧惟涼薄。叨處崇高。夙夜克勤。雖未遑於假寐。賞刑多濫。動自召於咎徵。迺當盛夏之辰。久苦亢陽之厄。肆投真蔭。庶借陰麻。水德所存。望北郊而稽首。蘋羞可薦。採南澗以展儀。仰冀茫茫。僉歆苾苾。普霑甘澍。使百穀以勃興。大有豐年。致千倉之露積。

大倉行大神醮禮文

天降之咎。靡不由人。神享于誠。常無棄物。敢干聰正。用乞恕矜。念乘衰叔之時。叨荷重艱之寄。憂深慮遠。尙難振起於頽綱。政散民離。是用感傷於和氣。當孟冬之閉塞。有大電之震驚。繼以火祲。焚茲廩實。莫重於穀。忽蕩滅以無遺。雖有

其邦。顧空虛而安恃。是寡人所自召也。彼群俗有何辜焉。茲益戰兢。竊思禳解。聊罄齋明之信。式陳蠲潔之儀。仰冀赤精。曲歆丹懇。炎威自却。蕩聞燒薦之災。露積復崇。允協夢魚之吉。陰陽常順。社稷永寧。

道殿行爲東宮還願醮禮文

初獻文

爲德最盛。潛施善貸之私。無恩不酬。祇奉克禋之禮。庶臨榆席。俯享蘭羞。

亞獻文

爰鍾儲貳。夙陳祈叩之誠。澤降杳冥。果借提撕之賜。肆尋信誓。爰蕝精禋。冀歆悃愾之衷。申錫綏將之慶。

三獻青詞

神明爲道精之極。化無私焉。父子有天性之常。情所篤也。曾叩高真之杳默。仰祈元嗣之康寧。冲蔭所加。果集和倪而善保。齋盟猶在。敢誣靈鑒之孔明。斯按仙科。式陳法事。縹雲階而延佇。想颺馭之格臨。伏望俯允微誠。益紓陰騭。天休滋至。昇百祿之無疆。儲德愈光。遍群生而有賴。

壓火神醮禮文

妖異之興。各因過舉。壓勝之術。唯在宗祈。顧人所資。惟火可畏。順時行令。雖防濫發之萌。失性爲災。尙慮不虞之變。况觀玄象之乖度。殆有赤精之作威。祇陳

菲薄之儀。佇畀保持之力。致令自諸宮宇。永無濡褐之勞。及爾里閭。不見焦頭之救。

上元醮禮文

初獻文

陽管吹灰。適臨既望。陰官奏籍。正屬茲辰。虔峙雲壇。覬迎飈仗。

亞獻文

佑下無私。孰知真宰。朝元紀候。祇展明禋。冀紆歆格之私。僉錫熾昌之慶。

三獻青詞

道常宅於希夷。迎隨不見。神若存於恍惚。禍福無常。念眇眇之資。臨元元之衆。克艱王業。居多夕惕之心。寅奉天威。嘗畏日臨之鑒。况屬群仙之校錄。宜邀上帝之保持。恭按眞科。式嚴淨醮。仰冀冥然之聽。優加惠我之私。擁茨福之方將。永于多享。保蘿圖於可久。展也大成。

先告祝

火鈴交擲。榆席方陳。天遠乎人。猶未徑通於仙陛。神爲之使。庶幾贊降於靈場。

本命醮禮文

初獻文

序紀仲炎。日丁元命。洞酌寔陳於信薦。嬰香可引於眞遊。仰冀冲虛。賜歆芬苾。



亞獻文

辰居其所。默制群生。人本乎天。敢孤洪造。許歆明信。優錫繁禱。

三獻青詞

大道爲陰陽之祖。人所由生。上天司造化之權。工而不宰。眷惟眇質。夙託眞麻。受命無疆。惟休靈承。帝事。俾予從欲。以理簡在上心。茲臨元本之辰。益佇高明之眷。按冲科於三洞。祇葳精禋。邀仙仗於九霄。覬歆薄禮。純誠所格。孚佑遄加。泮渙優遊。保身宮之帖泰。熾昌耆艾。享壽籙之延洪。

南辰解厄醮禮文

道貫三才。幹化樞於天上。神妙萬物。掌生籍於人間。伏念臣位襲投艱。念深防患。常涉四時之遷代。尙無一日之宴安。智微先見之明。問於卜正。孽有可移之理。當者偶人。茲憑汎汎之舟。將付滔滔之水。庶歆嘉薦。僉借眞麻。凡曰災萌。隨東流而不返。俾予壽籙。與南嶽以彌長。

星變祈禳三清醮禮文

初獻文

察珠躔之錯度。慄慄若隕于深。叩玉境以翹誠。洋洋如在其上。虔陳馨祀。佇枉靈遊。

亞獻文

感變而懼。寔深臨谷之心。無安惟危。敢瀝顙天之懇。庶矜誠告。永杜災萌。

三獻青詞

災異譴告。職由刑政之差。寅恭側修。可動神明之鑒。伏念臣當百六之會。據九五之尊。凜臨兆民。雖早服夏書之明訓。協用五紀。顧未孚洪範之彝倫。况今月犯羽林而又守端門。星出輦道而便入河鼓。金惟見晝。木或稼冰。是否德之所招。尙何心而自逸。朝過夕改。苟勤悔責之誠。居高聽卑。奚吝恕矜之賜。諒予哀顙。借以居歆。致令三光明四時和。休徵咸若。百姓樂萬邦悅。協氣橫流。

先告祝

雲間鸞鶴馭。不妨暫降於塵寰。地上蟻虱臣。曷可敷聞於仙陛。庶幾贊導。毋至稽遲。

老人星醮禮文 秋旦行

白藏紀候。適當晷漏之均程。黃大騰輝。可卜壽齡之益算。敢傾卑懇。仰叩聰聞。伏念臣以寡昧之資。據崇高之勢。深思遠慮。雖勤制御之謀。久視長生。須荷照臨之助。載占旦見。彌罄心齋。肅陳酌彼之儀。佇枉冷然之馭。伏望靈光不顯。寶曆增加。俾予冲人。永延洪於慶曆。燕及兆姓。咸漱吮於大和。

大廟告望兼薦新穀祭祀

候三五於高莫。方茲告望。取十千於周稼。兼以薦新。幸諒孝悰。俯加聰享。

老人星祭文

揆景內衡。方紀秋分之候。騰精南極。可占旦見之祥。恭率舊章。寔修明祀。冀借  
歆容之賜。俾延壽考之休。

宜州立石祭祝

神所憑依。有斯石之特立。信可羞薦。酌彼潦以克禋。庶享純誠。益紆陰相。

馬社祭祝

法施於人。俾知乘馬。秋祭于澤。敢怠禮神。宜歆探澗之儀。俾阜在坳之畜。

諸島捉馬祭祝

薄言馴者。有騅駉。將充邦用。于以湘之維錡釜。敢黷神威。庶令奔逸之群。咸入  
繫維之內。

零星祭祝

食爲民命。權係天田。方嘉穀之向成。陳信邇而瀝懇。庶歆誠享。終賜年登。

道誥國師祭祝

研磨戒行。德動於人天。洞朗陰陽。功施於邦國。想高風之猶在。陳明信之可羞。  
仰覲慈靈。儻加聰享。

龍王祭祝 諸處通行

德應乾爻。莫測飛潛之用。律生兌氣。式陳嘉靖之羞。庶枉靈歆。導宣協氣。

簡陵修理次大廟景靈殿告事由祝

竊窀賢妃埋玉僅移於百歲穿窬小盜摸金有及於九泉茲危懼之交懷圖繕完而復舊先陳信薦仰叩聰聞。

憲陵修理同前祭祝

國風寢薄漸無禮法之隄防盜計得行有及祖宗之陵墓方臨繕理敢告因由。壽陵修理次同前祭祝

人之無良值寢園之墮圯我是用嘆興土作以繕完薦此馨嘉佇于安妥。

景陵修理次大廟及景靈殿告事祝

有墮仙寢甚於高廟之盜環將起土功採彼魯溪而薦藻幸加歆諒永蔑虞疑。乾陵修理次松岳及諸神祠告事祝

值坏土之見虧將修先寢備勺觴而潔薦虔告靈祠幸借歆容許詳端緒。

諸神祠祈雪祭祝

葭籥向窮猶歎同雲之澤麥苗就枯將爲嗣歲之艱虔展祀儀敢徼陰佑庶導九立之賜罔稽三白之祥。

王輪寺丈六像出汗祈禳諸祠祝

巋彼寶坊煥然金像淋漓被汗忽彰祲異之徵戰灼在懷祇舉禴禳之典庶歆信薦終滅災萌。

西京諸神祠行重興塔天震祈禳祝

邈矣鳶宮。震茲鴈塔。燁燁電威之所及。九級無遺。茫茫天意之未知。萬心同懼。肆修明祀。遣叩靈關。庶加護攝之私。終杜虞疑之兆。

大廟閏月告望祝

陽餘曰閏。方臨月望之辰。潦酌可羞。聊致時思之祀。庶加明允。以副孝誠。

大倉行百神位謝土祭

天威可畏。降亳社譖譖之災。民命所關。掃周家粟粟之積。爲妖莫甚。何術以禳。徒陳菲薄之儀。敢叩靜柔之鑒。庶歆中信。永杜後艱。

八關日 祖真前動臺告事祝

講此禮文。已致在天之風馭。寓茲機巧。將旋殷地之雷輪。先告端由。庶無驚駭。

大朝臘享兼薦魚祭祝

蜡索萬物。式陳苾苾之差。潛有多魚。兼備莘莘之薦。幸加聰享。以答孝悰。

客使辭退宴景靈殿告事祝

宴以示慈。將餞言歸之客。祭則致敬。先伸敢告之儀。卒事無虞。惟靈所相。

立春藏冰司寒祭祝

取彼堅冰。將藏於凌室。酌茲行潦。祇扣於靈關。庶借陰麻。導宣協氣。

春例諸國師真前祝

種群生之福。爲百世之師。遺影尙存。宛若開堂之日。韶陽載屈。遣陳酌水之羞。道鑒不遙。誠心可享。

轉料發船祭祝

水轉粟曰漕。利涉爲期。神依人而行。靈威可仗。將掛帆而臨發。敢薦藻以告虔。庶賜順風。導依彼岸。

大廟閏月告望祭祝

斗杓斜指。時方紀於積餘。月魄旣盈。禮敢愆於告望。幸歆薄薦。小副克誠。

仲農祭祝

神農

樛木爲耒。肇興耕耨之謀。採蘋盛筐。肅展吉蠲之饗。惟歲之稔。繫神是憑。

后稷

有相之道。始播穀以粒民。可薦於神。斯酌潢而潔祀。宜享齋如之素。謫加貽我之祥。

經行日景靈殿告事祝

儻彼闕庭。將授經以徇路。扣于仙寢。先寓信以陳籛。庶仗祖先之靈。永除疾疫之氣。

秋例社稷祭祝

大社祝

贊天主地。物彙於焉資生。除土立壇。古今所以崇事。屬仲秋之令序。涓上戊之吉辰。祇展薄禋。仰祈大稔。

后土祭祝

作土德之官。利施萬世。候金行之令。祭致一純。潢潦雖微。京坻是望。

大稷祝

食八政之先。孰尸焉者。神五穀之長。其至矣乎。冀歆黍稷之馨。俾遂倉廩之積。

后稷祝

稼穡功高。粒蒸民莫非極。蘋蘩禮薄。有明信可薦神。惟祀是歆。廼農之慶。

冬享大廟七祀祝

饗于祖禰。禮方致於燔毛。邀爾神明。祀特先於薦賢。庶同九廟。益衛三韓。

祈雨望北郊祭祝

地財方長。天澤久愆。况當南火之辰。遭此亢旱。茲致北郊之告。禱于明神。惟冀靈威。僉加聰享。以一雨霑然之賜。慰三農仰止之心。

二度祈雨祭祝

農欲及時。天猶吝澤。惟德不類。廼招旱暵之災。斯民何辜。舉有嗛侵之懼。茲陳信薦。再黷聰聞。幸加甘澍之霑。普潤嘉生之枯槁。

開冰司寒祭祀

桃棘以除。方啓陰寒之室。蘋蘩可薦。敢干聰直之靈。冀借明歆。導宣和氣。

告望大廟兼薦麥櫻桃祭祀

含桃始熟。宿麥初登。方茲告望之辰。兼以薦時之禮。洪惟聰鑒。俯諒孝思。

上辛祈穀圓丘祭祀

上帝祝

上天之載。無聲物資以遂。有國之本。在食人恃而生。方屆上春。用祈嘉穀。非帝之賜。斯民何資。

五帝通行祝

食先入政。將陳孔夙之祈。祭重五經。聊展可羞之信。享茲嘉靖。畀以豐登。

配帝祝

東秩協時。南郊有事。思皇烈祖。功莫大於肇基。克配彼天。禮亦宜於古訓。宜臨侑坐。助介年祥。

誥院述

消災道場疏

踏山出海。巍然繞電之威身。點鐵成金。妙矣靈丹之神呪。一心歸仞。六臂扶持。言念眇冲。夙叨艱大。政未張於琴瑟。動味變通。民方墮於溝坑。罔圖拯濟。紀綱



所素。惟爾滋彰。忽遭赫赫之炎精。大掃陳陳之積廩。萬民生命。一旦寒灰。此尙  
疚於中懷。而未遑於假寐。矧靈臺之觀象。多星度之失躔。熒惑入羽林而逆行。  
大陰與木曜而同舍。未識如茲之譴。終爲何等之祲。旣往之災。雖甘受天威之  
難避。未然之患。庶確憑佛力以逆消。茲扣勝門。覬蒙真蔭。結香泥之界。虔敵梵  
筵。繙玉軸之文。特宣密藏。熏功纔集。慧鑒已通。伏願五緯循常。八風協候。干戈  
韜戢。坐臻萬戶之晏眠。禾稼豐穰。遄復千囷之露積。胡虜絕窺窬之志。邦家延  
悠久之基。

### 大藏經道場疏

躡佛教如一味海。本絕酸甜同異之差。由人情有三種根。故標大小偏圓之別。  
苟冥心而懸解。卽會極以齊駢。念以不良。臨于有衆。夕惕若厲。居無逸豫之心。  
禍生有胎。常戒幾微之漸。尙緣事統之多闕。屢致乾文之示祲。金忽犯於大微。  
木復干於熒惑。寔深兢灼。益切解禳。宜投微妙之門。仰荷慈悲之援。斯沿舊典。  
宏敞熏科。千指繙貫線之文。高張法網。一槌辨拈花之旨。彌漲祖源。甫築功山。  
卽通覺月。伏願災萌不睽。福聚增深。兵革韜藏。中外絕風塵之警。朝廷輯睦。將  
相如水乳之利。

### 同前疏

梵雄始吼而言泉漲。開衆妙門。菩薩嗣唱而教翼張。作大寶藏。浩汗渾涵。則譬

滄溟之包滂百谷。敷揚宣暢。則同甘澍之霑洽四方。但論崇奉之如何。毋慮感通之未速。伏念龔祖宗之遺緒。承廟社之重權。一日罔寧。如馭朽索之懷。萬機易紊。猶理亂絲而棼。頃遭胡寇之橫行。幾致邦基之陵替。繫仰賴多天之助。卽坐臻強敵之摧。如執熟之濯清。民雖小息。若懲沸而吹冷。予尙未安。況聞日御之獻言。連報月行之乖度。或干諸侯之位。或入大微之躔。加又閱陪京馳聞之辭。有大石自移之變。物無脛而行也。必異於常。禍有胎而生焉。曷知其漸。益深戰惕。切計禴禴。須憑最勝之緣。可杜未然之患。恭循舊典。宏敞熏科。扣鑰虬函。振葉脣之微說。拈槌塵席。馳雷舌之高談。所罄獻者我誠。想森陳於聖鏡。伏願災萌永息。福聚彌增。風雨順時。蔑破塊鳴條之異。穀粟盈廩。播崇墉比櫛之謠。羗虜遁藏。邊陲靜謐。

星變消災道場疏

如來旋教。令之輪。身現怒像。神呪熾光明之焰。威服群魔。苟結界以歸心。卽轉災而爲福。伏念乘時板蕩。託位重艱。若抱火厝薪。雖軫思危之念。如膠柱調瑟。莫知通變之機。故制度未得其中。而怨謗多興於下。况經征戰已後。多是瘡痍之餘。民亦勞止。而有甚尾續。國已病焉。而幾至蹠戾。政刑所失。惟異滋彰。近承候史之言。連有彗祲之見。或大陰掩軒轅之度。或流星入羽林之庭。天譴孔明。蓋欲寡人之省寤。予德不類。且將何善以鎮禳。惟茲微密之門。實是神通之印。

竭帑藏而黷祀也。不若借靈丹之力。繕甲兵而嚴守也。不若仗金杵之威。茲闢禁闈。式張覺席。香泥塗地。飾淨範之莊嚴。貝葉開函。厲梵聲而宣振。精衷所格。妙力盪加。伏願六氣順時。五緯軌道。干戈載戢。內奸外侮之自消。刀斗不鳴。東鄙北陲之永靜云云。

西京行天變祈禳毬庭醮禮文

初獻文

在天在地。有象有精。苟誠忱之可通。卽上下之靡間。庶紆格止。俯允齋如。

亞獻文

不知名強爲名。所謂道也。常救物無棄物。其惟神乎。冀諒齋明。僉加保佑。

三獻青詞

政失此變。見彼其若影形。天雖高聽。必卑可交。恍惚伏念。臣忝克艱之位。臨可畏之民。雖摩撫有加。而如視孩兒。若酸鹹失適。而難調衆口。故屢有輿言之聒。亦豈無人怨之嗷嗷。否德所招。咎徵頻作。候星官之行。則多越於常度。觀歲位之居。則適臨於忌方。莫知漸兆之幾微。庶賴杳冥之保衛。倅投翼邑。仰屈羽車。覬垂歆格之私。遙降綏將之福。兵戈自寢。無火焚不戢之憂。社稷彌長。保山固難移之祚。胡虜莫窺於國尾。國語云。邊城謂之國尾。中外得息於民肩。

東京行季年祈禳毬庭醮禮文

初獻文

道本至虛。雖常形之莫詰。神無不在。隨所敬以皆臨。嚮千里而馳誠。覲百靈之枉駕。

亞獻文

羽葆芝軒。枉眞遊於下界。縹牋絳字。訴危懇於重霄。享于克誠。介以繁祉。

三獻青詞

氣判上清下濁。神行乎間。祭致一純二精。應在于邇。伏念臣。嗣承祖統。奄蒞民區。念長轡遠御之謀。痛加勵飾。無大明旁燭之智。動閭幾微。其在朝昏。尙難宴息。陰陽推代。雖關天數之常。晦朔會交。猶戒禍胎之漸。况探言於邃術。當有愆於季年。庶仗眞麻。獲延景祚。爰取杪商之淒節。倅投陪邑之殊庭。祇展法壇。仰迎仙仗。藉茅席地。猶可降於靈眞。酌水獻花。庶俯垂於臨格。伏望僉紆聰享。旋錫純禧。曆服無疆。必等南山之壽。邦家永泰。一如東戶之時。內無犯紀之人。外絕窺邊之虜。

先告祝

自下界而去天。幾萬許步。諒卑誠而降駕。在一頃間。然無四直之靈。孰達九門之路。贊而格止。心固望焉。

上京行毬庭醮禮文

初獻文

靡神不舉。闔上下界以同邀。有信可羞。無厚薄禮之斯責。仰惟風馭。俯降雲壇。

亞獻文

道寥兮若無。迎之不見。神洋乎如在。感而遂通。幸已垂華葆之一臨。冀更許泐觴之申獻。

三獻青詞

天地肇分。於是有神祇之別。陰陽不測。故嘗司禍福之權。苟傾懇倒之誠。尋荷提撕之賜。咨予冲眇。職此艱難。適遭家國之搶攘。頻致羗戎之侵突。雖有金城之險勢。於心猶且慮危。廼遷天府之奧區。其計要將避患。何大敵尙窺於邇境。抑祲星屢見於上穹。是否德所招。自可甘蒙其孽。而愚民何識。忍令同被乎災。如疾在心。維憂用老。思所以善閑之術。凡莫如陰佑之私。况殊庭克祀之儀。是歷代不刪之典。肆循成例。益罄精衷。肅陳潦酌之潔蠲。敬佇飈遊之臨格。冀歆微薄。僉借扶維。致令沴氣旋消。善祥荐至。羗兵自熄。若火滅以無遺。王業中興。如竹苞而益固。璣衡不忒。箕畢常調。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四十終

#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四十一

## 釋道疏

### 爲相府禳丹兵大集神衆道場疏

我佛在大寶坊庭。始演雄詮之微妙。諸神護恒沙國土。蓋因善囑之丁寧。尊閣苟勤。靈麻卽邇。伏念某等。叨荷官榮之越分。略無智識之防微。火將焚家。不早受徙薪之計。虎已入室。方欲施固檻之謀。故令胡羯以乘間。垂逼京師而肆毒。或據食公倉而燒其遺積。或掠娶人女而磔爲僵屍。州郡之丘墟者自西而東。寺宇之灰燼者在十則九。地不拒足。雖甗容山野之狂馳。天固臨頭。必不赦雷霆之顯擊。何假須臾之喘息。尙揚遐邇之腥膻。無可奈何。所難忍視。舉朝廷而同憤。微計策之可施。唯我妙門。超於諸法。若奉寶幃之神藏。宣暢真音。卽令上界之天兵。摧伏強敵。方開熏席。未及且朝。果增士氣之飛揚。快見寇兵之奔遁。自聞捷報。大快衆心。益加歸仰之誠。申啟熏勤之範。伏願神威所助。我虎益張。類三箭之定天山。官軍速捷。無隻輪之返秦國。虜種悉殲。

### 同前攘丹兵天帝釋齋疏

釋王統六天於上界。禍淫福善之無差。我國是四洲之仁方。敬佛歸僧之有漸。如或訴急危之變。忍不垂憐憫之心。憬彼契丹之餘民。臣于女眞者有載。翻如

吠主之犬。叛國橫行。終類失林之麀。舉群狂顧。突來他境。反作我仇。寄人之土而殘人也多。奪人之食而害人是快。雖老嫗弱兒也。殺之無赦。雖孕駒乳犢也。屠之無遺。或燒殘佛寺而皆委於燼灰。或破壞梵書而至投於溷廁。斯謂獸之心也。夫豈人之情歟。以如此之凶殘。似不保於頃刻。何苟延於歲律。而屢抗於官軍。然災不妄生。人所自召。無奈群臣之積孽。致茲大寇之肆淫。宜各省愆以圖弭禍。過勿憚改。苟勤悔責之心。孽猶可遠。儻有杳冥之助。是用收文虎之月俸。備晨夕之齋廚。仰扣綿臺。特嚴雲供。伏願仗神威之助。增士氣之揚。王師所臨。如疾雷之震地。虜種自熄。猶燿火之投河。

同前六丁神醮禮文

分上下於紫微。號稱六將。輔左右於玄武。力敵萬兵。苟以誠祈。卽蒙應速。彼胡雛之種。本獠犬之孫。奈緣厥土之失憑。闖入我邦而行掠。此特盜之巨者。豈是國之敵歟。然狼顧之民習。已成於吞曠。抑烏合之衆力。能扇於翼張。巨東北皆爲所屠。自古今未見如此。伏念某等。忝經邦之任。無濟難之才。槌胷仰嗟。徒極焦勞之思。聚首環顧。莫論制禦之謀。雖云國厄之所鍾。亦出吾儕之無狀。唯我神明之化。行於恍惚之間。搖大地不爲之難。移五岳不爲之重。矧茲頑寇。不足煩怒電之費鞭。暫借靈符。尙可掃腥涎之滿地。肆叢衷懇。式展明禋。庶歆潦酌之誠。遄降騰馳之助。致令士心益固。賊氣自摧。冬月未終。傾穴巢而盡掃。春風

纔動振鼓吹而言旋。

又丹兵祈禳帝釋道場文

除人之害雖佛亦容頑戎加殘物之凶無若今之尤甚釋帝有降魔之力移諸此也非難宜蠹哀叫之聲仰聒至明之聽伏念某等庸虛忝位輔相無能屢遭氈毳之侵陵既難制禦雖有金湯之險固尙且兢危由此遷僻地之榛荒自我失神州之綺麗歷世都邑一朝丘墟猶不爲之耻焉蓋欲避其難耳何醜徒之踵至遍外境以橫行京師若一身也雖幸免於毒牙郡縣乃四支也無奈委於饑吻未聞皮剝而毛之能傅豈有唇亡而齒得不寒如予三事之臣終不可安然忍視捨我六天之主又於何訴此危悚斯扣靈麻寔張覺席仰綿臺而歌詠聖號繙貝牒而讀宣秘文茲一七日之熏功儻格他鑒彼百千帳之獷種卽爲我擒伏願仗大神通添新氣力列郡併力掃羣虜之羶腥疲民息肩致庶邦之寧靜。

爲晉康公重修順天寺慶讚華嚴章疏法席疏

我佛申右手而作一寺舊範猶存祖師依旁行而演十玄群疑自落苟勒弘暢卽格感通有古精藍閱年幾紀山鍾秀異本國家奉福之場地接清幽宜龍象栖真之所然屋宇甚庫而未合壯觀抑椽椽漸古而已不堪支如吾官重而祿豐忍不爲創雖至歲敫而日圯其誰有修載加土木之功更賁奩輪之美重檐



鱗疊高棟翬飛。至若幢幡鍾磬之莊嚴。與夫丹雘漆髹之彩飾。種種皆具。一一可觀。及當畢務之初。將舉落成之典。高張狻座。廣集鵬者。剋五十日之法筵。談八九會之玄旨。微言袞袞。如巨壑之傾波。曠解迢迢。若高山之熠日。音聲作供。眞實是香。苟毫許之營爲。得瞥頃之感契。伏願 聖上陛下。嚮箕疇之五福。坐擁太平。等竺室之萬籌。茂延遐壽。五兵火戢。四海波恬。

同前寺藥師如來點眼疏

歷殃伽沙而有界。淨若瑠璃。噫藥師佛之放光。過於日月。冥心卽契。非色可求。然凡眼例須於寓形。况本經又說以造像。如能捨金銀而用飾。不猶愈指爪之戲成。伏念某。謬荷聖知。叨司國柄。顧沐恩於頂踵。良不可任。苟有補於髮毫。庶幾自効。創茲北麓之古寺。邀以東方之睟容。罄露檀誠。點開蓮眼。八十種之眞相。舉目想觀。十二願之洪慈。轉頭斯應。伏願 聖上陛下。德與五帝而六。業擁無疆。嶽呼萬歲者三。壽延難老。三邊臥鼓。四海迓衡。

崔相國攘丹兵畫觀音點眼疏

晉康公元嗣也此下十  
九首皆相國所請代作

聖智難思。衆生所倚。若以千手千眼之方便。權示梵威。雖云萬馬萬步之精強。卽爲我虜。嗟彼戎羯。擾吾封疆。流腥臭之淫夷者。自北自東。被毒牙之吞噬者。無老無幼。原其迹素。縱天資虐戾之使然。省厥因由。亦國政陵夷之所自。宜其懺悔。弭此禍殃。若弟子者。處論思之司。無守禦之計。捨幣禱神。兮神莫顯應。泣

血號天兮天若不聞。勢已垂窮。計將安出。謹案大悲陁羅尼神呪經云。若患難之方起。有怨敵之來侵。疾疫流行。鬼魔耗亂。當造大悲之像。悉傾至敬之心。幢蓋莊嚴。香花供養。則舉彼敵而自伏。致諸難之頓消。奉此遺言。如承親囑。玆倩丹青之手。用摹水月之容。吁哉繪事之工。肖我白衣之相。罄披霞懇。仰點蓮眸。伏願過借丕麻。仍加妙力。如至仁廣大。憚令醜類以盡。劉以無畏神通。俾反舊巢而自却。

同前願請說禪文

明鏡誠懸。應形皆現。洪鐘虛受。有扣斯鳴。敢奉忱詞。覬垂曠聽。切以迦葉微笑。傳密印於靈山。達摩默求。耀祖燈於震旦。或正脈之相續。或橫枝之旁分。其爲旨也。不立文字。而直趣真源。其爲宗也。不踐階梯。而徑登覺地。得之在我。悟不由他。苟除一念之妄緣。卽見自家之本分。比如雲糊天而月暗。雲去則月明。風動水而波生。風息而波靜。然不有指南之達識。曷易窮向上之玄宗。恭惟某禪師丈下。當來金色如來。現世肉身菩薩。真心虛靜。元無一物之礙膺。道貌孤高。不待五峯之秀骨。允合人天之傾慕。豈惟徒衆之叅承。遊方無去住之機。浮雲其迹也。傳法任淺深之器。甘露以充之。伏念某。端遇昌期。早叨華秩。顧此丘山之荷。一日難忘。作何塵露之緣。萬分有補。惟此頓門之藏。實爲正法之原。由是有奉崇之心。慨然懷興復之志。凡營佛事。必演禪論。敢特峙於貌床。請暫揮於

犀柄。伏望俯循哀懇。一振微音。俾虜群而遁逃。措國步於帖泰。實弟子之願也。同前願神衆法席一七日疏

佛應如朗月之在天。炤通世界。神威若大山之壓卵。摧伏魔軍。彼契丹之民。本獯狁之種。叛離厥國。翻如失穴之蠶。侵突我邦。奈作磨牙之虎。因釋憾而來犯。隣疆者。古或有矣。其無故而公行他境者。吾未聞之。或殘其州落而鞠爲丘墟。或焚其寺宇而化爲煨燼。所營罪惡。當速就於顯誅。何久稽延。猶未悛於穢行。幽明共怒。中外同憂。某以凡庸之才。搃文虎之任。既未能借筋君前而助陳方略。又未得請纓闕下而羈致酋豪。不唯泚頽而忸怩。亦且鼓心而歎息。願投梵蔭。仰借靈麻。陳檀席於私廬。集桑門之上士。精勤亦至。懺悔良多。伏願借八部之威。助三軍之氣。俾虜敵腥羶之類。滅蜂毒之殲夷。及國民附染之徒。變鴛音而服順。

### 同前禪會請說禪文

佛是心心卽是佛。斯爲無上之宗。人弘道道非弘人。須藉指南之辯。自忘輕觸。貪沐餘滋。恭惟某禪師丈下。雪竇前身。曹溪老手。閑雲出岵。涉浮世以來遊。明鏡無塵。照靈臺之本淨。學者擬高山仰止。教焉如時雨化之。不惟慧解之疏通。搜探道奧。抑亦口音之洪暢。悅可人心。凡聞杭舌之談。如聽瑠喉之說。伏念弟子。本無遠識。叨據重權。上不能以變理陰陽。下不能以拊循民庶。群情涵涵。衆

謗嗷嗷。強隣頑獷之人。往來絡繹。列曜著明之象。陵守連仍。未知睽兆之何如。深軫憂勞之罔極。惟是心法。足却兵災。宜拜叩於法王。請弘揚於佛海。伏惟云云。廓迴大度。無拒哀祈。弄微音於無孔笛中。彈雅曲於勿絃琴上。快宣秘蘊。大豁群心。

禪會請說禪文

佛印西來。禪乘東轉。雖心心相照。自然絕語離言。若祖祖不宣。誰肯上堂舉話。仰祈宗匠。略啓玄源。恭惟禪師丈下。法器泓深。家風清淡。道存乎默。未曾鼓動於機關。時或有言。無奈震驚於天地。伏念弟子。才非輪翮。職摠璣衡。欲維持世季之陵夷。常耗竭愚心而計較。唯梵力是荷。必延松麓之靈基。顧法門雖多。確倚曹溪之正眼。况今上天之變異也。無言喻意。頑敵之往來也。如疾在心。益憑向上之宗。期杜未然之患。盛張香範。大集衲僧。如予微願之必圓。都在洪音之一下。伏望勿惜一槌之伎倆。極談五葉之根源。普潤群倫。一如祈望。

同前請說禪文

宗乘密旨。雖離說而寂空。祖海深源。必待人而弘暢。敢敷危懇。請下微音。恭惟某禪師丈下。天資疏通。道韻澄朗。望高當世。想瞻天上之景星。化潤群生。出作人間之時雨。某以妄庸之品。都宰輔之司。冒寵叨榮。心如臨谷。念時憂國。脇不沾床。尚乏廟謀。圖寧國體。唯託南宗無上之法。期臻東戶大平之時。爰罄三依。

佇聞一話。伏望曲紆大度。俯循哀祈。廓宣哀哀之談。豁破懸懸之望。

廣明寺禪會設齋請說禪文

心珠密授。雖曰無言可言。祖月猶圓。不妨將指而指。恭惟泐潭的嗣。荷澤高風。雪鶴清癯。動喉聞天之響。金毛奮迅。輒嗥震地之聲。今國家敬眼藏之眞乘。敵譚筵於梵宇。願如愚輩。素嚮宗風。斯營一日之緣。庶有萬分之補。仰干碧眼。乞指玄源。伏望母拒誠祈。高升寶座。振大音而如鍾斯吼。暢一滴而如海斯傾。掃胡虜之窺窬。致干戈之韜戢。則是國之幸。民之福。愚之望也。

廣濟寺安宅法席疏

瞿曇氏廣演之。衆經孰非四辯。離車子請聞之。妙說能鎮八神。苟以十善齋戒而奉持。有何一切土地之罣導。出於本經緬惟聖祖。崇此法門。探道誥之秘言。開廣濟之精宇。俾揚寶藏。永作恒規。迨後世而弛心。反先王之發意。佛慈尙可。天鑒何如。伏念弟子。本乏奇籌。但憑慧蔭。願嘗致丹兵之易熄。亦莫非梵力之所加。今者星宿之行。屢變於乾象。陰陽之忌。垂邇於甲年。庶仗仁麻。逆防災漸。因締平生之至願。俾揚上件之眞乘。雖踐舊儀。痛傾深懇。自今日敬止已後。囑有司行之益精。伏願借善濟之私。杜未萌之患。蔑四時五行之禁忌。百福是道。致六府三事之和修。九功惟叙。戎菴遠遁。宗社寢寧。

龍寶院新創慶讚疏

興大利不必舊規。貴能適變。理古寺猶得梵福。况迺創新。眷上都之邇畿。有南壤之要會。其距民居也最屬。故爲賊種之常栖。凡馬馱人負之所輸。皆國用家資之攸仰。備經山水。邈自遠來。垂蹈京師。反爲他有。非惟物之見掠。甚則人亦被戕。聞之大嗟。思所可救。宜開僧院。使不絕於人煙。鎮作福場。亦得依於佛蔭。與善知識。發大願。懽。既崇鱗屋而處以釋流。申納膏田而充其歲費。麗之聚落。備厥使令。功皆出於私營。力不借於官辦。方其已事。將以落成。謂精覈盧舍那之淨根。凡莫如李長者之英論。先此會而雖已繙於九件。本所期者欲連講於十番。所邀皆南地之名僧。數盈一百。以此演圓通之正法。利洽大千。繫茲勝因。格彼明鑒。伏願邦基定鼎。聖算後天。公私殷阜。而路不拾遺。中外寧謐。而民未識戰。

## 普濟寺行五百聖殿祈雨文

天機萬變。旱乾由謫罰而生。聖力一廻。雲雨乃須臾之頃。自仲春而至夏。致亢陽之爲災。日流金而甚於火爍。苗仆塊而如以湯焦。若今日之間。莫致九霄之澤。卽甫田之上。便無一畝之收。人所死生。勢在朝夕。如有罪者。蒙之尙可。於無辜也。及則奈何。是皆由宰相之積愆。其忍啜膳羞而安坐。禱神明而靡答。出囚繫而無功。計雖已窮。心復自忖。不若投大雲之蔭。於以乞甘澍之霑。捨百人半月之糧。特營信施。用一鉢數升之例。各展香羞。庶以我之膏粱。換作民之膚肉。

至誠所格。妙鑒必通。伏願霽一日之滂沱。滋濡赤地。致九農之豐稔。救活蒼生。」  
興天寺法會疏

十玄妙旨。日先炤於高山。四事熏功。津輒流於甘蔗。念社稷民安寧之本。關佛法僧護攝之慈。矧茲三聖之靈編。實是一乘之圓教。演揚無斁。霑潤叵涯。故自椒闈肇廻於願轂。俾投蘭若。方展於覺場。凡諸檀越之營齋。摠爲縣官而奉福。若弟子叨國相者既久。荷主恩之亦多。所乏非財。發乎心則便辦。孰居斯地。見其義而不爲。爰捨家貲。悉嚴梵供。披文句之奧蘊。際理事之交融。所締勝因。卽通他鑒。伏願邦君享大平之慶。國母膺難老之休。珠躔順常。莫現蒼天之譴告。膏澤應候。盪滋赤地之嘆乾。

甲午年談禪日齋疏

昔達摩得師子比丘之默傳。耀佛燈於中土。我藝祖因如哲大王之密諭。輟禪軌於三韓。有國綿遠而式克至今。以予忖度。則靡不由此。洪延後代。益暢眞風。某乘國家版蕩之時。據宰相論思之地。隣敵之偵諜不絕。乾文之變異滋彰。顧無廟算之堪施。唯倚宗乘而爲固。在平日願爲弟子。尙欲扶祖月之重輪。况官家敝此譚筵。得不措功山之一簣。肆傾私帑。寔葦熏科。彼九山濟濟之衲流。皆五葉承承之的嗣。交騰槌棒。互辨風幡。熏然四事之儀。格彼多天之鑒。伏願皇圖鞏固。國步寧康。內無動草之驚。外蔑飛塵之警。

王輪寺神衆法席日齋疏

佛智莊嚴。彌滿虛空而無導。神行奮迅。動搖山岳以非難。念彼丹民。生從白狄。本惟不義之俗。穢惡甚於諸戎。今舉無名之兵。橫行入于我境。或侵陵州落。而以此爲樂。或焚敗寺宇。而略無所疑。以犬羊而着冠。類虎狼之擇肉。無老稚而皆殺。自開闢以未聞。其罪則天地所不容。其惡則幽明所共怒。何就誅之稽緩。而曠日以侵淫。是天所然。豈人爲也。某適此家邦之多難。叨干祿位之過豐。欲手執干戈。顧無拳勇之敵衆。但坐安床褥。將何面目以見人。夙夜憂勞。俯仰慙愧。今國家。佇蒙梵力。坐服凶胡。召高士於名山。敝法筵於福地。念衆眞之威號。嚴四事之熏科。勤亦至焉。施不細矣。見此無遮之勝會。誰無隨喜之善心。況弟子。早罄至誠。痛自依於佛蔭。今聞能事。盍助築於功山。悉倒私貲。式嚴淨範。區區之懇。一一而詳。伏願仗神天之威。增士卒之氣。軍聲益震。若擊電之殷高山。虜種自消。如片蓬之入大火。凡害于國。寧丁我躬。

昌福寺冬安居楞嚴法席疏

廣長舌一音之說。皆出演眞。光明頂萬行之門。獨稱了義。心苟敬止。福可涯哉。伏念某。謬居鈞軸之司。亮乏絲毫之補。但憑梵力。圖築邦基。凡禮精修之衲流。有如親炙於佛面。當遊學四方。則任爾一節之浪迹。及閱過三冬。則不妨丈室之安身。故於京輦之精廬。處以山門之開士。幸可人之皆集。宜何法之堪揚。唯



是妙蓮花歟。實發紫金聚者。微言甫釋。本覺自明。擬受如來伸臂之摩。立祛演若迷頭之怖。片緣才集。覺應匪遙。伏願災沴頓消。吉祥荐至。聖算後天而益久。民居按堵而無虞。

### 占察會疏

彼焉此焉。衆生着輪迴之聚。九者八者。菩薩開津濟之門。苟能精祈。誰不利涉。伏念某。崇真有素。拯溺爲先。公未忘三界之迷倫。尙淹苦海。私亦念六親之近屬。或滯重泉。擬種善根。小營冥福。投蕭寺側金之地。講真公擲簡之儀。梵唱雷宏。眞香雲布。牛雖賤畜而猶或垂淚。人本靈物而得不迴心。伏願先亡父母六親等。湍沐清冷。頓離熱惱。過一子地。自成正覺之身。升九品臺。親覩如來之相。及毛道隨風之類。到金繩作界之鄉。

### 仁王及金經法席疏

金鼓中理懺事懺之音。最爲微妙。寶蓮上人空法空之說。叵可言思。十音所揚。千界同震。某以蕞爾之質。據巍然之司。頃遭丹寇之屢侵。憤莫如此。雖集人謀而博議。計無奈何。謂一憑梵力之神通。卽萬倍強兵之猛銳。况經王是救世之良藥。而佛母乃護國之勝門。蓋暢眞源。坐消醜種。故致誠而歸功。期趁歲以演宣。今茲戎虜之遄還。蓋亦神通之所及。其爲信奉。顧與舊以彌加。凡所設施。宜以精而不苟。悉傾私帑。大啟熏筵。執玉軸者指千。旣盈乎百座。禮金身則心一。

已格於六天。伏願災沴不生。禎祥沓至。夷狄絕窺竄之望。形滅影消。邦家膺悠久之基。根深蒂固。

請說禪文

祖師證傳心印。不嫌口印之兼開。衆生熏練性根。必自耳根之先受。敢披霞懇。佇聽玉音。恭惟某師丈下。逸翮橫天。脩鱗透網。大韶希用。雖機括之暫收。老手猶存。遇標的則輒發。矧國步方艱之會。是法王痛救之時。伏望許據高床。略開秘藏。當門劔下。截斷未兆之災。無孔笛中。吹出太平之曲。

捨子削髮齋疏

三身應供。巨人天所其歸依。四姓出家。由父母先割慈愛。蓋弘願海。同種善根。伏念某。偶落因緣。一從婚宦。雖自少傾翹於內教。固無路洒掃於梵門。徒思出世之方。莫識息機之漸。身既爲冠帶之束。若此勞生。子則是骨肉所分。可令代己。捨予愛息。就彼戒壇。鬚逐剪刀而煙雲空。肩披新衲而山水出。一叅弟子。永誓多生。仍張四事之熏科。姑露一心之精懇。伏願仁風廣扇。慧蔭旁加。邦基如山固而不搖。王業若瓜綿而可久。次願先亡父母。親受大悲之別出。六聚輪。得成正覺之身遊。一眞界。凡沉苦海。共倚慈航。

靈通寺修補大藏披覽疏

一音演法。開衆妙之門。萬軸盈函。號最大之寶。由其創本之不易。亦於補廢也。

可嘉。伏念云云。夙託眞麻。庶裨王化。凡佛事有可得辦。期吾生無所不爲。彼坎地之伽藍。有竺經之俱舍。邈矣歲季之寢遠。惜乎部秩之多遺。紛綸焉若雲之分。散頓焉如絲之亂。自聞斯事。嘗語於心。天之虧有鍊石可補之因。日之側有揮戈可迴之理。矧茲身力之所及。何惜功勤而不營。尋發露於精虔。悉緝修於逸漏。韜珠更映。缺月重盈。方能事之甫周。邀悟流而是閱。千指繡轉。六種震驚。伏願聖德增暉。播四方之歌詠。皇綱更紐。無一事之闕遺。下至群生。安如再活。

歸正寺住持行圓覺法會疏

說法沿機。皆出瞿曇之妙諦。迴光見性。莫如圓覺之勝門。伏念假浮屠之形。通齊民之賦。無功無德。何以利吾國家。不耨不耕。甚矣賊夫糧食。念東海三韓之有國。自西漢五鳳之立元。寢及大祖統壹以還。合爲千百餘載。常與北狄戰爭相殺。死者幾億萬人。若丁亥戊子之尋戈。與庚戌癸巳之寇境。載冊如昨。使人寒心。况近者遼彼戎胡。入吾封域。彼俗之見斃者。峙如京觀。我民之被戕者。積若亂麻。此皆宿劫之冤術。恒轉多生而酬酢。邊境之版蕩。由此而生。邦家之繹騷。自茲而作。不有因緣之解釋。其爲封執也何窮。雖吾無賴之徒。不忍坐觀其事。有如叅政相國崔公。一國之安危攸繫。萬人之倚注所歸。公寧則十國皆寧。公壽則萬人皆壽。宜託有爲之報。仰祈難老之休。是用指佛日而齋盟。轉願輪之莫大。即於精舍。展此熏筵。廓宣空寂之詮。覬荷慈悲之援。伏願我 聖上陞

下。賴多天之保護。爲世尤長。擁列域之輯寧。與民同慶。伏願叅政相國崔公。作時元鼎。爲國大山。鎮世安民。享郭汾陽之富貴。延年益算。將衛虎公之康強。次願代代戰亡員將士卒等。永釋宿含。反觀本覺。拋報身於毛道。覩梵相於蓮臺。

# 李相國集跋尾

嗣孫益培言祖文順公全集四十一卷後集十二卷年譜一軸行于世者尙矣多有訛舛脫漏之處今者分司都監雕海藏告畢之暇奉勅鏤板予幸守比郡以家藏一本讐校流通耳。

辛亥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校勘河東郡監務管句學事將仕郎良醞令李益培

錄事將仕郎軍器注簿同正張世候

錄事將仕郎軍器注簿同正洪湜

副使晉州牧副使兵馬幹轄試尙書工部侍郎全光宰

## 東國李相國全集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序

嗣子涵謹言大人平生所著多矣然本不收蓄又爲人取去不還或焚棄之前集  
有焚稿詩僅存十之二三故難於編綴凡大人所嘗遊踐儒家釋院及交遊士大夫  
間無不搜覓得詩文凡若干首分爲四十一卷編成前集侍郎李需序之集成  
之後又得遺逸及近所著古律詩八百四十七首雜文五十首成後集十二卷  
噫脫不幸不傳于世亦足爲一門子姓傳家之寶矣大人初登第時嘗與四五  
同年將遊通濟院聯鞍唱和公詩一句云塞驢影裡碧山晚斷鴈聲中紅樹秋  
四韻失三句聞此詩流入于宋大爲其宰相所賞此少年時所賦特一首耳其賞如  
此况得見全集乎又代琴學士讓官表云昔也帶雙學士有譏越分者幾人今  
則兼三大夫將復置賢於何地此亦人所愛誦而皆不得全篇以附于此是一  
恨也由此觀之其遺珠漏玉之不見者非止此而已矣時辛丑十二月日知洪  
州事副使兼勸農使管句學事將仕郎尙食奉御涵謹序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一

古律詩一百五首

醉西施芍藥

好箇嬌饒百媚姿。人言此是醉西施。露葩敲倒風擡舉。恰似吳宮起舞時。

松花

松公猶不負春芳。強自敷花色淡黃。堪笑貞心時或撓。却將金粉爲人粧。

江南逢故人

到處得逢新進易。異鄉相見故人難。別來多少添華皓。各將霜鬢仔細看。

竹筍

問渠端有干霄意。何事橫穿壁罅生。速削琅玕高百尺。免教饑客日求烹。

寓天磨山有作

予辛亥年久寄此山至自稱白雲居士時有此作

世人但取山崔嵬。迺以天磨而號之。爾雖高高千萬仞。天可磨耶義不宜。媯皇五色石。鍊之補天虧。天虧尙可補。豈肯相磨爲。天下有山豈遁象。改曰遁巖何所疑。我今來遁是亦晚。二陰寢長今方知。

山夕詠井中月二首

漣漪碧井碧巖隈。新月娟娟正印來。汲去瓶中猶半影。恐將金鏡半分廻。

山僧貪月色。并汲一瓶中。到寺方應覺。瓶傾月亦空。

尋觀靜寺

飛禽影落澄潭底。歸馬聲喧綠樹間。過却前山疑有寺。前山過了又前山。

送之上人還山乞詩

江山清勝招君去。天地寬閑放我嬉。想爾觀空方默坐。是予顛倒醉狂時。

違心詩戲作

人間細事亦參差。動輒違心莫適宜。盛歲家貧妻尙侮。殘年祿厚妓將追。雨霖多是出遊日。天霽皆吾閑坐時。腹飽輟飡逢美肉。喉瘡忌飲遇深卮。儲珍賤售市高價。宿疾方痊隣有醫。碎小不諧猶類此。楊州駕鶴況堪期。

贈希禪師

相逢未及問寒溫。笑道狂奴舊態存。予於天壽方丈常一別五年無限思。請看醉狂師今戲之。

雙鬢雪初繁。

代農夫吟二首

帶雨鋤禾伏畝中。形容醜黑豈人容。王孫公子休輕侮。富貴豪奢出自儂。新穀青青猶在畝。縣胥官吏已徵租。力耕富國關吾輩。何苦相侵剝及膚。

花酒

酒爲詩羽翼。花是妓精神。今日幸雙值。升天同貴人。



路傍二詠

大樹

好是炎天憇。宜於急雨遮。清陰一傘許。爲貺亦云多。

寒泉

南北行人渴。寒漿當路傍。勺泉能潤國。再拜廼堪嘗。

折花吟

折得花枝作酒籌。花枝未盡人先醉。請君留却最繁叢。客惡何妨明日至。必須  
滿插窮歡遊。然後送春無歎意。爲問花心亦肯無。慎勿負期輕墮地。君不見貴  
人園苑惜花深。雨惡風顛那忍視。

七月十三日與全朴兩君夜飲甥塔鄭柔家翫月聯句

不期逢此夕。何必待中秋。全未滿今宵鏡。全伸昨夜鉤。李彗星驚已滅。織靄喜  
初收。朴驚起鵲飛樹。朗吟人倚樓。鄭有窓渾似晝。無隙得成幽。李雲駛疑同鷺。  
天澄似共流。李素輪看欲挽。清景掬還休。朴賞久盃頻倒。哦高筆屢抽。全逢陬  
輝易碎。當午影應留。鄭想借銀橋入。期將玉斧修。李桂高誰可折。藥秘不容偷。  
李賦詠同千古。嬋妍共九州。鄭難禁韓隴笛。堪棹剡溪舟。全螢焰無由見。蛩聲  
不耐愁。朴但勤行酒令。不用問更籌。李八月三五夜。重來肯許不。李  
是日次韻全君有作兼贈朴君

堅金硬鐵有時融。君我交情萬古同。三友已成頭腹尾。死生憂樂一身中。

論詩

作詩尤所難。語意得雙美。含蓄意苟深。咀嚼味愈粹。意立語不圓。澁莫行其意。就中所可後。雕刻華艷耳。華艷豈必排。頗亦費精思。攬華遺其實。所以失詩旨。邇來作者輩。不思風雅義。外飾假丹青。求中一時嗜。意本得於天。難可率爾致。自揣得之難。因之事綺靡。以此眩諸人。欲掩意所匱。此俗寢已成。斯文垂墮地。李杜不復生。誰與辨真僞。我欲築頽基。無人助一簣。誦詩三百篇。何處補諷刺。自行亦云可。孤唱人必戲。

借名勸酒

爲引詩天子。方斟酒聖人。花王含笑勸。鷺友唱歌頻。還債錢兄在。留歡燈婢親。竹君扶路返。秉燭月娥新。

謙上人觀虛軒

礙則有所見。虛則復何觀。我初觀軒銘。於意謂未安。詰師所以名。此名不可刪。山河本無形。未識初造端。苟能循其本。復於空可還。空本合天地。剖判迺爲間。還以實相觀。天地卽一般。心觀不以目。何廓亦何關。妙一所獨知。凡觀安可干。

詩樂

樂讀作音

詩筵賡唱玉交鳴。大勝金絲迭奏聲。世俗不知真樂在。徒稱嘯月冷書生。

酒樂

手拍肩搖拊髀多。跳成舞節叫成歌。此身自有天生樂。不用笙簫更倩他。  
慰高生下第

文場得失正如碁。一敗寧無大勝時。莫我月娥分桂盡。明年那欠贈君枝。  
謝友人携榼見訪

展展眉嚙全係酒。眼青眼白摠由人。蒙君挈榼來相訪。眼已迴青眉破嚙。  
嚴子陵

故人飛上九霄重。一作故人天喚與同眠禁密中。一箇狂奴猶舊態。如何玄象  
動蒼穹。上化爲龍

林秀才求金錢花移栽

金剪圓錢發此花。天工用意一何多。爾名未合生吾宅。好去人間富貴家。

酒旆二首

春風斜拂酒旗青。一望猶寬渴飲情。無賴垂楊搖眩綠。不教詩眼見分明。  
但將百萬錢相擲。豈問青帘得見不。天上酒旗猶傍柳。綠楊相映亦風流。

暮春病起二首

林鷲初至如新婦。巢鷺重來似故人。景物漸佳堪翫惜。病中虛度百花春。  
病中虛度百花紅。病起方驚一夢空。唯有薔薇餘數萼。尙能嬌笑慰衰翁。

二誠詩贈友人

予以燕伐燕。酒色誠親友。蠱人莫若色。毒人莫如酒。丈夫貴齋身。子可割斷不。答云君之言。百不中吾意。與其薄味生。孰若快意死。人生要有死。但存先後耳。母謂生可娛。焉知死亦如。苟謂生甚勞。死逸迺良圖。何必要其生。枯槁守一軀。子言與吾左。孰得孰失歟。酒色人所嗜。必以我言迂。

路上棄兒

虎狼雖虐不傷雛。何嫗將兒棄道途。今歲稍穰非乏食。也應新嫁媚於夫。若曰今年稍歉飢。提孩能喫幾多匙。母兒一朝成讐敵。世薄民漓已可知。

江上月夜望客舟

官人閑捻笛橫吹。蒲蓆凌風走似飛。天上月輪天下共。自疑私載一船歸。

聞批職僧犯戒被刑以詩戲之

勿論髮在與頭鬚。好色人心摠一般。不有如來神呪力。摩登既已誤阿難。此髡謀拙被人擒。國令何曾一一尋。任遣生雛皆壯大。盡驅南方力耕深。

嘲李道士

道根未熟骨猶臆。浪逐吾儕放酒顛。莫把鼎丹誇向我。詩人自古盡神仙。

與友人飲有僧乞詩

破除萬事千杯酒。話盡交情一點燈。飲劇言酣無小暇。咄哉還有乞詩僧。

代別美人

不問儂歸幾日迴。謾牽衫袖重徘徊。千行玉淚休多費。作雨時時入夢來。

頌赦日偶吟

何事平人反不平。雞竿赦下欠吾名。若教恩及含毫士。面試歌詞賜一觥。

訪嚴師

此師稀置酒見我必置故以詩止之

我今訪山家。飲酒本非意。每來設飲筵。顏厚得無泚。僧格所自高。唯是茗飲耳。

好將蒙頂芽。煎却惠山水。一甌輒一話。漸入立立旨。此樂信清淡。何必昏昏醉。

元日朝會退來有感

時為千牛將軍

久貪名利夢方酣。未去田園面自慙。白首猶居百寮尾。藍衫木板趁朝參。

冷鞍敲鐙着鞭忙。雙闕相望尚杳茫。長嘯歸田應不餒。一年耕得一年糧。

雪中訪金大年留飲

耄老渾無辨。陰晴不復占。出門逢雪作。行路犯晨嚴。箭激風過耳。花繁凍合髯。

不知飄翠帽。何暇望青帘。賴有君家在。都無惡客嫌。語方成款款。飲漸至厭厭。

才迫寒飢逼。俄遭醉飽兼。留髡能不感。冰滑足難黏。

苦寒

冰上寒風生一敵。雪中暖酒直千金。明年三伏流金暑。慎勿輕忘此日心。

元日戲作

身上平生閱過年。不知堆積在何邊。假如貯作囊中算。一一窮探反却天。

過故奇相國林泉

他今爲有

相公會此日開筵。一擲青錢僅百千。爲問華堂誰幻出。不如茅榭舊天然。茅公架

於池上環坐飲酒可愛今以華屋換之

金釵零落歸何處。珠履參羅記昔年。我亦當時陪飲客。白頭重過淚如泉。

病後飲席贈妓

酒能鼓舞狂吟興。藥解飛騰久病身。誰更將春供老眼。似花含笑玉顏人。

次韻全履之遊安和寺

絕景無窮才有限。山川入我苦吟中。羨君頃刻摹千狀。豈是詩翁迺畫翁。

示諸子

子若篤親天不知。醴泉芝草何生地。百家千史行自窮。先誦孝經深得旨。

續夢中作并序

乙亥三月日。夢遊深山。迷路至一洞。樓臺明麗頗異。問傍人云。是何處也。曰。仙女臺也。俄有美女六七人。開戶出迎入座。苦請詩。予卽唱云。路入玉臺呀碧戶。翠娥仙女出相迎。女等頗不肯之。予雖未知其故。遽改曰。明眸皓齒笑相迎。始識仙娥亦世情。女等請續下句。予讓於女等。有一女續之云。不是世情能到我。爲憐才子異於常。予曰。神仙亦誤押韻耶。遂拍手大

笑。因破夢追續之。

明眸皓齒笑相迎。始識仙娥亦世情。一句才成驚破夢。故留餘債約尋盟。

初帶犀作

望汝知幾日。乘時到此身。瞻前無別樣。耀後爲他人。眼惜斑文背。腰旋皂革頻。連逢下馬客。始覺異常倫。

七月三日詠風

間關難逢六月天。入秋三日斗淒然。隣家童子渾多事。喜向長空送紙鳶。

詠菊

春風三月百花紅。不及秋天菊一叢。芳艷耐寒猶可愛。殷勤更入酒盃中。耐霜猶足勝春紅。閱過三秋不去叢。獨爾花中剛抱節。未宜輕折向筵中。

再遊興聖寺書壁二首

我昔閑遊一散人。前集有遊興聖寺詩今來擁騎喝聲頻。予時爲亞卿待制寺僧摠換曾知面。誰

識當時短褐身。

疇昔曾題一首詩。詩今漫滅主人非。壁破無詩再來宛壁僧誰認。唯有幽禽傍檻飛。

走筆謝大王寺文師送炭

臘天銖炭價超翔。千里殷勤寄草堂。不獨炙炎柔手足。感他熏酒暖於湯。邇來方墮寒冰獄。吒吒波波忍可堪。忽荷德人恩煦物。滿家和暖似春酣。

年年貺炭色如鑿。喜及寒兒與凍妻。算得重恩如嶽峻。養期遐壽與天齊。

冬夜山寺小酌

華堂煥室宴連宵。富貴中間味易銷。何似山齋深夜雪。閑燒柶榾暖寒醪。

飲席示小妓

十五女兒顏稍妍。呼之使前佯不暎。白首衰翁何所爲。不須多作嬌羞態。此已拾所得無日後

乙酉年監試考閱次有作

白晝關門作鎖闌。麻衣猶向壁間窺。偶逢佳句沉吟久。自惜微疵落下遲。欲把直弦分枉正。可堪昏鏡混妍媸。諸君亦各量才分。勝出休喧謗主司。一作有司

聞國令禁農餉清酒白飯

長安豪俠家。珠貝堆如阜。春粒瑩如珠。或飼馬與狗。碧醪湛若油。霑洽童僕味。是皆出於農。非乃本所受。假他手上勞。妄謂能自富。力穡奉君子。是之謂田父。赤身掩短褐。一日耕幾畝。才及稻芽青。辛苦鋤稂莠。假饒得千鍾。徒爲官家守。無何遭奪歸。一介非所有。乃反掘鳧茈。飢仆不自救。除却作勞時。何人餉汝厚。所要賭其力。非必愛爾口。粲粲白玉飯。澄澄綠波酒。是汝力所生。天亦不之咎。爲報勸農使。國令容或謬。可矣卿與相。酒食厭腐朽。野人亦有之。每飲必醇酎。遊手尙如此。農餉安可後。



後數日有作

昔人有登山。嘖猿耗秋果。處山食山實。於理不甚左。翻思果之成。本非猿力借。嘖之與不嘖。意在可不可。穀則異於是。農夫所自化。摠係力慢勤。不勤無可奈。清醪與白飯。所以勸其稼。口腹任爾為。國禁何由下。議雖出朝廷。聖恩宜可赦。反覆思其理。萬倍坐食者。

奴逋後移都

西江已渡僕逋亡。應恐新京餒爾腸。取雞折筍猶未覓。問渠何處固深藏。蕭家僕有厭嚴答。猶解憐文莫敢離。爾主才麤宜且去。胡為略不德吾慈。

寓河陰客舍西廊有作移都後予獨於新京未構屋舉家借河陰客館西廊居之累月乃去

新京構屋日滋多。猶似千蠶競作窠。我豈孤獐堪野處。河陰官舍借為家。

數間虛館借西偏。榛莽深深碧岫邊。瓢飲自寬聊勉耳。時受祿未周屢在陳從今始有僞

顏淵。

蟬

喜擇深深美蔭清。質何微小韻何宏。宏一作鏗不知孤客偏愁聽。移遍千林盡日鳴。

癸巳六月日喜兒子涵拜翰林

我踰強仕入花甄。今到黃樞亞相聯。予於兒密拜計爾得除先七歲。好將長翮上

鳴天。

草堂卽事

嬌娘撲蝶翩翩落。稚子黏蟬軋軋鳴。一卷殘書和睡讀。依稀漸作寢中聲。

老憶舊友

雪髯孤叟暗思量。未識故人誰得在。少年忌老憚相親。獨坐無言思舊輩。還有

後生憎見汝。少年到此方始悔。

次韻崔學士宗粹和舊詩見訪此詩乃內願堂大禪師廓雲首唱也公和復次韻云五月也

公和三首來訪予

感君迴鈿勒。訪我款茅堂。坐欠梅粧艷。盃無桂醕香。相逢歡未洽。重見話應長。

莫厭頻來往。家才隔一岡。

會見調金鈔。何嗟滯玉堂。公久爲翰林學士杏梅遲早發。蘭菊後先香。經世子難免。讓

賢吾所長。煩公來見我。歸老萬松岡。

伊昔鶯溪巷。相知自草堂。初自予妻兄晉君別墅受知更遊千里遠。同翫一花香。金溝漢山花柳事

曠劫舊緣厚。平生交分長。莫忘吾沒後。喫酒酌遙岡。

左耳稍聾

年來已分鬢霜盈。耳復將聾聽未明。無限愁中還有喜。不聞人世是非聲。

憶舊京三詠

天壽寺門前

春天三月送將歸。天壽門前景特奇。柳色依依今在不。渭城三疊聽何時。

歸法寺川邊夏年學子等

故國荒涼忍可思。不如忘却故慙癡。唯餘一段關情處。歸法川邊踞送卮。諸儒

川上垂足  
水中飲酒

安和寺漣漪亭

漣漪亭下水漣漪。豈爲無人有損虧。莫道泠泠依舊響。聞根不在不在一許聲

誰楞嚴經云  
許聲因聞

李大司成百順兩年門生等設筵慰座主致政并邀公之舍弟學士百全

予亦叅赴醉後走筆示座上云

李公兄弟似珠聯。迭作司成迭試賢。兄以大司成掌棣萼門生兩門公之邀棣萼

謂兩公史家應作美談傳。

夢與燈明裕首座論懷適有來人以詩寄之

夢似空虛亦可援。故人相見問寒暄。不然萬水千山外。一覲猶難矧一言。

省酒

厭聽人間諂酒狂。邇來省飲亦無傷。唯於放筆高吟處。一翮微摧莫歛張。

睡次疾蠅二首

驅去還來力亦疲。掩衾謀睡夢成遲。千人身分何須責。飛墮孟觴自不知。

貪逐腥膻捨汝誰。點成緇白任渠爲。蕭然衾枕看何物。侶集喧喧必睡時。

新穀行

一粒一粒安可輕。係人生死與富貧。我敬農夫如敬佛。佛唯難活已飢人。可喜白首翁。又見今年稻穀新。雖死無所歉。東作餘膏及此身。

聞汁酒聲

甕裡醲醅厭日蕩。呼兒壓得碧香浮。始知真箇忘憂物。已在槽中滴破愁。

漫成

丁酉八月

霜鬚一老漢。身不盈六尺。食祿凡幾何。三百五十碩。有腹外臞然。內實狹且窄。尋常如病人。不過數匙食。日飲三四盃。以此度朝夕。親戚與故舊。僮僕及兒息。所仰唯老夫。醉飽不自識。是皆天祿餘。衆口房露液。富貴爲他人。古人言不忒。今朝炤清鏡。顏色不如昨。迨我一就木。此屬皆安適。

詩癖

自知漸作痼疾猶不能自止故作詩傷之

年已涉縱心。位亦登台司。始可放雕篆。胡爲不能辭。朝吟類蜻蛚。暮嘯如鳶鷂。無奈有魔者。夙夜潛相隨。一着不暫捨。使我至於斯。日月剝心肝。汗出幾篇詩。滋膏與脂液。不復留膚肌。骨立苦吟哦。此狀良可嗤。亦無驚人語。足爲千載貽。撫掌自大笑。笑罷復吟之。生死必由是。此病醫難醫。

兒子涵編予詩文因題其上

雕刻心肝作一家。於韓於杜可堪過。假教百世行之盛。身後浮名奈我何。  
草木同枯是我徒。區區詩卷不如無。茫然千載能知不。姓李人生東海隅。

病中丁酉九月

造物在冥冥。形狀復何似。必爾生自身。病我者誰是。聖人能物物。未始爲物使。  
我爲物所物。行止不由己。遭爾造化手。折困致如此。四大本非有。適從何處至。  
浮雲起復滅。了莫知所自。冥觀則皆空。孰爲生老死。我皆堆自然。因性循理耳。  
咄彼造物兒。何與於此矣。

又病中疾蠅

平生厭汝逐人偏。第一深憎鬪耳邊。病裏逢來重值病。滋繁此物怨皇天。

又齒痛

人以食而生。食以必其齒。齒痛莫加飡。天殆使我死。刪折亦云經。老豁更堪耻。  
餘有幾箇存。浮動根無寄。今者又復痛。延及頭亦爾。水寒不可飲。湯亦不可試。  
糜粥候冷熱。然後僅能舐。矧可齧肉爲。有肉空在杜。是實老所然。無身是迺已。  
有乞退心有作

我欲乞殘身。得解腰間綬。退閑一室中。日用宜何取。時弄伽椰琴。我國琴名肖秦箏予好弄  
之連斟杜康酒。何以祛塵襟。樂天詩在手。何以修淨業。楞嚴經在口。此樂若果  
成。不落南面後。耆舊餘幾人。邀爲老境友。

老妓

紅顏換作落花枝。誰見嬌饒十五時。歌舞餘妍猶似舊。可憐才技未全衰。

老將

此與前篇皆自況

當年身似鶻飛揚。東北曾馳百戰場。雪霽錯應看箭形。天陰時復發金瘡。雕弓蛇蟄堂中掛。白刃龍蟠匣裏藏。報國壯心長凜凜。夢中鳴鏑射戎王。

鼠狂

長短句

畜猫非苟屠爾曹。欲爾見猫深自竄。胡爲不遁藏穴壁。穿墉來往慣。出遊已云頑。矧復狂且亂。鬪喧妨我眠。竊巧奪人饌。猫在汝敢爾。實自猫才緩。猫職雖不供。汝罪亦盈貫。猫可鞭而逐。汝難擒以絆。鼠乎鼠乎若不悛。更索猛猫懲爾慢。

論犬

我家雖素貧。食祿許多斛。恐爾舐穢物。亦許日飡穀。胡奈不知足。盜我所藏肉。戀主雖可尊。巧偷良不淑。我有手中杖。鞭之足令服。守門任莫重。未忍加慘酷。

九月二十七日夢削青竹作筆管不知其數是何祥耶以詩記之  
夢中自削碧琅玕。作管千千提復弄。江淹五色筆可還。反見記君青鏤夢。朝廷制作已無心。更事文章老安用。予欲乞退故云

次韻田祭酒甫龍并序

予於去歲春場放榜後。開賀筵。李君需於座上。作賀詩。明日。學士和一首。

來贈。予以久病未和。今方依韻奉寄。

彤墀唱勝萃朝英。第一聞公玉振聲。

公首唱勝

算我身更四座主。

予掌凡四度

榮君口放

一門生。春知敞宴留花艷。天爲迎賓賜日晴。

是日朝大

至迎賓時晴

華袞見褒雖可感。掄

才吾豈較衡平。

來時衡鏡掄才奏邇英

詠雪

北皇應羨百花叢。故學東君剪刻工。直欲凌他春造化。剩裁六出示新工。

飄空尙作先來霰。撲地粗同厚着霜。

是日微雪

豈爲澤微輕負喜。亦知金闕賀新祥。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一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二

古律詩一百五首

南軒戲作二首并序

予嘗居室偏之南軒。澹如也。因自號南軒居士。或自稱南軒長老云。

南軒居士計如何。所蓄雖多舉最奢。一作略淡酒一壺詩一簞。冲虛經卷與楞

伽。

頭秃身閑坐作跌。不同僧處獨髭鬚。南軒長老修何業。案有楞伽得解無。

戲題舊筆

此筆那輕擲。能成宰相身。今吾頭亦秃。兩老合相親。

病中有作

殘骸骨立僅存皮。戾氣侵淫霧四支。夢裏精神疲枕蝶。病中喘息劣床龜。妻兒漸恠含孟少。朝野應譏解綬遲。不是不思閑適計。勢難辭去世誰知。

十月二十日寫乞退表有作

已寫蠅頭字。欲拋蝸角名。一言蒙許可。衆噪弭譏評。

次韻李學士百全

予未相時。李學士百全。以夢見予之拜相來說。予未信。以詩拒之。學士今



方見和予復次韻。

平生所難得。時至或非難。伊昔駕柴車。誰謂吾穀丹。昔日混雞群。誰謂遠揚翰。矧予本放浪。於世無所干。偶然取相位。躡躐舊長官。迴笑十九年。久滯蛾眉班。唯子能聖知。託以夢中觀。此夢非虛夢。了了眼前看。前言聊戲耳。子肯於吾謾。以黃柑寄李學士百全。

弄來唯是一跳丸。品貴都緣遠到難。數箇餉君雖可愧。玉池津液有時乾。  
紫殿年年侍宴迴。面承君賜爛盈懷。從今此事應難得。倦馬思休已乞骸。昨方表

學士見和親訪見贈復次韻奉答

阻得西山五色丸。童顏一去得還難。莫言此果真仙物。未遽輕身只解乾。來詩云

病中光景幾環迴。間闊無由得話懷。聊遣木奴通略訊。反携酒聖訪殘骸。是日携酒

南軒偶吟

南軒長老日高眠。起擁孤衾坐壞氈。膾却紅鱗方喫得。半傾瓶醞已頽然。

南軒屏客

昔爲丞相慵開閣。退作閑人又杜門。公不迎賢私屏客。釀成孤拙是南軒。

十一月十八日曝日南軒欲覓題爲詩因披書冊遂得白字乃曰白者質

也吾方乞退將從本質愜吾志也遂以詠白爲題復探得庭字爲韻賦之  
不覺多至累句仍邀李侍郎同賦

質素由來貴。丹黃勿要經。圭磨寧有玷。璧碎不渝形。積雪鋪寒屋。平沙布漫汀。  
三冬冰正合。八月露初零。杲杲當中日。盈盈報曙星。華堂崇璐砌。香寢擁銀屏。  
詩老衰髯變。佳姬醉面醒。梨花開滿苑。柳絮落堆庭。蠶緒抽難斷。鮫綃織不停。  
謫仙名可記。居易姓堪銘。海澨鯨遺骨。山陬鶴墮翎。道裝披羽服。商律肅金刑。  
石齒春奔瀨。潮頭起大溟。雉來彰魏德。蛇死哭秦靈。粲粒方研白。新刀始發硎。  
悲絲應自惜。歌紵亦宜聽。縞帶垂瑤佩。瓊漿酌玉瓶。邇來憎俗子。無復眼廻青。  
黃驪縣宰柳卿老寄書標籤爲四宰予時爲初疑不受及發見實寄予書

也戲以一絕奉寄

千里貽書喜莫量。誤三爲四似難當。昔年我亦曾經四。三四籠狙也不妨。

燈前炤影

骨相難如畫。頭形略似真。蕭條一隻影。榮辱備全身。榮辱一作萬事

鏡中鑑影

未知形大瘦。猶不愧於人。今日鏡中炤。翻慚見自身。

見冬至曆

方是今年冬至日。已看嗣歲序鱗時。逆知日月將何用。未見此身生死期。曆一作上

元無生  
死期

次韻和白樂天病中十五首并序

予本嗜詩。雖宿負也。至病中尤酷好。倍於平日。亦不知所然。每寓興觸物。無日不吟。欲罷不得。因謂曰。此亦病也。曾著詩癖篇以見志。蓋自傷也。又每食不過數匙。唯飲酒而已。常以此爲患。及見白樂天後集之老境所著。則多是病中所作。飲酒亦然。其一詩略云。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負是歌詩。不然何故狂吟詠。病後多於未病時。酬夢得詩云。昏昏布衾底。病醉睡相和。服雲母散詩云。藥消日晏三匙食。其餘亦倣此。予然後頗自寬之。曰。非獨予也。古人亦爾。此皆宿負所致。無可奈何矣。又白公病暇滿一百日解綬。予於某日將乞退。計病暇一百有十日。不期相類如此。但所欠者。樊素少蠻耳。然二妾亦於公年六十八皆見放。則何與於此時哉。噫。才名德望。雖不及白公遠矣。其於老境病中之事。往往多有類予者。因和病中十五首。以紓其情。

初病風

和順

天方厭此翁。虛熱幸而攻。疹癢滿身是癢似通身疥。搖嫌顫手風。往往案唯堆  
藥餌庭不割。蒿蓬冬暖蠅猶在。相謀到枕中。

枕上作

和順

曉寒衾底怯擡頭。漸近烘爐手足柔。閉却幽房猶未出。悔他當日不窮遊。官如  
樊屨何妨脫。身似孤雲本自浮。莫信夢中蕉覆鹿。那知夜半壑移舟。憶曾閑跨  
尋花騎。不惜輕拋換酒裘。年少狂顛真可詔。病中追記頗寬憂。

答閑上人問病 以答客問病代之

愁入眉頭鎖不開。只緣無客挈壺來。此身微恙何須問。七十衰羸未是災。

病中五絕

和順

當年步捷鮮人隨。語與詩然世共知。昔朋伴問目予爲三捷步捷語捷詩捷也平日謾誇三捷在。獨  
於沉瘵得痊遲。

餘喘雖微欲絕絲。壽殤脩短在天爲。世人只抱貪生志。老死猶同夭死時。  
酒澆焦涸吻長濡。詩引風流思不枯。唯是癯身肥不得。患緣身有不如無。  
算量千事暫妨眠。不是觀空衲子禪。唯喜得添閑氣味。簿書那到退翁前。  
豈爲微痾特地憂。步鼓唯礙出門遊。出門未必心開豁。猶望滄溟去去舟。

送嵩客 以送族僧之南代之

適來京輦似前期。甲午年自南來寓予家今方還千里之南又訪誰。此去能傳消息否。天涯生  
死杳難知。

罷灸 以退藥與食代之

兒勤進藥猶慵應。妻勸加飧亦莫聞。養得此身何處用。聚如漚點散如雲。

賣駱 以傷瘦馬代之

白沙堤上幾年行。破廡天寒叫數聲。汝與主人俱老矣。相看瘦骨忽傷情。

放柳枝 以憶舊妓代之

少年携妓夢魂中。已是蕭然白首翁。紅頰翠娥何處散。落花飄蕩摠隨風。

就暖偶酌 以睡起酌酒代之

睡罷南軒六尺床。欠伸方起已殘陽。閑傾綠醕霞昇臉。細嚼黃柑雪入腸。醉興

暫來歌亦可。病容猶在臥何妨。莫言神思都昏喪。二十年前事不忘。

歲暮呈思黯 以曉贈來客代之

幸訪懸車老大夫。漢相蔡制未下然已。義事曉寒能飲一盃無。身鼓步仄君休笑。已免君門

吏挾扶。義事

自解和順

老境忘懷履坦夷。樂天可作我爲師。雖然未及才超世。偶爾相侔病嗜詩。較得

當年身退日。類予今歲乞骸時。

冬至以新曆寄李學士百全二首

喜得明年曆。寄他同調人。子與君俱致仕期君巡甲子。亥首下如身。

君家非所欠。奉寄意如何。願効年年獻。看公壽漸多。

十二月朔日蝕

陰陽消息理冥冥。更有何辭問缺盈。無可奈何看漸既。舉鉦猶以救爲名。  
眩眼不堪天上望。低頭唯向水中窺。下臣得可安然坐。還跪焚香到復時。

既和樂天十五首詩因書集背

今古相懸地各殊。詞人襟韻暗如符。樂天曾唱吾追和。何問詩朋有也無。

又和樂天心身問答

心問身

世路煩君久擾然。從今但許醉兼眠。如何先我多衰弱。我壯猶如始冠年。

身報心

多幸如今作爾宮。知應捨去六天中。凌烟閣上如圖像。我獨留真自擅功。

心復答身

人行底處不爲家。所宅殘頽棄者多。兜率天中吾若去。古宮雖在奈如何。

又和假滿百日停官自喜詩

老病支離壽七旬。快哉今幸乞殘身。腰間誤怯猶垂綬。頭上何妨大岸巾。無復  
嗚呼喧里巷。有時饋問謝親姻。懸車相位真難事。莫道蕭條退散人。

次韻朴起注文秀李侍郎需和詠白詩

堅皆依墨辨。尙或自玄經。宛若何郎面。依然綺皓形。春迴玉蘂觀。秋入荻花汀。  
黃手揜衫露。絲鬚逐鏹零。曝黃衣化雪。掃黑局鋪星。遠浦平拖素。濃雲巧展屏。

生虛坐自閱。浮大飲難醒。瓊液看斟盃。霓裳問舞庭。好教幄氏鍊。端遣染工停。  
入相沙堤築。登封玉牒銘。驕偷唯兩髀。鶻竊只雙翎。日作三光主。霜司萬物刑。  
毫飄諳兔窟。毛洒認鵬溟。下布門誠壯。飛一作劉水自靈。澗溪紗稱紬。淘浪石  
宜礪。食藿駒堪繫。鳴臯鶴可聽。牛酥麩沸鼎。人面酒盈瓶。司馬稱呼鄙。何須更  
孟青。

次韻李學士百全見和寄曆詩

依然十二辰。各管萬千人。愷悌神所勞。知公壽萃身。  
我齒迫相逐。公長我一年容毫間幾何。那將一日長。獨享百年多。

硯破

墮落已無及。提携未遽捐。詩腸如未破。何石不堪研。

十二月十二日馬斃傷之有作前所傷瘦馬也

吾欲退懸車。一昨方上書。上書未云幾。我馬忽然殂。吾雖已莫騎。棄去何早歟。  
惻惻傷我懷。出門久踟躕。天以老佚我。奪我所曾跨。如今伏枕時。捨爾亦或可。  
若也有所如。吾豈徒行者。此生事可知。老境反無馬。

南軒獨酌戲作

濃醅始熟待交親。肯有何人訪散人。莫笑孤斟猶得醉。手能爲主口爲賓。

次韻李學士百全葛侍郎南成林郎中成幹和詠白詩

狎鷗聞海客。相鶴有仙經。幸與鵠同狀。莫隨蠅變形。近依牆面壁。遠及海唇汀。大可為雲布。微還作霰零。秦尋誰擅將。唐問孰鍾星。河步凌波轆。亭張臥雪屏。笏光朝未退。窓色醉方醒。懸瀑飛廬岳。驚濤壯洞庭。濃肌浴始罷。粲齒笑難停。為谷言堪佩。存機誠亦銘。莊子五機心存乎孤標歸鷺毳。閑態入鸚翎。趙璧是宗屬。蜀綿真典刑。玉京聞上界。銀闕聳東溟。陰得昇虛魄。陽資掛曜靈。梅鮮非剪素。冰潔豈礧礧。愛見綵絲濯。生憎裂帛聽。斥華裁布幔。尚素碎金瓶。我亦將還質。身猶解紫青。時乞退故云

次韻李侍郎需翻詠白為詠黑詩見寄其序云公將還質以白為愜志詠之黑吾分也故以為詠云

水宮元所寄。灰劫已曾經。露却梁妻面。依他賈后形。墨山無爽岸。墨山山名水盡渾汀。泗水名又顏屋塵垢墮。顏回在破屋羊家炭屑零。羊誘屑氣能凌火宿。德自應辰星。鴉濕新書詔。蠅攢誤點屏。雲鬢梳欲罷。花眼眩難醒。翳葉蟬號樹。占陰螟戲庭。筆騰揮轉速。盧躍叱教停。遍入硯池學。深淪文塚銘。劉曉聚塚銘人蟲唯得首。人為黑頭蟲鳥族或專翎。鑿在石尤美。鑿美石漆因材自刑。暝烟猶冠岫。夕月未生溟。夏戰驪充馭。湯興乙降靈。岌冠初聳柱。鐵柱冠研帽似磨。硯圖出神龜。負玄龜琴彈舞鶴聽。玄鶴門宜鐵作限。器可瓦為瓶。莫笑尉丞綬。行將佩整青。



次韻李侍郎需又以前韻詠黃紅青三色見寄皆押旁韻

詠黃

柘衣親廟瓊囊寶秘神經陰囊有禮士臺中滿調元鼎上形菊開霜曉岸葦折

露秋汀稻穗蝦鬚亂槐英鼠耳零濁河通上漢黃河與漢通光道度明星漢書黃道一名光道

鵝殼頻傾盃羊燈正炤屏金羊鷲尋花校晚蜂咬酒還醒嬌彈長遺板衡柑偶

落庭色絲詞絕罕金縷唱何停元吉文堪翫中庸德可銘全成搏黍翰毛詩黃

註云搏黍鳥也深讓竊脂翎竊脂桑扈龜印榮生閑金龜雞竿詔放刑闈袍司內觀黃

人衣貢橘渡重溟龍負圖呈爛雀含環表靈坎玄歸所管震碧似將礪五行楊

厄曾聞慣竹歌那忍聽人民凍死淪泥塗寺館隨鍍賁甕瓶雌閣揭名煥何憂

不史青

詠紅此篇翻韻

螢炤夜披經蠟明晨鬱瓊着袍君德形湛林官功滿湛讀作漸車之漸周禮冬

湛漬也丹秫紅纔賞蓼花汀旋歸楓樹岸燃櫻艷不零笑杏開初亂炳著南宮

粟也熾炊也星煽成西邑漢羅帷錦繡屏霞液玻瓈盃醉頰入難醒慚腮生未晚元傑漢陽

庭風流步障連脩板石崇錦灰死豈終停燎焚當者罕燒丹竈孰銘東嶺洞谷

銘云燒結綺閣宜翫日翥渴鳥翎火掀炎雀翰研砂主點刑衣赭人搜閑

今坐山腹彩蜃遠浮溟喬雲飛繞觀翹冠鳳德靈戴憤雞文爛蝕刃土流礪飾毫紗映管

鳴焙烏可聽。尾熟牛難慣。燒舌忌千瓶。大玄云赤舌燒粧顏居列館。爲章必俟

詠青

燎烟侵畢瓚。新簡好裝經。錢重價難滿。芡甘名更形。莎將氎布岸。荷作傘鼓汀。

柳線搖還亂。茶塵碾自零。風恬不起漢。天靜尙無星。蘇子井華盃。梁君碁子屏。

梁簡缺身遊蓮界晚。魂入玉壺醒。未擬歸蘆板。毛詩縞衣茹蘆註云茹方謀向

筍庭。朝紳紆尙罕。史牒汗誰停。鬪草戲爭翫。伏蒲言必銘。麤麤孔墮翰。狻狻翠

搖翎。官蓋期容閑。童衣漏赦刑。青蠅爲青衣岫螺山對觀。簷雀舫歸溟。梁元帝

詩云簷知天遣藜燃爛。仙因飢養靈。號青郎飯食之資陽氣鏤華堪賁管。梁幼場

夢陸歸以青鏤。銅炤不勞礪。心示援松慣。詩嫌誦麥聽。槐淘宜暑館。竹葉稱寒

瓶。帝化崇文煥。申之色尙青。

次韻白樂天出齋日喜皇甫十訪。欲飲樂天齋出真堪笑。齋在何邊更

出來。飢喫慵眠渴飲盃。寧關佛法有遮開。佛法有遮樂天齋出真堪笑。齋在何邊更

紅柿寄同寮李相國仁植

頰肌雖爛味應麤。爲問君侯一嚼無。自昔同遊攀附久。知公嗜好莫如吾。公偏

之寄

濟州太守崔安以洞庭橘見寄以詩謝之三首

除却耽羅見尙難。此橘耽羅外無之遠來何況水程艱。貴人門閥猶稀得。最感年年及

老殘。

圓於金彈粲堪珍。猶似霜林始摘新。呼作洞庭尤可喜。飲筵宜伴洞庭春。

先生見替渡江淮。更有何人餉我來。此果難嘗真細事。祝君尋拜省郎廻。今年見代

衾中笑

人間可笑事頻生。晝日情多笑未遑。半夜衾中潛自笑。殷於手拍口兼張。

衾中所笑雖非一。第一呵呵孰最先。文拙平時逢澁者。揮毫示捷貴人前。

笑中第二又誰是。爲吏稍貪深自秘。一物入門人盡知。對人好說清於水。

笑中第三女不颺。鏡裏自看難自識。有人報道你顏姝。妄擬正妍多作色。作喜一作

笑中第四是予身。涉世無差僥倖耳。直方迂闊人皆知。自謂能圓登此位。

笑中第五是浮屠。邂逅佳人心已寄。目送飛鴻佯不看。故爲灰冷無心士。

觀白樂天集家釀新熟每嘗輒醉妻姪等勸令少飲之詩此亦類予故和

之云

兒曹亦解得傾卮。真味何曾仔細知。早失山林長往計。未忘盃酒半酣時。我年

雖老猶能飲。浮世長醒卽大癡。白首殘翁經事了。如今方聽爾言爲。

丁酉十二月二十八日乞退表蒙允可是夜喜不得寐因成長句二首奉

寄李學士百全

有用如公先限退。無才愧我剩期牽。以上喜政籍未滿賴因长假半稱病百告日

因乞果荷優恩許得便。從此自稱天放客。與君同作地行仙。兩家有酒頻相喚。

退斷送人間未盡年。

備嘗榮辱得身抽。驚破槐安夢裡遊。鰲渚鮫洲曾竄謫。鸞臺鳳閣亦優遊。周行

世界閑僧坐。遍閱夫郎老妓休。官罷偶思陳迹耳。漸無一事到心頭。

十二月二十九日頒政以門下平章致仕有作三首

擔重身孱恐易顛。拜章得謝始欣然。聖恩優老猶增秩。雖退難言大弛肩。

宰臣班品皆雖貴。門下平章號最尊。如我孤寒今得忝。餘光猶足耀千孫。

兩保相承兩判俱。衙有守太保太子太保修文修史猶仍舊。修文殿太學士監

如此頭銜得者稀。云何老境皆兼有。

戊戌元日

正朝拜賀禮皆刪。只爲殘身自要安。門外雀羅方可設。如何賓客立盤桓。

嗜睡輕拋守歲宵。日高猶臥放長謠。如今始得閑中詠。風雪天寒免會朝。是日有雪

正日望路

謝官賀歲兩般人。終日奔馳一路塵。唯有忘懷遮老子。大拋人事作閑身。

又作

一爐烘火緒如霞。卯飲三杯面已酡。猶勝着鞭衝雪客。馬頭呵手趁朝衙。

正月二日李平章仁植和予餉柿詩三首又和予去年秋七月題中書壁上詩一首親訪見贈復次韻奉答

眼凡那辨物精麤。納約微誠儻有無。聞有嗜芹曾獻貴。此人誰是即今吾。

右一前意

矍鑠真同老將麤。宣威沙漠似君無。身兼文虎功名重。冷淡儒冠却愧吾。

右二

病裏猶披野服麤。予病中對

形容與舊略同無。誰知兩府雙朱轂。時與李樞

哄盈門忽訪吾。

右三謝訪

支體<sub>末句略</sub>公見詩。脛殘首皓皤。腋扶華省厚顏多。此時已有歸休志。公獨先知意奈何。壁上詩雖

右和中書壁上詩

正月六日病稍愈有作

祿在何憂家活計。食半俸。病痊休要藥功夫。拂巾方脫南軒臥。頻問門前有客

無。

人日受銀勝三首

老眼驚看縷勝新。拜承天賜別生春。插來何事頭偏重。只爲皇恩不爲銀。  
日爲人日勝爲人。銀色還能鬪鬢銀。今歲無心隨例受。聖恩猶及退閑身。  
王母遺儀今尙在。剪成花勝好相投。老夫不必遵風俗。爲是天恩暫插頭。

正月七日受祿

曩者居鼎司。猶懼覆公餗。平生無片功。受祿歲幾斛。口費萬民膏。身還一室伏。  
舊物尙不遺。給此千春玉。半俸自有餘。鷓鴣數粒足。爲言老山妻。莫以舊眼矚。  
用之無敢輕。手必向天束。餘喘苟或存。年年儻相續。凡事稱有無。慎勿憂口腹。  
唯有一段愁。未繼樽中綠。

賀崔相國宗峻拜侍中

兩省平章地亦巍。攝官承乏或因時。侍中從古難人授。朝右如公合衆推。禮絕  
百寮唯手拱。班高一品孰肩隨。珥貂出入司君璽。戴駿從容眠帝帷。自昔世調  
金鼎味。無前榮到玉林枝。我緣沉瘵稽趨賀。代舌聊憑一首詩。

寄李侍郎需并序織錦體

予既退居。百念灰冷。唯未去詩中餘債。偶得長句一篇。以寓樂道送老之  
意。末句有趁春遊賞之約。幸肯而勿忽也。

殘年幸逸鳥深棲。適意隨情任景西。歡劇祇憂無酒飲。債餘猶負有詩題。觀心  
正契空空了。味道眞融物物齊。冠弁歛還藏篋積。菰瓜培欲理田畦。丹心暗動

芳桃艷綠眼微攢細柳低官退始宜謀醉倒看花好約一壺提。

戊戌正月十五日大雪

胡奈冬小雪。至春乃盈尺。麥苗潤校遲。猶愈便無澤。欲驗歲何如。書之爲准的。如看隴上青。何必臘前白。或譬之絮鹽。或況以璐璧。玆惟詞人事。歌詠所自作。我特書國祥。但效春秋則。有人展花牋。請我筆一擲。前人所未道。雖老儻可得。

十七日又雪

頻頻六出花飛。杳杳兩歧麥秀。孰翻天上陰陽。廻作臘前時候。

次韻李公需林公成幹兩學士見和前詩伏蒙兩君閣下和予詩親訪見

贈詞各信美不覺絕倒但不循織錦體耳豈偶忽之耶復以其體和二首

奉呈李侍郎後以廻

提携厚意閱詩看問訊通勤慰散官。低唱聽期斟酒碧。少年留欲鍊砂丹。哇枯

灌幸疏泉沼家有小池及泉樹茂攀嫌冒帽冠。齊復亂齊堆帙理。勝還饒勝鬪碁觀。題

緘斷久人徵信。稍俸霑仍室洽歡皆致仕之意西北東馳狂息竟。栖栖舊質老尨殘。題

殘身養性野廬栖。地下深巖翠負西子家歡到爛酣添逸思。嘯餘清詠播狂

題。觀耽雅什韓劉柳。閱遍閑書宋晉齊。冠落醉忘投寢席。杖撐行倦檢園畦。丹

誠誓切猶身負。白髮嗟深但首低。官職此生於分足。看吾自奮一毫提。

屏兒孫獨坐

靜坐欲澄慮。兒孫鬧亂侵。須防投瓦礫。痛我水觀心。

正月二十九日有作

兒雛婚嫁此時終。有季男未歸。雖死猶甘就木中。尚子歸來猶未晚。青山不肯拒

衰翁。

二月初一日

蕩空和氣正氤氳。已入花山第六春。風卷胡塵西北去。日含五色瑞華新。

次韻黃驪縣宰和前詩見寄賀官

銀臺著作若爲量。大手非君孰肯當。又合璧宮師訓寄。一身雙縮不相妨。以國子博

院士直翰林被召

又謝雉

山城遠餉惠難量。三嗅慙吾義莫當。不必大夫親自射。室人欣得笑何妨。

次韻李學士百全見和前篇

身難自斷暫留連。共道朝廷執爾牽。兩歲未停號訴殷。今朝始得退休便。好斟

瓊綠閑消日。慵鍊金丹苦學仙。若遣曆中天許壽。各遺四十有餘年。來詩云蒙

新年予以曆中一百二十年計之兩

腰章自解首簪抽。觸境無非自在遊。馬厭雕鞍甘退伏。魚逃芳餌樂深游。要呼

歌妾如樊素。更索詩僧似貫休。把酒尋春何處是。綠楊堤畔杏園頭。公詩云好

寫家釀趁



遊春

次韻李平章復和前詩見寄

南遊昔日布衣麤。緩急唯公濟有無。予公在鄉時白首同寮情最密。一生投分孰

先吾。

我如叔夜懶還麤。野性於朝不若無。但祝賢侯加畜養。致君當似管夷吾。

耄衰那復興情麤。世味寥寥一掃無。因憶少年狂醉日。夜行扶路犯金吾。

江山不忌老皤皤。採勝尋幽甚處多。已約新城窮遠眺。提壺不問酒如何。前者公來

言海邊新築城壯觀可賞欲與之遊故有是句

理病詩并序

予自去秋八月三十日。被病如丹毒者。至今凡一百三十有餘日矣。衆醫

畀藥無效。偶用俚俗所言。取海水浴之。是夜便不癢。而如硬沙者皆去。因

作詩。遍告衆醫令愧之。

去秋八月晦。紅粟被渾體。如丹復非丹。匪疥真如疥。爬梳味甚佳。梳罷酸痛倍。

痛定成硬沙。色似濃墨灑。癢發又難忍。抓作微汁潰。須臾還癩癩。何異蝦蟆背。

比如衆小人。初以甘言快。笑刀藏其中。覆爲君子害。謁醫皆不效。棄置無可奈。

偶聞俚俗言。鹹水取於海。一浴癢立除。再浴體清泰。迺知世上醫。爲術一何昧。

不及靈胥濤。餘威猶可賴。遙向伍大夫。頓首敢再拜。濟人苟如此。忠憤庶可解。

次韻李學士百全復和前詩來贈

兩家相貴往來連。來不煩招往不牽。碁手勝饒聊寓戲。酒腸優劣亦隨便。從吾  
所好無非道。得意而遊卽是仙。百歲浮生能幾許。各鞭其後盡天年。

指口唯期日飲連。虛襟早斷俗情牽。終身學道功何得。緣督爲經計獨便。久矣

忘家心已佛。偶然落世骨猶仙。中存不皺君如會。休歎容顏化逐年。君好見楞嚴故云

換酒囊錢莫惜抽。春來何處不携遊。爲君作質蒙頻斲。與世同波各善游。暖暖

妹妹翻自笑。狂狂伋伋始聽休。逢場觸物皆禪味。花月猶能落話頭。

病中塵筆暫妨抽。楷洗今還付醉遊。殘迹似雲雖卷斂。聖恩如海足涵游。接花

栽藥春方樂。嘯月吟風老未休。我欲更開耆舊會。近者有此會予亦有心故有此句憑君先辦

錦纏頭。

二月向晚猶寒

鳥噤方歌舌。花防欲笑顏。今年四月閏。堪作孟春看。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一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三

## 古律詩一百一首

寒食日有風無雨

戊戌年

甚雨與疾風。寒節必所值。天爲介子推。似慰炎焚死。風以扇淒涼。雨以流清泚。胡奈於今年。風微雨不至。天豈以日遠。未必一終始。更遲明年春。了知天之意。

## 三月猶寒

二月猶嫌寒。矧茲季春半。非關待花忙。所恐時候反。門柳搖金遲。溪水破鏡晚。鳥暗無好音。蟲出思舊窠。兒童且添炭。瓶醞聊可暖。

## 三月二十日南軒偶吟

南軒獨坐負朝陽。一幅紗巾五尺床。室似鳥籠如可挈。誰言宰相此隈藏。  
換身東閣寄南軒。人靜何須更杜門。已著衲衣爲長老。夢中宰相莫重論。予自號南軒長

## 春日雜言三首

紅他桃李三春力。綠盡郊原一雨功。和氣蕩人能不感。芳情猶到老衰翁。  
花專向我披心赤。柳欲迎誰舉眼青。景物惱情何大逼。可堪無酒也虛經。  
春光解展萬人眉。剝取於吾只此詩。不與一歡全與瘦。何須吟盡百花爲。

次韻白樂天老來生計詩

殘身不省老侵尋。度日唯知覓句吟。但有忘憂盈瓮酒。何恩遺子滿籩金。一錢勿蓄塵情少。萬事都拋道味深。誰道吾生無長物。本來明鏡在中心。

書所感

斷無與飲與題詩。獨坐忘言默似癡。窓下蒙衿空嗜睡。甕頭開酒暫伸眉。暗思同勝皆爲鬼。歷記交遊更有誰。七十衰翁猶未死。不將生喜處生疲。

示子姪長短句

可憐此一身。死作白骨朽。子孫歲時雖拜塚。其於死者亦何有。何況百歲之後。家廟遠。寧有雲仍來省一迴首。前有黃熊啼。後有蒼兕吼。古今墳壙空纍纍。魂在魂亡誰得究。靜坐自思量。不若生前一杯濡我口。爲向子姪道。吾老何嘗溷汝久。不必擊鮮爲。但可勤置酒。紙錢千貫奠觴三。死後寧知受不受。厚葬吾不要。徒作摸金人所取。

舊鷺來

不入賓廳畫棟邊。年年棲在寢房偏。爲緣朝暮尋常見。去足悽悲到足憐。去秋作歸

詩

次韻白樂天負春詩

病後身猶坐熱然。非癡非醉亦非禪。無端自負芳菲節。誤認春光曠此年。

草沒

春草無人種。何由滿地繁。僮奴慎勿剪。偏稱退翁門。

觀弄幻有作

造物弄人如弄幻。達人觀幻似觀身。人生幻化同爲一。畢竟誰真復匪真。俯仰頓伸具體微。孰將心匠奪天機。人緣一氣成蚩蠢。氣出還同罷幻歸。

病復作

病將衰質結因緣。去復還來斷復連。老木已枯垂欲仆。幸無風拔立依然。

厭生吟

口中常吐厭世辭。手端頻作厭生詩。面上猶形厭生態。行止動作一如之。有客不知誰氏子。突然造我仍詰疑。貪生忌死是物情。微至蠅蚊同此志。子言厭生似不誠。果是誠言是何理。我言爾豈知我意。吉人知足是所貴。男兒作相信難矣。完名得退亦不易。七十懸車斯謂終。終則可言能事已。假令此身得強康。留之奚爲又奚俟。何況病與老相攻。十日八九居病裏。世情淡薄滋味窮。徒有空身差苦耳。人間翻覆亦未知。知有何變生不意。安心謝去此其時。儻可得生清勝地。君知勝地是何處。紫雲紅霧三天是。如今未免造物欺。其生其死隨所使。

次韻白樂天春日閑居

三月二日作

春風扇芳園。朝旭熠高屋。兒扶行不孤。客絕坐成獨。林花吐微紅。庭草布深綠。

藝蘭三畝餘。種藥一畦足。樹木添華滋。昨夜新雨沐。莫恠菜甲遲。吾家土少肉。甘薺自生繁。宜羹中吾欲。攬枕偃南窓。頭髮散不束。無聲娛我耳。無色悅我目。聊復呼平頭。洗盞酌醞醑。

送春

春去去能不悲。非爾負吾吾。負爾適我病。中遭汝來。未肯對花成一醉。好去明年更相見。莫把老來將少至。

四月猶寒

三春猶未可。是豈大淒時。已矣農家事。地寒耕校遲。

次韻白樂天在家出家詩

端坐觀空萬慮澄。老禪肌骨髮唯仍。在家未礙先成佛。披毳何須要作僧。自始腰拋丞相印。廻看心有祖師燈。箇中一段堪嘲事。妻置盃呼忽錯應。

次韻濟州守崔安以前所寄詩韻問訊兼貺青橘三首

莫道天涯涉海難。千金身到尙何艱。眼前必見先生面。已任桑榆日迫殘。予久病方

愈故云

炎洲善畜足堪珍。何況西垣拜命新。以古正言往日吾詩能中否。君今已向藥

階春。

予前詩云祝君須作省郎廻

殷勤青橘渡江淮。不要滋脣重遠來。多腐敗二月離州今始到。可憐猶帶暗香

廻尚有未  
敗者

次韻李平章仁植和朴侍郎綱所贄詩二首

將兵寧肯要封侯。摠爲官家再受符。戎幕幾年嚴豹轟。台階今日耀魚鬚。許容  
我短君能大。早識君賢我不愚。白首尙蒙提獎厚。餘恩猶足朽株濡。

上了青雲但未侯。自謂退來方與夙心符。將身始可安蝸殼。有手何曾放鼠鬚。閱  
世已嘗生老病。傾盃不擇聖賢愚。家貧尙足營甘醴。莫惜時廻玉轡濡。公不飲

次韻李亞卿需用李平章韻寄多般菜種二首

食菜予非有邑侯。乞君蔬種到如符。少年如子寧胝手。老圃宜吾正皓鬚。相印  
解來今已久。園葵拔去反爲愚。不須憑仗催詩雨。波及恩踰漑灌濡。來詩云生

憂瘦况有催  
詩雨亦濡

園蔬播種賴君侯。閱得多般與意符。渴待葱畦抽弱手。佇看瓜架引長鬚。從今  
勉作持鉏樂。但恐行成食草愚。趁却繁滋堪佐酒。邇來天許土如濡。子家土瘠  
近得別地

沃稍

李亞卿復和來贈卽席次韻贈之二首來詩一菜種一  
任意故順之

何必將鯖號五侯。學君養菜得神符。家貧無計充離腹。園禿方欣借賁鬚。賁六  
其鬚謂九三得六二以飾其  
鬚又其應六五曰賁于園恐我不如爲圃老。有時應作握苗愚。甕頭釀熟能  
來否。把此猶堪到首濡。

取爵曾同偶中侯。行藏未必係天符。畏途不忌搖長喙。閑境如今數短鬚。已喜處陰方息影。何須揭日更驚愚。期君驟踐經綸地。坐使蒼生沐澤濡。

詠黍飯花

俗名黍飯花細如黍米然色白未黃未類黍米

花却纖圓色未黃。較他黍粒莫相當。此名休爲饒兒說。貪尙林中覓飯香。

地棠花

葉裁青玉先花秀。花剪黃金後葉敷。世號地棠難會意。那知不作字訛呼。

次韻宋朝播禪老寄空上人并序

宋朝禪子祖播。因歐陽伯虎東來。以詩一首寄我國空上人。兼貺漆鉢五器。斑竹杖一事。又名庵曰兔角。手書其額以寄之。予嘉兩師千里相契之意。又聞歐陽君詩名。亦復渴仰。因和二首。一以寄播禪老。兼簡空空上人。一以寄歐陽二十九。贈播禪老。兼簡空師。

此去中華隔大瀛。兩公相照鏡心清。空師方結蜂窠室。播老遙傳兔角名。杖古尙餘斑竹暈。鉢靈應秀碧蓮莖。誰教一日親交錫。共作金毛震地聲。

贈歐陽二十九

邈從千里渡滄瀛。詩韻猶含山水清。可喜醉翁流遠派。自言永叔尙教吾輩飽香名。凌霄玉樹高千丈。瑞世金芝擢九莖。早挹英風難覲面。何時親聽咳餘聲。

又以別韻贈歐陽二十九



不作朝臣作散人。要爲天地自由身。賴君萍泛元無繫。遐若三韓覩瑞麟。  
六一雲孫世襲馨。想瞻冰玉映人清。早知四海皆兄弟。地別何曾隔信情。

問君何事索吾詩。自言本國求予詩因索之子不許。多是編苦拙速爲。假若因風落中土。牛童馬卒尙應欺。

無酒

燥烟何事忽生喉。酒盡空缸臥屋陬。聞道思梅猶止渴。胡爲飲水未澆愁。澆一作寬

酒熟

酒如潮水縮還盈。口似春畦枯復潤。生死人心是麴生。來雖可喜歸無信。

論地棠花寄李少卿需并序

世號地棠花者。其花穠黃可愛。未知古人詩集中是何花也。有賦之者耶。又未識世之所稱之意。豈字之或訛耶。因作詩一絕云云。詩見上明日君見訪。予以此言之。君曰。予所聞者。昔君王之選花。帝所留者曰御留。時此花見黜。故名黜壇。予曰。予亦似有所見而未詳者。幾乎予所言而有異也。俱不可的信。今皆不取。以別意釋之。有以慰花之見擯之意耳。

地棠地棠是何花。命名之意。又如何。將名索實了無謂。恐此二字傳之訛。人間花卉何物不由地。而於地也偏舉似。色與海棠棠棣略不侔。稱之以棠亦非是。君言伊昔君王乘政閑。養花壇上選花看。帝所留者是御留。此花見黜名黜壇。

我言御留紅淡。又且一時零。不及穠黃。竟夏開盈盈。彼豈獨留此被擠。無奈聞者或未精。君不見漢宮却座愼夫人。本非上意。未可妨其親。又不見譴還私第。楊貴妃未幾復召寵。愛日逾新。花嬌不愧二妃色。何必便爲君所斥。黃中正色正合人君觀。我願移之上林植。龍顏賞詠鱗天韻。侍臣爭和筆。落如風迅。狀渠姿態無遺妍。爲雪當年曾見擯。

聞早鷄

昔年朝闕辨昏明。枕上欣聞第一鳴。自是退閑唯嗜睡。不須勤叫費虛聲。

看汁酒用樂天韻

新醪壓罷強澄清。所得難過四五瓶。計蓋計時滋燥吻。猶勝大渴望旗亭。

喜雨二首

四月十七日

經春久作屯膏吝。到夏方施霈澤新。入地未深君莫歉。一犁猶活萬千人。將抽菜甲抽何捷。已綠林梢綠更新。久渴膏恩甘受濕。深憎路上笠笠人。

花報主人效樂天體

予雖未語將心報。相國年來不樂何。一笑欲供公一笑。莫辭時復把盃歌。

主人答花

爾將娛我意誠嘉。其奈心情索寞何。年老家貧賓客少。可無盃酒對君歌。

花復答

懸車半俸猶堪釀。報道盃空意奈何。我逐風歸無幾日。要公賒酒一高歌。

主人復答

俸少盃空無足怪。爾猶勤責又如何。此時若有携壺客。我老莫歌鷓亦歌。

白酒詩一首并序

予昔少壯時喜飲白酒。以其罕遇清者。而常飲濁故也。及歷顯位。所飲常清。則又不喜飲濁矣。豈以所習之然耶。近因致仕祿減。往往有清之不繼者。不得已而飲白酒。則輒滯在胷膈間不快也。昔杜子美詩云。濁醪有妙理。何也。予昔常飲時。慣飲而已。實未知妙處。况今乎。蓋甫本窮者也。亦豈其以習而言之耶。遂作白酒詩云。

我昔浪遊時。所飲惟賢耳。時或值聖者。無奈易昏醉。及涉地位高。飲濁無是理。今者作退翁。俸少家屢匱。綠醕斷復連。鴛飲亦多矣。滯在胷膈間。始覺督郵鄙。濁醪稱有妙。未會杜公意。迺知人之性。與習自漸漬。飲食地使然。何有嗜不嗜。爲報中饋人。有入愼輕費。無使樽中酒。不作澄清水。

次韻李亞卿需和寄地棠花詩并序

伏承佳作。感荷感荷。前所論地棠黜壇。皆未免乎訛。予更以置堂名之。因和一首。

碧玉爲柯金作花。此花世譜始也。出從何。花如可賞安問名。任却地棠黜壇訛。

不訛草沒荒園不見地。煌煌擢秀宛與秋菊似。豈無紅杏緋桃灼灼如蒸霞。坤  
 裳得飾獨此是。君不見貴人昔者攀折不放閑。置之堂上日貪看。從此始得置  
 堂名。可笑君將混置百花壇。君詩云直向百花壇中虛自零。孰與章堂筵上媚  
 嫵呈豐盈。此名君勿詰。我本平生生命物。頗能精。不唯狎近六宮金粉人。寅緣漸  
 向柘衣親。紛蝶初驚側。翅過黃鸞欲較刷。毛新芸臺學士呼。作黜壇辱渠色。高  
 擡眼品好譏斥。黃扉老相稱。以置堂榮爾心。豁分爽地勤封植。我於學士同襟  
 韻。十駕猶追逸足迅。及此評花雖然趣不同。寵辱齊觀何者是。昇何是擯。

孟夏向晚無鷺

四月垂垂晚。鷺聲何大遲。鳥靈知有閏。平杵往來期。

次韻林亞卿成幹見和菜種詩及地棠詩

不須梨棗等於侯。老學鋤園也自符。要見畦蔬森綠脰。擬看村稻鞞黃鬚。營生  
 計拙雖堪愧。憚役奴頑亦故愚。地瘠莫加培養力。苗乾方欲引泉濡。

狼狽行藏自郡侯。公昔自麟守見流譎中間官况頗難符。窮愁似可深磨骨。慍色猶無暫

見鬚。道欲大伸先少屈。子非今智昔曾愚。飛騰路廓行無礙。會把人文却賁濡。

右二首此詩自李君一菜種一任意君亦爾故予順之

地棠

少年狂蕩好尋花。已矣如今奈老何。眼昏猶未分五色。看紅認紫轉成訛。我家

園畔一席地。有花黃色知何似。依儒初作薔薇見。有人道却世號地棠是。百花  
開了天始閑。此花方萼欲待何人看。我方拭目更貪翫。恨不處以留春仰日爽  
塏辟塵之瑤壇。急欲邀君趁未零。愧無綠醕樽中盈。妍妍真有仙子態。安知不  
向閨風蓬島鍾其精。黜此嬌姿那有人。唯昔唐皇好忌不肯親。君詩據唐皇故  
棠唐皇水命忌黃色於醜壇去之故子獨根尋古事喚舊名。花若欣然帶笑新。  
改曰黜壇則李君所言小同大異我性本不喜間色。縱有緋丹皆欲斥。中庸如子始可有是花。君家曷不曾容植。  
賴有吾詩十四韻。賭得繪章摸狀一何迅。雌黃潤色添花價。坐令御留翻被擯。  
借馬曾有馬死詩自我懸車後。于今鬻馬遲。出門猶有日。方愧借人騎。

遊金身寺

四月二十七日致仕宰臣等因事同會凡四老

四老皤然白雪鬚。相誇免蹶路崎嶇。同來此寺寧無謂。各保金剛不壞軀。一作移得

次韻金壯元莘鼎見和菜種詩來訪贈之

平生未作富民侯。退欲營私又莫符。理圃初期親手足。灌泉猶畏濺眉鬚。慵誅  
旅草從教長。坐望繁蔬是亦愚。不若大拋遮計活。枯腸端借筆耕濡。  
解官尋拜醉鄉侯。將老糟丘望已符。俗客難青阮籍眼。春風謾白樂天鬚。知君  
早富三多學。記我猶爲一得愚。滿把珠璣聊見貺。足教枯草得滋濡。

近有屢空之歎因賦之

三韓宰相幾多人。我亦曾叨宰相身。不是自清他不爾。如何獨未免憂貧。

代人答

渠是三韓宰相官。從前尸祿尙何顏。公難潤國私宜涸。以道觀之是好還。老子好還

次韻李平章仁植和符字韻詩見寄

願識荊州不願侯。果然風韻閣相符。援松共誓曾披膽。得雪誰多互將鬚。自古交遊先類已。以君賢智勿嫌愚。慶源同出緣猶厚。況更長涵玉德濡。

解簪長揖謝公侯。坐俟徵呼上帝符。唯愛鶴癯猶白質。敢期松老尙蒼鬚。風波險裏拋官退。水火爭中託酒愚。莫囑殘人爲早雨。閑雲已卷可堪濡。君詩云早未秀請教霧雨

憶昔家鄉遇我侯。兩心自合不須符。嬌擊玉硯猶紅臉。子遊鄉時每於君家作詩君命妓奉硯把金盃各紺鬚。不露鋒銚君得壽。免爲標的我全愚。閑忙路異雖希覲。筆可書

懷莫厭濡。

厭世偶書

閱了人間好官爵。未知天上作何官。三台星裏無虛位。遮箇塵緣未遽拚。

家泉久涸酒亦未繼因賦之

泉因天旱今方涸。酒爲家貧忽自枯。釀斷莫供愁肺仰。汲遙難趁燥脣須。醒非楚客清然者。渴豈文園病也夫。炮却此身爲底物。如何兩厄一時俱。

渴雨

長望天涯眼亦昏。錯看烟霧是濃雲。迴頭微有窓蟲響。又作蕭蕭細雨聞。朝昏凝睇望膏恩。天更深青無片雲。小圃蔬乾猶自憫。甫田禾槁忍堪聞。龍宅江河亦國恩。如何潛伏不興雲。茫茫下土微臣在。號及皇天庶一聞。

是夜又作

如我合爲飢死鬼。無功食祿幾多年。蒼生盡是天之物。何忍終令溝壑填。

明日大雨復作

四月三日十日

昨日題詩今日雨。初疑天自答予心。翻思此是吾君力。豈爲微臣冷淡吟。美矣佳哉雨散毛。每霑隨作萬民膏。民膏又肉君臣體。願念農家一日勞。

是日又作

一日勞成千廩積。天如不雨虛拋力。雨能富國能貧國。一滴千金那可直。動天都在吾君德。

閏四月一日

四月還爲四月天。閑中舒景更留連。孟如一日傾三百。孟夏今年剩九千。一作萬八千

聞鷓

猶有舊年聲。欣聞曉曉鳴。故姬何處在。雖到不如鷓。

觀身

又值微病偶題

我欲外其身。等觀樂與苦。齧指先試之。十指皆痛楚。此實心使然。是心安所付。不借定力觀。焉視身如土。唯有隱凡人。嗒然似喪耦。衆窺之刀刀。始也執號怒。

御留花

把底嬌姿被御留。餘花見斥得無羞。楊妃一笑六宮沮。寵辱由來不自謀。

玉梅

何人呼作玉梅傳。脈脈無心趁臘天。應忌雪中開冷淡。入春方作別般妍。

薔薇

穠艷煌煌綠暗間。巧粧金粉媚嬌顏。莫因帶刺爲花累。意欲防人取次攀。樂天云薔

薇帶刺攀應懶

閏四月十一日夢遊仙作

官雖宰相少矜嚴。世眼輕看受亦甘。今日此遊誰得見。亟還當欲向人談。夢中誤押

誇字寤改此字

代人和夢覺

知爾真他性少嚴。好將奇誕語猶甘。神仙事密尤難洩。不日輕乎與俗談。



既和樂天詩獨飲戲作

孤斟獨詠君休笑。好事何人訪退翁。酌勸杜康吟和白。詩朋酒友不全空。

聞東堂放勝閏四月

四放門前桃李花。今年春色屬誰家。始知無代無才傑。尚有遺金撥出沙。

次韻諸君所賦山呼亭牡丹并序

內殿山呼亭。有牡丹盛開。賦之者多矣。幾至百首。一時名士大予亦聞之。

次韻和成九首。奉寄殿主內道場天其僧統。

三月千花鬪白丹。滿城香轂擁街欄。那知禁殿無雙艷。只許詩仙第一看。靈重

尙憐啼怨淚。日炎深恐損粧顏。托根幸是僧棲地。折獻何妨佛亦觀。

花葉相依暎碧丹。香風披拂玉階欄。莫嫌西子芳魂在。未害支郎道眼看。卯酒

十分醺滿臉。燕脂一顆抹渾顏。等閑蜂蝶應欺我。虛度青春尙未觀。

年年依舊臉猶丹。堪笑王郎係檻欄。王軒詠牡丹詩云芳華好殿百般花色發。

何殊萬喚妓兒看。紅酥葩上微留捻。綠玉叢間半翳顏。莫學登伽侵戒體。高僧

已入定中觀。

委曲誰裁繡萼丹。畏人攀折已施欄。欲將繪句雕章狀。細撥重葩複藥看。早是

花王元少敵。獨於天子要承顏。果能副爾芳心望。玉色時時許特觀。

經年養得色深丹。可喜枝齊丈許欄。縱有畫工描未似。須呼國色較相看。嬌多

似吐玲瓏語。眠重猶餘媚。嬾顏遙挹風。流心已醉情。鍾如我不須觀。

宋紫姚黃豈及丹。可憐妃子醉憑欄。問渠若是留情待。雖老猶堪拭眼看。映沼

自成臨鏡笑。隈林還作隔帷顏。沉香態度今如在。須喚花甌舊客觀。

薄薄纖羅厚染丹。千紅羞澁定隈欄。樂天詩。蕊隈欄避。細思天巧那輕折。但護仙姿約

重看。爲被玉皇迴笑面。苦遭宮女妬嬌顏。白頭猶有風情在。却問明年儻可觀。

願使花含不死丹。萬春長擁玉宸欄。紫葩那與紅葩敵。新殿休論舊殿看。舊京山呼

有紫壯丹予嘗賦之。好事風謀供舞態。無情雨自退酡顏。地親上苑花姚魏。正合潛公眼

底觀。

天愛嬌姿過與丹。錦房霞萼混彤欄。身如未遽爲鷲去。夢亦何妨化蝶看。若得

暫明儒老眼。不須更較貴妃顏。我衰堪賦清平調。無路親陪御幸觀。

端午見鞦韆女戲。國俗必端午作此戲。

推似神娥奔月去。返如仙女下天來。仰看跳上方流汗。頃刻飄然又却迴。

莫言仙女下從天。來往如梭定不然。應是黃鸞擇佳樹。飛來飛去自翩翩。

次韻李平章仁植和山呼亭牡丹見寄

方疑猩血灑枝丹。還有濃香暗襲欄。着意君能傳色肖。無情花亦點頭看。風嫌

宿醉微吹面。露促晨粧早洗顏。若使解言能報道。但期丞相日來觀。

月色應疑桂色丹。殷勤護影上巍欄。初誰濃染辰砂出。又孰輕裁蜀錦看。幾許

詞人鷲與唱。不邀狂叟蝶胡顏。細思我已微仙分。咫尺山呼尙未觀。

日出初憐玄映丹。日高還覆錦遮欄。瑞香宜作雲毬見。絕艷聊將綉帶看。綉帶

皆壯丹名只是天心鍾與色。那因世眼更添顏。花無分別人猶惑。未必嗔吾最後觀。

丹禁尤宜色尙丹。種花仍更設蘋欄。赭袍天子時容賞。紅袖宮娥痛欲看。已是

帝尊無與配。又將誰媚屢迴顏。翻階芍藥吟應慣。移向西垣特地觀。

次韻李平章復和牡丹詩見寄四首并序

伏承盛作。辭愈益妍麗。反覆吟咏不已。謹復和成四首。奉呈左右。此詩

賦者多矣。莫不窮侈極靡。予恐溺於奢溢。故於第三第四篇。反之於正。亦

詩人風雅之意也。

幾人雕句極鉛丹。應被姚生嘔却欄。姚巖傑狂士也與盧肇唱和肇吟一聯詩

老登壇誰與抗。詞臣閣筆盡羞看。公登第未於國色曾留意肯向名花巧做顏我

道非公詞獨妙。吳娃越艷慣相觀。公稍有花柳

右一專言公之盡

詩人豈但矚霞丹。情於此花無限深情寄一欄。未及臉潮醺欲遍。已將肝錦炤相看。流年

不駐紅紅面。妓名張好句唯留眇眇顏。若欠醉翁當日詠。殿前嬌艷後誰觀。

右二狀言詩人摸

憶昔西施醉頰丹。吳王殿裏倚紅欄。似聞隨得鴟夷去。何事今於鳳闕看。坐爾

巧讒難解語。王軒杜丹詩。尚餘舊習好矜顏。吾皇勤儉稀遊幸。付與遊人自在觀。

右三此篇反正

年年何似此時丹。往日人空今日欄。韓公牡丹詩。暫可醉同賓友賞。不須裁到

子孫看。羅鄴牡丹詩。但聞豪宅誇姚魏。未信妖姿誤孔顏。古人牡丹詩云。顏莫問

數苞猶在否。任渠留待舍人觀。

右四同上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三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四

古律詩九十八首

贈四度門生及第并序

戊戌五月十一日。四度門人等。大開華宴。慰予之懸車閑逸。及酒酣於席。上賦長句一篇。以謝厚意。萬一耳。

四年龍勝鑄門人。較却胎分義等親。老境還供非分樂。此生應有未窮因。招呼愛子叅高會。揀選交朋作上賓。好箇雨雲朝暮態。問吾桃李後先春。錦花枝重猶教插。玉醕盃深屢請巡。興逸衰顏翻欲少。感多清淚拭逾新。不唯榮到懸車叟。兼恐譁傳秉筆臣。異日諸君當似此。速提文柄放鸞頻。

坐客李學士百全李亞卿宗胄見和卽席復次韻

出吾門下盡聞人。不瑟而和不漆親。莫道四三年內事。實由千百劫中因。將予玉笋盈階士。誇向金章滿座賓。瑤管慢吹情更暢。霞觴罄吸面還春。但知丞相侵昏去。那有金吾禁夜巡。今日歡遊明日散。往時陳迹此時新。一盃敬倒紅腰老。二紀飛騰白髮臣。此會平生真罕有。臨分數爵莫辭頻。

卽席醉贈名妓御留歡

豈唯吾輩鬢成斑。紅粉年來換舊顏。到處逢渠猶綠髮。長春應爲御留歡。

次韻李學士百全和贈御留歡詩二首

眩眼華筵錦繡斑。倡兒擁坐鬪紅顏。門生叢裏吾宜樂。不意賢侯許一歡。  
青樓風味頗窺斑。老去無心翫玉顏。猶有些些餘習在。一枝花畔寄清歡。

次韻其日座客李諫議世華和親字韻詩見寄二首

飲中招伴豈無人。獨引金蘭宿昔親。久挹清風深有素。莫嫌明月至無因。感他  
當代詩壇將。作我門生宴席賓。玉盞連斟霞液醕。瓊簪滿插露葩春。落終檀板  
猶教拍。舞罷榴裙更遣巡。進士盤筵遮箇足。老夫情興一何新。多君勉逐佯狂  
輩。是日忘爲大諫臣。續寄清詩論繾綣。悵然懷舊涕零頻。

與公俱是不羈人。目擊當年便約親。道德相磨知友益。襟期自合不媒因。年雖  
少我宜爲弟。義可尊之待以賓。紫井坊中狂使酒。君所居洞名予嘗往醉其宅紅娘巷裏醉  
尋春。予昔與君醉訪一妓其妓名有紅字者古亦有紅娘莫嗟顏色無何變。看取光陰幾許巡。膠漆心堅  
猶似舊。雪霜頭白免如新。君兒又作吾門士。他日當爲大用臣。回首平生無一  
歉。但期携榼往來頻。

五月十七日四門生等和前詩來貺置酒與飲卽席復和二首贈之

前後飛揚四勝人。天然自作雁行親。豈無他日皆超捷。同出吾門是宿因。折簡  
招邀遮老漢。肆筵迎迓似嘉賓。滿盃瓊液觴中露。一笛梅花意外春。更荷清詩  
千百鍊。欲嘗新味再三巡。珠探鮫室穿何妙。錦棄龍梭織轉新。聞說當時喧物

議盡從汝輩出名臣。鸞臺鳳閣無多級。但向雲梯舉足頻。  
當初爲國選賢入。漸作私田及己親。片玉不遺搜盡取。良金未害積相因。我今  
疎散同殘物。誰復招迎齒大賓。獨也爾曹猶記舊。欲於老境特廻春。滿斟仙酒  
爭爲壽。願閱天年不算巡。耳冷忽驚絲竹隱。眼寒未慣綺羅新。心知己欠瓊琚  
報。口祝唯期鼎鼐臣。兄躍弟隨俱遠到。及予身在得看頻。

五月二十三日題家泉二首并序

家有寒泉。若四月五月。必一經大雨。然後湧出盈沼。自爾後非大旱不涸。  
至九月乃停。非黃潦非源泉。莫知其故也。

初因雨出晴恒湧。認有源渟秋必焦。我道此泉非地有。天應賜我禦炎歎。  
大熱要寒水。泉流必此時。此時吾富貴。盈井又盈池。

六月三日李侍郎需金壯元莘鼎來訪和家泉詩飲席次韻。

昔帶君恩長不渴。未致仕時近兼家醞忽然焦。如今又被何人督。鳴玉珊瑚不待歎。  
四出難勝障。盈盈溢井時。初嫌歧作派。終喜摠歸池。

兩君見和復次韻

池盈妄擬成滄海。水渴還疑有沃焦。不是靈虬磻石底。冷中那有氣歎歎。說文云歎

出歎貌主人詩作癖。未有暫停時。泉水莫誇漲。乾予一硯池。

又和

縱有清流冰雪冷。尙懲炎日石金焦。一看瓊樹方知爽。不是泉防暑氣歎。

寄矣李夫子。浴蘭專一時。龍頭今始見。應兆躍鱗池。微壯元官故云

六月七日訪朴學士仁著家以詩嘲深縮不出遊

故人家宅合相過。何事深藏似縮蛙。應有小蠻樊素在。朝昏貪聽柳枝歌。家妓畜

云故

明日用此韻寄朴學士借伽椰琴

閑門永日不堪過。空聽園畦兩部蛙。見借秦箏加耶琴秦箏類也言已重。前日蒙見請

君兼寄弄彈歌。弄一作叶

六月八日既得加耶琴始彈。二首示朴學士

舊譜渾忘了。凡不彈七年新聲未自翻。唯餘數三弄。隨指似將言。

畫金檀柱鴈行連。較得秦箏欠一絃。錦瑟減絃君會否。誰知此亦有由然。

次韻朴學士仁著和蛙字韻詩三首

冒熱衝霖得得過。是日大雨狂吟初獨和。鳴蛙是日先於置感君手自親琴弄。更喚

家倡爲唱歌。

不思殘景隙駒過。卞急時時似怒蛙。邇來於家無限家中不平事。一時消盡玉

人歌。臨行一高歌大豁辭情故云



感子能容故舊過。不將牡菊屏喧蛙。飲中號叫猶狂態。拙手彈箏亂好歌。

又次學士和侍郎朴網乞菊栽詩韻二首

耐寒何獨解敷華。寧且枯黏不落沙。都爲重陽浮酒盞。不然二月作春花。風來  
冉冉香堪掬。霜重妍妍色倍加。乞與一叢同姓宅。依依尙自戀君家。  
數朶初栽翠茁華。日培膏土肉枯沙。已憑春力能抽葉。胡借秋權始放花。護養  
恩深根漸固。形容詩好價偏加。重陽底處登高飲。唯恃風流學士家。

贈丁秘監而安求墨君二首

六月十日

大手何曾擇重輕。蠻牋未害寫瓊莖。此君眞性君偏識。豈爲卑低地不生。  
幾人豁捨雪紈輕。乞得吾公竹一莖。我恃親情將硬紙。唯思此足度餘生。

初食朱李

月六日十二。我始食朱李。新邑無此物。知自舊京至。凡物仰舊京。舊京難遽棄。  
經宿遽至茲。半已訛色味。此亦空能得。所以價翔耳。數箇足自殮。再喫安可冀。  
留核種亦宜。吾生能有幾。

六月十五日池上三首

雨惡泥深莫嘯儔。蘭亭古事已難修。我國以此日爲禊飲。未能免俗。猶浮髮。俗以此日任

送霜蓬污鏡流。

泉豈人人得有哉。殷勤求索始流盃。吾家坐致盈盈沼。反渴常來友不來。

我家有酒堪招客。何處無泉可泛觴。因雨未出都是雨師防樂事。天教孤負此辰良。

出遊不如閑居

閑悶思出遊。出遊安所適。出遊未得意。不若守幽僻。天許退懸車。欲使處家宅。何必如繫馬。意在馳九陌。我家不乏酒。但待敲門客。客來雖得飲。亦值吟詩厄。

六月二十五日理南軒二首

自擬今年上界遊。南軒頽廢不曾修。頑然鶴骨猶無恙。洒掃還圖且復留。

人道狂癡遮長老。予曾號南軒長老算家推步頗曾知。如何錯計仙遊日。已棄南軒更理爲。

屢食朱李六月十七日

老齒反嗜酸。邇來憚飯是亦病所自。前者始食李。六月十日再食本非意。今已

慣嘗之。棄擲未甚貴。誰肯餉閑門。以祿換諸市。乃知市中事。邀利忘生。死。天上

星猶摘。矧玆人力致。舊京雖隔江。盡致而後已。自古百果中。齊名者桃李。方朔

之於桃。偷來只三耳。我今食李多。曼倩定難似。適意即仙物。仙凡何必議。

寄朴學士還加耶琴二首以長日難消

加耶琴類古秦箏。多感君侯借與情。舊譜忘來難協律。百彈方記兩三聲。

長日難消借得箏。及期還寄未忘情。絃絃舌在歸應道。手拙吾何作巧聲。

又次韻朴學士摠和前詩親訪見贈

二老相將暫見過。今朝與李學士同笑予池廢付羣蛙。兩君笑予不理池塘侈

為適來旋去緣何事。訪旋去留之不得笑予池廢付羣蛙。答曰熱則入浴何以

肉食當年分已過。豈同韓老稍烹蛙。邇來亦屏腥膻物。邇來不嗜肉食舊癖難除只醉

歌。

右二首初訪詩

李老遐孫鬢亦華。青牛猶未渡流沙。愧予空嗜忘憂物。羨子長携解語花。二事

尋常如得際。兩翁歡樂各何加。更聞鄰有彈箏手。垂柳陰中蘇小家。

右一首乞菊詩韻今公所述

家有倡兒始學箏。君妓今未我如久假大無情。但期置酒頻相喚。與聽朱絃落

玉聲。

書生不必事琴箏。只箇吟詩愜雅情。自別哀絃何遣憫。時吹林葉當笳聲。

右二首還琴詩

檀拍常交碎。花裙慣對翻。一來殘叟手。似作怨咨言。

何用區區鳳髓連。木施園客繭絲絃。本期絃盡則加絃還之一聲尙足寬愁緒。

孤負前期我不然。君復送琴予

又上同

七月三日食林檎

摘來不待霜。肌硬肉未柔。由予嗜酸果。勉食不能休。欲吐不得吐。如梗掛其喉。云何老人舌。反落兒所求。此亦舊京物。幾人爭先搜。孰忍計其熟。坐候霜深秋。

拯墮酒蠅

汝似讒人吾固畏。不妨權許共盃卮。墮來輒死真堪惜。莫忘殷勤拯溺慈。

又有黃蛾墮觴輒死

不獨赴燈火。還工墮酒盃。秋花多小發。香豈不如醅。

七月五日寄家園後小庵寫經閣闕

予往遊居僧皆不知來作詩寄之

早攀丹桂歷華資。位踐黃扉亦不卑。始憶牧之遊古寺。姓名猶欠一僧知。

其僧見和復次韻戲贈

麻谷禪棲足自資。聞自麻谷來如何來寄小庵卑。空門無檢今方識。一首詩中律莫知。

七夕詠雨

七夕少不雨。予莫知其故。靈匹將成歡。雨師應自妬。欲教烏鵲侶。霑重落中路。假令橋未成。河水不可渡。寧且泳而歸。此夕難虛度。明年若復雨。忍可長懷慕。

是日李學士百全與同年李先輩見訪飲席走筆贈之叙舊

隴西學士是謫仙。早振詩名雷海內。星山逸老亦達人。李先輩歸耕星山無慮四十餘年不迹京師今

因事暫來。手握靈珠甘自晦。俱是河東門下生。三人俱出柳公門下同勝于今五十載。其間存者知無幾。三人得遇真意外。光陰不駐如東流。新新故故日相代。人生離合苦難言。各宜珍重今日會。且可乘昏倒載歸。勿拘三爵油油退。

又一絕別贈李先輩

聞蹈京塵日許多。如何不訪故人家。尙難終棄同年舊。一頂烏紗肯見過。

登家園遙聽樂聲卽作詞漁家傲

鱗錯萬家遙可按。玉樓高處褰羅幔。應是筵開紅錦爛。方望斷。唯聞風送金絲慢。緬想倡兒揜露腕。嬌顏捧酒流微盼。日脚垂鼓人不散。遮老漢。灰心煽起那堪亂。

次韻丁秘監寫墨竹四榦兼和前詩來贈并序

昨冒耻以硬牋乞墨竹。公笑不受。特以金粉紙掃四榦。兼和前詩。親訪見。賦不勝榮荷。復次韻四首奉寄。

淡黃金紙薄雲輕。掃出森然碧玉莖。何必鮫人絹似雪。從今亦貴楮先生。千金墨畫已非輕。更賦清詩響六莖。願以明公心竹出。移之賢祖腹松生。

一莖露重一風輕。老硬尤憐飽雪莖。還有新筠已離立。似嫌人道是旁生。露竹風竹

新老竹此君爭肯入毫輕。必待通身作竹莖。竹是君身君是竹。歲寒一節共平生。

又以長篇二首求墨竹與寫真并序

予既以紙本蒙掃與墨竹四莖。人或非之曰：丁君之竹，非紙本所受。且宰相雖貧，何至乏其尺絹而廼爾耶？予以爲然，索得麤素一段，非特求此君蕭洒之姿，亦望寫老夫不颺之貌，伏惟許肯云。

求墨竹

竹本吾所愛，愛之兄弟亞。所以見其真，翫惜靡暫捨。丁君於此戲，聲價滿夷夏。爭持雪色紈，或未得一朶。我以硬牋求，餘生謂足過。予前詩云其實家本貧，買絹苦擡價。多君不之訾，四榦一揮寫。一榦蒙露濡，一榦困風簸。一榦老且拆，大葉猶不墮。一榦新解籜，雖弱能遠跨。畫品非關地，信美非不可。翻思友執間，撫掌必笑我。孰於巨官人，而謂貧非詐。一涉鄙吝論，慙顏得不赭。謀婦得麤素，未識從誰借。雖非淵客工，豈落楮生下。請復掃一莖，予豈孤恩者。

求寫真

子之於墨君，已得三昧手。餘勇貌漢音人真，妙絕真寡偶。我貌大不颺，寫之安所取。古今摹人影，不必論美醜。所貴留典刑，永永示于後。不然聖與賢，殆不若鳥獸。鳥獸猶且畫，翫之置左右。予雖么麼軀，歷位足馳驟。慕道亦云深，心地了無垢。年亦唯七旬，似可謂之壽。怡然乞身退，所樂唯琴酒。笑哉復何疑，天地一閑叟。寫之尙不妨，以此卜然否。

又一絕重乞寫真

吾詩與君竹無處不同到。人得君竹多幸若寫其真。身還蒙手造。

家圃六詠

園瓜不灌亦繁生。黃淡花間葉間青。最愛蔓莖無脛走。勿論高下掛瑤瓶。

右瓜

浪紫浮紅奈老何。看花食實莫如茄。滿畦青卵兼頰卵。生喫烹嘗種種嘉。

右茄

得醬尤宜三夏食。漬鹽堪備九冬支。根蟠地底差肥大。最好霜刀截似梨。

右菁

纖手森攢戢戢多。兒童吹却當簫笳。不唯酒席堪爲佐。老切腥羹味更嘉。

右葱

公儀拔去嫌爭利。董子休窺爲讀書。罷相閑居無事客。何妨養得葉舒舒。

右葵

剖成瓢汲冰漿冷。完作壺盛玉醕清。不用蓬心憂瓠落。先於差大亦宜烹。

右瓠

觀菁蟲上壁化蝶

暮見青身么。朝看粉翅新。俄將食葉菁。換作啜花唇。

次韻歐陽二十九和前詩見寄

前詩在集第三後卷

家在金鼈頂上瀛。神仙風骨本來清。紅塵放謫韜光彩。丹籙分明記姓名。詞麗春花敷錦萼。節貞寒竹卓琅莖。一篇贈我真奇絕。流入韶鈞中五聲。

次絕句三首韻

長思入室近蘭馨。猶恐將塵污鏡清。未作一龍深託契。空將雙鯉屢傳情。中華天子不能臣。遣作浮雲放浪身。折簡招君吾豈敢。可羈而致卽非麟。詞人比興本於詩。何獨裁雲剪月爲。欲反正聲歸雅頌。兒曹蜩聒好相欺。

自嘲

度日兩三盃許酒。涉年一百首餘詩。蕭然白髮老居士。誰謂曾經鼎鼐司。閑思七十年前事。槐穴前頭夢覺時。

謝門生趙廉右留院持加耶琴來貺

自我退閑居。日用謀所適。適意只琴書。這外少翫惜。晚嗜古秦箏。好之如好色。曲度雖未諧。聊以寫吾臆。於家素不蓄。未免從人覓。殷勤門下賢。知我心所索。手把一張來。價與千金直。的是嶧陽材。其聲最清激。下手試一彈。淙若泉落石。汝亦豈本有。必扣岳公得。爲我謝岳公。得琴忘寢食。消遣積年愁。一旦如冰釋。

捫虱三首

宰相長捫虱。非予更有誰。豈無爐火熾。投地是吾慈。



雖云貧宰相。未至如回臭。何必苦尋來。捫搜煩我手。  
汝亦無所寄。以我爲之家。無我則無是。益發有身嗟。

又捫蚤

跳捷莫如汝。須臾去莫尋。心能知癢處。遙遣手猶擒。

加耶琴因風自鳴二首

置琴當北戶。風過自然鳴。暗向靜中聽。依稀天樂聲。  
我今忘舊譜。只解弄絃鳴。風亦欺吾妄。虛彈曲外聲。

次韻星山李先輩和前詩來贈

先生超放麟難羈。豈落人間銜勒內。朝廷欲官競不受。蹤迹雖藏名不晦。問君  
歸隱今幾年。笑道無心算年載。花開是春木落秋。日月皆吾分別外。君亦問我  
今何官。從宦勞身又幾代。我言歷位已四朝。作相偶緣時命會。心慙累重顏莫  
擡。但喜當年曾勇退。

又次絕句韻

孟盤甚薄。蔽顏多。猶作蕭然措大家。羅雀門前人北首。非君誰肯再經過。

次韻趙留院和前詩來呈

嘗聞古之人。所嗜各有適。嗜畫或貪翫。嗜石或偏惜。或嗜於賞馬。喜品駢驪色。  
或嗜鬪雞戲。看碎錦繡臆。予嗜在此琴。求之靡由覓。感子謹愿心。雪予殷勤索。

安得千金貨。纏頭不論直。連呼柔指彈。商角聽相激。然後做其聲。粗能協竹石。  
予皆志譜 子詩亦堪歌。詞韻信雙得。咀嚼至再三。何啻八珍食。寓意亦云深。當  
曲故云 付絃絃釋。

次韻朴中舍文秀和予贈予塔謝加耶琴詩來訪見贈

所樂非真樂。獻笑與造適。於物各循好。不然不容惜。我性雅好琴。非酒亦非色。  
樂亦在其中。足宣心膈臆。借人旋復還。無處不煩覓。問君何從知。中予痛需索。  
玉潤真可人。吾門稱諒直。侯我切所須。與君微有激。君即豁見投。鼓之聲裂石。  
手曠嫌久游。眼明喜新得。况復味珍篇。似非烟火食。彈琴又詠詩。愁思一時釋。

次韻金東閣冲義和此詩來贈

我琴無節奏。五音俱失適。手生猶喜彈。指秃略無惜。免似杜夔工。公宴作難色。  
任人聞不聞。貴我洩幽臆。雖欲學之人。之人亦難覓。君子於德聲。必本絃上索。  
粗厲與嘽緩。莊成及廉直。宣聲者器耳。感實由中激。子詩細評論。豈獨辭潤石。  
爪肉清濁理。問君何從得。予近因脫爪以肉指彈之聲甚濁不及 以予近方諳。  
如味舊嘗食。由其中吾心。勿要譜家釋。銘爪時君詩詳此理未知何從得也

次韻門生梁信成見和

身不得美厚。古人謂闕適。耳目亦身官。獨忍不為惜。耳欲聞好聲。目欲見曼色。  
吾老堪忘懷。氣或鬱於臆。悅耳莫如琴。偶從門人覓。子本該聖書。墳典及丘索。

儒家作司南。已指大道直。况此章句中。騁筆宜電激。和我詠琴詩。椎却蘊玉石。抵鵠無奈輕。枉爲予所得。觀子富貴詞。當享萬戶食。更益鍛鋒鉞。慎勿須臾釋。

次韻趙廉右復和

老境求虛心。捨道將安適。尙欲遺其身。外物何有惜。謂已大忘情。無復徇聲色。胡奈至哀彈。未忍淚霑臆。而於大壘中。反事琴箏覓。恃汝是美莊。不愧煩徵索。拙彈不如無。捨去於理直。手不與心期。時觸絃交激。徒然作聲耳。何異敲片石。翻思無此弄。子詩何以得。孔子鼓琴歌。七日不火食。况我猶不飢。一日何曾釋。

次韻復和朴中舍

憶昔少壯時。翫好隨意適。如今興闌珊。一物無所惜。芳心久已灰。敦洽視國色。看書睡輒來。書卷橫置臆。有時要圍碁。敵手何遽覓。愁來慕酒盃。自向山妻索。忽然思此琴。有賣期與直。賴君持送似。感荷情深激。我本少風情。心似吳兒石。况是任意彈。本非從師得。誰能勸我休。寧我空飽食。但喜夫子詩。如代琴心釋。

次韻李百全學士復和內字韻詩見寄

六合之外置莫論。吾與夫子游方內。死生壽夭付自然。譬觀晝夜相明晦。平生事業於分足。雲漢飛騰亦幾載。虛心漸欲游物初。跂足何曾求券外。羸劉顛蹶子何言。劉君詩云羸顛蹶真一映其後紛更非一代。興亡酬酢何時窮。此理無人能自會。吾儕不用談古今。飲酒正宜秋暑退。

昔君先我解腰章。愧我猶居韁鎖內。我能相踵告歸休。宴息隨時方嚮晦。曾於宦海同浮沉。得喪榮枯三十載。幸今各處安閑中。萬事已拋拘檢外。莫教胷貯一點累。好遣光陰互推代。一門超出妙蓮花。喜君近者得冥會。元明本覺若廓開。對境前塵從此退。君近好讀楞嚴

次韻李需侍郎和加耶琴詩來贈

老夫愛客心。非必謝李適。門閑客自稀。有酒何曾惜。獨坐無與語。愁痕露面色。或為世故乘。塵土日滿臆。有以一琴貽。償我多年覓。忘却舊彈詞。期於兩部索。子幸投聲詩。音節協詘直。調高信可愛。弄澁無哀激。是亦一癖病。所理非鍼石。好之未自工。名手但要得。妓樂辦何難。雖貧倚廩食。要且喚紅裙。坐致幽懷釋。

次韻李需侍郎饋桃八月十日

仙祖飡餘必種園。知君真箇伯陽孫。尹喜內傳云老子與王母共食碧桃。扱來愧欠瓊瑤報。但欲招邀倒一樽。

聞道君家好理園。君好理園多種名果名蔬。果栽仙果見生孫。從來嗜食真吾性。有此何須

要酒樽。予偏嗜酸果

八月十五日彈琴有作

我今散弄雖無曲。只為長彈聲頗熟。自彈自聽遣日耳。不然老境奚為此。予既官高年亦耄。何處隨人趁音節。

窮宰相

午天然大火。難覓宰臣窮。曷不來相見。於斯有一翁。

次前所寄絕句韻贈歐陽二十九伯虎并序

予昔登第之年。嘗與同年。遊通濟寺。予及四五人。佯落後徐行。聊鞍唱和。以首唱者韻。各賦四韻詩。此既路上口唱。非有所筆。而亦且以爲詩人常語。便不復記之也。其後再聞有人傳云。此詩流入中國。大爲士大夫所賞。其人唯誦一句云。塞驢影裏碧山晚。斷鴈聲中紅樹秋。此句尤其所愛者。予聞之。亦未之信也。後復有人能記一句云。獨鶴何歸天杳杳。行人不盡路悠悠。其首落句則皆所不知也。予雖未至聰明。亦不甚椎鈍者也。豈其時率爾而作。略不置意。而偶忘之耶。昨者。足下訪予。有坐客言及此詩。因問之曰。相國此詩。傳播乃國。信乎。君遽對曰。不唯傳播。皆作畫簇看之。客稍疑之。君曰。若爾。予明年還國。可賚其畫。及此詩全本。來以示也。噫。果若子之言。則此實非分之言。非所敢當也。雖然。義不可虛受。且欲備東還時。儻記吾詩。不忘向之二段事。以是次前所寄絕句最後一編韻寄之。其必以此者。此詩本起於因君之求予詩所作也。今之所贈。亦頗相類。然爾惶恐云云。

慚愧區區一首詩。一觀猶足。又圖爲。雖知中國曾無外。過自爲辭恐或欺。

此邦猶少愛予詩。中國何人肯許爲。更作畫圖雖似誕。觀君惇信不應欺。

家有衆鷄。匪宅啄蟲。予惡而斥之。因有詩。自三言至七言

朱朱公昔朱氏公化好啄蟲。予不忍視。斥勿使邇。汝莫怨我爲。好生本所期。我

今退老疎散。不卜朝天早晏。豈要聞渠報曙聲。貪眠尙欲避窓明。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四 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五

## 古律詩八十九首

鷄冠花滿苑盛開自夏至秋季愛而賦之仍邀李百全學士同賦

花於曠地似或慳。開擅一園真盛矣。百花生謝只春夏。憐渠涉夏入秋季。何人始作雞冠呼。高髻鮮紅無奈似。我疑昔者有鬪雞。忽逢強禦至必死。朱冠赤幘濺血落。錦繡離披紛滿地。物靈不共泥壤朽。直作芳華誇醞紫。雞缺態尙自爾。臨風掀舉好昂頭。又欲與敵相奮跂。宜哉去汝驕矜心。但可勤開邀賞耳。

## 食俗所號天子梨

豺虎滿故都。時虜兵止舊京安致此名梨。若是新京物。裁養自何時。此邑舊江村。耕墾尙未支。奚暇事種菓。至今爲人資。市人亦何得。出賣輒如期。鋸刀纔欲破。未食饑涎垂。但有天子名。人臣食非宜。如從市乃得。是我祿所移。祿者君所賜。啖之亦何疑。喫得數四箇。冰雪爽肝脾。再拜謝天耳。當復謝於誰。

## 不平三首

已拋腰綬作閑人。半俸猶存食不貧。何事無窮不平事。每來胸底大傷神。老猶食祿聖恩優。略釀如堪得寫憂。遮箇心頭不平事。殆因胡虜滿方州。胡虜猖狂一國愁。汝何爲者作私憂。尙餘方寸丹心在。縱日懸車豈肯休。

次韻李學士和雞冠花詩二首

萬花開了過眼空。坐見此花今久矣。拒霜黃菊晚方親。那有浮紅相仲季。千般態度看轉生。未必雞頭能獨似。沉吟比况終未工。豈以芳心灰已死。繁開掩亂高復低。爛若絳旗齊卓地。衆花多類剪輕羅。此若厚繒深染紫。肌文密緻少脆容。驟雨狂風猶肆爾。牡丹芍藥不多時。絕色又非吾輩跂。雖其亞者得長看。羞勝西施一見耳。

聞君改調罷謳吟。只讀梵書而已矣。君近讀楞嚴經相逢真箇忘懷人。白髮婆婆如綺季。我作花詩先挑戰。卜君舊習今何似。不惟模狀妙且工。氣壯虹蜺猶不死。此花全爲君詩出。從此願入君家地。附成枝指束成又。簇作錦窠重疊紫。大而菌者耳。卷然歧或伴兒髻。爾花心欲子更來吟。朶朶西傾長似跂。莫憂學士來未來。勗爾侵寒毋墮耳。

謝人惠梨

近因口爽嗜寒羞。每索酸梨尙未周。得爾摘從園上寄。欣予免向市中求。截成片月才離手。合作融冰已入喉。時潤衰翁惟此物。猶勝直豁萬金投。

九月六日聞虜兵來屯江外國人不能無驚以詩解之

虜種雖云頑。安能飛渡水。彼亦知未能。來以耀兵耳。誰能諭到水。到水即皆死。愚民且莫驚。高枕甘爾寐。行當自退歸。國業寧遽已。



又

我道胡雛悍。僅若好吠犬。犬也好吠人。其終完者鮮。信信吠高耳。高德亦何累。但益修政經。保德兼保水。

重九日無聊有空空上人盧同年來訪小酌泛菊因有感作詞一首浪陶  
黃菊趁前期。已滿東籬。無人也與泛金卮。賴有詩朋來見訪。酌開眉。伊昔少年時。醉插芳枝。狂歌亂舞任人欺。往事追思祇自悵。似夢疑非。

兩君見和又作

何處赴佳期。步繞園籬。欣逢二老始傾卮。一曲俚歌猶未聽。何況蛾眉。人壽幾多時。有似花枝。紅潮借臉酒全欺。豈必秋來悲逝景。暮是朝非。

次韻李百全學士復和雞冠花詩二首

家園略不見花開。嘆我風情全耗矣。兒童好事移此花。準擬名花名四季。雖於四季未能開。自夏侵冬幾得似。蜂巢鳳翔君勿言。君詩曰旁邊鳳翔與蜂巢云云昨夜霜深渾已死。世言此是曼多羅。所以喜栽僧院地。此說荒唐亦莫憑。眩惑何殊混朱紫。此亦予愚但守雞頭名。坐對繡冠吟率爾。至今尙自蒸紅霞。傍有何花得攀跂。此亦詩所言傍邊不然學士寧再吟。坐賭珠璣由汝耳。此亦某花之語。奇花或有凌冬開。王侯第宅尤多矣。貯之玉盆藏土室。如護深閨處女季。此花不護亦不養。跨涉炎涼誰得似。浮薄春紅那更言。芙蓉秋發猶先死。日葩日萼

異群花。造物生渠殊特地。麤冠偶自得深殷。木耳胡爲成爛紫。一叢一朵狀難周。看遍枝枝方得爾。圓尖脩短各未齊。合不爲駢枝不歧。君非折對吾詩看。一十一喻皆虛耳。予前後五篇凡一十一喻以枝枝狀皆不同折而細見然後狀之故云

九月十三日泛菊

菊殘重九後。還有一枝開。似欲媒吾飲。何妨更泛盃。

日翳偶吟

晝因日色見。日廼爲吾眼。夜借燈光看。我眼燈是換。自謂有燈日。眼亦明不絕。云何見空花。咫尺未辨物。借彼日燈光。是亦非眞明。况爲花所誑。不奈近於盲。三者皆前塵。明暗互欺眞。前塵却斷遺。慧眼自然新。

詠厠中鷄冠花一首

雞已化花艷。云何在溷中。尙餘前習在。有意啄蛆蟲。

雜菊皆盡見名菊。至九月向晦。盛開愛而賦之。

黃花雖似與秋期。及此霜深豈發時。豈發時一作已後時尙把清香開艷艷。一枝何忍損

浮卮。

欲屏三物今未爾。先以詩自激并序

夫非所長而嗜之。適爲人笑。若予者。琴手澁酒膽劣。書則老境所可屏者。而猶嗜此三者。不亦惑乎。其於道也遠矣。方有屏之之意。故作此詩云爾。

琴橫膝上書置前。弄得數聲看數字。時復酌數盃。不覺頽然醉。書特萬篇蠹簡之煩言。琴迺三尺枯桐之虛器。若循輪扁語。糟粕不必嗜。若得陶潛趣。何勞絃上指。唯此飲中事。欲捨未遽已。醇則適其口。醜則拂其意。是亦由吾道未全。苟全於道。何有是。天下無正味。食薦甘帶孰定美。嗟夫三物者。適爲心之累。安得摠相遺。然後庶幾蹈道忘懷之君子。

隣妓家火

連天赫焰劇霞丹。暗聽煙中哭翠鬢。回祿無情何太甚。粧臺舞館摠燒殘。

又戲作

火能殘妓家。胡奈無人救。我若少年時。焦頭猶不懼。

十月八日五更大雪

不知雪色誤窻明。已責晨鷄號太晚。此鳥如聞應笑我。一牽虛見迷昏日。此時方始作初冬。再見雪華堆似玉。今日六月六日麥熟明年定不疑。但期不落桑田卜。

洞名詩呈後洞朴僕射。樞朴學士仁著。李學士百全并序

予所居此洞。與後洞本爲一源。由數步間有小徑歧之。故爲兩洞。予合爲一洞。計一年入無慮千有餘石。因名之曰萬石洞。蓋兆後慶也。

兩洞源同元。一洞暫於尺步判爲歧。一年俸入餘千石。萬石爲名兆後慶。

跋尾

朴僕射見之曰。此洞本稱萬石。蓋因多石而號之也。予抵掌絕倒曰。雖命名之意不同。無一字有異者。是豈素定於冥然。而不使之變改耶。人皆已稱。則吾之命名。非必教而使道也。不亦快乎。

李學士新作温房十月九日會洞中諸老落成。予亦叅赴。及酒酣於席上。賦詩一首。兼呈坐客。

杜門無處得從容。忽被招邀鳥出籠。與子相同歡亦足。見人皆舊樂彌融。坐客無一人非誰知疎散一狂客。來對昂藏九老翁。肺渴更酣霞液醞。眼昏猶注茜裙紅。舊者乾坤摠入謳吟內。日月空奔酩酊中。此會焉知還似夢。殘年急景水流東。

明日學士見和寄之。次韻奉答。兼謝華筵二首。

洞房寬敞幾人容。歡到金燈炤絳籠。鬪錦筵華塵眼眩。春珠歌切鐵腸融。相看盡是青雲客。豈意兼呼白髮翁。芳酒十分湘水綠。名姝三箇魏花紅。詩非好事情形外。飲亦從宜樂在中。最後一盃真醉我。及回難辨路西東。

早被恢恢大度容。愚狙喜怒智能籠。在門旋見迎王粲。覆刺何煩謁馬融。撫翼曾同騰顯路。乞骸還共作閑翁。吟詩愧我添髭白。有酒蒙君借面紅。連携酒來訪

日盤筵叅分外。故人情信露這中。臨分愛聽笳喉唱。欲反斜陽更掛東。

次韻洞名詩

何嫌路脈暫分馳。吾道曾同自不歧。豈獨洞名稱萬石。君家萬石亦堪期。

次韻朴學士和籠字韻詩來贈二首

野性麤疎孰肯容。唯公能以好而籠。與斟芳酒風流暢。許聽哀絃骨肉融。子前飲

君家君彈琴勸之 羨却君顏猶孺子。君至今髮未斑 直於人世作仙翁。如非日嚙神丸

絳。應為時看笑頰紅。指家 百歲消磨碁局上。萬錢拋擲酒盃中。兩家來往何曾

憚。子宅峰西我寄東。

又此篇慰落職君近

區區一國詎能容。為子須營天地籠。道氣自冲風可馭。世緣都盡雪渾融。云何

及此懸車境。無故還為失馬翁。果若騰裝春草綠。君詩曰值侯 忍看含淚露桃

紅。有不與妓共 雨雲翻覆回頭頃。日月虧盈轉眼中。姑且小留徐候變。莫憑鱸

膾去江東。

十月十四日看楞嚴傍置琴彈之因有作

手能司弄目能尋。白傘觀時亦按琴。莫道臨經容剩事。我將供養以聲音。

看經終又作

讀終經一卷。猶似出齋時。始可親觴酌。斟來何太遲。

十月電

天放驕兒毒已彌。當冬震電又奚為。翻然若向胡頭擊。縱日非時可日時。

次韻丁秘監和籠字詩來贈

巷隘高軒詎足容。入庭况復草蒙籠。衣冠宛對南山綺。樽酒慙非北海融。憶昔相知方弱冠。如今俱老已衰翁。共耽閑室觀虛白。久謝香塵踏軟紅。每覩風流傾座上。卽無鄙吝滯胸中。有時或來親瞻面。墨竹懸西又釘東。

又次韻丁秘監於車君家九月二十日後泛菊

至十月見

黃菊含情似有須。殷勤金盞不全疎。及迎詩老傾壇奉。莫訝重陽泛酒餘。應是晚芳齊綻後。却逢新釀撥開初。問君把盞方吟賞。能記殘翁獨塊居。

十月十九日遊雙巖寺留題示主老源上人

蒼巖錯立難籌舉。大者如山小屋許。云何偏得雙巖稱。問却主人猶不語。倚杖終朝縷細觀。有水寒甘奔出兩石間。寺曾得號豈此歟。當與古老詰其端。或疑昔者居僧戒定雙修飾。與佛缺雙因以名其額。今子亦其人。毋使寺名忒。噫乎噫乎巖多任爾所可指。曰爲雙者果孰是。吾言亦荒唐。更復根窮然後已。

次韻李學士再和籠字韻詩見寄

如吾數百腹可容。夫物誰非氣所籠。夙賦天機元廓湛。近探聖海轉圓融。邇來好尙典內古人陳迹遺。菟狗往日浮榮笑木翁。方且抱神遊白素。何從得句賁鉛紅。妄緣雖落心虛外。妙語多生道熟中。二老往來眞箇樂。何須避世必墻東。趨世吾何取苟容。鳩鴉必不得於籠。感公獨許心相照。攝我同歸道大融。呼作

謫仙因賀老。晚爲居士學龐翁。予自號白雲居士孟觴未放斟醞醑。囊橐從教倒粟紅。期費未曾行券外。是非今已泯環中。昔年顛倒方將息。無復西之誤向東。

次韻李同年見和來贈二首

才豪曾被柳公容。謫謫如吾亦見籠。俱出柳公門下故云塞足勉追千里騁。頑金欣忝一爐融。我留塵世牽浮宦。子去田居號遁翁。南畝雨晴苗秀綠。西垣風澹藥翻紅。謾勞清夢飛天外。豈意芳蹤到洛中。問爾閑身誰擺撼。邈從炎徼倏回東。陳融子曾於世勿求容。應恐鸞鳳窘鶴籠。便去田園追靖節。終教邑里化陳融。陳融表慈仁信鄉人見之云云偶然踏却人間路。猶是飄然物外翁。縱有兒孫衣弄綵。來寓奈無妾媵面粧紅。鄉心摠寄千山外。旅夢偏清一枕中。愧我此時難以慰。謾誇同勝出河東。

誦楞嚴經初卷偶得詩寄示其僧統

手披目閱有停時。何似心銘不暫離。誦筭比丘應自愧。伽陀一句善忘遺。楞嚴云周

利盤特迦即誦筭七五也持如來欲把蓮花晝夜觀。日沉燈滅見還難。若於三性無昏住。明了心端倍眼看。

儒釋雖同還小異。時憑法主略諮疑。假饒盡誦藏胸底。那及吾師卷上知。

次韻其公見和

憶昔逢公乳臭時。予於外舅家一家親炙未曾離。信然許作阿難比。來詩以我

還有親緣慎莫遺。於子婦為堂弟我眼先除担所觀。前塵妄見遺非難。莫論是月還非

月。但莫重將第二看。

方識三摩路甚夷。一門超出更何疑。蒙公早指令深挹。免作祈公悔晚知。杜祈

見此經謂張安道曰知之久久矣何不苦我安道曰云不可悔得之早晚也祈公致仕後見之予曾為公所引乃信之

僧統又和復答之

六用通融互攝時。即於器界儻能離。不然便似凡夫類。性汝真心自失遺。

海眼光中什麼觀。問師無對問還難。俄然笑指東山語。按上楞嚴已不看。

遣拂心塵尙未夷。剎那分別即成疑。師今縱示無還地。見見元非見所知。

次韻丁秘監而安以詩二首謝予所寄冬至曆黃柑子見贈兼携酒來慰

和謝曆

奉贈非專為五行。多般作瑞報先生。千春便閱椿年久。六甲長森鏡眼明。解位

如吾方得曆。唯宰相致仕欲君於此坐招萌。公致仕後拜三品滿朝卿相雖爭

贊。諒我區區寄與情。

和謝柑子以謝酒代之

飲酒温温在德將。家兼善釀敵霞漿。餘波欲破蓬門寂。一榼聊携玉液香。寄與

酸柑拳可滿。賭來仙藥口貪嘗。殷勤慰訊厓殘老。意氣如君孰比方。

次韻李學士百全用丁公韻亦謝冬至曆柑子



四時鱗次自然行。誰味冬藏春發生。指屈五端雖可算。紙翻九幅一何明。但忙元日椒花酌。休問初陽荔挺萌。奉曆壽君前語在。年年如約是予情。韜光到處避迎將。何事人猶饋五漿。我亦餉柑無幾箇。爲憐踰海有餘香。遙思兒稚爭先取。豈意君侯亦許嘗。不分袖詩親見謝。更嘉容物本無方。

復用前所寄詩韻寄其僧統并序

予近遭在陳。况復得飲。獨坐無聊。忽蒙携酒來慰。鬱悒之情。渙然冰釋。不勝銘感。復用前所酬唱韻。奉寄以謝萬一。

徐觀世狀漸凌夷。宰相酸寒更莫疑。此事似非誰的信。由公天眼炤先知。邇來除却定中觀。近誦楞嚴獨坐無聊度日難。何事能知遮箇態。肯携芳醞特相看。適我杯中酒涸時。一樽相訪叙睽離。始知大度寬容意。葶薄親因尙不遺。

次韻丁秘監復和謝曆柑二詩

跳輪日月不停行。又到青春氣候生。尙忌鏡中顏瘦損。忍看紙上甲分明。新年華髮人依舊。去歲陳菱物復萌。時節漸嘉吾老矣。爲君封曆一傷情。

右曆

金丸正好掌中將。釋饋兼能替飲漿。愛却來從千里邈。偶然封寄數枚香。任聞外客饒唇嚼。喜聽中閨爽口嘗。來詩云已與病妻同嚼此物區區何足餉。與斟芳醞是良方。

右柑

次韻李學士復和此詩

休把身年細算行。與公阻隔一蒼生。坐更冬至這回幾。冬至曆故云才得今春旋到

明曆去呈君眉壽兆。詩來洗我垢心萌。鷺天約束雖堪喜。有酒那時未說情。詩公

云行逢爛熳鸞花節。端就林亭話舊情。

南珍不忍獨携將。思與詩仙嚙露漿。路遠緬肌垂欲爛。天寒紅腦漸無香。貴從

雲海能飛到。那及霜林始摘嘗。博得清篇貪咀嚼。何須異味索遐方。

次韻李相國仁植和籠字韻詩見寄并序

昨者奉閱相國垂和予舊著籠字韻詩見寄。謹詳辭語綺靡瑰麗。實宰相

富貴中語也。若爾予亦曾備相位。何詩之癯瘦。令人不喜見之耶。甚歎甚

歎。此詩予已作十首。才窮似不能更和。然以見及之意。其不可虛孤者。謹

次韻奉呈云。

到頭風月喜形容。萬像難逃筆下籠。不獨時花妍李賀。端知美玉麗崔融。平生

憤見猖狂虜。出將猶為矍鑠翁。鎖塞舊幢油尚碧。新胡遺劍血餘紅。山川盡入

驅馳內。鈞軸今歸掌握中。韓鉞謝篇無一缺。官班曷不帶西東。

伊昔朝端濫自容。何須僥倖獻空籠。拜章曾解名韉束。學定方觀性水融。予近

嚴公詩及豈意英明黃閣老。猶思閑淡白雲翁。予自號白雲居士洒成飛札神虬。唾

送彫章海蜃紅鸞省追陪涯分外。馬巖遊賞夢魂中。子與公同郡郡有懸懸口馬巖嘗遊賞處

欲攀清話其奈城南隔闕東。

臥誦楞嚴有作二首  
儒書老可罷遷就首楞王。夜臥猶能誦衾中亦道場。  
侍我夜能誦從教白日頹蓮花森在眼。千葉夢中開。

無炭

夏欠賜冰猶遣暑。冬無惠炭豈憂寒。褚皮自有陽秋備。分別何開二物間。

始斷五辛有作

有意何難屏五辛。亦思漸斷內中人。見晉書那教鬼舐吾脣舌。請見楞嚴說助因。

次韻丁秘監而安和前所寄詩以墨竹影子親訪見贈并序

僕前者輕以紙本求得墨竹四幹愛翫之際猶以爲歎更以絹素乞掃數朶兼乞寫真。今月某日伏蒙垂和前詩以墨竹二幀影子一幀親訪見贈感荷感荷觀其詩語精緻清警真蹈詩人闡域則詩名之震世亦不爲不久而畫復如此。畫者藝也藝必爲世所嗜故藝之能奪詩名久矣先朝學士洪灌能詩亦能書世皆以能書洪灌呼之不以詩名洪君嘗憤之予以謂若洪君者詩與書相敵故藝能混而掩之矣如學士之詩絕勝無二雖藝之工也又豈奪之之有耶况墨竹寫真是士大夫之事而又且得之於

天。則公雖欲己之。得乎。甚善。甚善。予當秘之。十襲。傳爲子孫萬世之寶矣。  
謹依韻和成詩四首奉寄云。

謝墨竹

予於翫好中。取最不取亞。眼品妄自擡。未肯輕取捨。取書必鍾王。取樂必韶夏。  
墨竹當取君。求得數四朶。此是土夫戲。孰於君得過。一叢與一莖。已直千金價。  
有手不自私。且問何時寫。想子下筆時。神鬼助軒簸。方其靜凝神。寧顧大山墮。  
中有萬尺勢。雲外已迥跨。猶嫌比蕭郎。況更論與可。掃眞君所長。評品莫如我。  
衆眼亦同看。誰謂吾言詐。愿得新成印。近看晉陽公使刻印其章曰標以篆文  
赭。家藏囑子孫。勿使人傳借。懸知百世後。此竹貴天下。是時覓君蹟。求馬唐肆  
者。

謝寫眞

天地生我身。傳之者君手。予老少與偕。甘與影爲偶。眞箇槁木形。君於隱几取。  
望之雖肖眞。未甚移吾醜。吾醜子何嫌。取人貌可後。魁岸美丈夫。心或如冠獸。  
叢陋可笑者。才有出人右。喜哉首不弁。已厭名途驟。眉目頗洒然。不以今蒙垢。  
鬚髮未全皓。不以今之壽。我性本嗜酒。手曷無卮酒。置我禮法間。不許作狂叟。  
况復投珠聯。雙絕人知否。

又和二絕。

此其時重乞寫眞詩也

方君訪吾時。吾亦隨君到。猶有故吾存。何必別相造。  
一生榮辱身。半幅綃中到。知君豈天工。此像逡巡造。

己亥正旦飲神明丹戲作

擁衾閑坐未鷄鳴。爲服神丹吸一觴。七十二丸應積貯。搜腸傾倒斗堪量。  
豈獨歲華加我齒。神明丸亦作年籌。此丹非是還童藥。不爲傾杯殆必休。

正月五日謝李平章仁植見訪

閑枕猶高日晏時。未起時一聲乾鵲噪林枝。忽聞窮巷喧傳哄。知有華軒喜展眉。  
失帶至煩疲婦覓。忘冠還被小兒欺。忘冠兒等笑之相逢欲話無窮事。拂袖忙迴  
恨可追。

次韻李學士和謝丁秘監墨竹影子詩見寄

墨竹

世或畫竹君。或與與可亞。自從丁君生。其筆久已捨。假若較相看。夷豈混諸夏。  
不忍汙我眼。清淨蒲萄朶。丁公爲我掃。與子方閱過。一閱便成詩。此竹又增價。  
兩公誤才吾。大手不辭寫。我本浮虛人。暫作前糠籟。釣得由佯賢。果於我計墮。  
不然將我材。安得此雄跨。時來天亦憐。亦得被人可。至寶得分外。世人應怪我。  
秘藏勿輕出。人情多巧詐。君詩播於世。爛若耀丹赭。丁筆若示人。豪奪又誑借。  
奈知二君名。足流千載下。草木同腐朽。孰有如予者。

影子

古今所圖形。廊廟經綸手。不然將帥才。虎烈無與偶。麒麟閣上人。何者非汰取。我才本無用。何況貌復醜。生時人已憎。何必規身後。具體雖為人。無知僅類獸。方公仕進時。儀彩曠朝右。正觀蔑邪睨。矩步無輕驟。清班三十年。胸次絕纖垢。何不寫君容。世世傳之壽。反畫此頑翁。蟠腹長盛酒。幻身對幻影。何者又叟叟。再拜請丁卿。又貌我公否。

次韻李平章仁植和謝訪詩見寄

枉臨顏巷未多時。傾渴猶思玉樹枝。已喜溪冰微破脈。更堪門柳暗頰眉。公以相見為期故有是句詩場何日同君快。春色如期不我欺。但愧倦還毛羽弱。致仕鸞鳳飛處怯攀追。

復次韻李平章見和兼邀飲

黃扉不獨得同時。仙李林中作附枝。本聯親斗印先拋雖乞骨。幅巾相見輒揚眉。來詩本如山仰猶心在。有似天臨敢面欺。除却君侯深記舊。後生輕薄詎堪追。有後

生欺之辭

舊京當日太平時。時或聞歌金縷枝。四海如今猶喋血。一樽何處共伸眉。蹉跎樂事黃鸝笑。蹭蹬仙期白鶴欺。七十衰翁蒙喚召。行忙僕從反奔追。

金內翰莘鼎携酒來訪即席走筆謝之

見訪閑門尙足榮。更携芳醞慰幽情。此心已直千金重。雖老何辭數爵傾。愛酒非關唯味味。陶懷欲遣不平平。我今樂飲君知否。請見歌聲雜笑聲。

復次韻金君見和

已拋腰綬謝浮榮。偃仰逍遙自適情。詩榻但無同我飲。酒錢猶欲爲君傾。反將名醞來相勸。遮箇艱時卽太平。時虜兵猶在故云不必吹笙還鼓瑟。唱渠詩句是金聲。

二月聞虜兵猶在南

候鴈已歸北。胡雛猶在南。南方朱鳥窟。何不啄皆殲。

李侍郎需親受御賜鞵帶遂帶出訪予以詩賀之

玉色親臨賜帶鞵。簪紳改視亦相榮。天生容彩元來美。物賁光華倍露呈。腰昔黃時嫌自負。眼今紅處想頻驚。直關當代求儒急。賀不於君賀聖明。

復次韻李侍郎見和二首

男兒誰不望腰鞵。才逸如君稱此榮。都爲才華曾爛嘆。亦因忠赤早披呈。皂衣纈帶雖嘗有。綠髮朱顏最所驚。宸陛的應重見賞。還須入對舜瞳明。受來真似牡丹鞵。四品班中別是榮。雙引朱衣垂欲到。一圍紅帶已先呈。雖然服美多般在。此獨人情特地驚。是夜內家應不寐。手猶摩捺要天明。

次韻復和

亞卿當日得施鞵。予昔以少卿帶紅我已皤然未必榮。把爾才名宜早縮。自前符瑞亦

曾呈。君言崔僕射曾有夢兆因有一句云云。不論朝士趨來敬。請見行人走避驚。畫定身章班賤。世間此事獨彰明。

賀君嘉慶豈唯醒。知有無窮踵到榮。蟬欲飛升璫自附。鶻將銜着綬來呈。一腰騰彩吾猶喜。三足聯華孰不驚。速佩金章還示我。我今雖老眼全明。

形瘦有感

久矣人間茶茶疲。紫皇徵召一何遲。莫嫌形化兼心化。天上都無此等思。

南軒獨坐

雪朝遇客頭頭白。霞夕逢人面面紅。端坐南軒無一語。面枯心死一衰翁。

三月三日無聊有作

人言此日是名時。倚壁無聊撚雪髭。尙欠一盃澆燥吻。蘭亭勝集可能追。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五

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六

古律詩九十六首

偶見氣毬因寓意

氣滿成毬體。因人一蹴冲。氣收人亦散。縮作一囊空。

氣毬答

造物亦蹴汝。飛到九天涯。如今蹴已罷。氣縮是其時。予厭生故有是語

斷牛肉并序

予往者方斷五辛。因作一詩。其時并斷牛肉。然心斷而已。適無眼見其肉。而口能卽斷。故於其詩。不得并著。今見其肉。斥去不喫。然後以詩述之云。牛能於甫田。耕出多少穀。無穀人何生。人命所自屬。又能馱重物。以代人力蹙。雖然名是牛。不可視賤畜。何忍食其肉。要滿椰子腹。可笑杜陵翁。死日飽牛肉。

奉謝冢宰侍中崔公惠拄杖并序

某啓。僕自近年。身衰脚弱。須杖廼起。先是伏蒙鈞慈。送與寶杖。自謂此足以支持一生。今復惠一枚。益扶衰茶之身。更護跛傾之步。此杖若存。此心何既。雖至白骨。豈敢有忘。謹成拙詩一首。奉謝萬一耳。

十步敲傾九踣僵。感公全與一身強。疎圓節硬分珠琲。瑩滑皮勻鬪雪霜。杖起

方看肩上過。携來偏稱手中將。平生多荷扶持力。又許扶衰惠可量。

意有未足。又作一絕奉呈。

德望平生謝孔光。敢期靈壽受於王。忽蒙冢宰千金貺。公路扶行亦未妨。

相國和絕句見寄。復次韻奉答。

金與堅貞玉與光。端知此是杖中王。衰翁已復成強壯。崎嶇何能有礙妨。

何須君賜是生光。冢宰由來得貳王。已許扶持敲側步。從今杖謁亦何妨。

牆頽不理

有人勸我理家莊。四壁呀通便不防。數集壽中何計活。不如閑坐吸清觴。集載

囑諸子

家貧無物得支分。唯是簞瓢老瓦盆。金玉滿籩隨手散。不如清白付兒孫。

戲贈妓

書生於色真膏盲。每一見之目頻役。今因身老佯不看。非是風情減平昔。一杯

醺醉情復生。無復慙羞呼促席。汝應憎我老醜顏。我亦知渠匪金石。

泉涸酒乾

舍南泉已枯。舍裏酒復斷。我殆喉生烟。從茲成渴漢。

己亥五月七日家泉復出。戲成問答五首。

主人問泉

寒流依舊湧岩間。入沼盈盈漱翠瀾。爲問靈泉能會否。主人還復幾年看。  
泉答主人

盤迴縈屈石中間。罅出方成一掬瀾。地下泉流多少在。何憂不及此時看。

主人復答

我心非必戀人間。却愛金船泛綠瀾。地下丁寧泉亦在。不知能把一盃看。

泉復答

汝愛浮觴淨淥間。釀時何復涸予瀾。地中亦有酒泉在。曷不尋源一往看。

主人又答

汝智區區尺度間。輸予歸吸酒泉瀾。霞旌雲帔昇天去。渠輩於時得我看。

獨酌自嘲

聞有芳醪耳輒傾。一盃方倒眼還明。自將樽酒供聞見。餘事來干故瞶盲。

五月晦日走筆謝李學士百全送酒二首

門閑家冷無來客。把酒何人慰我情。獨有君侯猶記舊。殷勤乞與一壺清。

不因人絞坐澄清。灑灑浮蛆撥更盈。看浮蛆乃未必苟貪濡燥吻。感君猶記老

門生。

吟詩自笑

清晨酣得兩三盃。長嘯招邀好句來。好句來遲伴偃蹇。故應妨我錦肝開。

無客

門庭閨寂少經過。分衛僧唯喝唱譁。從此漸成閒氣味。不妨時復臥看花。

誦楞嚴第六卷有作

從初至六誦如流。餘復何存了却休。若不貯心歸去也。泉靈何處紙中求。

南軒答客

我昨於南軒。晏起日已噉。盥嗽執經卷。方向手中翻。客有枝木冠。謁我仍有言。以正不以雜。君子義所敦。而此浮屠法。奚爲於丘門。我言男兒者。各有懷抱存。士方顯仕時。經緯以人文。詩書與禮樂。輔相千載君。既老退閑居。有或事琴樽。此輩吾敢望。無功補毫分。琴樽已非分。事佛有何痕。况復儒與釋。理極同一源。誰駁又誰純。咄哉渠所論。

八月二十九日走筆謝李學士百全惠生魚

鱣鱣腥活欲飛。江人來餉尙嫌遲。我因衰病身唯骨。豁與餘膏澤瘦肌。

九月初七日訪樞府朴公。榻觀所構新宅富貴蕭洒兼備。皆出意表。誠不可虛賞及酒酣走筆記所見奉呈云

我有一區廬。風雨猶不庇。賦分元自窮。徒忝丞相位。予常言宰相之窮無有如我者觀公此臺

榭。幻出神仙地。他人費鉅萬。爭肯略侔似。由公眼匠妙。所作出非意。如此廼相門。而我安敢企。有竹立脩脩。不與江南異。奇花與美卉。雜錯分錦綺。黃菊冒霜

開已可泛金盞。何必待重九。不妨先日二。主人聞此言。拍手即大喜。呼出玉樽來。今日能事已。

重九日朴樞府相公復邀飲。即席走筆賦詩以呈。

誰訊堂中華髮老。尚無門外白衣人。賴公喚與開歡飲。免負今年泛菊辰。

又以別韻贈之。此二詩皆和至數四首後忘之不錄

捨公何處豁吾情。哇眈無施示坦平。一笑一言溫可掬。真他花卉亦秋榮。

九月二十九朴樞府又邀飲賞菊。未置酒。即席口號。

九月霜風斗頓寒。繁英猶媚綠陰間。客來莫問花多少。黃白交開十八般。言公自

凡十種

妓至又和

書生舊習眼猶寒。未慣繁華爛熳間。解語花來方始笑。不須黃菊鬪名般。

相國及坐客見和復次韻

嫌他桃李怯侵寒。種菊元無地隙間。莫把花名誇十八。明年添得百千般。一作千

多許

李平章仁植邀飲醉後奉呈

退藏蝸屋一清羸。枉被佳招喜可涯。病脚遲回初似跛。感情騰躍助成馳。衰顏倚醉風難刮。輒話開懷口易移。七十耆翁扶掖到。喜公會不故人遺。

相國見和復次韻

間關難來爲脚羸。城中咫尺即天涯。梓鄉曾接葭莩幸。藥省還追驥尾馳。鬢似  
雪霜雖各老。心如金石不曾移。要除末禮須勤飲。醉後形骸尙欲遺。

卽席用此韻留別姜郎中出守春州

聖君憂在活民羸。千里分符東海涯。紫闕定將徵詔召。青雲會向坦塗馳。藥堦  
飄爾身方到。應以遺補見召棠樹依然座不移。借寇未成人自泣。一方唯有愛空遺。

又次前韻留別金內翰奉使蒙古

知子年來頗瘦羸。那堪遠涉鴨江涯。正宜禁省成龍躍。不合胡天汗馬馳。曾是  
文章壇上望。如何邊鄙事中移。功成走被鈞台召。滄海靈珠肯見遺。

次韻李平章仁植虔州八景詩并序

伏蒙相國閣下。和晉陽公門客所賦虔州八景詩示予曰。子嘗著此八景  
詩耶。予曰。古今詩人賦者多矣。未嘗不撐雷裂月。爭相爲警策者。予懼不  
及。故不敢爾。公固督予賦之。卽次韻各成二首奉寄。但未覩諸賢所賦。焉  
知不有犯韻者耶。此獨所恐耳。

江天暮雪

江天無雪亦陰昏。更奈紛紛冒遠巒。唯有漁翁醉和睡。酒來蓑底不曾看。

遠浦歸帆

帆遠天遙。水色滄。未知船與浪低昂。不須更說如飛去。一轉頭間又轉茫。

瀟湘夜雨

日落江寒水暝天。夜來微雨更凄然。二妃往事君何詰。洒竹聲中正好眠。云公詩

平沙落鴈

群飛有意亂蘆花。半落平沙一陣斜。須慎傍邊謀汝者。繞汀臨渚幾人家。

烟寺暮鍾

山中除却水聲寒。眞味尤宜寂寞間。我笑巖僧多事在。擊鍾來往自難閒。

山市晴嵐

非烟非霧襲重重。宛作僧家氣鬱葱。此是山中無價景。有何塵市落這中。

漁村落照

殘日明時無處空。奈何偏指水村中。漁翁醉起得魚晚。價直千金一丈紅。

洞庭秋月

何事江天得月多。金波交映鏡澄波。雖然天朗無纖靄。未害疎林間綠蘿。

江天暮雪

皓色堆勤未破昏。不分洲渚與林巒。行人走避樵童濕。何處江樓捲箔看。

遠浦歸帆

孤帆橫截海濤滄。又被風狂困激昂。無限舟中辛苦態。這邊閑望去茫茫。

瀟湘夜雨

漠漠茫茫夜雨天。巫娥廟在益依然。蕭騷聲裡能無感。被酒籛工取次眠。

平沙落鴈

賴有汀邊木筆花。最宜文字落橫斜。低飛欲下沙洲戲。待汝傳書有幾家。

烟寺暮鍾

西峰日落暮山寒。響出孤烟杳漠間。一度落殘還一度。奈知聲亦未容閒。

山市晴嵐

萬疊山深嵐翠重。恰如瓊壁立青葱。文選云立瓊壁之青葱莫教風卷須留賞。我愛僧行

海浪中。

漁村落照

鎔金日色暎晴空。籬落蕭然沙戶中。應待漁人乘醉返。半山猶掛一燈紅。

洞庭秋月

月將江影孰爲多。俱是澄澄一樣波。憑仗秋晴猶足賞。何人好事剪林蘿。

十一月見門前雪積有作

門前雪三尺。銀嶺何磷峒。兒寒不遑戲。誰肯輓爲輪。不杜門猶閉。尙無一箇人。倦僕且暫掃。略開線路新。袁安若不死。會有唁來賓。

次韻李相國復和虔州八景詩來贈



江天暮雪

晚來無處不昏昏。暝色難歸戴白鬢。遠透漁窓驚睡眠。睡醒猶作曙光看。

遠浦歸帆

朝掛湘吳暮薊滄。唐書有薊滄二州屬幽州節度須臾決失去昂昂。片時未度相望處。遠浦猶

看入淼茫。

瀟湘夜雨

半夜雷潮已殷天。雨聲相助大琅然。灘波漲起孤舟帆。狎水篙工尙未眠。

平沙落鴈

微雪飄飄細屑花。一行直下一行斜。半斜半整真奇景。火急將屏付畫家。

烟寺暮鍾

天陰天霽與炎寒。一樣聲來暮樹間。不有孤烟常作候。也應人與此鍾閑。

山市晴嵐

輕羅染碧水紋重。辦作須煩手似葱。爲問青嵐誰織出。巧成纖縠布巖中。

漁村落照

江雲向晚卷長空。斜照漁家瞰網中。海底湧生胡不見。咄哉方始愛殘紅。

洞庭秋月

水國秋涼爽氣多。冰輪正好嘆寒波。波心俯鑑無勞望。不用登山費挽蘿。

相國嘗和示一首予每復以二首未知鈞鑒何如惶恐惶恐

江天暮雪

同雲飄雪晚來昏。掩盡天涯萬疊巒。江上行人歸意迫。也除詩眼孰貪看。

遠浦歸帆

未入洪溟大漭滄。已如人戴帽微昂。前帆度了後帆繼。任爾飛揚漸杳茫。

瀟湘夜雨

酒來幸是夜深天。臥聽蕭蕭尙寂然。無賴江邊斑竹在。遽能驚我醉中眠。

平沙落鴈

沙際無田只荻花。有何窺望落橫斜。人人焉得機心息。莫遣人禽共一家。來雁詩

已馴人亦熟人禽自在似同家

山市晴嵐

翠光籠遍萬山重。遠似胡天一嶺葱。莫把岢嵐名一郡。青嵐寧入郡城中。

漁村落照

籬雀啼殘已散空。夕陽猶熠浦村中。逢人面面如霞暎。未必漁家享此紅。

烟寺暮鍾

初聞猶混瀑流寒。漸認來從岳寺間。擊罷雲閑君莫道。白雲爭肯有忙閑。上詩

洞庭秋月

浦客何須蕩槳多。我憐全鏡碎於波。維舟側畔明如晝。細看秋蟲上薜蘿。

庚子三月日李學士百全病中大設筵并妓樂邀予及朴樞副崔僕射朴

丁二學士觴之即席得詩二首呈之

初來欲問維摩病。不分還傾太白盃。慎勿自言生死別。飲中此語忍聞哉。是日主人

連有此語

阻觀清姿心似渴。忽承喜喚脚如飛。一言相接猶爲得。更賞紅裙醉倒歸。

次韻崔樞府公衍見訪自言路上得詩寫贈

結髮同遊媿莫踈。申之共作孔門徒。予昔與公遊學公以大學生改虎官歷官至樞府訪來應記當年

舊。眷眷恩情得可孤。

予亦別作一首謝携三亥酒來貺

閑門寂寞雀堪羅。豈意君侯肯見過。更把一壺情已重。况名三亥味殊嘉。

次韻李學士百全并序

四月二十七日。邀兩朴樞府及崔僕射朴丁李三學士。而李學士百全稱

病不赴。以詩寄謝。予即次韻答寄。亦令坐客皆和。

對客初筵語不喧。佇瞻高駕爲臨門。忽然馳簡稱身憊。急欲求醫候病源。若也

體中生劣氣。那於筆下騁豪言。細思此特徵痾耳。須待君來倒一樽。

明日學士又和寄次韻奉答

吾今退老屏塵喧。子亦閑居懶出門。猶許詩壇攀逸躅。亦容海眼計深源。君與  
讀楞嚴 五陰爲賊君何患。君詩 四大非眞佛固言。更坐觀心除妄想。我方邀致與  
開樽。

二十九日又邀僧統守其大禪師志素禪師湛其及雙岩住老金員外設  
酒卽席得詩一首贈之。

二其一素皆生佛。京兆雙崑亦可人。訪我從容消永日。不妨傾倒道漿醇。

二其見和復作

白雪渾頭退老身。恨爲塵世一陳人。如今飽聽高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醇。

明日僧統和寄復次韻奉呈二首

形骸枯槁已非身。精魄飄零不似人。賴有吾師能起我。飽嘗甘露正醇醇。  
枉顧閑門大耄身。始知法主視猶人。雖然不飲盃中醖。自有醍醐味大醇。

次韻復和李相國八景詩各一首

江天暮雪

自是江雲易翳昏。那知日色隱岡巒。又疑銀浪隨風碎。誤使人人作雪看。

遠浦歸帆

輕風引去海門滄。帆與孤舟孰大昂。悔我未同船客去。謾勞翹頸望微茫。

瀟湘夜雨

九疑山暗雨中天。有意何人不慘然。半夜人呼船閣漏。篙工執屨略難眠。  
平沙落鴈

平沙十里暝烟花。鴈陣猶能暎日斜。弟兄終不亂。當須曉噉閱墻家。  
山市晴嵐

山中嘉景一何重。嵐暎晴霞作綺葱。若是齊紈兼魯縞。不知豪奪幾家中。  
漁村落照

柴戶牢關寂寂空。漁人方返夕陽中。魚籃數得頭多少。無奈全憑頃刻紅。  
烟寺暮鍾

釋子尤宜坐臘寒。寒天來往靡容間。區區聲裏占時候。天地無心日月閑。  
洞庭秋月

浦客無心弄月多。殷勤進棹出衝波。分明已見崑前泊。樸葉遮頭又帶蘿。  
次韻英上人見和

江天暮雪  
鵝毛飛舞散黃昏。入水無蹤獨被攢。凍縮漁人殊不喜。王孫好作畫圖看。

遠浦歸帆  
不歸淮汴卽瀛滄。唐書又有瀛滄二州問爾何之首自昂。瞥過眼前無幾頃。際天應獨水

茫茫。

瀟湘夜雨

零陵江上雨連天。寄舶遊人思悄然。夜久吹燈猶獨坐。長年三老已酣眠。

平沙落鴈

紛紛已擾水葦花。更向沙汀拂拂斜。汝既爲賓無特操。有誰容作主人家。

山市晴嵐

環巖已作翠巖重。繞樹還成玉樹葱。若問僧庵何處是。青羅一帶卷舒中。

漁村落照

烟重風微未掃空。人家掩靄有無中。夕陽忽掛金盤爛。最愛殘霞映鬪紅。

烟寺暮鍾

滿山蕭瑟晚風寒。振暢鍾聲十里間。未到巖廬吾已想。沙彌忙遽老僧閑。

洞庭秋月

一輪分影也何多。熠遍汀沙又印波。把酒若成江上望。石間猶可藉紅蘿。

七月初二日浴家池

我今衰弱怯水寒。六月猶無入水浴。今日炎煎勝夏天。始入池中亂澄綠。如坐  
寒冰不耐久。毛髮立豎體生粟。一身炎冷自無常。須臾翻覆一何速。洗塵洗體  
皆幻妄。誰爲能觸誰所觸。見楞嚴經只應達者知此意。我欲譖之道未熟。

哭李學士百全示朴學士仁柢

七月十日卒

嗟嗟賢學士。已矣今。迺死。齒幾中壽年。身涉正卿位。男兒苟至此。逝亦無慊意。所恨一子存。粗足奉家祀。方君伏枕時。被謫向千里。其去才彌旬。尙未知到未。君復奄然殂。有誰主襄事。紼紼一老婦。擗踊哭內次。今歲春三月。于時病已始。大集耆老公。妓樂與俱備。曰是生死別。努力好勤醉。滿堂爲之悲。其間或掩淚。斯言今果中。吾謂眞達理。是亦人所難。猶可語同志。老境寡詩伴。唱酬嘗與子。郢質今已亡。於誰斲壘鼻。

朴知院楮邀飲方見公以予曾所著有嘉堂記親書上板釘壁卽席以詩謝之

霞驚無嘉語。胡爲釘壁懸。不須紅袖拂。已勝碧瑤鐫。筆有飛騰勢。詞無篆刻妍。手書誠莫重。心感口難宣。我與公長在。堂兼記不遷。時時聊寓目。莫忘一狂顛。

屋燕

傭奴不理家。我亦傭不討。塵穢盈其前。略不容澆掃。今朝命兒孫。掃地勤不少。雖至於庭階。刈去旅生草。地清心亦清。於我可謂孝。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六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七

古律詩九十七首

寄金學士敞并序

庚子年

愚聞先賢於儒門制十二徒。徒各置齋。有多有少。每夏一集肄業。名曰夏天都會。近因國家多梗。此風幾絕。今聞我齋得成夏課。何喜如之。雖他齋未爾。是廼儒風復盛之漸。他齋亦從而興矣。何必憂哉。此皆尙書學士指麾之力也。豈不慶幸哉。謹成古詩奉寄。

自卜新京今幾年。吾徒舊範危墮地。賴予不死餘喘存。得聞夏課群學子。遙知林林白面生。夫子影前成拜起。有川能似歸法無。想見冠童浴沂水。有如霖雨彌數旬。忽見晴陽出明媚。又如嘉穀垂欲枯。一朝沐雨得生意。細思此是君之力。感古喜今還收淚。我今已歷三事聯。子亦行登丞相位。原其所自此其根。根若不牢安所恃。君知體莫重於斯。公卿搢紳多出是。鄉猶有校家有塾。況可國中無是事。勸公更礪成人心。激起後生毋少弛。我於此時雖就木。地下猶能抃舞喜。

李相國仁植朴學士仁楫同訪是七月二十五日也時家園鳳翔花盛開唱韻使英上人走筆賦之予亦卽席走筆和示



丹白相交兩絕奇。莫教風雨卷離披。早宜覽德下千仞。反自爲花依一枝。五色錦章渠已得。九成韶樂又何知。休將嬌態深藏葉。我欲形容爲作詞。

相國見和復次韻奉答

隣家曾不種花奇。何日移栽到錦披。處士休誇鸚鵡賦。相君今詠鳳凰枝。詞有鳳支有鳳支。絳葩紅藥遙猶見。尖背豐膺捻始知。不有嘉賓留逸唱。人間那有此花詞。

朴學士見和復次韻

鸞鷲爲名意信奇。宛如雙翼彩文披。欲傾家貯勤添酒。且願歸程醉插枝。鳥作國祥如可道。花呈家瑞又安知。若教移種沉香北。何必清平芍藥詞。

次韻復和李相國更和獵字韻

聞公哄道喧里閭。驚起整襟纓復獵。坐定投詩神且奇。如陟泰山窺玉牒。自吾得此明月珍。連宵不寐防肢篋。求之古人誰得似。歐蘇所著迺其法。更期促膝深論文。直到根株去枝葉。

無酒

家貧醞酒遲。肺渴含盃少。丞相何處逃。隈窓但默笑。

泉枯

酒涸眉方皺。泉枯口渴澆。此身垂欲溢。於物諱聞焦。

見糴稻生寢房南軒之旁有作

人皆務耕田。歲入幾許斛。我家無是事。天遣生糴穀。庭階生亦可。胡奈寢房曲。亦復效田禾。擢穗數莖綠。我病慵不芟。憎哉遊手僕。置之百不訶。默笑但瞪目。業已不理屋。何獨於此督。

飲白酒

前後各韻

吾知斟白酒。偏稱泛黃花。爲問花開否。青苞未拆葩。

唇焦

韻同上

唇因病燥耳。瘡渴非犬子。當與龐居士。吸盡西江水。

戲贈春州守姜壯元頡乞炭

三十六地獄。寒冰爲之最。沙沙雜羅羅。其苦得可奈。今年我家兒。必定落於內。不有菩薩慈。此厄誰能解。若送炭一銖。價與千金倍。今生若未報。死亦此心在。

痒和子

背癢能狐悅。可多或稱如意。或痒和。具人手指超人手。手所難侵輒解爬。

又

昔人工刻木。宛作指尖尖。後世移牙物。功夫倍玉纖。

小栗樹結子

矮樹才過頂。胡爲殼已成。定非將子植。大本斫傍生。

次韻金學士敞見和夏課詩

美哉古風誰力廻。花山亦有興儒地。此豈一時翔集耳。傳及子孫孫復子。憶昔諸生全盛時。門抽戶拔爭奮起。君時早慧本生知。吟詩作賦如翻水。夏課習赴我名教導。君詩自注云我初何教爲。反欲師之。竊求媚。此皆實錄。非虛辭。不惟森目森在意。其間先進皆物故。每一念之潛拭淚。與公今者幸其時。得路俱登好官位。每思吾門根柢空。行若無憑立無恃。頽堤復築一出君。意欲歸吾理。非是。人有其功已自尸。盜莫爲大非細事。所期袞袞招後生。鑄鍛顏騫心勿弛。因之重紐一二徒。不須偏爲吾齋喜。

次韻河郎中千旦見和

耘業耕文夏課場。是皆君我曾經地。仲尼雖聖亦匹夫。常有三千群弟子。以國之大寧乏人。不使斯風重崛起。我齋稍復餘未爾。有如大海涓滴水。君今文彩曠詞林。靈珠側畔川爭媚。欲還墮緒子何難。在一頃刻回其意。激起後生皆擊蒙。何人不泣淵鮫淚。手插羽翼因吹揚。可令飛到公卿位。歌讚成庸則我存。發揮頽敎繫君恃。昔者修文來遠人。制服頑戎必由是。況今容許鷓冠人。秉筆來叅場屋事。上方嚮學又日新。何患斯文將翦弛。而君於此少加力。無限儒門萬世喜。

右一順和

昔年我自紫微郎。謫守桂陽卑濕地。公退蕭然坐小堂。亦無與語吾黨子。見君謁刺笑且驚。時方欲食投匙起。顧無斗酒供其歡。終日清談唯飲水。雖云小郡名邦侯。亦豈無人欲側媚。先生正直本寡求。目擊一見知同意。快聞高論心豁然。臨別能無一掬淚。從此相知二十年。中間嗟爾無朝位。無何銳進涉清華。如我老夫猶有恃。今之作者雖雲紛。專掌絲綸夫子是。願君善畜千金軀。爲國不讓文章事。我今耄矣雪渾頭。讀書著文不少弛。何如來往深論詩。老境忘懷一段喜。

右一憶舊陳懷

次韻李侍郎見和二首

誠明造道本一徒。夏課所安還一地。君雖後進未及同。尙擬連枝一家子。距我登科二紀餘。予登科年君始生又隔成龍勝上歛飛起。此皆夏課所漸染。宛似冰絲受色水。勸學猶如求美。媒之痛切誰不媚。今君已是巨官人。復振斯風豈無意。哽悲何獨子一齋。十二徒中堪墮淚。君詩以誠明復盛造道必於諸家諭子弟。勿論文虎高卑位。百家所得雖二三。積至源深猶可恃。擇師以教當氣專。勿令淫縱迺過是。不然悠悠惰遊者。寧肯於文力從事。金公近者倡斯法。請問其要弦於弛。弛者復張仆者興。後學於君喜不喜。松麓遺蹤一夢空。不須更憶荒虛地。君看新邑是花山。中關彤闈奉天子。遠近

千家碧瓦差。朝昏萬竈青烟起。百官擁似拱辰星。四域奔如朝海水。鳳樓御宴不減前。萬妓盈庭獻媚媚。舊京百事一無虧。唯有生徒未得意。如予白髮長搔頭。其奈青衿得忍淚。禮官博士恬不憂。可笑庸庸虛竊位。賴有金公復振興。果副吾徒夙所恃。本爾身名始立源。儒臣學士當如是。我知吾子殆能之。惇惇告諭非好事。覓物欣踰未失前。何妨繼絕當其弛。子今復以非位推。君詩云我欲如公勸後生微官自此雖謙德聞未喜。

次韻李侍郎以詩二首送土卵予以三首答之

處處艱於長一莖。君家有底好滋生。市人擡價顏胡被。客壤培根力靡輕。青鳥雛多來已壓。子凡有四等曰車聲鉦。旁巨青鳥等多子。黃鷄卵在駁難成。想公偶送金盤菜。踵我行調玉鉉羹。十四名般斯第幾。又有十二三等名。二三分別尙難精。殘翁博物真無用。勉食唯教脹氣平。予時腹疾故君上詩云。撥開泥底洗根莖。惠及閑門老友生。盤上釘來團雪積。筋頭跳脫走丸輕。王述初憑地媪膏恩化。終被畦丁手力成。但覓栢香和作菜。不須葵葉雜爲羹。詩來有露珠初漾疑蓮樣。土卵方呈訝鳥精。岷蜀充資濟陽九。我今佐食意難平。一云哥矣膏田挺紫莖。土無能伏卵何生。自天全與瓊腴美。在地誰團粉麵輕。草實例多隈葉結。芋魁唯自屬根成。室人方報營朝膳。竈婦那憂辦夕羹。煨糞禪師心豈傲。誤羊丞相學非精。已陳前迹休評駁。飽喫閑眠是太平。

次韻李侍郎見和三首以四首答之

畢竟難栽數四莖。尋常笑我拙於生。清詩兼卵投之重。感淚非鮫報也輕。兒戲擲盤疑穀破。妻藏踰月恐雛成。若將隴麥先呼餅。未掘園畦可日羹。何況承恩親自見。直須作膳更教精。青瓜作菓無多月。不用東陵學邵平。

土膏雨助得肥莖。魁似青邊斗大生。欲作跳毬圓或缺。擬看團石握還輕。不如當日烹而食。都爲吾儕嗜所成。果是名爲君子芋。也應慙入庶人羹。禮記有諸侯羹庶人

羹我真癡漢。那論品。子作新醫曰補精。既及老翁能不感。若教分肉卽陳平。

不唯貪賞卓瓊莖。亦欲潛觀物化生。入囿才看針脛短。披沙驚觸雪肌輕。一根

如我猶難蒔。四等於君亦易成。已勝冬菁甘似蜜。何論秋蒜蕪難羹。口訛都斥

腥鱗遠。予以病近不喜食肉舌嗒方知異。味精略備盃觴當展謝。遲予微體得和平。

方於灌溉養纖莖。未意團團卵復生。君倚園田栽易得。我憑塵市價非輕。畦中

只見脩脩立。地底誰窺磊磊成。若欲對當須玉食。未宜容易偶藜羹。車聲作號

曾難覈。鉅子稱名亦莫精。一字注箋廻見示。渙然釋此鬱心平。

次韻李侍郎見和五首予以七首答之

想君方對兩三莖。猶愛尖尖撲地生。明日回看荷葉大。方秋已拾玉膏輕。知公

自惜無雙味。餉我應須第一成。非鵠非鷄能伏卵。不魚不肉尙宜羹。暫通灰燼

熏猶可。微帶泥痕洗必精。要且邀來開劇飲。卽於前貺頗填平。

捋藍染葉玉刪莖。初若艱生旋易生。賴是地腴功轉速。假如土瘠養何輕。若言始入秋排出。却認多更月孕成。我老偏憐蔬適口。人看應訝卵投羹。須知外有團圓殼。決是中凝混沌精。天地如雞子口混沌久不訪之翻贖物。從今連到即心平。

我本難知養出莖。甚時栽了甚時生。方從濯濯琳條直。已到離離玉實輕。君自好仁多隱德。物猶知感喜繁成。中厨若欲調真味。熾火當須作定羹。小必地中和碎璧。大應天上應圓精。明年不死如無恙。傾橐宜求沃野平。

庭下休栽竹數莖。自諳老境幾何生。如茲時菜猶堪種。都爲慵奴未遽輕。唯羨君園能得養。坐看秋實自然成。忽分膩滑教充膳。何必鮮腥始辦羹。好味但知嘗了過。方經何暇講來精。來詩若言有粟視千戶。此亦堪觀一平等。

要防兒輩折新莖。凡草猶難足踏生。趁得秋天良甚愛。雖云菜物詎能輕。只應自有神潛護。不爾那將力便成。富屋莫嫌充上味。肥僧寧或啖鮮羹。魁能連小侔駢拇。卵必藏深齋內精。益氣補脾何更問。有遭蜂螫借渠平。

人人好自食柔莖。冬亦和鹽爛革生。葉貴貪收乾必用。卵宜作種蓄難輕。知君於物偏能化。有地何年未輒成。本爲豪飡依子宅。豈期窮巷落吾羹。但聞人號爲蔬美。敢道吾曾命物精。若作純圓看體滑。參參瘦處削堪平。

君奴非必引抽莖。何事脩條給給生。未待勤培方奉蠶。偶然坐享此圓輕。雖因世素終須出。初忌人知密爾成。我把手麾令作饌。堪欺指動未嘗羹。厨夫汝莫

慵調味。食物吾猶不厭精。得則飡之無則否。若然心意自能平。

次韻李侍郎復見和七首

箇中莫有滑於莖。截作聲何咽澁生。卵不從禽猶愛喫。玉非抵鵲奈投輕。尙疑  
新向林巢得。未信元依土穴成。每到午天宜代菓。何專子日貶爲羹。憑他天地  
雖凝氣。孰是雌雄遣構精。易曰男女構精也瓚老啖時應語子。會須行秉宰衡平。

學圃先須種芋莖。秋來摺實當嘉生。蔬能代穀從來重。玉不充飢對爾輕。數斛  
播收千斛滿。幾家仰賴一家成。箇翁要喫宜盈釜。外客頻來莫頡羹。栗殼毛攢  
開未穩。薯根皮巽削方精。渾骨缺直唯斯耳。物性猶堪號坦平。

此應曾不約於莖。何俟莖繁趁逐生。散似雨泡跳已沒。轉如晴雹落還輕。銀釵  
股穩頭渾露。璞玉肌全體秘成。蒸瓠呼鵝聞古事。擷蔬名卵是新羹。季秋我得  
吞空費。寒食人看鏤必精。縱受君傳栽養法。君詩備言栽養之法其如蹇跼地難平。

莫言此是出蔬莖。必畜鷄鵝孕得生。不用罄驅腸底去。略須留弄掌中輕。搏膏  
作餅形難似。輞雪爲毬狀未成。貺可直宜和以鼓。古猶相尙饋之羹。宛同羊角  
抽初茁。敢譬猪肪截未精。爲問湘中無此否。可憐憔悴楚臣平。

慣矣尋常見葉莖。誰知此粲隱而生。珠聯一貫投猶感。瓊實千枚受可輕。鼠壤  
無蔬心久歎。雞窠擬卵笑猶成。孫弘相漢嫌重肉。孔聖居陳未糝羹。得此吾猶  
稱曰美。任他人辨未云精。因思并設陶陶飲。與子同飡意始平。



君非不識植蓮莖。待見珠圓實自生。有水有池方可蒔。充蔬充食亦云輕。不如暫忍園夫憊。坐得無窮地寶成。岷下若常收芋種。吳中何更憶菰羹。葵稱鴨脚元難稱。瓜號龍蹄亦豈精。爭似此唯真肖卵也。無廉角一般平。

園菜何曾自秀莖。要憑培壅始能生。定應君宅從天賜。母借人功拔地輕。必也他年居變理。卽於何物莫財成。似公無憾均分味。在古誰嫌未政羹。此物飽聞能補氣。吾詩割去幾勞精。從今我亦藏餘勇。非是爭鋒却敵平。

謝其禪師送細餛飩

重羅雪麵切裁新。束折白麵賦云重封了緘書餉故人。遙見初疑堆木屑。細看真似積瓊塵。晨朝饒口非唯美。師短簡云以資晝日飢腸亦足珍。饋及殘翁情可感。但祈法壽萬千春。

禪師見和以二首答之

方開鈿榼篆封新。爲感吾師豁與人。地上誰收先集霰。空中應拾極微塵。如吾喫啖麤猶可。想得功夫細最珍。衰病忌寒秋已縮。爛烹溫飢氣迴春。

白頭交密免如新。贈貺何曾棄老人。細尙成方非走玉。微猶凝體異飄塵。好充窮巷朝晡味。却任豪家水陸珍。更辱清詩真不分。暫將俚曲和陽春。

次韻禪師見和二首

成從粉屑雪凝新。未副懸車老醜人。但解舌甜嘗美味。尙稽躬造拜清塵。病中

猶自知便食。予時久病意外何須更力珍。每覩嘉篇俱警策。詞澄秋水藻摛春。  
 曾將異饌餉來新。每一食之想見人。更把詞華投錦繡。細論物理剖毫塵。辭皆  
 法語凌千偈。味是嘉羞敵八珍。待我病瘳當造謝。温温得接煦如春。

次韻李侍郎見和二首

近者曾投玉卯新。至今猶感記陳人。此詩尚可傍觀斲。會得君所惠土卯相與唱酬此詩謝人所餉而  
 君亦之。君意令吾內滌塵。一箇軀頑終不棄。千金身重善能珍。子今稱病心應鬱。  
 君亦被病寓。居禪師房。誰為邀看笑頰春。

瓊羞撼我洒毫新。方謝禪房老主人。反得君詩投似玉。賀吾家鼎始無塵。句能  
 狀物看相愛。味可加飡飽是珍。咀嚼二般心自足。尙期同倒一盃春。

庚子重九

無賓不飲心何怪。因病停歡意亦平。但愧黃花應笑我。此翁今歲大忘情。  
 久困沉痾今轉困。慣來親友又停來。多端使我妨行樂。黃菊休嗟未入盃。

十日菊

已負重陽宴。那思十日花。將渠嬌艷艷。應悔發吾家。

庚子九月十五日修蒙古所送表狀有作

懸車殘老筆宜停。輒欲和通兩國情。文拙未宣天子意。不如閑坐度餘生。有蓄意故

謝李侍郎送酸梨碧桃

梨似黃金滑。桃如碧玉團。在園端有實。釘坐正宜飡。病口方嫌爽。煩心獨嗜酸。投來適我意。深秘忌兒看。

朶雲開璨璨。君以書送之丸菓得團團。坐受何煩盜。含消不力飡。形均無巨小。味節適甘酸。愛客猶難饋。留為後日看。

誦楞嚴偶題

終朝暗誦妙蓮花。地入三摩漸可誇。若把諸緣觀幻夢。夢驚那復有登伽。經云摩登

伽在夢誰能留爾形

次韻李侍郎見和桃李詩二首以四首和之。庚子十月

縱有千般貶。何如二色團。老妻那得喫。稚子謾窺飡。未破涎先出。初嘗舌已酸。申蒙琢玉句。圓熟兩相看。

雖從天自化。孰把手能團。一樹名真貴。廣志云桃梨海內唯一樹千年實已飡。入腸驚大爽。

留液嚙餘酸。黃碧交相喚。還將玩好看。

知君真鄭重。惠我此圓團。手拭纖毛啖。刃裁片月飡。實遵同棗設。異味與檀酸。致物何多侈。堪將富貴看。

不獨喉流潤。還憐掌弄團。舊聞千戶等。緬想七枚飡。投老頻遭病。為兒反好酸。憑君休問疾。物自代來看。

次韻李侍郎復和桃梨詩四首見示依韻和成六首其末二章一謝摘盡  
樹上餘桃見寄一謝最後所餉金色大梨云

眞他此仙菓。不定似珠團。無脛猶跳至。滋脣使快飡。齊成雙絕色。俱帶十分酸。  
我若明年在。何如更惠看。

跳圓長習見。咀破尙疑團。碧把瑠璃嚼。黃擎琥珀飡。譬梅形較大。方橘味尤酸。  
必自神仙得。難將百菓看。

緞內皮成隔。嫌隅狀作團。欲消多少餽。須殿暮朝飡。物性於吾稱。書生本自酸。  
還思眞侈菓。翻愧眼寒看。

仰樹難觀的。堆盤始覺團。感宜頭上戴。奉惜口中飡。物自成君蓄。生應爲我酸。  
衰翁病已久。天肯不哀看。

此謝摘盡樹上餘桃見寄

知予病所嗜。卷送樹頭團。爛到深霜摘。新揮浥露飡。紺非當日碧。昔太碧今殘黃甘入  
舊時酸。昔全酸經霜後多甘氣豈意一旬內。令吾得再看。

此謝後所餉金色甘梨

金梨脩數寸。脩不要其團。大似拳堪貴。甘如蜜足飡。皆真定若容今也美。何憶  
昔之酸。中我病中欲。休煩裹飯看。

十月日見黃菊盛開

已孤重九辰。又負十日泛。胡爲小雪天。已入小雪節。熠熠綻嬌艷。徒爾媚妍香。予病飲豈敢。嗟嗟嗜酒漢。漸老歡漸減。汝既業已開。亦勿爲我慘。趁爾未落時。儻可一憑檻。

臥病久不療。因有作

纏綿疾云劇。幾頓恃微脈。此亦非死病。死我天何惜。七十有三翁。昇天路非隔。何年長揖歸。問天天自默。步算頗可知。吾算有時忒。

擁爐

伊昔一布衣。夤緣作邦宰。宰相已退老。寧復宰相態。備保與雜作。人亦何必怪。況此一房壺。自奉所可辦。擁爐自添炭。有酒手自煖。方其火熾時。煨栗自不憚。已許爲常人。休作宰官看。可笑一箇身。須臾多買換。陟降與乘除。天道好往返。若復昇天歸。又作仙人伴。

十一月三日大雪

節已侵大雪。已侵入大雪節。此雪未云劇。初雪已如此。何憂不三白。夜深睡正甘。不見飛花色。洒窻猶未聞。開戶方驚積。遙知紫宸朝。舞賀朱袂絕。如予老退者。宜以手自拍。

苦寒

讀書千卷強。位至登黃閣。能貴不能富。賦分何雜駁。是亦與事迂。營生信淡薄。

他門手可炙。我屋冷如剝。禦寒猶未備。餘事亦可酌。殘生能幾存。一月鮮歡樂。  
梳髮

忌見星星鬢。曾嫌照鏡明。盈梳不啻影。手拾雪霜莖。

暖燠

冬月臥冰塊。寒威來刮骨。幸今燒柶櫓。一束炎已發。氤氳氣如春。衾席稍可親。  
始可誇於人。眞箇宰官身。此身非固愛。此寒得可奈。至人無炎寒。而我安得配。

次韻春州守和前詩二首見寄

世無窮宰相。我作窮之最。是乃拙於謀。寒亦無可奈。一家凍與不。係子恩煦內。  
非君肯借溫。手足縮難解。忽承金諾重。未受喜已倍。但祝速代還。趁我殘身在。

君詩自注云願速見代造門

金勝昔壯元。黃堂今理最。煩君任徒勞。天理是胡奈。行當被辟命。珥筆紫微內。  
鳳綵手方開。兔符腰始解。雖予無賴者。抃舞與常倍。我若文其言。上有天日在。

食天子梨

天子以爲名。人臣恐未當。想承君所賜。跪食亦何妨。

以病止酒累旬。今飲半盃。有作

半盃猶劇刺刀侵。餘亦吾心悔未禁。有力麩神依舊猛。予今伏矣信難任。  
後五日又飲

綠蟻泛清香。堪傾數四觴。吾身餘猛在。亦服麴神強。

謝河郎中元旦送红柿

飽霜方爛熟。濡及病中唇。膚研紅綃色。膏流赤玉津。  
始擬火龍卵。遲疑未遽吞。嘗焉百拜謝。大矣一飡恩。  
邈寄江船到。頰肌爛尙全。略存凝濕氣。着手不跳圓。

次韻河郎中見和各成二首答之

詩以洗塵眼。菓能滋燥唇。通仙應有分。丹露吸津津。  
畏脫難傾手。留甘惜度唇。嚼終偏自喜。添得玉池津。  
試知親友重。豁與老夫吞。一箇那輕散。分甘尙感恩。  
衆傾稱曰德。餉集得頰吞。子以人心致。予慙與沐恩。  
高樹非難撼。深嫌落破全。想應猿掛臂。隨摘袖藏圓。  
新從霜樹摘。深襲始能全。展轉聊來我。宜哉物也圓。  
次韻河郎中見和復惠之末二章言再惠之意  
早知偏補氣。不但止沾唇。始以渾全喜。臨飡任潰津。  
賴是全甘液。宜於病客唇。若如梨橘味。何甚嗜酸津。  
朋友之投餉。義同相吐吞。非如偏僻子。鑽貴樹私恩。  
枉成閑老有。大減貴人吞。本自中心貺。何言掬上恩。

以我饒貪最。虧君貯蓄全。君詩言罄舊蓄之餘再投應必念。剖盡不重圓。觀品樣非舊蓄

次韻河郎中復見和親訪贈之

始嘗猶掛意。中喫已周唇。撫愛彤霞片。含疑絳雪津。

甘宜稚子舌。丹稱美人唇。可笑霜鬢老。包羞好嚙津。

先供中饋費。當與上賓吞。而我何為者。猶叅再及恩。

賴君時見惠。隨分得頻吞。未暇謝夫子。何知亦聖恩。君猶道亦暫隄無賴

遠信來千里。難乎一樣全。尙侔鷄子大。還做氣毬圓。

頃刻欲留賞。圖看箇箇全。舌先頻大嚼。忍作手中圓。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七 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八

古律詩五十七首

庚子十二月日夢升天

夢上迢迢天。玉宸九鑣重。俯視下界內。蠢蠢黑頭虫。有人忽掣肘。茫若墮長空。天去地幾何。仙凡一瞥中。夢覺若等觀。真箇到珠宮。平分者晝夜。夢覺曷不同。

修風雨所墮簷板

慙慙勉力修簷板。堂上難堪雨打癡。人道今朝是何日。此翁還有理庄時。

復自傷詩癖予舊作詩自傷詩癖不能止復傷之

臥病數四月。作詩幾許篇。呻吟與謳吟。相雜仍相連。此癖亦一病。難以藥石痊。

自召非自召。偶然非偶然。掩被欲默已。嘯忽來吻邊。天耶必鬼耶。似有崇所牽。

或欲移他事。驅之心不前。嗟嗟竟莫理。終以此死焉。

詠雪二首以東坡漁蓑句好柳絮才高之句衍為詩一首

漁蓑句意前韻後韻

都官好道驚人語。不見漁蓑無此句。直狀天然是妙處。傳為警策爭描取。當時已有

書之  
谷者示

柳絮語意韻上

不是玄冬寒裂面。終疑柳絮起漫漫。若言老矚迷難辨。道蘊應將鏡眼看。

見兒童弄枳有作

與橘同一宗。渡淮所化遷。其形雖具體。香臭迺不然。譬如人性善。地習移其全。中雖有素膚。酸甚啖未便。於橘堪爲奴。奴橘名尤愆。革性者小人。我不願見焉。奈何兒童輩。終日弄團圓。不惟弄之耳。齒嚼未遽捐。

責猫

盜吾藏肉飽於腸。好入人衾自塞聲。鼠輩猖狂誰任責。勿論晝夜漸公行。

冬至曆若干各寄朴丁兩學士書後書一絕兼簡兩公

豈意七旬餘。還看九幅書。奉君因自約。歲備手中舒。

冬至曆寄河郎中

通天胸底布三辰。未必求觀日曆新。但願奉爲眉壽慶。長生長閱歲長巡。

走筆次韻河郎中見和二首

已識明年賀慶辰。欲營何事備迎新。唯須力釀椒花酒。與子同傾數爵巡。

人呼元日是佳辰。我歎空添雪鬢新。曆上年周第八秩。樂天詩云年開第八秩其自注云時俗謂七十

已上爲開第八秩已看六甲七廻巡。

復次韻丁學士見和寄曆詩二首

友執更誰餘。於何寄此書。餉君呈壽兆。面澤逐春舒。

目眩顯花餘。難看蟻子書。知君眼如鏡。燈下想能舒。

次韻朴學士見和寄曆詩親訪贈之

羞將老朽餘。強獻紀年書。君在長春境。陰陽任慘舒。君面略無老態

趁日手談餘。時觀曆象書。正朝立雨水。陽道進而舒。

又一首謝訪兼叙病中不得攀話之意

平時奉緒餘。餘事及琴書。病裏逢清裁。中懷恨未舒。

又一首言君之免官久矣將有久屈必舒之意

眉頭喜氣餘。咄咄不須書。天道否還泰。人材屈必舒。

次韻河郎中復和寄曆詩三首

比來睽折似參辰。子以病阻會面誰與同迎節物新。要趁明年長共醉。償今虛度四時

巡。來詩

下排神將上星辰。寒暑相循歲歲新。羸縮往來先必算。何言見曆始知巡。來詩

元命何須卜歲辰。明年鳳沼濯波新。會當奉日行黃道。扈從龍顏玉輦巡。來詩

服以牛奮角為生年下句云安得服廂丹輦下昵陪黃道步遼巡

次韻丁學士復和寄曆詩二首

時省聽朝餘。斯稱御覽書。頒宣及遺老。與子又同舒。

猶及退殘餘。年年獨是書。但嗟春氣力。未遣老疴舒。

次韻朴學士復和寄曆詩親訪見贈三首

成歲閏之餘。因名曆日書。君將看六氣。俱入眼前舒。

飛藻一吟餘。華藤舞筆書。凌雲飄欲舉。軒豁我心舒。此詩謝再投意

無遺一喘餘。來贈九行書。凡九行詩莫詰龜終縮。殘身病莫舒。此詩言親訪贈詩予以病未出見

辨諱詩

雖云父母名。二字不偏諱。言在不言徵。孔聖所曾示。世人惑於是。於二皆諱二。禮文炳丹青。有目何不視。

答客問詩并序

客有問於予者曰。子言累月被沉痾不起。似妄語也。何者。以今觀之。其於

和人之詩。多至三十二或十餘首。然詩中猶無憊氣。此豈病者之能爾

耶。予答曰。詩無憊氣。是子之過言也。予何足以當之哉。予向言詩癖亦一

病也。既為病之所使。病可免乎。是予所以難之。以至再作詩以傷之者也。

今之病痾如不死。則行當自止矣。非若詩癖之不已也。因作詩以答之。

病之逼於身。人所難自避。既言詩一癖。與病真無異。病可得免哉。予亦自傷耳。

老病與詩病。云何一時至。蓬頭臥掩衾。秃筆起書字。一聲挾嗽蟲。一聲誤鬪蟻。

詩初若可觀。覆視堪唾棄。畢竟無巧詞。此癖拙所遂。

讀書

已免生徒首。又蹇殘年勤。苦讀書何。我雖老死精神在。一字添知尙足多。  
士人女乞食。旣以與之。因作詩。

汝雖生士族。丐食已云卑。更亦懷何耻。猶蒙破罍羅。

漏窓寒坐

四面難防刮面風。爐灰屢發覓微紅。更看飛雪如飄絮。天意應教凍此翁。  
夏熱秋涼道若公。天寒亦合屬於冬。平分時令何須歎。窓漏餽遲坐我慵。

塗窓

今日塗窓罅。能防烈烈風。神哉一幅紙。大有禦寒功。

病後飲

病後猶能飲。今朝酌一觴。人來莫問疾。先問酒存亡。

夜聞汁酒聲

君看簷端雨。終夜滴不止。徒爾破甘夢。聞之但厭耳。此亦真雨聲。其聞何自喜。  
有利與無利。所以心如是。喜故聽不厭。所利飲而醉。雨亦滴旱天。未謂終無利。

外孫孩兒學拜

小兒方三歲。向我能再拜。老夫亦人情。未免心中愛。

次韻李侍郎上晉陽公女童詩呈令公并序

僕竊聞令公閣下。以機務之際。大集賓客。爲度夜之樂。其妓樂絲竹。則皆所常有。別有女童輩。皆年皆七八。聰利警悟。凡曰伶才。無所不曉。公於此爲樂。以愛君之心。不忍獨賞。進供御覽。上亦樂焉。至於連夜開宴。於是詩人文閣李需。進詩於邸下。公歎賞不已。遂進於上。上亦嘉獎。大加褒賞。此公之所以鎮定三韓。將致太平之嘉事也。予雖耄老。聞之不勝嘉歎。謹依韻和成一首奉呈云。

六實呈祥一蒂瓜。人心混合偃金戈。地封萬戶名藩大。天與千年樂事多。欲共簪紳浮酒蟻。盡呼紈綺列眉蛾。龍膏遍熱同燈夕。鼙鼓爭槌勝歲儺。別有女童皆卯歲。簇成仙隊善嬌歌。雛鷺舌澁猶啼樹。稚鷺翎成始出窠。只有伶才生得耳。不然齟齬慣知何。六銖輕製紅衫袖。雙角歧丫綠髻峨。纔是離懷唇免乳。誰教邀寵眼廻波。檀槽欲抱微揜袖。彩毬將行更整靴。高閣快登如坦道。巍階穩踏似平坡。禁闈未必無名媛。新伎應稀見少娥。因想九重疎宴集。未容一日示醺醺。遣供宸眄資歡緒。不怕天顏轉笑渦。嚶亮絃聲鳴咽水。翩躚舞態往來梭。纏頭不計翔鸞錦。隨意兼拋織鳳羅。恩許六宮同翫賞。勅張百戲任蹉跎。當冬頃刻回春氣。入夜從容到曙河。今古罕聞斯事勝。君臣孰有此時和。美哉文閣能詩客。贏得千金一筆哦。

詩成後有作

毫矣白頭人。著詩何太迫。如予詩癖中。能忍不之作。

上晉陽公并序

僕本無立錐之田。唯仰俸祿。祿亦稀及。連致在陳。老物無用。無處得炭。連致凍縮。方此之時。忽蒙惠送白粲白炭。遣親所使。令近豎押來到門。閭巷之觀者。莫不嘆羨。此亦稀有之榮觀也。感極涕零。因作謝詩一首奉呈。別作天開雨露恩。忽加珍賜到閑門。里人大嚼填街見。衆馬交嘶滿路喧。炭玉苦苦堆可仰。米珠石石重難掀。僮奴喜笑聲先飽。妻子環觀面已溫。始也過顛心似失。翻然靜念淚如噴。一生祝壽憑誰證。無盡虛空有佛存。

明日偶題一首

詩癖不須嗔。予常以詩癖自傷有時露潤利。物從意表來。吝惜非吾志。均分飢凍人。不啻單醪醉。單醪徒醉恩。其實飲川耳。

復次韻李侍郎所著女童詩并序

舊習猶存。餘興未盡。復作此詩。然未宜再贖於令公邸下。亦不忍棄之。寄示首唱閣下而已。

異饌皆如冬設瓜。高堂迎客擁彤戈。日開勝集侵昏罷。時引親賓度夜多。紅茜衣噴熏席麝。絳紗籠護拂燈蛾。宴酣不必占朝暮。興逸何妨跨臘籬。滿座無非傾國色。侑盃那欠遏雲歌。最憐童女三三箇。擘出蓮花一一窠。若作人間誰做

此不繇仙降定從何。呼來叫窳深房密。抱送光華畫閣峨。口吸洞簫同裂玉。手敲方響似春波。輕輕自結便身佩。窄窄誰裁稱足靴。始萼小梅開暖岸。初茸芳草秀春坡。自渠生解風流品。倒却從前爛熟娥。要見柳腰教緩舞。欲觀桃頰勸微醅。裙拖綺幅霞翻暈。衫皺綾紋水蹙渦。猶與阿孃長共寢。有何隣客被投梭。忽趨紫殿升長樂。直到青天躡大羅。尙候上心能警悟。況將外態少蹉跎。姮娥必愧空奔月。織女當慙也渡河。是日公顏應喜悅。連霄御面賜溫和。笑哉白首閉居老。舊習猶存再詠哦。

復次韻李侍郎見和

疆土誰將覲剖瓜。跨江彌嶺立天戈。摠開中令晉陽公乘時奮。圖滅強胡用算多。

已振國威飛電雹。坐觀隣寇等蟲蛾。狐狸遺醜無今日。魔鬼餘醒僅此儻。更卜花山延世統。必無榆塞聽夷歌。奉尊主勢崇藩衛。燕及居民保穴窠。蓋代功名巍若此。有時歡樂捨將何。言言大闢華堂遂。翼翼高張綵幕峨。銀燭爛然光漾月。玉簪交映影搖波。伶官擢指叢檀板。國色齊肩簇縷靴。樽酒風流邀北海。女童進退問東坡。嬌饒縱有笄年妓。聰慧尤憐乳臭娥。聞子忽呈新唱麗。方晨猶帶宿醒醅。被人傳作珠千斛。在爾應觀海一渦。知有篋筐酬鳳筆。幾多絹縠出蛟梭。錦章騰播升宸扆。藥闥呼來卷帳羅。親賜盤筵客銘酌。從教冠佩倒蹉跎。盡頒金皿堆如阜。豈獨瓊觴吸似河。妬客胡爲猜色艷。交朋無奈賀聲和。吾將



茂悅相知意。猶染麤藤藤復哦。

痛左目累旬痛隙有作口吟

瞻如明月蝕。暗若玄雲蔽。若言看書苦。一目何偏翳。右目雖不病。矇然好欲閉。天令備左右。廢一患莫大。設若作半人。胡顏見朋輩。

又吟

目暗不成藁。宜停此鄙作。尚吟昏吻間。是謂真詩癖。

次韻其禪師觀音讚詩

晉陽公送像

初自聞中便入流。入流忘了所從由。區區匹素端身像。浩浩恒沙度世憂。眼界

光明雖未導。耳門修證此爲尤。豈唯三十一諸國。百億河中一巨舟。

面如滿月眼如流。眼臂皆千叵測由。何必眞身長禮足。一看遺像已銷憂。觀能

觀了聞音脫。能所觀空所空圓勝力尤。能所空願得爍迦羅體相。此身非固似藏舟。

性海圓澄本不流。有遭淪墊莫懲由。但依我聖圓融覺。更有何人苦惱憂。若著

倒聞猶未返。終成幻翳又誰尤。我雖解道元無實。出世難於陸轉舟。

云何根境似澄流。聞復塵銷豈是由。空性已圓寧有念。衆生未度不無憂。侯門

遣像心非表。釋苑推師行蔑尤。頃刻安能離我聖。卽如渡海也無舟。

微塵國土澤方流。與樂伊何請說由。必待有憂方與樂。本來無樂孰爲憂。翻思

謝河郎中惠送乾柿子

解苞昔作紅漿吸。前惠紅柿盈貫今將黝玉吞。老齒不關含濕冷。病唇尤快咀乾温。  
物兼七絕名偏重。恩及三投感可言。前再惠紅柿堪笑啖終唯串在。手持猶自

齟餘痕。

辛丑正旦

花山第十春。辛丑陬月旦。人應賀新正。奔集填閭閻。歲月周復始。剖判已來慣。  
常事不須賀。是賀信浮誕。我悲舊歲闌。不喜新年換。曾不與韶顏。醞作老醜漢。  
賀本賀人喜。未聞賀所嘆。但欣風日和。氣色空中漫。草木含芳意。啼鳥弄微喚。  
今年作詩幾。飲酒又幾醞。生死猶未知。細事安足算。

次韻英禪者見寄來詩意以前年落選爲歎

我曾從仕到年殘。官路難於蜀道難。道境想應無此事。子何猶被利名謾。  
煨芋衡山老懶殘。銀鈎徵召致猶難。子今非不知潛遁。出爲群生反見謾。

兀坐自狀

霜鬢矮小翁。敲着巾一事。兀坐瞪無言。人以怪物視。不知叢爾中。大可容天地。  
時復覓詩句。長嘯不自止。人疑老狐聲。掩耳走自避。不知謳吟中。金石聲出此。  
汝今欲狐我。又作怪物類。呼馬亦呼牛。任爾所當指。

對春雪偶吟得長句二十六韻奉寄芸閣李學士需秋部河郎中千旦內

省李起居淳牧

肩束那堪堆屋曉。夢酣不覺打窓宵。但知地上高低積。休問空中巨細飄。掩戶初聞聲屑屑。卷簾方見色濛濛。臘前要白今何用。春際交寒定孰驕。有興直揮詞筆狀。無心欲作畫屏描。梅園正好和新萼。麥壠偏工潤槁苗。微點袖端融旋滅。迫來簷畔去還遙。填卑已遣凹成凸。破暝尋教暮作朝。東郭行時全露足。祖師立處正齊腰。橫縱種玉因田畝。頃刻開花賴樹條。癡女誤疑投粉屑。漁翁乍恐起銀潮。鬪相振觸何曾讓。舞或徘徊好自嬌。絮幸同形成巧况。蘭能儷曲放長謠。早聞作賦由梁苑。何必吟詩獨灞橋。富宅猶將華燭爨。窮厨方拾濕薪燒。虛庭巧貯重羅麵。見東哲賦坦路平鋪一色綃。風自西來東正蕩。日從南炤北先消。洒鬚添却勞絲裊。傍眼無他幻翳搖。洛邑問袁猶自臥。剡溪訪戴是誰招。遊兒手冷團還擲。醉客喉嚨便澆。若校深房閑擁火。忍聞幽徑有擔樵。適遭孤竹能先折。詎改貞松本後凋。爲問官人鞭凍馬。何如閑老襲重貂。晨雲混合光渾暗。夕吹騰凌氣斗饒。不待新晴須急掃。及爲流沫可勝漂。此時唯有王孫第。羅綺香中吸洞簫。

次韻李侍郎需河郎中千旦見和并序

昨承兩學士見和。卽和成蒿本。以起居郎和詩未到。未敢寫寄。時因李侍郎見訪。索其藁觀之。明日又和一首寄之。侍郎所和如是之頻。而猶以郎

詩未到爲辭。而久自默然耶。因和一首。寄于兩君。但於末添四句爲三十韻者。非好勇也。蓋詩中狀雪。才周而未悉陳。仰慕三君思與同賞之意。故爾。請同示起居耶。

倚欄貪翫雪。侵暮鼓枕猶聞便入宵。疑是雨遭寒所化。不然夏有雪猶飄。臘天餘凜居然壯。陽氣方乘尙爾灑。去地漸高牛可沒。觸途皆凍馬難驕。無笠自任渾身冒。有粉予猶信手描。好拂青筠憐有節。休尋黃獨嘆無苗。庭填恐遣層塔沒。路礙尋教尺步遙。屬此擁爐閑坐夕。笑曾霑弁早衙朝。粧臺正妬施鉛面。舞館全欺束素腰。尙有點狐迷失穴。何言飢雀困尋條。狂於隋岸三春絮。壯似錢塘八月潮。衰叟較嗟絲鬢亂。美人羞掩玉顏嬌。不思倡妓携同賞。唯憶詩朋與共謠。平陸人愁融作水。枯槎我已斷爲橋。興來王子催舟泛。臥久焦生任屋燒。滿苑一時敷浪蘂。長籬萬里掛輕綃。功深剪刻宜堪久。性欠堅貞易自消。必爾墮來仍靜着。被誰留弄尙閑搖。若嫌靴墊渠何出。縱被衣濡是自招。風卷不須長帚掃。日烘差勝沸湯澆。凍醪難暖催求炭。拙木粗炊得代樵。足踐終成隨地滅。掌擎初重自天凋。年祥正屆先修廩。酒價尤高欲賣貂。對汝形妍吾已伏。較吾鬢皓汝還饒。遡陰先積何容釋。入水隨淪未暇漂。絃絕已諳難撫瑟。簧寒又可得吹簫。三君歧爽風神秀。一代飛揚藻翰超。爲問詞腸誰與瀉。各拘官事未相邀。矧伊殘老多蕭索。久矣幽居守寂寥。更待雪天當會遇。醉吟嘉景慰無聊。

次韻李起居郎見和雪詩卽和成二首兼示李侍郎河郎中

已遍層崖兼曠野。勿論白晝及中宵。那將有限區區見。欲測無涯浩浩飄。折去  
方知麤細別。分來莫辨後先瀟。障身奔急行人遽。陷脚馳狂稚子驕。及到融時  
雖可悔。直觀真狀不須描。勤來入樹方堆萼。急擬盈枝似握苗。不覺忽侵頭上  
滿。莫言猶去眼邊遙。興酣初欲吟彌日。肌冷難堪度此朝。幸矣汗泥全掩色。惜  
哉崇堞半埋腰。大嫌梅晚粧髡朶。深疾林高屈抗條。葦屋喜明疑見曜。繫船驚  
曉欲沿潮。窓中騷屑飛蟲拂。枝上翩躚舞蝶嬌。越犬聲中爭吠怪。灞驢背上幾  
騰謠。幽巖塞澁貪隈穴。瘦馬凌兢怯上橋。纒薄重添新白疊。灰殘細撥宿紅燒。  
靜鋪墻面侔施罟。橫展氈頭訝擗綃。片刻黏身尋自滅。殘年入鬢反難消。問渠  
狂態何多蕩。恐我恬心亦趁搖。蒲席有時成凍坐。綺筵何處送嘉招。紙窓對影  
那愁暗。松徑依陰豈畏澆。重襖猶思雙手火。兼金難買一肩樵。日爲幃帛知何  
凍。音練見周禮若是仙花有底凋。豈惜炳彪難觸虎。寧因溫劬未侵貂。銀堆每宅如  
全有。地狹吾廬亦未饒。只恐庭階危自釋。不思塵穢幸隨漂。漸填門巷渾連璐。  
密洒筠簁白咽簫。東海遣來朝虎發。西山坦步壯班超。後漢班超坦步葱雪兀然孤坐同  
誰詠。近者猶睽未敢邀。初爲此飲嫌境擾。卽移於道入天寥。莊子寥此時有酒  
何妨飲。我亦人情或不聊。

又

詳觀要必吟當晝。巨續何須墮向宵。夢罷想曾收寂寂。眼看依舊散飄飄。俄瞻汗漫紛無際。何忽蕭條少減瀟。應是東皇方用事。不教北帝恣宣驕。幸因僕倦留難掃。忽倩人來曲自描。玉不地生何是璞。花從天到未曾苗。初來尙辨鷺飛近。漸合難分鷓去遙。認白錯諳猶臘月。無紅誰信是春朝。譬如妹媛猶藏面。願若長人已陷腰。是處有家皆粉瓦。到頭無樹不琳條。寢房尋見膚生粟。飲席難教臉侵潮。必倒稠堆觀體膩。詎將織片覓姿嬌。幽蘭曲妙堪并唱。黃竹歌哀不必謠。最喜冰漿盈渴井。偏愁畫彩掩華橋。莫疑陰屋流澌速。爲近炊厨有火燒。不獨岡巒包絮纈。至如土木異縑綃。未遑足惜黏泥滅。奚暇追尋入海消。搏作跳毬堪蹴送。積爲層嶺莫掀搖。要於溫室當爐坐。除却親朋有酒招。擎傘莫逃橫入洒。障衫才免乍來澆。窮閭怪有晨昏爨。脩路全稀往返樵。不待裂紈同扇皎。有何騁羽類霜凋。獵軍那督霑紅旆。說客應驚變黑貂。春月未三妖不擊。穀精兼五色先饒。紀勝書曰雪爲五穀之精方虞明日成流漲。姑置吾家患雨漂。剛厭寒威頻凍硯。試裁陽調協鳴簫。勿言堂庠全階沒。誰恃樓高越級超。只向臘前差可喜。自迎暄後不須邀。從教滿地無虛缺。但怯填空失沓寥。不是三君來問訊。袁安方臥竟何聊。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八 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九

古律詩五十八首

詠春雪得二絕

似怯陽和落細微。我言何必怯春爲。春光尙早花開晚。未害將花補此時。  
梅發遲遲已罪春。喜渠先放玉花新。梅花開後方交代。莫遣園英有曠辰。

奉和王太子元日 令製并序

某退居已久。未聞元日有 令製。元日已後。方憑人得覩盛製。因大慶  
聖學日新。藻翰秀發。實 社稷無疆之福也。雖在老耄。不勝抃舞。願讚頌  
之音。不覺出吻。謹依韻和成四首。呈于舍人左右云云。

祝聖壽二首

更籌五點報王春。酒泛椒香上壽新。庭鷺賀班旋舞袖。宮鶯慶席弄歌唇。物生  
雖自天機密。乳育全歸 聖澤均。四海同歡由我代。勿言今古一般人。  
天錫皇齡的萬春。請從今歲始稱新。仙香入杏催紅頰。羯鼓驚雷督絳唇。草木  
無心何自識。乾坤化物本來均。老人雖老情猶在。直把南山壽一人。

祝令壽二首

此是花山第幾春。東風首入震闈新。宮雞未鼓司晨舌。禁鶴先呀祝壽唇。都爲

民安和氣洽。不須戶勸笑聲均。眼前誰表長生慶。四箇商顏白髮人。  
春是東宮本分春。長春何必更迎新。祥雲繞戟籠鷄首。壽酒盈卮蘸鳳唇。花信  
暗傳香始動。鳥聲渾入暖初均。昔年我亦參寮屬。拜賀情深萬倍人。

雪花吟示空空上人

百花五出雪花六。天工剪刻有多寡。多者費應深。寡者功應乍。胡奈真花與雪  
花生滅。不如天造化。花能經久雪易消。此理茫茫終莫課。若言雪非花。此豈非  
詐者。詐則不及真。天不應薄於真。兮厚於詐。立機不可測。欲測翻笑我。

上人見和復次韻

我吟雪花子輒和。師所押詞信精微所見寡。但是天於物。未必付之乍。花因風  
滅雪因日。無奈未逃旁韻隨物化。二物之理本如此。子輩於茲何不課。若無風與日。  
皆各保性者。人生迺亦然。我則言保爲實。兮橫音去爲詐。物我視同冥。此語唯  
起我。來詩有云

次韻李侍郎需見和

物之巨者黑頭蟲。閱了天年生或寡。况於草木中。誰久復誰乍。但疑雪與百般  
花。同是天工之所化。寒温時異生滅殊。均號爲花意難課。今觀子之辭。真似造  
化者。造物亦何知。君所評析異同。兮杜人詐。君詩云子論雖絕高。大抵頗類我。

次韻李侍郎需以回文和長句雪詩三十韻并序



昨蒙復以織錦體和前雪詩。夫回文也。雖於短章。難莫甚焉。故古之人。雖喜爲回文。未有至於二十三十韻者。况又和人所作鉅篇。復以回文者乎。今子之所示。琬轉可愛。不可不答。依韻效頌耳。

忙撥火來寒帶曉。急挑燈後暝侵宵。風冠赤沒渾山滿。雉髻紅埋巨谷飄。墻粉白。添知巧飾。出鬢青。露覺微瀟。荒林晚宿窮猿縮。迥野晨飛快鷓驕。狂態卷遭行客踐。皓形移自善不描。藏深路面平沉地。鏤久花根密噤苗。張傘御街行。緩緩拂蓑漁浦去。遙遙煌瑩。螢字書窓夜。文選煌煌肅爽醒魂睡。榻朝粧樹大封枝及幹。冒巖危。陷頂兼腰。忘移圃菜新抽甲。緩種哇葱好挺條。蝗滅已諳田秀。麥。鷺驚偏訝海增潮。陽迴漸寢華奔放。日耀當收色姹嬌。鴛瓦壓嗟端射冷。兔毫凝歎曠裁謠。腸飢認已空。鐺鼎足塞兢將踏。棧橋涼被薄。知方憚臥。淡灰枯恨却難燒。倉困洒滿爭糧糶。府庫堆多較穀綯。香案觸嫌方暗息。爨厨侵悔自輕消。襄懷恐或多融釋。斂減知應罷蕩搖。章騁必宜須爾訪。酒醺還欲得他招。霜冰肖豈重輕積。雨露同何先後澆。強僕倚堪常泛簞。病奴寬許已慵樵。羊驅牧處毛輕散。鶴放看時毳細凋。郎騎躍歸霑玉弁。客軒騰去混銀貂。囊儲投拾瓊分擲。橐實謀收米時饒。芳草茁妨威烈猛。穢塵閑泛汗流漂。長堤遠怯敲篋笠。靜閣寒知澁管簫。黃道犯難應避去。碧天凌易忽飛超。觴深倒快心開豁。景勝吟酣興引邀。祥祲等觀恬入漶。喜悲同視廓成寥。康身得幸時平泰。適意歡

欣我復聊。

末有餘紙又以一絕寄之

多少詞人和我詩。數篇成了豎降旗。嘉君痛礪鋒鋌銳。百戰場中輒出奇。奇謂長篇

復次韻李侍郎重和雪詩廻文

忙忽勢忽隨驚吹。杳遠聲宜酒靜宵。凰穴避全丹羽煥。鶴臯飛混白毫飄。墻垣  
補倍高層聳。陌畛鋪勻皓彩瀟。荒路凍妨行足捷。晚堂寒減醉情驕。狂童戲裏  
拳貪掬。妙匠心中手宛描。藏更出尖孤峙苗。縮尋成茁早生苗。張絲細細來多  
小。裊絮輕輕去邇遙。煌影要應看夜夜。婉姿憐欲見朝朝。粧塗土出鮮容態。壓  
倒林成曲背腰。忘出巷門迷塞徑。好尋園樹滿裝條。蝗埋旋覺曾淪壤。鶴沒渾  
疑始漲潮。陽長正宜收掩苒。暝侵將漸寢妍嬌。鴛廬梵室僧開閉。兔苑梁筵客  
詠謠。腸納暖漿煎茗椀。脚沉融汁履沙橋。涼衫拂曠仍閑掛。熾炭添新認猛燒。  
倉欠自驚空積粒。地盈方喜正堆綃。香梢鑱久何遲秀。暖岸侵多想急消。襄遣  
穢歸融。渙渙簸迎風。付弄搖搖。章成快却君才騁。賞好規將我友招。霜霰儷渠  
知互凜。火烟銷汝反深澆。強丁選可因連獵。老僕煩令屢續樵。羊卽是兮均色  
粲。蝶爲誰也恨英凋。郎兒壯合擊鷹鷂。老叟衰便厚貉貂。囊罄已愁方酒斷。子  
呵頻愧尙碁饒。芳心斂到花開晚。冽氣收教水作漂。長嘯偶裁新譜曲。穩調宜

奏好笳簫。黃蘆折伏還深湯。翠檜低蒙更躡超。觴酌與同期爾覲。筆騰相敵又誰邀。祥年喜可紛歡譔。笑日圖將破寂寥。康且壽時方事樂。老中閑適足生聊。

又次絕句廻文韻

此詩子以文和之

多才負氣歎成詩。戰筆雄豪壯旆旗。嘉歎信君鍾宿曜。古今超出一人奇。

次韻空空上人贈朴少年五十韻

二儀剖判有陰陽。雄或呼雌女逐郎。歸鳳求凰真眷戀。孤鸞失偶却徊徨。木聞連理殊群卉。花見同心異衆芳。不有婦夫鷄得匹。亦無兄弟鴈聯行。娶妻例欲圖偕老。遇妾多皆誓不忘。若復風流鍾雅性。又邀歌舞得歡場。已煩柔指彈瑤瑟。更要嬌姿奉玉觴。孰有相逢花態度。終然得固鐵肝腸。紛哉競學蜂探蕊。笑矣真同蝶趁香。雉並啄飛悲牧犢。獸相孳尾寄梁鴛。縱將絕艷充閭闔。亦欲諸姬列廡廊。唯有高人能豁斷。直超流俗樂深藏。冥心自悟根塵幻。嗜道深諳氣味長。都遣橫陳歸嚼蠟。因嫌大慾避探湯。野狐雖媚那窺側。天女難干謾在傍。早已雲浮尋岱華。又將萍泛歷沅湘。孤栖室處堯鋪簟。獨向山時葛緝裳。如意木爲爬背物。夫人竹是伴身裝。巖扉寂寞真堪樂。世路繁華豈所望。縱有妄緣幾惑見。想應介立不離方。未知朴子形何似。坐使空師意反狂。自說純陽何感應。但憐奇表最清揚。亮非走野風牛突。又豈奔泉渴鹿忙。穎不復能生槁穀。稊何固必出枯楊。但將款密期爲友。何忍須臾不共堂。別去尋思如隔地。訪來方

抹况磨墻及當軒翥翔千里得可從容宿一房桃本無言堪種苑蓮何有意喜

栽塘江邊鷓子猶憐白枝上鷺雛亦愛黃矧此少年生早慧尤於博學飽曾嘗

宛如濯濯春林色正似團團望月光寢底同衾情苟篤宮中對食效奚妨見漢書

仙風舊莫聞周漢近古猶難覩宋唐國有四郎真似玉聲傳萬古動如簧採真

同乘飛青蓋尋勝聯鞍控紫韉門下干徒貪被眄我國以偶仙郎者為徒釋中二

老昵為常安常等二僧登山臨水觀何富飲酒看花樂不荒適遇英姿猶吻合

休追往迹但心茫鳴沙鏡浦何須悵叢石松亭不用傷來詩欲闢小庵增締構

并居精舍度炎涼我言子計試為得意護賢才不曰良但念老夫雖已耄素高

尊宿若為量同盟契券如交預與戰詩壇尙可當聞師常與朴子酬唱為報殷勤邀鈿勒

并呼廷蹇酌瑤漿亦兼芸閣能文老是即桑門大法王清淨始須償宿債溫柔

久已厭吾鄉芳菲嘉節行當逼病憊殘骸漸少康五十韻中難縷悉樂雲寧肯

曠來章雲閣李需樂雲先和此詩末句有及於予故予亦如之

辛丑三月三日送長子涵以洪州守之任有作

桑榆景云迫泣別阿兒涵問汝向何處杳杳天之南專城雖汝榮此別吾何堪

安有大耄翁留待期年三懸知是永訣痛絕那容談好去好還朝公府坐潭潭

母或墮家聲人許某家男眼前雖未見地下豈不諳清白是第一其次慎而謙

明日獨坐書懷

昨晨送阿兒。今日無來客。空房坐蕭然。有酒誰與酌。咄咄是浮生。未死翻自責。此時若有人。令我解頰額。一笑足銷憂。絲竹非所憶。

### 梳頭自歎

頭禿不須梳。短髮僅寸寸。強自容其櫛。聊以止癢悶。紺髮變星星。古人猶或恨。况無髮可梳。不死猶爲晚。枯木暫不僵。幸無風必偃。

### 眼病久不理人云瞳邊有白膜因歎之有題

眼朗若明月。大抵如我少。瞳中反有膜。微礙如雲繞。醫云非龍腦。此病終莫療。處處求未得。數日憂悄悄。忽從貴門得。得之初喜笑。醫言此非真。其形但相肖。畢竟難理歟。月蝕猶復皎。月者是神物。而我亦何較。殆成習注簿。臨死作斯貌。天若不終棄。倘復舊睛瞭。哀號但祈天。藥石非所要。

### 三月八日與族人蔡郎中大醉歌唱

如予病眼者。閉目臥如何。迺反與吾子。大醉放長歌。更益眩雙目。掩亂見玄花。飲酒若不己。是必病所加。知之竟未斷。雖病又何嗟。

### 明日又作

病時猶未剛辭酒。死日方知始放觴。醒在人間何有味。醉歸天上信爲良。

### 又傷目病

我尙不畏死。此病堪任置。其痛竟難堪。爲有此身耳。四大本非真。頗亦悟斯理。

如今覺痛覺。楞嚴畢陵伽婆蹉所云未入三摩地。

謝晉陽公送龍腦及醫官理目病并序

某值目瞳有膜。醫云非龍腦難理。此藥非人間所常得也。以是雖甚惶懼。不得已仰贖令鑿。伏蒙邸下既賜以千金難覓之藥。又特遣名醫仇郎中來理。此實天地父母之恩也。曷勝道哉。感至揮淚。因成謝詩三首。奉呈左右云。

龍腦真爲百藥王。人間處處覓難輕。一朝得受千金賜。未啓緘封眼已明。醫王纔到華門前。不覺衣裳倒且顛。方接一言知術妙。倉公扁鵲肯同肩。冒顏乞藥出吾情。特遣名醫意外榮。若借良方清我眼。一生祝壽質神明。

又謝晉陽公送白粲并序

某本窮薄人也。名爲宰官。貧甚匹夫。受祿亦踈。在陳日久。忽蒙令慈。惠送白粲十斛。一家喜抃。同祝令壽萬年。恩固不訾。感何更詰。涕流于外。情動於中。因課成謝詩一首云。

拙於生事况謀身。被病呻吟又在陳。歲儉已諳邦廩乏。俸疎尤覺我家貧。一牋飛出朱門邃。送牌江庫使送十斛來堆白粒新。此賜豈惟今日始。緬思元自昔年頻。青雲蹴送恩如海。粲玉投連澤似春。菜色僮奴同手抃。蔬腸妻子解顏頰。欣來滿室皆親屬。賀到填門是近隣。祝壽丹誠天亦感。焚香遙指大年椿。

三月十四日大雨雹二首韻雙

雹者由來陰脅陽。人云亦自徵動羽。幸無飛鳥中輒殭。免似河平大於斧。  
大如馬首如鷄子。上有聖人不為異。左傳云聖人在上雖有雹不為灾也况此僅同梅子耳。團團但作兒童戲。

又五言韻雙

愆伏所自化。五行志凡雹名之曰雨冰。說文雹打猛如擲丸。隈屋避奔騰。九當皆愆陽伏陰。

舊鷺來二首

翩翩一雙鷺。知有舊巢在。勤尋我宅來。當以故人待。涎涎尾猶存。喃喃舌不改。  
舞轉楚宮腰。便嬛真可愛。能復幾年看。吾老恐不再。  
頷似班將軍。腰如趙皇后。多渠尚微禽。眷眷不忘舊。

夢與美人戲覺而題之三月十日也

我年七十四。久斷衾中事。云何夢魂中。偶與美人戲。鬢髮鞞烏雲。明瞳注秋水。  
豈惟以心挑。摩撫袖中臂。伴若露頰頰。未幾開笑齒。迺反邀我愛。解作百般媚。  
嘗謂夢覺同。以此例生死。我今已斷慾。夢裏何未爾。因恐比所熏。清淨一心地。  
缺不如今。妄意自疑耳。翻思是器界。一切皆夢寐。摩登伽亦夢。留汝者誰是。楞  
但得境解脫。境解脫則如寤一場睡。况以夢中夢。而疑真與偽。母謂此真心。  
生死或有異。

明日夢又與美人戲寤而又作

我今與家婦異寢已幾年。汝幸我孤宿頻來媚嬌妍。人間遮箇事已悉於前篇。胡不信受之。入夢踵相連。革囊雖見試灰心寧復燃。吾聞入道者。魔必先妨旃。汝豈此類歟。去矣勿稽延。

次韻李侍郎需餞庚濟州弘蓋迴文二首

漫長路垠送遐征。淚墮方知自感情。代君送州之意瀾涉穩堪尋。過海酒傾醺好更斟。

觥酸儒拙合栖幽巷。曠度宏宜鎮劇城。歡舞遍州名必最。官理子與嚴君再同喜

古耽團天仰狹回巖峽。沮地行窮入橘橙。官省共叅叨父友。省官因相親

君於世繼門成。

右一擬贈太守可因風寄之

漫漫遣景迅徂征。幸得偷閑退縱情。濶息已知心止水。羽騰猶快手飛觥。酸辛話可連更僕。放逸遊期遍匝城。歡笑與君唯合意。訪來欣我覺生榮。團跳弄欲同嘗杏。逆滑枯將共剖橙。官職美多兼藻贍。萬千金敵一篇成。

右二叙懷贈君

謝任相國見訪并序

昨蒙相國枉顧蓬門。以忽忽回轡。未得從容攀話。不無遺恨。因得詩三首奉寄云。



從來宰相是天星。過我閉門分外榮。但恨忽忽回玉轡。未容片刻話平生。  
病中加又眼昏昏。燕服輕迎國相尊。顏巷雖窮猶有酒。回車不許與開樽。  
先公門下玷門人。更荷恩私異等倫。先公別待我二十九人皆鬼錄。願公憐我尙存身。

得本省所送鶴翎扇分人

雪紙鶴翻翎。金環鼠開目。

世以金環爲鼠目

張翥因筠籤。翩翩得風足。六月手中搖。炎

光何處伏。宜哉分與人。引涼那忍獨。

病眼未看花有嘆

病是天之爲。看花誰所破。天既不吾憐。春亦孤負我。已有開花權。開目何未可。

寄朴學士仁著并序

予以病目失看花。昨方作詩有嘆。今月二十五日。學士於新亭欲邀諸公。賞百葉桃花。亦親來邀予。予以左目患未赴。然不能忘情。因得詩寄呈左右。蓋不欲虛負此會耳。

俄聞緋杏開。又報紅桃綻。何況君侯家。百葉最堪翫。邀之未敢赴。豈以目爲患。不知誰作鸞。妨我看花眼。遙想新亭中。坐客文彩煥。輕斟霞液醇。快賞霞葩爛。必定有倡姬。亦豈無簫管。悵望費翹頸。世情猶未斷。非爲要飲酒。我病真可嘆。亦恨被嘉招。未叅深愧赧。病復尙可趨。其奈花飄散。

次韻朴學士見和

君家邀舊伴。共賞名花綻。嗟我亦情鍾。緣病失同翫。老境期逍遙。胡奈逢此患。亦自怨東君。不先明我眼。虛遣好花開。夸張紅錦煥。因戀少年時。巖下電爛爛。目病手不病。一篇聊弄管。煩公枉來章。使我鬱情斷。意厚語還真。三復又三歎。但見南遊辭。而我得不赧。退相無由達。令君此冗散。父久失官

紙有餘地又作一絕破南行之意

月食行當復。絃絕亦可續。南遊幸勿卜。所和長篇云他年卜南遊竟莫逃天祿。

登家園望海有作

滄海杳茫茫。孤舟何處適。我願與之歸。儻向蓬萊碧。不如不望之。空使吾心惻。焉知天上升。反恨海山隔。嗟予猶滯凡。彼此迷所卽。

鬱懷有作韻雙

矮屋身隈隱。一箇霜鬚翁。有時一滴酒。露吻猶未寫。千愁萬慮填。胸中安得與。太白子美對。醉橫筆陣。吐出鬱氣和長虹。

丁學士而安送酒酌飲有作

丁君顧我厚。送此一壺酒。能忍不之嘗。此意良難負。左目雖被翳。唇舌幸無憊。兩手亦能存。持飲庸何害。

次韻朴學士又和失看花詩

男兒豈可饑。女必縫衣綻。君胡黜妓妾。不翅拚所翫。况復投閑久。傲然不自患。咄咄書空餘。圖悅賓朋眼。引掃一茅亭。共賞紅桃煥。想倒酒波濃。爭鋪詩錦爛。予以病未叅。莫預聞歌管。麗水國之南。天遠夢猶斷。予欲歸去來。能忍不與歎。今將弭歸意。來詩云卜南心已斷頗解吾顏赧。吾何獨赧顏。散人難救散。

和絕句

知君必牽復。理豈無斷續。今年喜可卜。天人中立祿。以命家言之

次韻朴學士復和

經卷橫在案。芭蕉心未綻。經猶莫披看。何況多般翫。伯陽不言乎。有身爲之患。如無此一身。安有昏明眼。夫子真詩伯。映世才華煥。筆下風雷騰。腸中錦繡爛。斯文若無君。譬之於微管。知音復有誰。流水絃方斷。浩然有歸心。令我起長歎。大器屈如此。在列能不赧。國公愛人材。畢竟寧教散。

和絕句

連山得卦復。知子官必續。爾後更何卜。駸駸逼寵祿。

四月六日松廣山道者無可因事到洛師還山次乞詩

子曾深遁碧山崖。有底因緣別舊栖。自說滔滔一天地。何東何北又何西。來何容易去何忙。臨別無端暗斷腸。蓮社主人如問我。指社主大禪師爲言深仰法中王。

無可伴行卓然道者乞詩

子是相門子。早通金閨籍。故平章崔三份子也。早屬申之霑俸祿。富貴行可畫。

胡為荆立髮。嘯向雲山碧。道貌已高古。宿世應叅釋。暫赴朝廷徵。告訴意可惜。

欲送蒙古徵之師固辭。放歸還舊山。臨別良悽惻。好去勗修真。餘澤及一國。

復次韻李侍郎需聞予送男赴洪州詩以廻文見和一首

柏作高節抗。河為曠懷涵。陌畛蔑心中。恢廓豁西南。白繭寫詩清。意重荷可堪。

澤面施鉛粉。環廻讀四三。擲成金韻雅。浩浩騁逸談。赤蜃浮架海。班虬臥嘘潭。

百萬錢直篇。喜同予與男。積愁開妙語。厚我於公諳。益友是其君。癡兒喻以謙。

渴雨雙韻 四月十一日

渴水猶或得。渴酒儻能覓。渴雨於斯劇。致之難以力。望天費日役。雲斷天更碧。

何問大農殖。先觀畦菜色。天不棄我民。庶賜膏一滴。

四月日聞鷺

中土道鷺春。鷺必當春出。我邦以孟夏。目之為鷺月。豈以地性殊。其來迺不一。

遲早何更問。入耳聲不拂。時時到樹頭。好弄歌喉滑。鳥中聲最佳。稍豁中心鬱。

偶吟

無酒詩可停。無酒詩可斥。詩酒皆所嗜。相值兩相得。信手書一句。信口傾一酌。

奈何遮老子。俱得詩酒癖。酒亦飲未多。未似詩千百。相逢迺發興。是意終莫測。

由此病亦深。方死始可息。不唯我自傷。人亦以之責。

病中獨坐鬱懷得長短句一首無處寄示因贈李侍郎

脚輒行未得。久積心中鬱。申之目又昏。已矣遮老物。今朝瞥起念。擬欲身生兩。翻橫出六合。飛奮逸。下則超江海。上焉摩日月。此亦一何狹。不南不北無彼無。此是迺道之實。子曾知我心。胡爲反得此摧屈。

次韻李侍郎赴省試座主慶筵明日以回文謝之

潭鱗縮作久閉門。耄暗吾慚已廢文。探遍玉應懸鑑識。植齊桃想放香熏。東南卷膳羅賓會。左右排筵簇妓群。簪墮復遺冠及帶。酒酣仍遞血兼葦。三盃倒了醕添海。一闋聞來歌遏雲。慙却老多侵病憊。叅榮得可到霑醺。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九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

## 古律詩四十一首

### 硯池詩

或問凡河池有水從地出云何此硯池。露滴始盈溢呼之以爲池其意似未必。我答子之言於理無奈悖此池非常池凡目所未察雖云區區窪磨出詞放逸。一磨所自出花柳與風月千磨及百磨潤色皇謨密陶鑄幾詩人沐浴幾萬筆。大或包天地深可吞溟渤硯池復硯池萬古元不竭地湧與水滴其終混歸一。

### 次韻李侍郎需復和鬱懷詩

身老病復攻不奈胷沉鬱時時頗自慰唯是杯中物尙未足豁然只此手端一筆奮騰天地如驥逸因睹子之詩穿天又出月起予者廼君捨君誰復道我平生一一皆具實翁雖縮凍龜中有所難屈。

又君於此篇以回文和之

宅心是寥泚如何奈紆鬱赫顯矜富貴是皆物所物白髮衰耄翁悒悒悒如鳥籠囚逃欲逸赤錦披華詞膜眼開朗月碧酒香盈杯訪來當欲橫縱倒瀉中淹之情實淫癖唯其詩痼疾知誰有折屈。

又以短篇破酷嗜回文之意

雙韻

織錦雖信麗。不必嗜成癖。未免傷詩體。古人亦稀作。放逸心或泥。蟻封驥跼躅。

反觀難并序

凡人能反其己如他身。而省其非者鮮矣。此意但能省其非。如觀人之非耳。非至如諸菩薩能以己代衆生受苦之意也。然行之不已。亦焉知不至佛菩薩之境界耶。聊以警人。亦自省己而已。

反觀難反觀難。非聖非賢誰會此。必當反己作他身。如見其人動靜與行止。不自私其身。然後能行二字義。譬如吾面形於鏡。卽與他面似。孰有觀人面。竟莫知醜美。然猶未得知。何異盲瞽類。凡百士子銘於心。貴能反觀因省己。

見人家養蠶有作

蠶是馬之精。其喙宛相類。喫桑如食草。肥大盈箔裏。旣食又能眠。絲絮出於是。錦繡及黼黻。綉縠與羅綺。莫不由茲生。其益何多矣。大勝此耄翁。略無毫髮利。進不補。帝袞退亦眠。食耳。頑然無所愧。蠶虫之不似。以是常自言。老賊不如死。

卯飲雙韻

今朝飲狂藥。頻覺頭岑岑。尙難剛斷却。輒欲緩愁心。

四月十九日聞夜雨

甘澍霑膏喜可量。已於簷末滴琤琤。披衣起坐須勤聽。旱久今方有此聲。

聞笳聲韻雙

誰摘林間一葉青。拈吹口吻成清弄。君看長笛亦堪聽。費盡筠篁煩鑿孔。

蟻拖蟲韻雙

微莫微於蟻。曳蟲猶善走。大小若等視。如虎制百獸。

四月二十四日大雨二首皆雙韻

昨晨猶喜一犁潤。此月十九日小雨今日快知千畝盈。滿園笑歌應已殷。浪浪聲裏但

難聽。

屋漏未遑視。先欣萬物蘇。膏流深入地。無復慮禾枯。

次韻李侍郎需回文長篇二首并序

愚雖往往効回文體。亦未喜酷嗜成癖者。蓋以傷其詩體耳。今君不循前

誠吾前以詩破酷好回文意復以回文長篇二首見示。初不欲和之。然所寄之意。亦豈

無謂哉。想必要予賡和。故諒君之本意。敢成二首奉寄云。

登後園望永寧公北使詩遣宗室永寧公入達旦朝觀

銀潢接派本連天。獷俗驚傳貴胄仙。賓館授成加豆禮。客程還作促轅旋。神披

篤副人傾伏。義重元關國活全。親嬖只頻揮滴淚。老衰漸蔑効微涓。自謂臣忠必

豈勞官列。屬近當先取戚賢。麟信感廻頑獸悍。鳳威歸革醜雛羶。春秋計外尋

回旆。暮旦心同競擘蓮。辰宿應精鍾鐵膽。杳冥懸壽畀椿年。振振服脫歸伊洛。



漠漠途悠夢代燕。塵土視如增戶萬。隣交較豈奪爭田。

神童國手詩

有姓郭小兒善棋嘗於晉陽公前着之

碁坪鬪可樂筵賓。慧悟兒奇絕藝真。熊夢瑞孚男得誕。豹韜兵借局來陳。羸形去認泉流漲。密譜排成兔勢神。施却簞宜牕竹雨。設兼樽好塢花春。垂垂日駐方酣戰。兀兀槌搖退怯人。雌視已知稀手敵。乳餘猶自帶痕新。漪漣溜必盈池碧。吾家此月內濫溢疊須貯酒辛。眉面對將觀捷妙。予未見兒袖祛牽孰到連頻。披瞳我漸開遮膜。理脚君當起憊身。君詩序有誰是少歟誰是老知才一斷議年椿。

五月日文祭酒廷軾携酒肴來訪俄有玄源禪師又携酒果來訪各以詩謝之

五紀同遊投分篤。三年方始枉驂來。箇中但喜携芳醞。宿怨渾消數四杯。

右贈文公

一樽澄醕綠涵涵。再挈猶多况復三。屢荷厚恩無以報。舌霑腸泛得無慙。

右贈源公

文公見和復次韻

眷戀情深老更哀。感君今日惠然來。定知此月泉盈沼。會復經過泛綠杯。

丙申年門生及第等設宴慰宗工朴尙書予於筵上作詞一首并序

五月十七日丙申年門生及第等大設華筵慰座主朴尙書廷揆致政以予其年亦預試席故并邀叅赴又迎朴樞院樞朴學士仁著朴侍郎暉同宴予酒酣卽席作詞一首奉呈云桂枝香慢

光華慶席正玉笋叅羅迎致嘉客還有嬌花解語近前堪摘殷勤好倒千金酒幸相逢不妨歡劇兩翁俱老門生獻壽古今難得念往日貪遊好樂恨枯瘦如今何處浮白多喜開筵別占洞天仙宅借樞府宅花莫教舞妓停飄袖顧看看紅日西側笑哉殘叟搖肩兼將手雙拍

是日三朴學士見和復次韻

笙歌簇席更錦繡襲熏瓊弁賓客門擁桃華李艷往年親摘仙香暗動金盃酒興飛揚飲酣談劇紅粧慢唱爭前祝壽不教歸得記昔日曾經此樂戊戌年予此門生亦於其日在焉俱重到歡場雙鬢添白侵夕將回更坐忘還家宅有時豁起遭牽袖任蹉跎烏帽鼓側笑哉殘叟連呼倡兒促檀拍

又別贈門生

當年試席在蟻戰正酣誰是門客經了千淘萬汰始登採摘天墀拜受黃封酒便飛榮翼脩鳴劇奈今開宴稱觴奉壽此情良得老座主乘酣快樂更呼索華牋濡染冰白方信門生以是美田良宅起離妓簇香餘袖要歸時扶我身側笑哉殘叟洪崖肩高醉堪拍

次韻源禪師見和前詩三首

壇宇寬於大海涵。窮閭猶許扣門三。盤筵草草供談笑。別後那堪頽泚慚。  
饒君酒膽似河涵。呷呷含杯未過三。每到携壺連醉我。追思狂態得無慚。  
家池不久碧成涵。家有泉必此時湧池上才容客四三。要趁此時邀與飲。不來

無奈厚吾慚。

臥榻引風

杲日人間來酷吏。清風榻上臥羲皇。快襟拂面渾閑事。更入紗巾灑頂涼。

次韻李侍郎需和桂枝香詞見寄二首

門人宴席有貴介。滿堂多是親客。慚我衰髯渾皓。倩人方摘金鍾電。醕流霞酒。  
顧如儂飲誠云劇。但無夫子相酬屬壽。靡由邀得。竟日暮吟詩共樂。嘆曹在無。  
劉元在無白。無問誰家第一。養花豪宅。來章云且問第幾侯宅千葩爛熳。倡兒

袖。奈無言解語同側。可憐衰叟。還圖舫船與君拍。

詩筵酒席。自往昔縱遊。因號狂客。天上星辰雖遠。筆頭皆摘。殘年遇子同傾酒。  
與題詩漸成繁劇。君猶年少。予登老壽。尚皆相得。已退縮。將誰與樂。恨孤負春。  
風。桃紅李白。將子殷勤。不惜往來窮宅。縱欣擲玉堆盈袖。欲親攀歌詠陪側。許。  
容迂叟。詞源相誇浪相拍。

予年老。久已除色慾。猶未去詩酒。詩酒但有時寓興而已。不宜成癖。成癖

卽魔。予憂之久矣。漸欲少省。先作三魔詩以見志耳。

色魔

自顏和好猶堪喜。一作猶無取彼面雖妍奈我何。多向美人終蠱惑。男兒誰免誤於

魔。

酒魔

人於喫物嫌辛物。酒味深辛樂奈何。必欲使人腸腐爛。不知元是毒中魔。

詩魔

詩不飛從天上降。勞神搜得竟如何。好風明月初相諭。着久成淫卽是魔。

六月一日朴學士暄設華筵會客并邀予叅赴酒酣作詞一首贈之 清

平樂

虛臺豁樹自足清風未知朱夏。廣廈虛豁足容百不分豪門亦呼我。宴席綺包

羅異。可憐兩箇紅粧皓齒。笑勸玉觴感極敢辭芳酒。唯愁歸路扶將。

又作一絕

盛張華宴會簪纓。兼召閑門腐爛生。花柳風流餘舊習。久昏雙眼似還明。子時病眼

座客崔僕射宗梓見和復次韻奉答

滿座嘉賓競獵纓。尙容燕服老門生。予以常服赴之君侯鑒識難欺蔽。猶把荒詞浼鏡

明。

夏日卽事三首

風曉床琴咽。陰天柱礎津。讀殘書在手。睡氣着來頻。  
靜戶風開幔。明窓日弄塵。屋烏啼孝子。簷鷲舞佳人。  
有意尋園去。無端入閣來。脚危心莫制。制一作使難遣上層臺。

聞郡守數人以贓被罪二首

歲儉民幾死。唯殘骨與皮。身中餘幾肉。屠割欲無遺。  
君看飲河饜。不過滿其腹。問汝將幾口。貪喫蒼生肉。

六月二十八日奉謝首相崔侍中惠送旨酒寒冰

十分芳酒露唇滑。一段清冰凍手寒。每荷異恩無以報。但知老眼淚洑瀾。  
年年送與千金酒。副以寒羞及別羞。前送尊菜或送餛飩為愛閉門衰病叟。遣消煩悶遣

消暑

六月無霖唯兩夜小雨

六月無霖潦。天機固莫知。雨師翻自愧。夜翳密飄絲。

七月八月因患眼不作詩

比因左目患。久矣不作詩。猶有右目存。云何乃如斯。君看一指傷。滿身苦難支。  
安有目官慟。同類恬不隨。興復從何出。而事作詩為。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一

贊十三 序二 記三 雜議四 問答四

丁學士而安掃與墨竹四幹各作贊云

露竹

介然孤竹。生亦艱澁。天其憐之。露以濡濕。宜體天意。逢雪勿怯。

風竹

所貴於汝。節直而已。低昂不持。乃風所使。斯亦本空。孰披拂是。

老竹

寧老而摧。節則安改。如玉之折。其貞尙在。葉大不隕。猶召清籟。

新竹

壁地而生。芳苞錦皮。誰擢其頸。挺然其猗。干天亦可。高則易危。

丁而安寫予眞自作贊曰

髯麤而靡。唇厚且頰。此何人者。似若春卿。果是春卿。影耶形耶。形尙虛妄。惟夢之似。何況是影。夢中夢爾。五紀升沈。區區一身。八幅素中。儼然似人。寫心雖難。微露于眞。凡我子孫。毋笑予醜。但傳其心。無忝祖考。

酒壺銘

壺兮壺兮。盛酒斗二。傾則復盛。何時不醉。兀我之身。豁予之意。或舞或歌。皆汝所使。隨爾者予。但不竭耳。

云 松廣社主大禪師夢如遣侍者二人求得丁而安墨竹二幹仍邀予爲贊

### 雪竹生筍

竹之耐寒。雖則其性。未聞其筍。冒雪亦迸。唯昔孝子。誠感天地。泣出冬筍。以中母嗜。不爾法身。妙色湛然。不爲時節。劫所能遷。法子森立。一似其體。既克似之。安有寒暑。

### 風竹二叢一動一靜

大風所吹。萬殊同受。何一竹中。有動與不。一叢困風。搖簸不息。一叢自若。植植其直。有如二人。同學于禪。一人懸悟。心已熱然。一猶未爾。群動全起。返聞聞性。動靜乃已。

### 幻長老以墨畫觀音像求予贊

觀世音子。觀音大師。白衣淨相。如月暎水。卷葉雙根。聞熏所自。宴坐竹林。虛心是寄。童子何求。曲膝拜跪。若云求法。法亦在爾。畫像者誰。韓子是已。丁君寫竹。能事畢矣。予復贊之。疣贅於二。

### 東國諸賢書訣評論序并贊晉陽公令述

夫書契之興尙矣。自蒼頡制字以代結繩。然後鳥跡蝌蚪篆籀隸書之法作焉。寢及後代。踵事增華。於是眞行草飛白之制各體互興。若秋菊春蘭。俱不可廢。且古之聞人韻士之工於書者。不可勝算。有攻一體者。有兼之者。遠至于晉。以王羲之爲第一。前則梁武帝評其體曰。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後有唐文皇贊之曰。烟霏露結。鳳翥龍蟠。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向所謂古之聞人。不爲不多。而獨舉逸少者。蓋我國之第一人者。有與逸少無異者。故先舉其偶者耳。第一者其誰。金生是已。此乃神筆也。何以言之。世傳嘗有人忽至金生前。請寫帝釋經。寫畢。問所從來。其人曰。我帝釋使者也。命我請書故來耳。因忽不見。又書安養寺額。隔數年。其釘額之屋南傾側。卽請書屋北。然後其屋還平。又寫青龍寺額。常有雲霧籠焉。又學士洪灌齋其書入宋。其朝諸賢見之。歎曰。不意今日見王右軍眞蹟。灌答曰。不是右軍書。乃我國金生書。屢言之終不信焉。則金生之書與右軍無異明矣。然則當以金生處神品之第一。

王師坦然書。於行尤所長。每一披閱。精彩爛發。如芙蓉之出池中。含骨鯁掩以瓊肌。如巧工之施材。穩當相銜。亦無彫鑿之痕矣。此豈學而得之。必受之天者歟。然則當以坦然居神品之第二。

晉陽公崔書。於眞行草。無所不兼。草則如迅鶻飛空。輕風卷霧。眞行則如陣馬齊首。步驟閑舒。無不中規。然中有奔逸滹雲之氣。少放則自亦不能遽遏也。公



嘗書大觀殿額。時奇相國亦能書額。見公所書。愕然自服。信可謂神品矣。但聞公於某品。皆不欲居。令漏脫之。此謙德也。美則美矣。然此非私意。乃一國之公望也。若以謂吾今當國。人或面諛。則其中亦有正直之士。豈皆取一時之媚。傳爲萬世之所謗耶。決不然矣。今雖不爾。後世之評者。亦如今議。公雖欲避之。得乎。請處之神品之第三。

柳員外伸書。大抵好合行草二體書之。昔王子敬好爲此體。人謂之非草非行。亦謂之行草。伸之於子敬。雖所書之體不同。亦其遺法也。其體純尙筋骨。以壯士拔劍將赴敵場比之可也。以驥馬瘦立益露駿骨況之亦可也。此亦通神。非一生所習。當居神品之第四。

君主則 太祖仁宗明宗。皆工書。然至尊非評品所到。皆略之。其餘士大夫桑門逸士之工書者。有若學士洪灌。宰相文公裕。宗室僧統冲曦。首座道休。侍郎朴孝文。宰相柳公權。邵城侯金居實。宰相奇洪壽。學士張自牧。山人悟生了然等。亦可以妙品絕品次序焉。然以予有未見其書者。故今不得優劣之。迨摠集而觀。然後備論。不爾。俟後之達識。有以明白甄別耳。

### 神品四賢各贊

金生

朝露結兮夕烟霏。怒虬挈兮靈鳳騫。金生耶羲之耶。身雖異兮手則同焉。心手

相應。付之者天。神哉異哉。言所難傳。

坦然

皎如明月之撥雲。粲若芙蓉之出池。非謂脆弱兮如美婦人。外若妍媚兮中以筋持。一點一畫。妥帖得宜。非意所造。神者乃施。

晉陽公

朝日排雲兮不足。况其明麗。鸞騰鳳翥兮未足。比其聯翩。妍莫妍兮中有強。強莫強兮還有妍。氣骨風流。唯公兼焉。天符神契。得手自然。

柳伸

軒乎悍蛇之昂首。嚴乎長戟之森張。何怒兮惟拳。是揮。何戰兮惟力。斯揚。鋒鑽稜生。純是鐵鋼。其人漸遠。其書益翔。

蔡樞密松年字序

樞密相國蔡公。思所以代其諱者。請字於予。予字之曰天老。其意何哉。傳有之。受命於天。唯松栢獨也。青青。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則凡物之中。能貞固守節。莫松栢若也。非獨守其節。亦能享其天年。有至千百年。不改柯易葉者。此天之所使老之者也。天不使老焉。則月花朝槿。亦能久生。何貴乎松栢哉。公嘗以此自名久矣。果能以落落凌霄之姿。抗節玉立。爲天一柱。又必以陰功隱德。享壽無疆。爲國元老無疑矣。然則其不曰天之使然乎。由是觀之。公之自

名之意於此已効。而予以天老字之。庸詎不與之符會吻合者耶。月日某謹序。」

新序詳定禮文跋尾 代晉陽公行

夫帝王之政。莫先於制禮。其沿革也。損益也。宜一定之。以淑人心。以齊風俗矣。安可因循姑息。不卽立常典。使之紛然異同哉。本朝自有國來。其禮制之損益。隨代靡一。病之久矣。至仁廟朝。始勅平章事崔允儀等十七臣。集古今同異。商酌折中。成書五十卷。命之曰詳定禮文。流行於世。然後禮有所歸。而人知不惑矣。是書跨歷年禩。簡脫字缺。難於攷審。予先公乃令補緝。遂成二本。一付禮官。一藏于家。其志遠也。果於遷都之際。禮官遑遽。未得賫來。則幾若已廢。而有家藏一本得存焉。予然後益諳先志。且幸其不失。遂用鑄字。印成二十八本。分付諸司藏之。凡有司者。謹傳之勿替。毋負予用志之痛勤也。月日某跋。

朴樞府有嘉堂記

距斗城數百許步。有地之控形勝。吸秀氣。勢成金盞者。於焉有洞曰萬石。父老相傳云。蓋以多石而名之也。予曰非也。此洞當有俸入萬石之慶。而云耳。非必以石之多也。其後果有士大夫多來家焉。今又本兵樞府相國朴公。來卜其居。方新其宅也。邀予及賓友落之。且令閱其所營制度。何似。予觀之曰。美矣。盡矣。無以復加矣。大抵世之富貴者之構屋也。多以回萬牛之材。豐其棟宏其柱。壯則壯矣。侈云侈矣。然未有蕭洒出塵之意。今公所構有異於是。大小得中。不擲

不隘。其華靡則可謂臻其極。而然中有洒落物外之想。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此豈公之心匠。眼匠所致然耶。凡作堂三間。用二間爲廳事。其上皆以承塵填之。凡十二井。悉文以丹。騰藻繡。光彩煥發。奪人目睛。求名於予。遂名之曰有嘉。蓋取此宅。當有嘉慶之意。亦取詩所謂我有嘉賓。以是堂爲迎迓賓客之所。故也。隔一間爲佛室。作齋心之所。乃至佛儀無所不備。入處可以清心。因名曰靜慮。蓋取禪那。此云靜慮者也。其傍邊左右地淨如湍。洗削平。人不敢唾焉。繞宅環回。皆植以黃花。花凡十八種。繁艷異常。時已侵冬。黃白交開。爛熳紛糅。其相對正賞外。我有限牆隱暎。如嬌饒美婦人。半出帷房。作佯羞態度者。此尤可賞。有竹無慮四十餘本。葱籠蒙密。僅類江南所見。然江南所產。雖其大可圍。其高干雲。其賤如蓬。此直地性使然耳。非所可貴也。夫豈若此竹之整齊行伍。如人削出。束立。迫不至侵。離不爲迂。凡皆如意者乎。其餘花草之奇。非止此耳。遲春乃見耳。此不得叙。夫以清淨心居清淨地。是卽神仙也。何必玉京十二樓之要處耶。吾嘗言男兒於世。得宰相難。得而致政又難。今公以樞府帶左揆。先期得謝。優遊於此。日與親舊。作揮金之樂。是亦人所難得者。噫。可謂明哲保身。樂性君子者歟。僕也。蒙見囑以記。叙萬一以備後之標識而已。非好事爲也。時某年某月日謹記。

## 幻上人竹齋記

吾嘗觀人各有嗜。非一揆也。衆人之嗜。特滋味而已。君子之嗜。有異於是。目寓清賞。有所留意。亦名曰嗜。以是古之賢達。有嗜書嗜畫者。有嗜石嗜水嗜竹者。其所謂竹也。往往多爲高人釋子。尤所嗜愛者。何哉。蓋相對而觀之也。亦足以虛其心地。圓通無礙。抑又生法師所謂盡是真如之觀。於是乎存焉。亦於法門。究竟堅固。如竹之四時一色。不移其守。斯可尙已。有幻上人者。性或愛竹。先是嘗使畫家名手韓某。摹白衣觀音像。其傍所立雙竹。則不令其人畫之。乃就丁學士而安。固乞掃焉。又於丁君。求得墨竹二本。裝成簇子。常寶之。蓋丁公墨竹。妙絕一時。故爾復於松家島普門精舍之側。別立一齋。寓焉。皆以竹構之。因號竹齋。於其宴息偃臥之中。見椶櫚棟桴皆呈竹色。上人以此爲樂。或曰。苟如是。其種而養之。觀玉立蕭洒。天然自態。何有不可。而傳之於墨。已是失真。復以枯竿死幹。營此區區者耶。曰。夫所謂浮屠者。萍其迹雲其身。遊學無方者也。此竹齋。乃一蘧廬耳。今日在西。明日東北。又何處不辦作一齋耶。畫能隨身。齋因地有。不曰可乎。若種而觀之。安知不有類桑下之戀耶。齋成。固乞予爲記。爲略標之。土人名了幻。字而誰。於沙門。可與爲道友者。

### 空空上人兔角庵記

瑜伽大士景照。字空空。其遊刃空門。已可謂法王。而又餘事工於詩。故世或以詩僧稱之。宋朝禪老祖播。聞其名。遙賸以斑竹杖一事。烏漆鉢五器。黃赤文木

襍子一串。兼以詩寄之。又名所居曰兔角庵。自書其額以寄之。予嘉二師千里相契之意。旣和播師詩。略言大槩。師又以記其庵爲請。再三來扣。然予未知所以名之之意。久有難色。今方以予妄意度之。豈以子之字空空。而以空無兔角對之。而名之耶。然則空空兔角。其義雖一。兔角又深於空空。而以空空歸於兔角。是則頑空執空之類。非子之所宗。唯心唯識。入圓成實者也。予復思之。是意不然。名之景照。而字曰空空。則如楞嚴所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者是已。由是觀之。以兔角空空。麗之於照。是豈頑空哉。必以此而名之也。外此。予亦無所言已。

書白樂天集後

予嘗以爲殘年老境。消日之樂。莫若讀白樂天詩。時或彈加耶琴耳。加耶琴。蓋古秦箏之類。但欠一絃耳。絃不傷指。其聲切切。令衰情易蕩也。白公詩。讀不滯口。其辭平澹和易。意若對面諄諄。詳告者。雖不見當時事。想親觀之也。是亦一家體也。古之人。或以白公詩。頗涉淺近。有以囁嚅翁目之者。此必詩人相輕之說耳。何必爾也。其若琵琶行。長恨歌。當時已盛傳華夷。至於樂工倡妓。以不學此歌行爲耻。若涉近之辭。能至是耶。嗚呼。凡譏議樂天者。皆不知樂天者也。吾不取已。但加耶琴。予於老境好彈耳。不可令人人皆同吾嗜也。彈亦不工。可笑。」

王文公菊詩議

予按西清詩話載王文公詩曰。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修見之曰。凡百花皆落。獨菊枝上黏枯耳。何言落也。永叔之言。亦不爲大非。文公大怒曰。是不知楚辭云。夕飡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予論之曰。詩者興所見也。予昔於大風疾雨中。見黃菊亦有飄零者。文公詩旣幸云。黃昏風雨暝園林。則以興所見。拒歐公之言可也。強引楚辭。則其曰歐陽某何不見此亦足矣。乃反以不學。一何褊歟。修若未至博學洽聞者。楚詞豈幽經僻說而修不得見之耶。况脩一代名儒也。而以不學目之。又何大甚也。予於介甫。不可以長者期之也。

### 李山甫詩議

詩話又載李山甫覽漢史詩曰。王莽弄來曾半沒。曹公將去便平沈。予意謂之此佳句也。有高英秀者譏之曰。是破船詩也。予意以爲凡詩有言物之體者。有不言其體而直言其用者。山甫之寓意。殆必以漢爲之船。而直言其用曰。半沒平沈也。若其時山甫在而言曰。子以吾詩爲破船詩然也。予以漢擬之船而言之也。而善乎子之能知也。則爲英秀者。其何辭以答之耶。詩話亦以英秀爲惡生薄徒。則未必用其言也。但詩話不及是議。予所未知也。

### 承誤事議

古人錯用故事。而後人承之。又後人以此爲承誤。而不之甚咎者。如李白黃庭

杜牧一麾之類是已。予以爲非也。何者。人不能無失。雖大手。容或有失。失則因以鑒誠足矣。又承而用之。此何異於尤而効之者歟。此則特小失耳。若或有差大於是者。又以爲古賢所用。而承其誤耶。承誤之說。雖古人有或肯焉。吾不取已。

甲午年禮部試策問

首望制可

問我國家因狼子之難。率民遷都。得完社稷。則此雖聖天子賢宰相之妙算長策也。亦莫非天之所佑然也。果必爲天之所佑。則必有興復之期矣。坐而俟之可乎。必勤修人事。以應天心。然後可乎。所謂人事者。施德化安人民務稼穡備水旱之類是已。然以今之勢觀之。列郡殘民之流移不得土著者皆是。安集之要。當在何道。田疇蕪廢而地之閑曠者多矣。興農之計。亦在何術。其水旱所備德化所施。何者爲最。諸生明於古今理體。宜悉陳之。無隱也。

同前策問

次望不行

問傳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則自古國家之所不可偏廢者。文武是也。本朝非不厲精於此。而近年已來。軍隊僅虛而不實。儒風極衰而不振者。豈修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將天數使然耶。以士林言之。古者入仕之路甚難。故士必力學。而從於科舉者多矣。今則入仕之路甚易。故士不必要科舉。而趨於學者寡矣。其入仕之難易。古今所以不同。何也。其革弊復古之術。又如何而可哉。以軍隊



言之。皆各有所受分田。今忽安往而隊伍之不充耶。必散歸其田所在。若有司考而逼還。則獨飢寒無援者至焉。顧役苦食乏。則不慮後患。逃還者衆矣。古當不爾。而今之至是。其故何也。豈內外有司不能追考。而一一懲之耶。其考之懲之之術。亦安在哉。諸生宜悉言之。無諱也。

### 答石問

有石礫然大者。問於予曰。予爲天所生。居地之上。安如覆盂。固若植根。不爲物轉。不爲人移。保其性完其真。信樂矣。子亦受天所命。得而爲人。人固靈於物者也。曷不自由其身。自適其性。常爲物所使。常爲人所推。物或有誘。則溺焉。而不出。物或不來。則慄然而不樂。人肯則伸焉。人排則屈焉。失本真無特操。莫爾若也。夫靈於物者亦若是乎。予笑而答之曰。汝之爲物。何自而成。佛書亦云。愚鈍癡頑。精神化爲木石。然則汝旣喪其妙精元明。落此頑然者也。况復和氏之璞見剖也。汝亦從而俱剝。崑岡之玉將焚也。汝亦與之同煎。抑又予若駕龍而升天也。汝必爲之驅石。因得而踐焉。吾將示死而入地也。汝當爲之豐碑。因刻而傷焉。玆詎非爲物所轉。且傷其性。而反笑我爲。予則內全實相。而外空緣境。爲物所使也。無心於物。爲人所推也。無忤於人。迫而後動。招而後往。行則行止。則止。無可無不可也。子不見虛舟乎。予類夫是者也。子何詰哉。石慚而無對。

### 問造物

子厭蠅蚊之類始發是題

予問造物者曰。夫天之生蒸人也。既生之。隨而生五穀。故人得而食焉。隨而生桑麻。故人得而衣焉。則天若愛人而欲其生之也。何復隨之以含毒之物。大若熊虎豺獮。小若蚊虻蚤虱之類。害人斯甚。則天若憎人而欲其死之也。其憎愛之靡常何也。造物曰。子之所問。人與物之生。皆定於冥兆。發於自然。天不自知造物亦不知也。夫蒸人之生。夫固自生而已。天不使之生也。五穀桑麻之產。夫固自產也。天不使之產也。况復分別利毒。措置於其間哉。唯有道者。利之來也。受焉而勿苟喜。毒之至也。當焉而勿苟憚。造物如虛。故物亦莫之害也。予又問曰。元氣肇判。上爲天下爲地。人在其中。曰三才。三才一揆。天上亦有斯毒乎。造物曰。予既言有道者。物莫之害也。天既不若有道者而有是也哉。予曰。苟如是。得道則其得至三天玉境乎。造物曰。可。予曰。吾已判然釋疑矣。但不知子言天不自知也。予亦不知也。且天則無爲。宜其不自知也。爲造物者何得不知耶。曰。予以手造其物。汝見之乎。夫物自生自化耳。予何造哉。予何知哉。名予爲造物。吾又不知也。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一終

#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二

書十一首 表二首 雜著八首 墓誌二

上崔相國宗峻謝宴書

移都年

右某頓首呈相國左右。某昨蒙寵召，叅赴華筵。迨夜方倒載還家，感荷之情，深所銘刻。但不省醉中道何等語也。狂奴舊態復發耶。且自舊京移此已來，凡士大夫家倉卒未暇醞釀，故賢或罕逢。值聖非望，今相國所賜，既冽且旨。雖十旬九醞，所不敢較也。以未嘗慣飲之口，飲如此之酒，雖欲勿醉，得乎。又若絲竹之聲，非唯此地之未聞也。僕自前年流貶已來，猶不聞一絲一竹。孤彈隻弄之音，鬱悒無所陶瀉久矣。今忽聞笙歌簫笛之交激，缺雖冷淡書生，非木腸石心，能不樂乎。其一絲一竹，品皆奇絕，而所召伶官，皆一時名手，則得缺於耳而缺於骨耶。况僕之於聲樂，雖未得自工，性本嗜聽，聽之不覺搖肩，可笑哉。相國既啖以口所未嘗之味，又樂以耳之所嗜之聲，以此侑歡，平生酣暢，想後日莫今日若也。未知何以報之。但朝夕祝壽而已。酒猶未醒，頭重手顛，下筆草草，不任惶懼之至云云。

寄松廣社主禪師夢如手書

右啓。僕曩以塵雜細故，達于願知識者。願老特一鉢浮屠耳。予安有所冀而乃

爾耶。以顏厚不得徑達於大和尚丈下。庶或藉其舌。略聞于左右耳。書生之大寡廉耻如此。果蒙頤老手簡。其所送物件。大過始望。雖於其簡。以自送爲辭。知必出於大和尚方丈。祇領已還。不勝感荷。不然儒家之經費。比來頗甚繁浩。殆不得堪支也。噫。非救世大法王。疇及是哉。書意未悉。惶恐惶恐。惟冀爲法珍重。

答頤知識手簡

某啓。伏審法履清勝。欣抃欣抃。僕曩以細事。冒黷于丈下者。庶或善爲之辭。微達于社主大和尚。以小助東堂經費。加一簣於九仞耳。所惠過望。是實出比丘之口。而成社主之心者也。異十重之鐵甲。始也甚慙。承一諾之黃金。終焉失喜。何感如之。祝壽而已。伏惟爲法善齋云云。

答松廣社主手書

某啓。今月九日。忽承慈旨。備省法體動用。嘉勝萬順。欣抃倍切。僕於前年。勢有不獲已。而冒浼者。然事極塵累。故惶恐不能直達。但微扣于頤老耳。尋蒙法王丈下。以菩薩大布施之意。流暢深恩。俾得辦儒門大事。其爲銘感。至今猶在骨髓中矣。其時緣來人。廻緩奉謝。大晚。方俟罪責。不意丈下復枉珍緘。慰訊周至。申之以過情之褒。抗之於雲霄之上。是豈蕞然所敢當哉。僕雖毫鈍。尙邀聽清風爽韻者久矣。然常以未親炙爲恨。徒賚此志。偶未敢自達。而丈下乃先及以不識僕面爲恨之辭。非分之語。且驚且感。然丈下之言。似爲太過。僕之於丈下。

信自然之意也。何者。青山白雲肥遁卓行者之不識俗士。理固出於自然矣。何恨之有哉。如僕者年亦老矣。當掛冠早謝。往陪瓶錫。不爲不可。而反不如意。則其以不親炙爲恨。理則然矣。但言之晚耳。然大和尚丈下。不以千里爲迂。常以書札。曲通情緒。僕每蒙來教。宛若親覲。粗以此自慰耳。是亦予之幸與法主。忝同一世故也。惟冀爲時自愛云。

答敦裕首座手簡

啓某月日侍者某。至奉手教。伏審法體萬福。頗慰傾佇。所諭兩段事。一一承稟。兼蒙辱賜海蔬某某物件。領訖深感深感。近聞法王丈下。以大耄爲辭。殊無意復蹈京塵。信然乎。若爾。非特乖小子渴仰之情。亦非大道者之遊方無礙之意也。所冀以一筇一鉢。暫履茲地。閱新京態樣何若。而雖一日。流潤京師。然後悠然如閑雲返出去也。庸害乎。惟法鑑裁之云云。

同前小簡

啓某日奉慈緘。備諸法體萬順。稍慰傾渴。前此寄尺牘。以法王不蹈京師爲規。今蒙來教。不以其意回示。想其書未達也。所諭皆祇稟僕亦迫老病。方有乞退之心。若果如志。以幅巾短褐。往奉杖屨。一瀉鬱懷宜矣。然疾恙如此。其復與未。猶未可知。加之一子有未婚者。不能無向平之志。胷中塵累。可勝言哉。若法王便不至輦下。則竟一生無見期。宜兼炤此意。毋輕也。忽遽未詳。俟後悉陳。惟冀

自齋云云。

與李侍郎需書

月日某頓首。李君足下。昨蒙所貺集序。奉戴欣感。夫所謂集序者。一集之先驅也。引而伸之。道作者之蘊。爲之標的者也。古之人所以有集。而不可無序者。蓋亦以此耳。兒子涵。旣收拾予詩文。緝成全集。因問之曰。集已成。宜有以序而冠之者。誰當之。予以夫子應之曰。知吾心。知吾詩者。獨李君某耳。捨茲誰可。涵方以此微逮。而尋蒙落玉唾珠。已光于編首矣。觀其文彩。曄然辭旨。精緻足以潤色我文字。飛揚我名聲。侈乎非淺薄所敢當也。昔李陽冰。是李白之從叔也。李漢。乃韓愈之子婿也。其於集序。皆不得無嫌者也。然李白韓愈。天下之雄才也。則雖抗白以千載獨步。躋韓以周情孔思。世不爲嫌。而猶以爲歎也。吾子之於僕。無嫌者也。若以公而叙之。則如僕之詩文。宜抑而不可抗。宜斥而不可躋者也。然爲人作序。而反抑且斥。萬無此理。則爲子計者。第言集之所作。因由本末亦足矣。胡奈以溢美之辭。抗之躋之。畫無鹽飾嫖母。欲使僕齊驅於太白退之之駕。則得不爲大濫乎。人不得無疑矣。噫。陽冰李漢。以親也。而竟不落世之嫌者。以能公於親故也。吾子以疎也。而似未免乎人之疑者。以其私於疎故爾。僕之厚累。吾子如此。尙何言哉。雖然。萬一吾詩文。以序故傳之不朽亦榮也。敢不深銘。自得序。緣久痾。不以時奉謝。惶恐。再拜謹白。

與同年盧生手簡

某啓。昨直西掖。明日過午。漏方退。閱前夕所惠小簡。具悉來意。未及周覽。而心已惻然矣。僕亦近以邦廩虛耗。不以時給俸。故屢遭在陳。此非子所不詳知也。想君家鵝鴈之聲。有甚於吾家。所以及之也。此梅聖俞所謂大貧丐小貧。安得不相嗤者也。宜乎子之丐我也。吾不可以有無爲解。不爲之緩急也。罄倒橐貯。白粲若干餉之。幸勿以些少爲誚。餘留面宣云。

寄李學士小簡

某啓。昨醉未醒。忽奉手簡。驚起披閱。則索予近所著詩文者已。予比來所著。皆昏眊及深醉中所作也。不足以觀之也。況今皆亂藁。如絲之棼。然未得成秩。故未敢卽寄耳。若要之。當使兒子緝之成秩。然後寄之。未晚也。草草不宣。再拜謹白。

寄文大禪師手簡

月日某頓首啓。伏惟法候清勝。修真瞻戀。萬萬。僕曾聞丈下。以本寺爲賊藪。未得歸安。將至上足覺禪師所住雲門寺。於半路逢賊。勢甚窘迫。賊中有兩班子。不得已被驅逼者。多方解救。放之。然後獲免。得歸其寺。喜抃良深。路遠未卽問慰。死罪死罪。予然後知法德之殊勝如此。甚歎甚歎。師歸其寺。未幾。予得宰相。恨不令師親見之也。前所諭事。一一祇稟。取後準備。因風奉寄。幸不復慮。爲法

自愛云云。

答文大禪師小簡

某啓。予前以短簡。遙寄于蓮階。想千里遼遠。至今猶未呈似。今蒙所寄手緘。方諳已達。兼認法體佳勝。欣抃欣抃。噫。予未嘗不悲。丈下之失穴離巢。託人僑居。然聞主人覺禪師。乃丈下之上足也。寺亦第一大伽藍。則其朝夕奉養。必不至匱。是獨一段喜事耳。所論一皆稟受。伏惟爲法珍重。謹白。

教坊賀八關表

云云。率祖攸行。講八關之嘉會。與民同樂。均萬國之懽心。喜洽神祇。慶騰朝野。恭惟 聖上陛下。神道設教。太平持盈。拱手垂衣。我無爲而人自化。安土樂業。帝有力而民何知。爰屬仲冬。大開盛禮。休祥沓至。鼇戴山而龜負圖。廣樂畢張。龍吹箎而虎鼓瑟。妾等身栖紫府。迹筵彤庭。聞九奏聲。似入鈞天之夢。奉萬歲壽。切期嵩岳之呼云云。

崔宗藩謝判小府事表

已上二首皆昔所著  
今方拾得未附前集

云云。秩視月卿。署稱泉府。循涯未副。聞命若驚。伏念臣器本庸虛。性惟昏蔽。濫收科第。反慙附贅。於儒林。夙涉班聯。蓋藉餘膏於世祿。自從先代。常侍內庭。每瞻龍袞之光。榮則多矣。未側蛾眉之列。意頗慊如。及值 聖辰。始叅法從。五年掌制。訖無典麗之詞。三載司刑。莫有端詳之聽。自惟曠職。猶恐興譏。復墮眷於



九重特崇資於三品。此蓋云云。摠包微薄。務廣聰明。故令樛散之資。與沐露濡之澤。臣敢不益研素履。痛礪初心。既竭吾才。勺水儻裨於海大。不渝其節。貞松堪耐於歲寒云云。

談禪會須彌山叅學等謁祖師真文

云云。傳心曰祖。嗣脈者孫。白月朗然。遺影宛存於紈素。高山仰止。群髡共造於庭階。第勤拜扣之誠。覬荷恩靈之庇云云。

同前聖住山叅學等拜祖師文

拂三事衲。出從雲水堀中。拈一瓣香。來拜丹青影下。仰惟道鑒。曲護山門云云。

同前迦智山拜祖師文已上三首皆微官時所著今方拾得

邈離雲嶂。方蹈玉京。足重趺而來。未息倦遊之步。首再至日稽。共勤敬拜之誠。庶令第一山門。先被無邊法蔭。飛騰選席。焜耀宗乘云云。

水巖寺華嚴結社文

大孤言貧道早投華嚴。謬升選佛之場。尋念拘名。不可以如志。遂豁棄名利。飛錫四方。求所以修真講學之所久矣。且凡號浮屠爲福田者。蓋種群生之福。如種穀於良田耳。髡不揆庸愚。有種福之心。無種福之所。栖栖遑遑。蓬轉萍泛而已。常以是自歎。因與同志精修善友輩。寄居山庵。每講華嚴。修普賢行。而未幾希風踵來者。無慮五十餘人。然未有常栖之所。率皆散居山谷。時或因施主之

請。乃聚作冬夏安居而已。予謂同志者曰。如吾兩三人之所栖。雖八尺之房足矣。若與五十餘人同栖講學。則非寬敞寺宇未宜矣。如何而可哉。適聞樞密相國朴公文備嘗出守固城。時所創木崑寺者。在州之良隅。前臨澄溪。後負秀嶺。林藪幽邃。薪水贍足。宜釋子栖真之地。相國乃以空曠陂澤。可以爲田者。納于寺。申納私臧。獲十數。納穀若干。期爲子母之法。永永不絕。吾等所集。莫過斯地。宜以此請於相國。然相國非素所謁知。似難於自進。髡於是包羞忍耻。徑造門屏。悉陳其意。公曰。予之創此寺也。志願不淺。然未遇真人精侶之能主張香火者。今聞子之來叩。若合符契。此豈宿劫同願之致然耶。是日奏聞於上。蒙制可。然後遂以吾道伴中名惠賢者爲社主。是師亦曾於華嚴業門。登選佛場者也。今捨名遊方如此。因共約每歲作冬夏安居。於常時則初夜講經。中夜攝念坐禪。晝講章疏。商酌眈昧。用爲常式。因以祝志願多今不具書聖壽云云。雖我輩唱還鄉曲。已後欲道輩之袞袞不絕。窮未來際。恒轉法輪者。惟諸佛多天鑒之。

書達摩畫像幀額文

夫祖駕西來。心燈東燭。則凡求心者。孰於祖師。有不痛仰痛慕者耶。有山人某者。高達摩之風。夙夜慕其道。想其像。倩人畫尊像。其志願亦不煩。而求予爲文。略書幀上。予恠其最略。佯謂之曰。亦作贊系其後可乎。曰。美則美矣。緣幀地窄。但欲誌其端由耳。予幸其至簡。遂從其志。粗書大概耳。

### 秦始皇不焚周易論

傳有秦始皇欲愚天下黔首坑儒生焚詩書而以周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之。予以爲此天之意也。非秦皇之意也。何以言之。秦皇旣欲愚黔首而焚詩書坑儒士則五經莫智莫神於義易也。豈獨置此書乃反神其人智其民耶。若要其卜筮則卜筮者惟深於易者然後能之也。深於易則儒之流也。然則向之坑儒之意左矣。若存其人而亡其書則他經亦爾。然則向之焚詩書之意戾矣。且天生神物曰著龜申之以河圖洛書繼之以聖人。聖人受命而生演八卦定乾坤以通神明之德於是乎有易焉。經不云乾坤成則易立乎其中。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此觀之。易者生於天者也。天欲廢之則如勿生。苟不廢焉則寧不勝一秦皇而使焚之。於以滅天地之道耶。予是以曰是天之意非秦皇之意也。不然與他書同矣。烏在爲神明之書天地之用歟。

### 唐史殺諫臣論

予見唐紀拾遺侯昌業以僖宗不親政事務遊戲上疏極諫帝殺之又補闕常濬上書諫藩鎮大甚猶未之寤宜振典刑以威四方上怒又殺之二臣之言可謂切直而其不從亦足矣。殺之何甚其前後君之殺諫臣往往多有。今適見僖宗紀故此獨舉耳。且桀紂之殺諫臣也暴其惡於百世之下。凡有口者無有不深譏顯刺者。後之君之殺諫臣雖載之書史鮮有暴露其虐如桀紂者。予未知

其故。夫熊虎之噬人。人不以爲恠。而餘則人皆甚以爲異也。以此觀之。無道之君之殺諫臣。不足爲恠也。若其惡不至如桀紂者。則是可恠已。僖宗唐季之主也。力弱權微。雖欲如桀紂之惡。不可得也。而猶殺諫臣。原其狀。不曰異乎。噫。漢光武之於韓詔。惡其言切直。旣放歸田里。又追責逼殺。又何甚耶。古今多以光武爲聖。名聖尙爾。餘何足言哉。司馬光以爲仁明之累。而不大言者。豈以聖而諱之耶。予謂惡莫大於殺諫臣。其惡可掩大德。而何謂聖乎。謂之賢君。亦足矣。」

衛鞅傳論

按史。秦將衛鞅。遺書魏公子卬曰。往與公子驩。今爲兩國將。不可相攻。可與面相見。樂飲而罷。以安秦魏。卬以爲然。會飲。鞅伏甲攻卬。滅魏軍。予以爲此甚非義也。或曰。傳有兵或用詐謀。則此亦似可。而何謂之甚非也。予曰。古人所謂用詐者。乃兵權之詐也。吾所以非之者。乃人奸之詐也。何謂兵詐。如聲東出西。左實右虛者之類是已。此亦獨未若羊祜之剋日。乃戰。子犯之伐原。示信者也。然兵勢或窘。則間或用之可也。夫所謂人詐者。迫人於險。給殺降卒之類是已。若比之衛鞅。則事雖不同。其姦則類。雖爲國敗敵。吾不取也。抑又公子卬。大將也。信敵人之言。見給被敗。何智略狹淺之至是也。吾邦俗諺亦云。敵者之言。何可聽也。是庶人之言也。公子卬爲國大將。而反不如庶人之意耶。魏使卬將兵。宜其敗也。夫詐者。一時之利也。信者。長久之計也。

檢校軍器少監行尙書工部郎中賜紫金魚袋吳君墓誌銘并序

龍集著雍淹茂南呂之月。工部郎中吳君。卒于私第。嗚呼眞古之遺直者歟。有或以官不稱意爲慊者。予謂之曰。士起鄉閭。徒步入京師。刷翮濯鱗。歷官中外。至登五品。斯非人所皆得者。何謂慊哉。君諱闡猷。海州人也。版籍世皆爲州吏。考某爲州副司戶。外祖某亦其州人也。爲權司戶。君早博學工文詞。越己酉歲。舉司馬試中之。遂入大學。又於甲寅。舉春場中之。將赴試也。夢捉一龜。因假以爲名。先放榜一日。試官夢一龜告曰。所與一時成功輩。皆已第矣。而予獨見擯。試官皆驚悟。於擯中暗求之。擢爲丙首。及榜出乃君也。大和丙寅。補博州通判。及替。遂於貞祐戊寅。除延禧宮錄事。因歷大官。承尙書都事。皆兼軍簽。俄遷慶成府注簿。丁亥。拜權知閣門祇候。明年出守知古阜郡。爲理尙寬和。人便之。庚寅冬。以右正言知制誥見召。累遷尙乘。奉御。工部員外試禮部工部郎中。卒。享年七十一。其卒也。亦無疾恙。倏然而逝。君爲人謹諒。無華實。恂恂然坦率儒者也。不然。何完名保祿。亦克有終如是耶。先娶左右衛郎將安弼公女。凡生二男。一女。曰壽升。登第。曰立齡。神虎衛郎將。女嫁某官某。安氏薨。更娶中郎將金義光女。生一男二女。男立成。祝髮爲禪者。女一適某官。一適某官。金氏卒。復娶工部郎中申惟甫女。無息。及葬。子立齡等。以予嘗與君同年登進士。故來乞銘。且勤。予不得已而銘之曰。

暨。暨夫子。温如玉兮直如矢。行已礪志。俯仰無愧。官不偶器。亦豈介意。有爵其山兮。植植松梓。孔寧且臧兮。宜子之寢位。以利于後嗣。

故朝議大夫司宰卿右諫議大夫寶文閣直學士知制誥 賜紫金魚袋

李君墓誌并序

君諱世華。字居實。系出眞州。考諱某。檢校大將軍。母海陽郡夫人金氏。某官諱某之女也。君方妙齡。父雖將官。知其性穎悟。必自達。早令從學。由是力學工屬文。越戊午春。赴成均試中。之。至壬戌。舉春場擢丙第。貞廟朝。籍茶房。俄以公事免。後復籍內侍。會康廟崩。隨例見免。君不經外寄。得祿仕。除見州監牧。丙子歲。遷補都兵馬錄事。丁丑秋。出爲定戎分道。爲元帥趙公所器。及見替。公表留幕下。委以事甚重之。公還朝。力薦。除大盈署丞。庚辰春。出爲白翎鎮將。理邑廉平。此郡舊無鄉校。君首創之。集吏人子弟。教以學。不數年。皆得成其才。至有應貢舉者。一郡慕之。屢騰狀褒美。秩滿。除神虎衛錄事。俄復兼都兵馬。因累歷內園署令。秘書郎。甲申夏。遷中書注書。其冬。拜右正言。知制誥。俄遷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未幾。遷右司諫。知制誥。丁亥春。出守南原府。明年。移守東州。又以理最聞。庚寅春。以侍御史金紫見詔。明年春。出按慶尙州道。會蒙古大寇邊五道。廉按使皆領兵赴援。君促理兵。先諸道赴期。又持軍如宿將。聞者避之。壬辰。除拜禮賓少卿。御史雜端。是夏。國家因虜寇。將遷都。以廣州乃中道。巨鎮。朝論揀汰。

遣公出刺。冬十一月，蒙古大兵來圍數十重，以百計攻之。至數月，公日夜繕守，備隨機應變，出其意表，或俘殺甚衆，虜知不可，遂解圍去。州當南路要會，此城陷則餘可知已。微君幾殆矣。昔張巡之守睢陽也，雖義烈有足嘉者，猶未免身死城陷矣。君能守之以死，而廻之生地，卒得身保城完，全活萬人，則功烈可謂優矣。時皆以爲亟被寵見，喚而猶留三年者，朝議豈以公有守禦之能，而重易其人耶？乙未冬，以朝散大夫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寶文閣直學士知製誥徵還，蓋賞功也。俄遷吏部侍郎，仍諫議。丁酉夏，又出鎮清州山城。公旣閑於守禦，蒙兵竟不敢犯。冬拜朝議大夫司宰卿，仍諫議。戊戌仲秋望，在家召子婿等翫，月飲酒，從容甚樂。方舉盃忽仆不起。至曙而逝。嗚呼異哉！何其大速也。如此公爲人，偉儀表，資沉邃，確實。旣以文鳴世，又吏幹虎略，皆所遊刃，是可謂全才者。然未相而卒，茲非命歟？先娶禮賓少卿許京女，卒。再醮興威衛將軍薛某女。凡生男三人，女六人。男曰守眞，南原府通判。曰守年，安慶府錄事。曰守深，未冠。女一適堂後官柳卿老。次適某官。次適某官某。三女尙幼。其葬也，子守年壻卿老等具行狀求予爲銘。圖有以不朽者，予亦嘗與君有舊，理難可辭。遂銘之曰：南紀曰廣，衝要是扼。帝所倚重，如護全國。時惟我公，出作方伯。方虜之圍，寄命不測。能以氣壓，談笑却敵。橫身濟難，顯烈如此。全活萬人，陰德若彼。物論僉騰，期以三事。計級而升，亦跬步耳。天不少借，奄若朝露。糾纏紛軋，孰詰其故。爛然

功名。暉映千古。刻銘區區。大鵬一羽。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二終



# 東國李相國集後集卷終

誄書右司諫缺  
芝奉宣述

維歲在辛丑秋九月二日守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公病卒仍殯于私第越十一月六日庚寅葬于鎮江山東麓禮也公諱奎報字春卿黃驪縣人也考諱允綏官至戶部郎中母金氏金壤縣人公之始生乳嫗一日抱出門有一老父過曰此兒千金之子宜善護養嫗走白嚴君君疑其神人使人追之不見焉公幼聰敏穎悟九歲能屬文時號奇童凡經史百子一覽輒記以詩捷稱牛童馬走無不知名也已酉舉司馬試中第一明年庚戌擢進士第俄補全州書記爲政剛猛因同寮忌憚被讒上洛壬戌東都叛朝廷出三軍征之戎幕以散官及第充修製歷三人皆以計避之公獨曰爲人臣避國難可乎遂從軍丁卯被儒官所薦補直翰林院以文敏累遷乙亥直除右正言知制誥己卯因公事被劾出爲桂陽都護府副使不涉一年以禮部郎中起居注見召未幾除寶文閣待制待制之任非凡材所當故時或有缺焉積官至樞密院副使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嗣子涵爲直翰林故改爲寶文閣學士尋拜政堂文學叅知政事公以年耄告老上不允丁酉又表乞退固切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禮部事翰林院事太子大保致仕公爲

人寬雅正直大臣也。時人目之曰人中龍也。不獨窮究經史。至於幽文僻說佛書道帙。蕪不遍閱。晚年尤信佛法。常誦楞嚴。又嗜讀洗心經。窮大衍之數。公一掌成均。三典禮闈。所得皆當世聞人。玉笋之盛。無若此者。自典誥至于卿相。凡國家王言帝誥高文大冊。皆出一手。雖及懸車。外國交聘表狀徵誥文字。亦公之所製也。由是眷遇益重。每頒月俸。與在官相府同焉。又命有司。取公所著前後文集五十三卷。募工彫印傳于世。則名振華夷。寵無前古。哀榮終始。可謂無缺矣。公始諱仁底。將赴司馬試。夢奎星報異瑞。因改焉。果中第一。方未冠時。有吳先生世才者。於人慎許可。一見而奇之。曰。子非常人也。必遠到矣。及登第。公嫌其科劣。醉謂賀客曰。科第雖下。豈不是三四度鑄門生者乎。座客大笑。於戲奎星之報。吳公之知。公之醉語。豈不異哉。解位家居。常以詩酒自娛。及辛丑七月。得微恙。至九月二日。向西着衣。儵然而化。享年七十四。上聞訃震悼。勅有司庀喪事。三日不視朝。贈諡曰文順公。仍命邇臣。誄以發之。其詞曰。

英英我公。一代儒宗。賦形殊特。曰人中龍。神人報英。奎宿標祥。稟靈毓粹。不類於常。幼而力學。時號奇童。三教奧旨。無不該通。首登上板。一中賢科。詩名藉藉。聞于中華。出佩州符。政績無倫。驟登翰苑。雄筆如神。諫垣叫闔。誥院演綸。藥言醫國。繡句驚人。修書叙事。信服強戎。潭潭相府。穆穆清風。一掌成均。鸞鶴繽紛。三典禮闈。桃李芳芬。如何一旦。天喪斯文。搢紳庶士。涕泣瀾潛。鳳翼何附。龍鱗

何攀泰山其頽。士林悽然。上心悲悼。寵葬無前。命臣作誄。光于九天。嗚呼哀哉。

守大保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禮部事翰林院事太子大保致仕贈諡文順公墓誌銘并序

侍郎李需述

公姓李諱奎報字春卿黃驪縣人也。皇考諱允綏戶部郎中母金氏金壤縣人也。以公故封金蘭郡君蔚珍縣尉諱施政之女也。公九歲能屬文。至十五六。洽聞強記。凡著述不做古人陳語。平生不自名。唐白時人指之曰。走筆李唐白。歲己酉。於名宰相柳公權座下。中司馬試第一。明年赴禮部試。於三場試日。貢舉員重其名。令飲宣醞。數四盃稍酣。下筆未精。其科稍劣。欲辭之。更舉。以嚴君切責。亦無舊例。辭不得。謂賀客曰。科第雖下。豈不是三四度鑄門生者乎。丁巳。冢宰趙公永仁等文儒四相聯名上劄子。薦公於闕下。劄子爲不平者所竊。遂寢。登第之十年。出補全州管記。屢抑通判不法。因被訴解職。後館翰等儒官薦人。每以公爲之首。故於丁卯。權補翰林院。明年卽真。壬申正月。除千牛衛錄事參軍事。出院六月。以兼職復院。十二月。不踐七品爲司宰丞。仍兼直院。乙亥。直拜右正言。歷左右司諫。己卯。出爲桂陽府副使一年。以禮部郎中起居注見召。自後歷大僕少卿寶文閣待制。將作國子監祭酒翰林侍講學士判衛尉事。於九年之間。其遷轉如此。庚寅。以無妄流于狴島。其時以同罪被流者三人。皆正直

敢言之達官也。辛卯。蒙宥還京師。時達旦來侵。公以散官。凡講和文字皆任之。壬辰四月。起爲正議大夫判秘書省事。寶文閣學士慶成府詹事。自入叅。至於職。除補外一年。皆兼典誥。癸巳六月。拜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右散騎常侍。寶文閣學士。十二月。入相爲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戶部尙書集賢殿大學士判禮部事。乙未十二月。爲叅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判戶部事。太子大保。冬十月。上表乞退。上遣近臣敦諭。令復起。公不得已起視事。又乞退固切。上重違其志。以守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禮部事。翰林院事。太子大保致仕。嘗一典成均。三闢禮闈。所選多韻士。自解位來。以詩酒自娛。尙讀楞嚴。頌在九卷。亦國有大冊異朝書表等事。無所不爲。越辛丑七月。得微恙。時之當國大臣。連遣名醫問診。取公所著文集。命工彫刻。欲令公眼見。事巨未畢。至九月初二日。卒于私第。享年七十四。上哀悼。勅有司令百官會葬。贈諡曰文順公。噫。公之官爵次序。旣列於前。其瑞應行事之跡。敢闕于後。公之生數月。惡瘡滿身。面目皆爛。乳媪出置門外。有一老父過視之曰。此兒不啻萬金。宜善護養。媪走報家君。君疑其神人。數路追之不得。此神物護公於襁褓中也。公之欲赴司馬試。夢見着鐵鍊緇布衣人。群飲堂上。傍人曰。此二十八宿也。公驚悚再拜。問今年試席捷否。有一人指一人曰。彼乃奎星。宜就問之。公就問。未聞其言而寤。俄復夢其人來報。子必占魁頭。此天機。但勿洩耳。

前名仁底。因改今名。赴試果中第一。此靈曜之攝公於名教中也。壬戌。東京叛。遣三軍討之。軍幕欲以散官及第。充修制員。戰者危事。皆以計避之。公獨慨然曰。予雖儒怯。避國難非人也。遂從軍。此公之勇於義也。戊寅於八關會。侍御宴。禮數未半。有一宰相促罷之。公曰。君賜也。不可取次處分。雖因此被流。此公之執法不撓也。所謂達旦者。頑如禽獸。奏之以鈞天廣樂。而不足以開其胸。投之以隋珠和璧。而缺顏。及聞公之文字事意。惻然有感。所諭皆從。此公之至誠。能動無情者也。娶大府卿晉昇第二女。生四男二女。長曰灌。先公歿。曰涵。今爲知洪州事副使。曰澄。慶仙店錄事。曰濟。西大悲院錄事。女長適入內侍掖庭內謁者監李惟信。次適內侍慶禧宮錄事高伯樾。於戲墓銘之作。尙矣。其功名顯。顯爲世所尙。然後爲之。蓋將使後之人。知曠世之上。有雄偉不常者矣。雖其人雄偉不常。而銘不得其人。則不若無之之爲愈也。予拙於爲文。公於平日從容之際。每稱吾之沒也。子其銘乎。其嗣子涵。述公之意。書來請銘。不得已銘之曰。江左汾陽。海東孔子。溫良恭儉。哀榮終始。七十已前。與世爲賢。王樓作記。於公細事。幹旋元氣。是公之位。七十已後。爲天所有人。望未厭。天取不廉。天奪其真。地得厥身。焉得爲二。在天在地。其人茫茫。所留文章。亦恐六丁。雷電取將。鳩集工徒。勒之金石。一鏡云云。天子憫惻。爰命有司。宅名山側。原野訥訥。峯巒翼翼。山旣靈兮。子孫萬億。

東國李相國集後集卷終

東國李相國集後集卷終

東國李相國集下大尾

